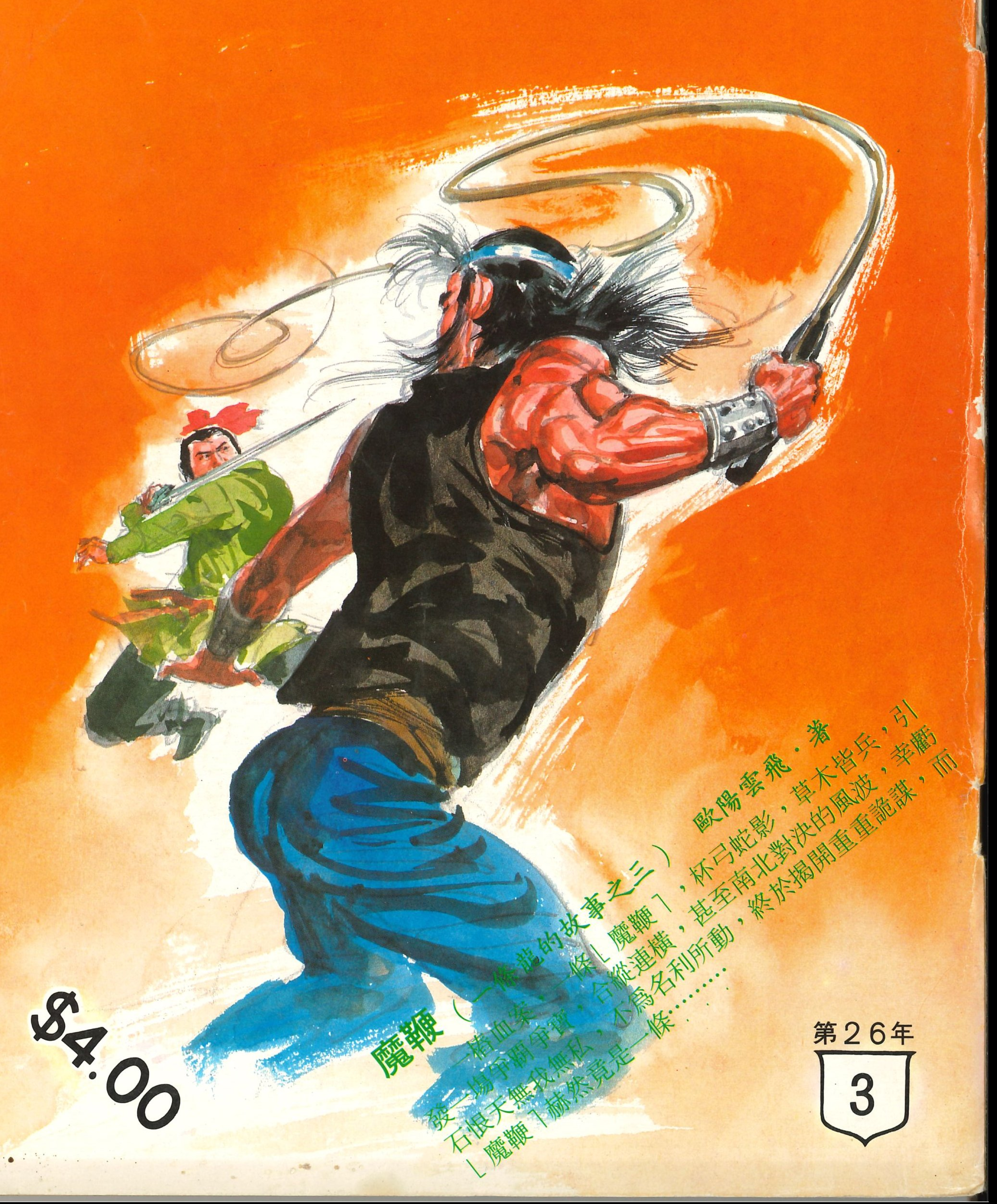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4.00
魔鞭（一條龍的故事之三） 歐陽雲飛・著
一樁血案，一條「魔鞭」，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引
發一場爭霸爭寶，合縱連橫，甚至南北對決的風波，幸虧
石恨天無我無私，不爲名利所動，終於揭開重重詭謀，而
「魔鞭」赫然竟是一條……
第26年
3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新進作家歐陽雲飛的作品，他過去先後已爲本刋撰寫過數部傑作，深獲好評。﹂魔鞭﹁是一部詭謀迭出、疑雲陣陣的武俠故事，題材不但新穎，結構也具連環性，由一宗血案、一條﹂魔鞭﹁展開序幕，帶來一場熱鬧場面的爭寶爭霸大混戰，甚至引起南北武林對決大風波，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石恨天無私無我，不爲名利，終於被他揭開重重詭謀，查出那條﹂魔鞭﹁原來是……欲知詳情，請參閱本刋第3頁。

司馬洛故事﹂驚天毒連環﹁今期終結，故事高潮迭起，奇俠司馬洛與莫先生爲民除害，橫掃毒窟，血戰連場，好不熱鬧。下期起，馮嘉先生另一新篇﹂凶靈魔塔﹁繼續刋出，敬希愛好閱讀新奇刺激、鬥智鬥力故事的讀者萬勿錯過，屆時捧場購閱。

**　　**　　**

馬騰在下期撰寫一部巨型小說——﹂玉清紫氣錄﹁，講述一向相安無事的兩個幫會突然火併連場，帶來一大批武林魔頭煞星，如蟻赴羶，陸續登場，所爲何事？令人尋味，欲知眞相，下期揭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鞭（一條龍的故事）
一條﹂魔鞭﹁，一宗血案，合縱連環，杯弓蛇影，引起一場奪寶爭霸戰，並帶來南北武林一次大風波……歐陽雲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刀鳳劍（兩期完俠情故事）◀上▶
夜赴生死岩　了結昔年仇……凌霄 35
劍海龍蛇（現代科幻爭霸戰）……勞力士 45
荀灌娘（民間奇女子連圖故事）……王家楊 54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俠義傳奇故事）
密函呈皇上　閹官藏禍心……黃鷹 59
鷹飛江南（新派俠義故事連載）
三仙祠約鬥　紅楓居養傷……高皐 65
飛花逐月（俠義中篇故事）
荷花樓前起戰事
天罡刀陣逞威風……臥龍生 71
虬龍倚馬錄（俠義中篇連載）
劫玉羊惹禍　老丐查原因……龍乘風 75
崑崙三劍（俠情中篇故事）
小老頭報訊　戲弄祝靈仙……東方玉 83
鐘聲魅影（齊雲飛傳奇故事之二）
書劍疑因果　馮京作馬凉……西門丁 91
驚天毒連環（奇俠司馬洛故事）◀續完▶
爲非作歹　不得善終……馮嘉 100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十君子（新派武俠長篇）
總監巡枝店　設計探英豪……白羽 111
孤雁南飛（新派武俠長篇）
眞假難分辨　邪魔逞陰謀……危中堅 119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期
（總號1291）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條龍故事之三

魔鞭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山雨欲來 風滿京都

北京，城內東北角上，有一大片空曠的地方，是一個醬園，靠城牆脚下，築有一棟精巧別緻的四合院，北上房裏，聚集着六七位武林人物，一個個面色凝重，坐立不安，空氣靜得近乎窒息，沒有一個開口說話的人。

坐在主位上的，一位虎目濃眉，年約五旬的老者，是山西西門堡的堡主西門瑜，依次是乃弟西門瑾、西門璞。

坐在客位上的，那位身着錦袍，滿臉絡腮鬍子的老頭，是山東東方堡主東方亮，依次是乃弟東方明、東方白。

東方亮的身後，站着一個魁梧昂藏、一身黑衣，一臉粗獷的大漢，是東方堡的總管潘一夫。

西門堡的總管杜巴，鷹鼻環眼，滿面陰鷙，一望就知道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傢伙，正在小心翼翼的侍候着大夥兒的茶水。

東方堡的三堡主東方白，似乎已憋不住這股子沉悶的氣氛，首先打破沉默，抱拳說道：「西門堡主，事情的始末究竟如何，可否請先明示一言？」

西門堡主西門瑜的目光從東方明、東方白的臉上一掃而過，望着東方亮，沉聲說道：「事情的梗概，老夫適才已經向三位堡主提及，至於細微末節，是否等石大俠、冷女俠到了以後再作深談，以期作成一個具體可行的結論，未審東方兄高見如何？」

東方亮頷首表示同意，未置一詞，東方白卻滿臉不悅的道：「老堡主，『魔鞭』乃武林瑰寶，茲事體大，小弟實在想不出爲什麼要找黑道人物面對面打商量的理由。」

西門瑜滿臉堆着笑容的說道：「三堡主，石恨天與冷小鳳雖寄跡黑道，但言行磊落坦蕩，素爲武林各派所敬重，近又被北六省江湖道一致公推爲總瓢把子，這一股力量我們必須借重，不可輕視，這就是老夫與令兄聯名柬邀石恨天、冷小鳳的原因。」

東方白沒再言語，潘一夫望望將暗的天色，粗聲大氣的道：「老爺子，我們東方堡遠在魯東，能準時趕到，石、冷二人距離稍近，理當早到才對，該不會是故意拿蹺吧？」

話聲甫畢，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希聿聿」的馬鳴聲，杜巴第一個衝出去，立見有兩匹駿馬射進醬園來。

馬兒全身是汗，口裏還吐着白沫，石恨天與冷小鳳甫躍離馬背，馬兒便仆倒在地不動了。

杜巴揚聲說道：「石大俠、冷女俠到了！」

其實，這話是多餘的，因爲西門瑜、東方亮已經親自迎出來，同聲說道：「歡迎！歡迎！」

彈掉滿身的灰塵，在西門瑜、東方亮的揖讓下，二人携手入內，見過另外四位堡主，落坐在東方亮正對面的兩張太張椅上。

杜巴早已獻上香茗，石恨天潤潤嗓子，開門見山的說道：「恨天因爲他往，未能與貴使相遇，以致延遲了半日的時間，足足累死了六匹馬，才兼程趕到，但不知到底爲了何事，居然驚動兩位堡主，如此十萬火急的將我們兄妹召來京都！」

西門瑜沒有說話，給杜巴使了一個眼色，杜巴出去沒一會兒工夫，便命人抬進一口棺材來。

除了西門堡的人外，大家的臉色都變了，一齊站起身來。打開棺木，立有一股濃濃的臭氣溢出，冷小鳳馬上驚叫出聲：「是四堡主？」

西門瑜的眼眶子裏滿含着淚水，招呼大家攏過去，悲聲說道：「正是四弟西門瑞。」

東方明道：「四世兄是怎麼死的？」

西門瑜道：「這正是老夫請各位來京的目的之一。」

石恨天愕然一楞，道：「西門堡主也

不知道四堡主的死因？」

西門瑜沉重的點點頭，道：「事實確是如此。」

「遇害的時間老堡主總該清楚吧？」

「四天前。」

「地點呢？」

「先在別處遇害，然後移屍此地。」

「曾移屍？這無疑是謀殺，甚至有示威的意思在。」

「不錯。」西門瑜道：「移屍的目的，就是爲了示威。」

冷小鳳黛眉雙挑，語急聲洪：「西門堡獨霸一方，威震武林，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西門瑾代兄答道：「事後曾加嚴查，並無半點消息。」

石恨天道：「難不成從兇手的武功路子上，看不出一點端倪？」

撩起死者的壽衣，大家立即看到，西門瑞肚臍以上，有四條一寸寬，寸半深的勒痕，由於勒痕太深，兩肋業已見骨，其他的地方血肉模糊，已開始潰爛，看不清是何物所傷。喉部以上更嚴重，早已腐爛不堪。

東方白道：「是否被蔴繩勒斃？」

西門瑜道：「不，就當時的紋路觀察，絕非蔴繩。」

石恨天望了大夥一眼，道：「而且，深淺，方法也不對，如用蔴繩勒人，應該勒咽喉才對，同時，四條勒痕也絕對不可能如此深淺，寬窄一致。」

西門瑜神色一緊，道：「那麼，石大俠的看法是——」

石恨天略作尋思，答非所問的道：「四五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一位『魔神』，憑手中的一條『魔鞭』，不知道殺了多少武林人的事，相信諸位一定耳熟能詳。」

東方亮沾沾自喜的道：「當然，四十年前，還是東方堡、西門堡、與江南臥龍莊的三位先人，不惜千里追踪，最後終於在崑崙之巔將魔神制伏。」

石恨天接着他的話頭說道：「也因而奠定了東方、西門、臥龍三派鼎足而立，分執武林牛耳的霸主局面。不過，據石某所知，當時三派的三位前輩，係與魔神同歸於盡，未知是否屬實?」

東方亮道：「這是事實。」

「可知三位前輩是如何死的?」

「老夫當時年幼，並未參予搜尋，據後來得知，當三派的高手找到崑崙時，早已變成三堆白骨。」

「換句話說，根本弄不清楚是如何致死?」

「嗯。」

「可是，魔神的屍體却尚稱完整，並未變成白骨。」

「不錯。」

「三派高手也不曾得到『魔鞭』?」

「咦，石大俠，這件事你怎麼這樣清楚?」

「在下是聽一位江湖異人說的，三派的三位前輩全部是死在『魔鞭』之下。」

西門瑜聽得一呆，道：「『魔鞭』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石恨天道：「不知道，這位江湖異人說，凡是見到魔鞭的人，只有死路一條，無一倖免，却見到過死在魔鞭下的人。」

大夥兒齊聲追問：「是什麼樣子?」

石恨天指着西門瑞的勒痕，道：「就是這個樣子。」

西門瑜、東方亮互換一個驚詫的眼神，異口同聲的說道：「如此說來，『魔鞭』的確已經出現在北京!」

命人抬走棺木，重新入座，西門瑜接着又道：「老夫兄弟此番入京，就是因爲得到『魔鞭』的消息而來，四弟遇害後，始知事態嚴重，這才不得已快馬驚動三位堡主，並擅作主張，聯名柬邀石大俠、冷女俠，尙祈東方兄見諒是幸。」

東方亮淡淡一笑，道：「那裏，西門、東方親如兄弟，西門兄請勿過謙，關於『魔鞭』重現江湖的事，老夫也有個耳聞，可知落在何人之手?」

西門瑜關起門窗，鄭重其事的道：「消息來源顯示，似已落入臥龍莊。」

石、冷二人對望一眼，冷小鳳追問了一句：「是江南五俠?」

西門瑜點頭不語。

石恨天皺着眉頭道：「奇怪，『魔鞭』何等重要，理當秘而不宣，他們爲何要帶到北方來炫耀?」

人同此心，這也正是東方堡的三位堡主急於知道的，立刻投來了六道探詢的眸光。

西門瑜一本正經的說道：「此事到目前爲止，只能够說是道聽途說，並無確切根據，『魔鞭』可能是他們在北方得到的，也可能另有圖謀，甚至尚未到手也說不定。」

冷小鳳道：「聽老堡主的口氣，那江南五俠似已身在北京?」

「確已來到京都。」

「可曾照過面?」

「尚無一面之緣。」

「他們來此多久了?」

「大約五六天，在老夫之前。」

石恨天喝了一口茶，眼珠子不停的轉着，字斟句酌的道：「四堡主的死，嚴格的說起來，乃貴堡的私事，『魔鞭』雖說是武林瑰寶，但石某兄妹並無貪得之心，我想請教老堡主召我們來的原因。」

西門瑜的臉上掠過一道奇異的光采，道：「實不相瞞，老夫是想借重兩位的大力，爲亡弟報仇，並進而奪得『魔鞭』，爲咱們北六省爭光。」

「哈哈，老堡主在說笑話了，東方、西門，三分天下有其二，單憑你們兩派的實力，已綽綽有餘，何需他人插手?」

「石大俠有所不知，江南五俠，如日中天，勢力已凌駕東方、西門二堡之上，如得『魔鞭』之助，更加如虎添翼，若無二位助臂，恐將難竟全功。」

冷小鳳搶先說道：「抱歉，我們既不想爭霸，也不想奪寶，西門堡主找錯對象了。」

這話太直爽，使得西門瑜下不了台，東方亮接口說道：「冷姑娘言重了，西門兄完全是爲咱們北六省的顏面着想，並無半點私心，務請三思。」

冷小鳳冷哼一聲，道：「黑白兩道，素未涇渭分明，名門正派的人，就從來不曾將我們這些小混混看在眼內，我們又何必高攀。」

潘一夫聞言大怒，臉一沉，粗聲說道：「兩位老爺子出面請你們，是看得起二位，不要——」

他本想說「不要不識抬舉」，却被東方亮嚴厲的目光制止了。

西門瑾張口欲言，突然推門走進一位護院來，對石恨天說道：「有一位九千歲求見總瓢把子。」

東方明一怔，道：「九千歲?莫非是萬歲爺的御弟?」

石恨天笑道：「二堡主別開玩笑，是北京三十六堂口的舵主柳長青。」

西門瑜補充說道：「這位柳舵主的本事可大着哩，在北京城裏，可以說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沒有他管不了的事，上自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無所不交，只要柳舵主跺一跺脚，半個北京城都會發抖，所以大家都暱稱他爲九千歲。快請!快請!」

外面天已大黑，屋裏巳掌上了燈，在一隻燈籠的引導下，九千歲柳長青大步而入，六位堡主全部起身相迎。

三十來歲的年紀，風度翩翩，一襲海藍色的長袍上，罩着一件黑馬褂，九千歲柳長青抱拳環施一禮，停立在石恨天的一側。

杜巴早搬來一隻太師椅，西門瑜一面作着手勢，一面笑嘻嘻的說道：「請坐!請坐!」

九千歲柳長青却不敢坐，正容說道：「西門堡主別客氣，有我們總瓢把子在，那有我柳長青的位子。」

石恨天笑道：「長青，坐吧，咱們不時興這一套。」

九千歲柳長青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咱們雖然身在黑道，主從尊卑之禮還是要守的，總不能讓名門正派的人笑咱們沒規矩。」

石恨天見他堅持不肯落座，只好由他去，道：「柳舵主，你是什麼時候得知我來到北京的?」

柳長青道：「總瓢把子還沒有入正陽門時，屬下就得到消息，巳經在醬園外守候了半個多時辰。」

西門璞揚眉說道：「憑石大俠兄妹的本事，龍潭虎穴都可以來去自如，何須九千歲來護駕?」

柳長青環目四顧，聲音爽朗：「這倒是句實話，放眼當今武林，還沒有人能把我們總瓢把子怎麼樣，柳長青只不過略盡作屬下的本份罷了。」

雙方話不投機，西門璞的臉上有點掛不住，東方亮忙將話題岔到一邊去，道：「柳兄在這北京城裏，是有名的包打聽，老夫是否可以探聽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

「江南五俠是不是巳來到北京?」

柳長青瞄了石恨天一眼，道：「到現在爲止，柳某還不曾遇見臥龍莊的人，意思也就是說，不是江南五俠未到，就是他們隱藏的工夫到了家，未被我那三十六堂口識破。」

「那麼，關於『魔鞭』的事，柳舵主可有個耳聞?」

「聽是聽說了，不過可能只是捕風捉影。」

「柳舵主不相信『魔鞭』巳在北京出現?」

「起碼柳某未曾親眼目睹。」

「什麼人?」

「什麼人?」

石恨天、冷小鳳霍然臉色大變，喝聲未落，人巳穿窗奪門而出，霎時便騰身上了屋面。

九千歲柳長青的動作也不慢，一個「鷂子翻身」，直從後窗竄到了一棵大樹上去。

來人原在窗外偷聽，石恨天一把沒有撈住，被他飛上了房，冷小鳳劈出一掌，正好助長了他退走的衝勢，借力飛下屋面去，也合該他倒霉，大樹上殺出一個柳長青，伸手便將來人的腕脈扣住了。

此時，東方、西門二堡的人俱巳趕到，彼此面面相覷，皆有愧色。

杜巴提過一個燈籠來一照，原來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小伙子，西門瑜怒聲說道：「是誰派你來的?來幹什麼?」

小伙子一言不發。

柳長青腕上加力，小伙子的腕骨「卡巴!卡巴!」直響，厲聲說道：「你最好是說實話，免得皮肉受苦。」

小伙子咬着牙，直淌汗，但還是不說話。

惹火了一旁的潘一夫，暴跳如雷的喝道：「他媽的，你再不開腔老子就活劈了你。」

唰!拔刀就砍，杜巴想用燈籠來阻止，反被潘一夫將燈籠劈成兩半，慌亂中柳長青拖着小伙子暴退五尺，發出了一聲驚呼。

當杜巴提來另一隻燈籠時，小伙子巳氣絕身亡。

在場的人都看傻了，東方明急急追問道：「這小子是怎麼了?」

柳長青拍拍雙手，道：「自然是被人殺人滅口。」

西門璞道：「是怎麼死的?」

柳長青道：「是被人以『隔山打穴』的手法點中死穴。」

東方明跨上一步，說道：「這是誰幹的。」

石恨天道：「不管是誰，手法相當高明，此刻想逮巳經太遲了。」

西門瑜上前一陣猛搜，死者身無長物，不由的心頭一沉，道：「姑不論此人係何人所派，必與『魔鞭』及舍弟之死有關，必須從長計議，老夫巳備好酒席，咱們邊吃邊談如何?」

石恨天望着冷小鳳、柳長青，說道：「謝了，謝了，我們還有點事，想先走一步。」

西門瑜作勢攔阻，詞意頗爲誠摯：「難得北六省的精英齊集一堂，有許多事情正可作一深談，何必急着要走。」

石恨天道：「來日方長，反正我們不會馬上離京，如有必要，願隨時候教。」

抱拳環施一禮，立與冷小鳳、柳長青舉步行去。

西門瑜快步追上來，道：「老夫想知道，關於聯手對付臥龍莊的事，石大俠意下如何?」

石恨天知道，這是二派最最關心的事，却無法給他們一個最最滿意的答覆，道：「我說過，四堡主的死，到目前爲止，仍爲貴堡的私事，外人似無插手的必要，至於『魔鞭』，石某從無貪得之心，是以不便作任何承諾。」

東方亮緊走幾步，上來說道：「臥龍莊主開碑手雷震天，親率江南五俠，北來尋釁，有意吞併我北六省武林道，獨霸江湖，石大俠難道能置身事外?」

石恨天道：「請恕石某說句放肆的話，我不能單聽老堡主一面之詞，江南五俠目前是否身在北京，尚在未定之天，一切未免言之過早，再見。」

去勢陡然加快，眨眼間便消失在醬園外。

西門瑜、東方亮雙眼互望，霎時交換了數個不同的眼神。

醬園外的一角暗處，站着一個年輕人，面貌俊逸中透着幾許剛毅，正是柳長青的副手翁子奇，此人雖僅二十五六的年紀，不論內外功夫，手腕口才，都俱屬一時之選，故在天子脚下的各色人等，皆暱稱他爲八千歲。

八千歲翁子奇一見三人行來，撮口發出一聲「胡哨」，快步迎上來，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總爺!」

就這麼一句話的工夫，四下裏人影幌動，巳從醬園的四週，撤回二十條黑色勁裝，手持傢伙的大漢。

柳長青雙目如電，從弟兄們的臉上一掃而過，道：「剛才可曾發現有高來高去的人?」

弟兄們齊說沒有，並向石恨天、冷小鳳行禮問候，翁子奇躬身答道：「除前面准許出入外，照九爺的吩咐，其他的地方早已封鎖，不可能有漏網之魚。」

一行二十餘人放步疾行，石恨天覺出氣氛有點不對，問柳長青：「長青兄，幹嘛這麼謹愼，莫非有何特殊的原因?」

九千歲柳長青道：「那倒沒有，只是這些名門正派，一向爾虞我詐，詭計多端，怕他們不安好心，故作預防。」

立刻引起冷小鳳的廻響，道：「說的也是，這羣老傢伙都是狐狸轉世的，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表面上看起來是打着維護北六省尊嚴的旗號，實際上却是想借刀殺人，藉機消滅江南五俠，滿足他們稱霸武林的野心。」

石恨天道：「鳳妹之言極是，西門瑜，東方亮的確用心難測，這也正是我不願深談，匆匆離開的原因，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北京城內，可能免不了會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話甫落地，猛回頭，衝着身後的一堵矮牆，發出一聲冷笑，有一條黑影一閃而沒。

爾虞我詐　各逞奇謀

柳長青在北京城的生意可眞不少，從茶館、酒肆、青樓、賭坊，乃至飯莊，客棧，不一而足，前門大街上的「福星樓」，就是全城最負盛名的一家飯莊。

福星樓的一側有一座跨院，花廳內燈火通明，柳長青擺下盛宴，正在爲石恨天、冷小鳳接風。

石恨天與冷小鳳高高在上，柳長青在下首小心相陪，另有四名小廝慇懃地侍候着，翁子奇却一直站着招呼大家，未敢入座。

冷小鳳黛眉一揚，玉掌輕展，銀鈴似的聲音說道：「江湖兒女，不拘小節，長青兄是故意嘔他們，在自己家裏，何必講這麼多禮數，子奇，快坐，快坐呀。」

對石恨天，翁子奇是由衷的敬服，誠恐誠惶的道：「有總爺在，我——」

石恨天與柳長青對飲一杯，瞪着眼說：「我這個人最討厭婆婆媽媽，子奇，你再不坐下，我可要生氣了。」

柳長青也在一旁猛敲邊鼓：「子奇，總爺叫你坐就坐吧，放眼當今武林，咱們總瓢把子是最沒有架子的一位霸主。」

石恨天接口說道：「也是最窮的一個呢！」言畢，一陣哈哈大笑，聲震屋宇，嗡嗡不絕。

笑聲中，翁子奇欣然落座，柳長青正色說道：「那是因爲石總仁心俠骨，太體恤窮苦百姓的緣故，否則定然金銀滿庫，富可敵國。」

臉色一整，隨又說道：「說正格兒的，西門、東方二堡請託之事，總爺作何打算?」

石恨天胸有成竹的道：「原則上，二堡一莊爭霸奪寶之事，咱們宜置身事外，但如危及整個武林的安危，則又當別論，目前必須查明的是西門瑞之死，是否確如西門瑜所言。」

「大致沒錯。」

「魔鞭是否當眞出現北京?」

「滿城風雨，查無實據。」

「嗯……找不出證據，並不表示一定不在。」

「是的，江湖中事，眞眞假假，誰也拿不準。」

「江南五俠，有無來京?」

「已來京數日。」

「確實嗎?」

「就住在咱們客棧裏。」

「長青，你不是說——」

「哦！咱們沒有替他們通風報信的必要。」

「依你看，魔鞭會不會已落入五俠之手?」

「我不敢說一定不可能，起碼少之又少。」

「何敢如此肯定?」

「總爺，魔鞭如爲南方所得，此來豈非自陷險地?」

「也許是在此地得到的?」

「那就該火速南返。」

「雷震天很可能想除掉二堡，主宰武林。」

「兵貴神速，果眞如此，江南五俠理當在東方亮未到之前就下手。」

九千歲柳長青說來條理分明，絲絲入扣，石恨天頻頻頷首讚許，却使整個事件，墜入五里雲霧中。

冷小鳳說道：「除一莊二堡外，可有其他的武林人物湧進北京?」

八千歲翁子奇說道：「人數不少，日有數起。」

猛可間，石恨天雙眉齊挑，目注漆黑的夜空，聲洪語亮的說道：「是何方朋友，既已光臨，何不下來喝一杯水酒。」

右手倏揚，一隻盛滿酒的杯子，直向對面屋頂飛上去，人也跟着奪門而出。

接着，冷小鳳、柳長青、翁子奇，如箭射出，分站石恨天左右，全部昂首凝視，死盯住五條黑色人影。

分舵內的椿卡亦已警覺，有人竄上屋去，來人已相繼飄落地面，爲首的一位紫袍老者，虎背熊腰，蒲團大的手掌裏捧着一杯酒，居然點滴未溢，用另一隻手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哈哈大笑道：「老夫江南雷震天，那一位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石大俠?」

說話中，手掌一拳一展，再一揚，一隻官窰磁杯，立時碎爲粉末，隨風而去。

石恨天臉色微微一變，道：「久聞雷莊主鐵掌如刀，力可開碑，石恨天今天算是開了眼界。想必這幾位英雄就是鼎鼎大名的江南五俠了?」

開碑手雷震天依次引見，一一介紹。

江二俠江雨亭，短小精幹。

馬三俠馬占元，濃眉大耳。

葛四俠葛玉聰，老氣橫秋。

苗五俠苗人俊，一臉陰沉。

石恨天也將自己的人，介紹給江南五俠認識。

九千歲柳長青作勢說道：「很難得五俠聯袂而來，快請裏面坐，共續殘席。」

開碑手雷震天朝四下裏瞧瞧，黑忽忽的一大片，敢情聞訊趕到的高手還眞不少，已將自己兄弟遙遙圍起來，道：「不了，老夫說幾句話就走。」

冷小鳳直接了當的道：「雷莊主有何見教?」

雷震天道：「素仰石大俠、冷女俠古道熱腸，義薄雲天，老夫不揣冒昧，是來請兩位主持公道的。」

石恨天心裏暗覺好笑，知道又遇上了老狐狸，道：「主持公道?莫非賢昆仲受人欺負了?」

苗五俠苗人俊截口說道：「可以這樣說，我們從江南帶來二十名一等好手，現在已經剩下十八人。」

石恨天問道：「另兩位朋友是怎麼死的?」

開碑手雷震天說道：「是死在魔鞭之下。」

「魔鞭?」

「是，魔鞭！」

「這是誰的傑作?」

「除了西門堡還會有誰。」

「你是說，魔鞭已落在西門堡?」

「這是不爭的事實。」

「是雷莊主親眼目睹?」

「是耳聞。」

「耳聞不能當眞，也許出入很大。」

「西門瑜請來了東方亮，志在我江南五俠，打算以多欺少，這總不會假吧。」

「但是西門瑜却以爲，魔鞭在貴莊之手。」

「這是他一石二鳥之計，想藉此使臥龍莊成爲衆矢之的，完成他君臨天下的美夢。」

冷小鳳道：「既然洞悉先機，何不一走了之?」

江二俠江雨亭嘿嘿一聲冷笑，道：「笑話，江南五俠還不曾怕過那個，況且，得不到魔鞭，我們還不想回南邊去。」

九千歲柳長青道：「如此，臥龍莊就免不了要面對西門、東方二堡。」

開碑手雷震天振振有詞的道：「所以要請石大俠大力鼎助，需要什麼條件請直管開出來，但凡臥龍莊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石恨天聞言甚感不悅，冷小鳳早已光火了，怒冲冲的道：「你們白道，走你們的陽關道，我們黑道，過我們的獨木橋，彼此道不同不相爲謀，請吧！」

苗人俊年紀最輕，脾氣也最火爆，一聽冷小鳳下了逐客令，伸手就去拔劍，却被雷震天阻止了，滿臉堆笑的道：「生意不成仁義在，深盼石大俠能認眞考慮，老夫願隨時敬候佳音，告辭了。」

話落人起，五條人影五縷烟，眨眼便越屋而沒。

動作之快，身手之佳，堪稱頂尖，江南五俠的確名不虛傳。

返回花廳，石恨天與味索然，面對滿桌的佳餚美酒，再也提不起興緻來，心頭如負重担，揮之不去。

從西門瑜、雷震天的言談中，彼此皆認爲，「魔鞭」已落在對方的手中。

毫無疑問，他們之中，必定有人說了謊。

問題是，說謊的人是誰?目的何在?

尤其，假如兩個人說的都是實話，問題就嚴重了。

冷小鳳道：「恨天，別庸人自擾，我相信他們兩個之中必有一人是撒謊者。」

石恨天憂心忡忡的道：「但願如此，不然後果就不堪設想。」

「那有這麼嚴重。」

「可能比妳想像的更嚴重。」

突然側耳注目，變了話題：「長青，咱們又有貴客臨門。」

餘音尚在耳中轉圈圈，已有兩名不速之客闖進跨院來。

來人身形矮胖，一身唐裝打扮，頭上戴着兩頂大斗笠，脅下的兵刃甚長，與身高不成比例，一望即知非我中土人氏。

有了適才的教訓，跨院內的警戒已經大爲加强，立有數名高手上前攔截，不料對手技深若海，柳長青的弟兄無人能够攔得住，刹那之間便撂倒七八人，衝進花廳來。

氣得柳長青直拍桌子，破口大罵：「飯桶！飯桶！你們都是飯桶！」

石恨天依然面不改色，笑說：「別怪弟兄們，是這兩位朋友太扎手。」

起身迎上去，仔細打量一番，拱手說道：「兩位朋友可是來自扶桑?」

二人對望一眼，滿面詫異，其中一個蓄有山羊鬍子的傢伙陰沉沉的說道：「閣下好眼力，咱們的確是扶桑人。」

石恨天自報姓名，方待介紹小鳳等，另一個留着八字鬍的人撇嘴冷笑道：「不必介紹了，這位姑娘是金鳳凰冷小鳳，那兩位想必就是九千歲柳長青柳九爺，與八千歲翁子奇翁八爺，都是北道上響叮噹的人物，沒見過也有個耳聞。」

冷小鳳上前兩步，寒着臉說：「兩位遠道的朋友，我們却既未聞名，亦未見面，怎麼稱呼?」

先發話之人摸着山羊鬍子，聲音冷峻，神色間充滿狂傲，自信：「在下淺田太郎。」

接着，另一人也報出了自己的姓名：「犬養信介。」

石恨天目注二人，緩緩說道：「兩位夜闖『福星樓』，該不會僅僅是爲了通名道姓吧?」

淺田太郎道：「好說，老夫受人之託，帶幾句話來敬告石大俠。」

「敬告?何不乾脆警告?」

「不敢，託話的人一向敬重石大俠的爲人。」

「是那一位?」

「這並不重要。」

「是什麼話?」

「南北爭霸的事，希望石兄能置身事外。」

「放心，石某不會參予其事。」

「謝謝，關于『魔鞭』，亦請石大俠切勿插手。」

「這話是什麼意思?」

「南北之爭，爲名爲利，也是爲了魔鞭，」淺曲太郎的眼珠子不停的翻動着，「傳話之人純出一片善意，不希望諸位陷身泥淖，不克自拔。」

「恨天生平無大志，向來不妄圖非份，更不想稱霸江湖，領袖羣倫，只要不殃及良民百姓，危害天下武林，我們絕不會插手過問。」

「如此甚善，可否請兩位即刻遠離北

京？」

冷小鳳聞言勃然大怒，喝道：「混帳，你這是得寸進尺，給你三分顏色就想開染坊！」

犬養信介嘿嘿乾笑兩聲，道：「冷姑娘，別拒絕的太早，託咱們傳話的人說過，兩位有什麼條件卽管提出來，不惜任何代價。」

淺田太郎接口說道：「是呀，這位託話者可不是簡單人物，隨便拔一根汗毛，兩位就可以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

冷小鳳是何等人物，幾時曾被人收買過，聞言勃然大怒道：「放屁，姑奶奶如果想發財，俯拾皆是，告訴你們幕後的主子，叫他留着買棺材吧，滾！」

扶桑客四目相對，瞬息間神色數易，淺田太郎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咱們話已傳到，聽不聽全憑兩位，再見！」

話落，掉頭就走，柳長青的弟兄們出手攔截，却連人家的邊兒都沒沾上，轉眼便上了牆頭，一躍而下。

石恨天雙眉微皺，心意三轉而決，命九千歲派人追下去，無論如何要查清楚這兩個扶桑鬼子的來龍去脈。

另外再派一批人，澈底清查一下在京中的武林人物，看能否從中理出一個頭緒來。

事情奇峯突起，兩個扶桑客的出現，頗令人感到意外，而且根據眼前的種種情況研判，雖說東方、西門二堡、臥龍莊、俱屬財大勢大的武林翹楚，但扶桑客却似非這三派所使。

因爲，不論是江南五俠，或是東方、西門，都想將石恨天的這一股力量拉到己方一邊去，而扶桑客的要求，却是叫他們遠離北京。

顯然，這位幕後主使者的目的，與三派大相逕庭。

頓使整個事件變得撲朔迷離，原本是爭霸主，爭「魔鞭」的單純局面，現在又被一層不可知的陰影所籠罩，越發顯得內幕重重，危機四伏，頗有幾分山雨欲來的味道。

三人的酒興早已一掃而空，大家琢磨許久，總覺得有一種預感，北京城可能會有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要發生，却無法肯定是什麼事？以及如何進行？

八千歲翁子奇親自出馬，通令所有的弟兄全部行動，已有結果回報，翁子奇走進花廳，畢恭畢敬的說道：「石爺，淺田太郎與犬養信介，的確來自扶桑，是兩個惡名昭彰的浪人，抵京已久，手面闊綽，武功尤其高不可測，經常酒坊買醉，花街尋歡。」

石恨天深鎖着眉頭，道：「離此之後，他們去了何處？」

「先是買醉，後來進入一家青樓。」

「可知他們落脚之處？」

「目前還不知道，已派人釘牢，相信不久便可查出來。」

「子奇，要特別注意，都有那些人跟他們來往，接頭。」

「屬下已交代清楚，一定會將他們幕後的主子揪出來。」

石恨天頷首稱善，冷小鳳說道：「八爺，城裏城外，可有什麼特別惹眼的武林人物？」

翁子奇「哦」了一聲，道：「天橋有一批女子頗不尋常。」

九千歲柳長青一愣，道：「是幹什麼的？」

「是賣蛇藥，蛇肉的。」

「賣蛇藥、蛇肉有何特別？莫非是武林中人？」

「豈止是武林中人，而且，如果屬下沒有走眼，還是一等一的高手。」

柳長青與石恨天、冷小鳳換了一個驚異的眼神，道：「這批賣蛇的女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已有數日，不過，公開做生意今天還是第一天。」

「一共有多少人？」

「不少，除當家的年長外，餘皆絕色少女，共是二十二人。」

「落脚何處？」

「就住在一個布棚子裏。」

「可曾與其他武林人物有過來往？」

「目前尙無記錄。」

「有沒有掂一掂他們的分量？」

「沒有九爺的命令，弟兄們不敢隨便行動。」

九千歲柳長青目光落在石恨天臉上，道：「總爺，在江湖上，可有與蛇有關係的帮派？」

與蛇有關係，而且全是清一色的絕色少女，石恨天想來想去，怎麼也想不起武林中有這麼一個門派，當下略作沉吟，道：「武林中人最是自命不凡，很少有人設攤叫賣，此事定有蹊蹺，咱們瞧瞧去。」

天橋蛇女　扶桑怪客

四人來到天橋，立有北京分舵的弟兄迎上來，很快的找到賣蛇肉的攤子。

攤子還不小，約莫三丈見方，一根粗竹桿上挑着一塊大帆布，聊避風雨，幾張簡單的桌椅上已坐滿了人，正在大口吃喝着蛇湯蛇肉。

四週，鋪滿油紙，擺着不少蛇胆、蛇藥、蛇肉。爐中烈火熊熊，一名少女主厨，二名跑堂，另一名則在當塲宰殺，手法俐落，動作快捷，一條大錦蛇，不過片刻工夫便料理完畢。

一位身穿一色紅衣，兩鬢飛霜，看上去仍艷若桃李，却又面冷如冰的婦人，端坐在正中央。

另有十幾名少女，分着黑、紫、綠、藍四色衣裳，正大聲吆喝着，每一個人的身上皆纏着一條蛇，蛇信吞吐，攀爬全身，少女們却視若無睹，面不改色。

有一帳幕，就在一側空地上，想必就是他們的居停之處無疑。

圍觀的人很多，生意也不賴，從他們的眼神動作上，石恨天發現，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人物。

一名綽號大頭的兄弟，在石恨天的示意下，上前搭訕道：「喂，你們是從那兒來的？」

婦人的身旁，站着一個與她着同樣一色紅衣的少女，膚白似雪，目美若水，嬌艷的臉蛋兒，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瘦，宛若一朶盛開的玫瑰花，聞言不經意的朝石恨天這邊一望，突然呆了一呆，然後欵擺腰肢，過來回答道：「從我們來的地方來。」

聲音嬌滴滴的十分悅耳，語意却冷冰冰的等於沒說。

大頭回頭望望石恨天，又說：「打算在這兒待多久？」

紅衣少女答得更乾脆：「高興多久就多久！」

大頭指着蛇肉、蛇粉（藥）說道：「怎麼賣？」

紅衣少女用眼角瞄着石恨天，道：「蛇肉論斤，蛇粉論兩，蛇胆論個。」

「蛇肉一斤多少錢？」

「那要看是什麼蛇，愈毒的愈貴。」

「最貴的多少？」

「苗疆百步蛇，一斤黃金二十兩。」

「乖乖，好貴哪！最便宜的又是多少呢？」

「錦蛇一斤只要一個銅板。」

大頭丟下一個銅板，道：「好，給大爺我包一斤。」

紅衣少女包了一斤蛇肉交給他，霍然，嬌軀一仰，花容色變，冷叱聲中，大頭一聲「哎呀」，元寶翻身，伏下了。

翁子奇看得清楚，姑娘的內力的確令人吃驚，摸出一個銅板來，往地上一丟，道：「給我也包一斤。」

紅衣少女包了一斤，雙掌一觸即分，翁子奇馬步不穩，蹬！蹬！蹬！連退三步，姑娘却面不改色，依然卓立原地未動。

不禁惹惱了一旁的柳九爺，揚掌就要往上撲，紅衣老婦揮揮手，黑、紫、綠、藍四色衣裳的姑娘一齊攏上來，氣氛登時大爲緊張起來。

石恨天哈哈一笑，道：「兩斤就夠了，太多也吃不了，咱們走。」

才走出七八步遠，突聞那少女說道：「慢走，買二送一，姑娘我再送你們一條活的。」

抖手擲出一條毒蛇來，其勢快如離弦怒矢，蛇是活的，再加上少女的强勁內力，蛇口大張，蛇信暴吐，一霎時便到了眼面前。

冷小鳳好快的動作，劍光一閃，出招如電，瞬息間已是五個來回，毒蛇斷爲六截，洒下一地血肉。

怒火中燒，冷小鳳本想上去教訓她，石恨天不以爲然，領着大夥兒拐進一條小巷子。

石恨天命翁八爺，加派人手，全面釘梢，對於這一羣玩蛇的女人的一舉一動，務必全部掌握。但除非萬不得已，絕對不可輕舉妄動，應盡可能摸清她們的底。

翁子奇躬身應命，領着大頭拐進一條橫巷去，柳長青邊走邊說道：「石總可是已經看出什麼眉目？」

石恨天徐徐說地道：「在老一輩的江湖人中，流傳着一句歌謠，柳兄可曾聽說過？」

九千歲柳長青搖搖頭，沒說話。

石恨天以低沉的音調吟唱道：「『一身血衣裳，殺人不見紅；嬌艷桃李面，狠毒蛇蠍心。』這首歌謠指的是一個女人——一個毒如蛇蠍的女人。」

冷小鳳思索一下，道：「小時候，我也曾聽人唱過這一首歌，好像指的是『蛇蠍仙子』巫水寒？」

石恨天道：「沒錯，就是蛇蠍仙子巫水寒，她從小到大，一直喜歡穿紅衣，尤其手段殘酷，殺人不見血。」

九千歲柳長青馬上會意，道：「石總可是覺得那賣蛇的婦人就是巫水寒？據我所知，這蛇蠍仙子已經有好幾十年不曾在江湖上走動了。」

石恨天道：「她是於魔神死後突然失踪的，至今已有四十年。」

柳長青問道：「她與魔神有什麼關係呢？」

「長青，你可知魔神的姓名？」

「只知其號，不知其名。」

「他叫巫不羣。」

「也姓巫，難道——」

「巫不羣是巫水寒親生的爹。」

「糟了，如果那賣蛇的婦人當眞是巫水寒，北京城恐怕免不了會有一場血風腥雨。」

「所以我叫子奇全面釘梢，想辦法摸清他們的底細，然後再作計較。」

話至此，脚步陡地加快，在一個賣糖炒栗子的攤子上買了一包栗子，藉機回頭望去，見一條紅影閃到燈籠下的柱後去。

石恨天給二人使個眼色，轉進一條窄巷去。

窄巷已盡，再往左轉，單挑僻靜的小巷子走，利用拐彎的機會，見到那紅衣少女在巷口上探出來半個頭。

石恨天咬了一下冷小鳳的耳根子，驀的彈身上了房。

恰巧有一個身材衣着跟石恨天差不多的人，從身旁經過，冷小鳳冷不防點了他的啞穴，架着他依偎而行。

那人還以爲是飛來了艷福，大張着嘴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三人在前面疾行，紅衣少女已到了巷尾，待三人右轉後，紅衣少女的脚步也突然加快了。

這時候，石恨天悄沒聲息的從屋面落下來，就跟在她後面。

待要右轉時，紅衣女才停下來，猛地一個疾轉身，探手就抓，動作曼妙快速至極，可惜，她的對手是石恨天，僅抓到一包糖炒栗子，沒有逮住人。

紅衣女眼一瞪，喝道：「你幹嘛釘着我？」

石恨天笑道：「給姑娘送栗子吃。」

順口溜出來的一句話，却使紅衣少女滿臉的敵意消去大半，嘟着嘴，道：「少貧嘴，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呢。」

「這正是在下要請教的問題。」

「姑娘我並沒有釘你們的梢。」

「沒有就好，但願不是違心之論。」

「你是誰？」

「石恨天！」

「石恨天？」姑娘的眼睛瞪得更圓更亮。「一入北六省，就聽說有你這麼一號人物，還是一個總瓢把子呢，挺有名氣的嘛，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年輕。」

「區區末學，不敢當姑娘的謬讚，請敎——」

「龍甜兒，你也可以叫我蛇女。」

「好名字，名字甜，人更甜，想來不

會心如蛇蠍吧？」

　蛇女龍甜兒的臉上又有了煞氣，怒聲說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石恨天道：「石某是想知道，那位賣蛇肉的婦人，跟姑娘是什麼關係？」

「是家師。」

「令師可是蛇蠍仙子巫水寒？」

　龍甜兒聞言甚感吃驚，但迅即鎭靜下來，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不是！」

「那麼，是那一位武林中人？」

「對不起，無可奉告。」

「此番來京，該不會是專爲賣蛇肉的吧？」

「無可奉告。」

　兩句無可奉告，激怒了站在她身後的冷小鳳，道：「龍姑娘，我們不想爲難妳，但如不肯說實話，卻不保證一定不會冒犯開罪。」

　龍甜兒嬌軀半轉，發現石恨天、冷小鳳、柳長青三人巳成三面包圍之勢，身後是一堵高牆，想跑也跑不了，不由臉色一沉，道：「你們想幹什麼？」

　冷小鳳說道：「希望妳把話說得清楚些。」

　龍甜兒道：「你我河水不犯井水，沒有什麼好說的。」話完，柳腰一擰，跨步就要走。

　冷小鳳伸手一攔：「慢着，在沒有弄清楚你們師徒的身份來歷之前，妳還不能走。」

　龍甜兒冷哼一聲，道：「笑話，姑奶奶想走就走，誰也攔不住！」

　蓮步一跨，從柳長青一側衝過去，九千歲單掌一橫推過來，斷她去路，龍甜兒從身上取出一條長蛇來，當作鞭子來抽，陡地手一鬆，長蛇全部纏在柳長青手臂上，兇猛的蛇頭，直往九千歲脖子上竄。饒他柳長青身手不凡，又是久經陣仗的老江湖，却從來不曾與長蟲打過交道，不禁嚇了一跳，振臂猛甩。

　冷小鳳大怒，盡全力劈來一掌，龍甜兒不退反進，硬往上撞，兩股强大的暗力猛一撞，龍甜兒借力彈起，輕巧無比的上了牆頭，還順手帶走了那條蛇。

「姑娘好身手！」

　說話中，石恨天一式「旱地拔葱」，筆直的飛上去，企圖將她截下，龍甜兒抿嘴一笑：「吃你的糖炒栗子吧，咱們後會有期。」

　一包糖炒栗子，變作無數暗器，劈頭蓋面打下來，石恨天被迫迂迴而上，龍甜兒速度好快，早巳越過數排屋面，消失在夜色中。

　返回「福星樓」，巳是起更時分，八千歲翁子奇還沒有消息回來，「福星樓」外面的大街上，有一個黑衣少女，提着一籃子蛇胆、蛇肉、蛇藥，正在沿街叫賣。

　天這麼晚了，路上行人稀少，那還有生意可做，顯然是另有目的。

　果然，在大街的另一頭，不久便出現一個人，正是天橋賣蛇肉的紅衣美婦人。

　紅衣美婦一逕來至黑衣少女的面前，少女指指點點的比劃了幾下，美婦身形一長，便如一縷風似的走了。

　越過兩條橫街，美婦直向城中心奔去，沒多久，在她的身後出現一個人，是八爺翁子奇。

　再向前行，巷子裏又冒出一個人來，是大頭，翁子奇朝他打了一個手勢，大頭立即隱入巷內，抄小路兜上去。

　行行復行行，美婦單挑行人稀少的地方走，片刻後，來至一棟深宅大院前。

　她行踪十分詭秘，在大院前並未停留，在院牆外兜了一個圈子，確定無人跟踪時，這才猛一個縱躍，越牆而入。

　一瞬之隔，翁子奇也竄上牆去，展目四望，美婦巳失落在亭台樓閣間。

　大頭接踵而上，小聲說道：「八爺，咱們要不要進去摸一摸？」

　翁子奇道：「不要，石爺交代過，不准輕舉妄動，你在這附近守着，我去『福星樓』請示後再定行止。」

　大頭領首應諾，退回到一棵大樹上，翁子奇放步疾行，返回「福星樓」。

「福星樓」外，那位賣蛇肉的少女仍徘徊未去，翁子奇一入花廳，柳長青便迫不及待的問道：「子奇，查清楚他們的底沒有？」

　翁子奇望了石恨天、冷小鳳一眼，道：「九爺，屬下巳問過附近的商販，這羣買蛇的女子十分孤僻，不跟任何人往來，僅從他們自己的談話中得知，他們來自苗疆，明裏叫那婦人爲大娘，暗裏却稱作帮主，婦人御下極嚴，動輒拳脚交加，沒有一個人敢隨便走動、說話。」

　柳長青道：「那婦人仍在天橋？」

「巳入城，到萬財神家去了。」

「到萬財神家去做什麼？」

「鬼鬼祟祟，可能不會是好事情。」

「可有人繼續監視？」

「屬下回來請示，大頭仍留在萬宅之外。」

　石恨天啜了一口清茶，右掌捂着茶碗，聲調低沉而緩慢：「這個萬財神，是什麼來路？」

　九千歲柳長青道：「是個專門包辦官裏一切日用雜貨的生意人，長袖善舞，家財億萬，與三宮六院，皆交非泛泛，在北京城，即使是達官顯貴都辦不了的事，只要萬財神一句話，便可迎刃而解，賺了不少昧心錢，宮裏宮外，上上下下，都叫他萬財神，甚至萬歲爺。」

　冷小鳳笑道：「如此說來，這位萬歲爺的本事，一定是比九千歲、八千歲更大咯？」

　翁子奇道：「那當然，有人說萬財神是半個皇帝，沒有一個衙門敢不賣他的賬，刑部捕快、大內高手，有不少人與他過從甚密。」

　石恨天道：「奇怪，這麼一個傳奇人物，怎麼會與賣蛇的女人扯上關係，除非是搶刦，否則內情就不簡單了。」

　冷小鳳、柳長青、翁子奇面面相覷，同感諱莫如深，大頭適時倉皇而入，右手捂着耳朵，血流如注，原來他的一隻右耳巳經被人撕走了。

　翁子奇吃了一驚，喝道：「這是誰幹的？」

　大頭哼道：「除了那個婆娘，還會有誰。」

「她巳經離開萬財神家？」

「進去一忽兒便離開了。」

「可是搶刦？」

「兩手空空，不像是搶刦。」

「萬財神有沒有送她？」

「沒有。」

「她到那裏去了？」

「越過南城牆，現在可能又回天橋去了。」

「你的耳朵是——」

「在半路上被她堵上了，撕掉一隻耳朵不算，還叫屬下傳話給總瓢把子。」

　石恨天道：「她怎麼說？」

　大頭說道：「她叫總爺從即刻起，別再派人釘她的梢，最好馬上離開此地，否則，下次再遇上咱們的弟兄，她就要殺人了。」

　石恨天、冷小鳳來到京城，還不到一天的時間，一莊二堡欲攏絡他們，以壯聲勢，扶桑鬼子與這位苗疆婦人，則反其道而行，希望二人離開，不惜威脅利誘。一莊二堡的目的昭然若揭，扶桑客與苗疆婦人的用意却不甚了了，尤其後二者彼此間有無關聯，目的何在，更令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大家人同此心，覺得這一切必與「魔鞭」有關。

　石恨天尋思半晌，忽然說道：「長青，那萬財神叫什麼？」

　柳長青道：「只知道他姓萬，大家都叫他萬財神，沒人知道他叫什麼。」

「跟姓萬的熟不熟？」

「熟，萬財神賺得差不多都是昧心錢，對咱們還挺巴結的，逢年過節，常會派人送點花紅來。」

「能否找個藉口，去拜訪他一下？」

「石總的意思是——」

「我想知道那個賣蛇的女人爲何去萬家。」

「也許是舊識，也許是新交，也許根本素不相識，今夜可能是去一探虛實，準備搶萬財神。」

「事情可能不會這麼簡單，如果單純是爲了錢財，她沒有理由遠從苗疆北來，若是舊識，又何必在天橋賣蛇肉，新交更不可能，他們來此不久，到朋友家拜訪，也不應該跳牆。」

　這一番話絲絲入扣，說的柳長青啞口無言，探懷摸出一張大紅帖子來，道：「想去萬家很簡單，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機會，萬財神請屬下明午過府餐敍。」

　石恨天聞言大喜，當場作了一番計議，由石恨天扮作跟班的，陪柳長青準時赴宴，冷小鳳、翁子奇亦皆各有任務，分頭行事。

億萬財神　袖裏乾坤

　黑漆大門上，釘滿黃銅卯釘，一對金黃色的扣環，聽說是純金打造的，漢白玉的牆壁上雕滿龍鳳，大門口的一對銅獅子栩栩如生，萬財神家的氣派的確不小。

　一名僕役打扮的漢子就守在門口，不時朝巷子口張望，一個賣蛇肉的少女在附近流連，口中不停的喊着：「蛇肉、蛇胆、蛇藥！」

　午時一到，九千歲柳長青的轎子，便從巷子口抬進來，萬家的僕役馬上直着喉嚨吆喝道：「九千歲柳大爺到。」

　轎子剛剛停下來，扮作跟班模樣的石恨天才打開轎簾，光頂凸腹，一身錦綉，頭上油光閃閃，年約六旬的萬財神便巳迎了出來。

「九千歲，歡迎，歡迎！請！請！」

　萬財神彎腰哈背，打拱作揖，不停的作着請下轎請入內的手勢。

　柳長青步出暖轎，拱手爲禮，笑呵呵的說道：「萬歲爺請勿過謙，小弟乃一介草莽，可担不起。」

　萬財神依然執禮甚恭，熱情招呼着，二人携手走進後院的一座小樓客廳裏。

　柳長青是萬家的常客，他知道後院小樓是萬財神與人商談機密大事的地方，平常是不許人隨便進來的，巳意識到，今天的這頓飯非同等閑，必然是有所爲而設。

　客廳裏，酒菜早巳端整齊備，銀質的器皿璀璨奪目，滿桌的山珍海味，却僅止柳長青一個客人。

　柳長青從石恨天的手上，拿過一包東西來，交給萬財神，滿臉堆笑的說道：「一包蛇肉，不成敬意，不知道萬爺喜不喜歡吃？」

　萬財神隨手往桌子上一擱，說道：「天上飛的，地上跑的，老夫都頂喜歡，謝了。」

　萬財神親手斟了兩杯酒，與柳長青照了杯子。

　柳長青見他對蛇肉的事毫無反應，又以試探的語氣說道：「萬爺最近有沒有出城去過？」

「老夫巳有半年多未出城門。」

「天橋有一羣來自苗疆的女子，個個妖嬈姸麗，萬爺想必巳有個耳聞？」

「九爺是京城裏有名的包打聽，老夫今天還是第一次聽說。」

　萬財神一問三不知，石恨天心裏直犯嘀咕，柳長青進一步說道：「我們來的時候，在巷子口上，好像也有一個賣蛇肉的女子，另據敝屬回報，昨夜似有人潛入貴宅，不知是否確有其事？」

「叫喊的聲音，老夫倒是聽到了，但却不可能有人偷偷溜進來，老夫所請的護院，雖不敢與九爺的弟兄相提並論，還不至於全部是酒囊飯袋，只要有個風吹草動，不可能逃過老夫的耳目，不是貴屬看走了眼，就是來人未曾深入便知難而退。」

　事情巳經擺明了，不是萬財神說了謊，就是苗疆婦人的身手巳達出神入化之境，故而騙過護院耳目，可以來去自如。

　萬財神推得乾淨，柳長青如墜五里霧中，酒酣耳熱後道：「萬爺是大忙人，無事不會召小弟來，不知有何見教？」

　先敬了一杯酒，萬財神慢條斯理的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主要是咱們哥兒倆好久不見，想跟九爺聚一聚，順便也爲九爺你抱不平。」

　柳長青一怔，問道：「小弟有什麼不平？」

　萬財神望望石恨天，欲言又止，柳長青會意，拍着石恨天，說道：「跟在我身邊的，都是柳某的心腹，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一聽說石恨天是心腹，萬財神拉了一把椅子就要請他坐，石恨天裝出一副侷促

不安的樣子，結結巴巴的說道：「有我們九爺在，那有我的位子，萬大爺千萬別客氣。」

柳長青實在不便令石恨天老是站在那裏，逮住機會，做了個順水人情，石恨天終於勉爲其難的落了座。

萬財神命人取來一副杯筷，石恨天才喝了一杯酒，小樓的後面，劈哩啪啦一陣響，傳來連串激烈的打鬥聲。

打鬥聲來的快，去的也快，不過盞茶工夫，便全部靜止了。

有一名護院氣喘吁吁的衝進小樓來，萬財神劈面就說：「是怎麼回事？」

護院答道：「有人潛入宅子，要硬闖到這裏來。」

石、柳四目對望，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萬財神說道：「是什麼人？」

「一個賣蛇肉的女子。」

「光天化日之下，她闖入本宅來有何事？」

「她說要見老爺子。」

「人呢？」

「要見老爺子，理當正大光明的走正門，這樣偷偷的摸進來，準不是什麼好東西，已經把她趕走了。」

「好，你們處理的很好，以後再遇上，逮活的，交給九爺處理，九爺見多識廣，一定可以查明來人的路數。」

「是！是！」

護院躬身退下，柳長青接着剛才的話題說道：「萬爺快請說柳某有何不平？」

萬財神捋着小鬍子，慢吞吞的說道：「聽說北六省的江湖道最近有個聚會，推舉總瓢把子，一個叫石恨天的人當上了龍頭？」

九千歲柳長青沒料到他會說出這句話來，不由愕然一楞，道：「有這回事，石大俠衆望所歸，是大家一致的意思。」

萬財神道：「就是這件事，老夫爲九爺不平。」

柳長青道：「萬爺此話怎講？」

萬財神笑瞇瞇的，眼睛瞇成兩條小縫，先敬了二人一杯酒，然後舔舔嘴唇，神秘兮兮的說道：「據老夫從側面得知，姓石的小子是一個獨來獨往的窮光蛋，論財勢，論人手，都不及九爺遠甚，爲什麼不取而代之？」

「這……」柳長青望着石恨天，不敢隨便表示意見。

石恨天鄭重其事的說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不瞞您萬大爺，我們也在爲九爺叫屈。」

萬財神的雙目陡然睜大了，射出兩道懾人的寒芒，輕拍着桌子說：「着，只要你們有這個心，找個機會把姓石的幹掉不就結了。」

石恨天順着他的口氣說道：「機會是有，目前石恨天就身在北京。」

萬財神精神爲之一振，道：「哦，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什麼時候到的？住那兒。」

「就住在我們『福星樓』，昨天才到的。」

「機會難得，失之不再，九爺要當機立斷。」

「姓石的傢伙手底下頗有點眞本事，又有冷小鳳同行，我們是怕一擊不中，弄巧成拙，所以九爺跟八爺，一直拿不定主意。」

萬財神凝視着柳長青，道：「九爺，怎麼樣，要不要老哥哥助你一臂之力？不論是刑部捕快，或是大內高手，十個八個隨你挑，老夫自信還請得動。」

柳長青道：「茲事體大，成敗之間關係非小，必須與子奇好好合計合計才能作最後決定。」

這時已酒足飯飽，柳長青起身告辭，萬財神親自送到門口來，拍着九千歲的肩膊，正經八百的說道：「九爺、老哥這一番話，可完全是爲你着想，千萬不要想歪了，一旦有所決定，請即刻知會一聲，助拳的人保證隨傳隨到。」

石恨天道：「萬大爺，江湖中事最好不要官場中人插手，免犯江湖禁忌，遭同道責難，除刑部捕快、大內高手外可否找到更好的帮手？」

萬財神忙問道：「你是指那一方面的人？」

柳長青已弄懂了石恨天的意思，道：「最好不是武林名派，亦非官場中人。」

萬財神臉色陰晴不定，沉聲說道：「這就難了，老夫的護院恐難担大任。」

石恨天道：「不難，若能找到番邦人氏，那最是安全不過。」

萬財神的眼珠子轉來轉去，道：「話是不錯，可是這樣的人更不好找。」

柳長青道：「有兩個扶桑浪人，據說手底下頗不含糊，如能重金聘得，定堪重用。」

石恨天凝神注目，靜觀他神色變化。

萬財神表情全無的說道：「有這麼兩個人就好辦，九爺，人由你找，錢由我付，爲替老弟爭這一口氣，老夫不惜任何代價。」

柳長青道：「謝謝，找到扶桑浪人，我會向萬爺報告的。」轉身上了轎子。

萬財神送至轎前，道：「好的，老夫靜候佳音。」

回到「福星樓」，冷小鳳、翁子奇都不在花廳裏，柳長青找來一個弟兄一查問，知道翁子奇已從天橋折返，又急匆匆的到一莊二堡去了。

柳長青忙問道：「八爺可有什麼話交代？」

那弟兄恭恭敬敬的說道：「八爺說天橋平靜無波，倒是一莊二堡有蠢動的跡象，東方亮、西門瑜、與開碑手雷震天皆派出人手，刺探對方的虛實，有可能在今夜就要火併，八爺交代，一有進一步的消息，他馬上派人回報，請總瓢把子定奪。」

「冷姑娘回來沒有？」

「已先一步返回。」

「人呢？」

「正在房內更衣。」

一提到更衣，石恨天這才注意到自己還戴着假鬢瓜皮帽，一身粗衣，忙也返回臥室，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

重返花廳，冷小鳳已經候在那裏，二人四目相對，會心一笑。石恨天首先說道：「小鳳，妳先說，萬財神家的情形怎麼樣？」

冷小鳳說道：「不同於一般的富豪之

家，戒備特別森嚴，剛剛翻過牆頭，就被他們發現了，我說要見萬財神，他們根本不答應，隨即大打出手。」

「這些人的功力如何？」

「都不是省油的燈，其中可能有大內高手。」

「可曾見到那兩個扶桑鬼子？」

「沒有，他們對我這個賣蛇肉的女郎，似乎也感到十分陌生。」

臉色一變，繼又說道：「裏面的情形又如何？」

九千歲柳長青說道：「萬財神精得像隻猴子，探不出半點口風來。」

冷小鳳道：「那豈不是白跑了？」

石恨天說道：「白跑倒未必，起碼曉得姓萬的也千方百計的想將我們兩個解決掉。」

冷小鳳滿面疑雲，柳長青將經過原原本本告訴她，冷小鳳憂心忡忡的道：「萬財神此舉，不會沒有原因，看來事情越來越複雜，已非一莊二堡單純的爭霸爭寶的局面，說不定有更大的陰謀正在醞釀中，爲今之計，最好能找到那兩個扶桑客，或許可尋得一點蛛絲馬跡。」

柳長青道：「找淺田太郎，犬養信介幹嘛？」

冷小鳳道：「我是想將計就計，看看萬財神葫蘆裏到底賣的是甚麼藥。」

石恨天聞言立即表示贊同，道：「此計甚善，這件事我與小鳳不便出面，還請柳兄全權處理，必要的時候咱們不妨假戲眞做，不難使姓萬的露出狐狸尾巴來。」

九千歲柳長青道：「這樣恐怕不妥吧，我是怕萬一弄巧成拙——」

金鳳凰冷小鳳道：「沒有什麼好顧慮的，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九爺，一查明扶桑那兩個浪人的下落，就請馬上進行，我覺得萬財神此舉頗不尋常，與扶桑客的幕後傳話者，及苗疆賣蛇的婦人，有異曲同工之妙。」

× × ×

八大胡同的「春香樓」內，淺田太郎與犬養信介正在左擁右抱的逗樂子，大茶壺掀起簾子走進來，道：「稟兩位爺，九千歲柳長青求見。」

淺田太郎大感意外，翻着白眼說：「柳長青？他找我們幹什麼！」

「九爺沒有說。」

「那個石恨天與冷小鳳，有沒有跟他在一起！」

「僅九爺一個人。」

淺田太郎望望犬養信介，犬養信介推開身邊的女人，說了一個字：「請！」

九千歲柳長青在北京城，可是響叮噹的人物，三教九流沒有不認識他的，一踏進房門，連窰姐兒都起身相迎，柳長青揮揮手，大家一古腦走個精光。犬養信介已意識到事非等閒，說道：「九爺有什麼指教？」

柳長青往二人面前一坐，道：「想跟兩位談一筆生意。」

「什麼生意？」

「自然是殺人的生意。」

「對象是誰？」

「先別管對象是誰，柳某想知道兩位是否樂意幹？」

「憑九爺的身手，有必要假手於他人嗎？」

「對手實在太硬扎，不得不借助兩位大力。」

「是九爺要請？」

「出錢的是萬財神。」

萬財神三字一出口，二人的臉上掠過一抹詫異的神采，但瞬即恢復正常，淺田太郎說道：「抱歉，我們現在還不打算接生意。」

柳長青打破砂鍋問到底：「這是爲甚麼？」

淺田太郎道：「上一筆買賣還沒有完成。」

「那一筆買賣？」

「請石恨天、冷小鳳遠離北京的那一筆買賣。」

「如果請你們殺的人就是他們兩個，如何？」

「行有行規，我們必須徵得出錢者的同意。」

「假如萬財神願意出高價，兩位願否考慮？」

「考慮是可以，但是不能馬上給你答覆。」

「要多久？」

「三天。」

「三天太久，能不能——」

「三天之內。」

「好吧，希望愈快愈好，屆時柳某會帶兩位去見萬財神，價錢你們當面談。再見。」

「不送！」

柳長青離開「春香樓」，外面已是萬家燈火，召來附近的一名弟兄，叮囑幾句，拉拉衣領，投入暮色中。

× × ×

暮色中，東方堡的三堡主東方白，手裏拿着一張繪有草圖的白紙，正匆匆忙忙的朝城內西南角上奔去。

城西南，一片荒蕪，僅有數間破屋，幾株老樹，遍地蔓草沒脛，蟲鳴啁啾，月光下，益增三分陰森之氣。

一棵老樹下，有一個人，背向而立，看背影衣着，東方白認得出是苗五俠苗人俊。

仇人見面，分外小心，東方白停在丈許開外，朗聲說道：「咦，苗人俊，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那人猛地轉過身來，頭上戴着一頂舊草帽，眼睛以下的部位蒙着黑布，陰惻惻的冷笑道：「朋友，你認錯人了。」

東方白一陣錯愕，喝問道：「閣下何人？」

蒙面人的聲音依舊很冷：「約你來此的人。」

「怎麼稱呼？」

「萍水相逢，何必要通名道姓？」

「什麼事？」

「告訴你一件大事。」

「大事？」

「『魔鞭』的事夠不夠大？」

「什麼？魔鞭？難道你知道魔鞭的下落？」

「當然，不知道的話，我又何必吹大氣。」

「魔鞭在那裏？快說！」身不由己的衝上去三四步。

「在這兒。」

唰！蒙面人突然亮出一條鞭子來，粗逾拇指，長達丈許，通體烏黑發亮，還凌空打了一個清脆的鞭花。

「魔鞭」乃武林瑰寶，相傳武林中人從來沒有見過它的眞面目，因爲凡是見到「魔鞭」的人，都全部死於非命。

寶物當前，東方白一陣熱血沸騰，早將生死置之度外，興沖沖的道：「閣下手中的這條鞭子，就是眞正的魔鞭？」

「如假包換。」

「老夫想不通你爲何要露白？」

「三堡不是一直想得到魔鞭嗎？」

「每一個武林人都有這個想頭。」

「你東方白特別走運，是繼西門瑞之後，第二個見到它的人。」

「你——你是說西門瑞是閣下的傑作麼！」

「應該說是魔鞭的傑作，你就是第二個。」

個字出口，魔鞭已然掄起丈許高，以快得的不能再快的速度抽下來，東方白駭然色變，拔刀相迎，刀鞭飛舞中，兩個人立即纏鬥在一起。

「魔鞭」好厲害，好像是一條有生命的蛇，橫掃斜抽，收發自如，鞭聲呼嘯中，有如萬蛇舞空，招招不離東方白的死穴要害，東方白猛斬猛砍，但聞金鐵交鳴，火星迸裂，卻始終傷不了魔鞭一絲一毫。

東方白是識貨的，眼見魔鞭刀劍不入，猛銳絕倫，交手才不過三合，已挨了三三鞭，肩頭開了一個血花，右脇衣破如縷，一隻鞋子被掃掉了，狼狽不堪。

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三十六計走爲上策，虛幌一招，拔腿就走。

「把命留下來。」

蒙面人好快的動作，身形一閃，鞭隨身進，攔腰猛一掃，已將東方白捲住。

這種景象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東方白的身子好像陀螺一樣，滴溜溜的倒轉回來，每轉一轉，魔鞭便纏上一圈，最初尚有呼喊慘叫之聲，及至最後，雙目鼓凸，口血狂噴，當魔鞭纏上四圈，深深陷入體內時，東方白口吐白沫，已經窒息而亡。

破屋內出現一個人，是翁子奇，方欲挺身而出，卻被隨後趕到的柳長青攔住了，道：「那邊又有人來了。」

循着柳九爺的手勢望去，蔓草的盡頭，箭也似的射來一個人，及至近前，二人都認得是東方堡的總管潘一夫。

潘一夫快，蒙面人更快，當前者到達現場時，後者已抽回「魔鞭」，躍上了城牆。

「苗人傑，你不要跑，不要跑。」

潘一夫追沒三步，蒙面人已落身城外，潘一夫向九爺藏身處瞄一眼，抱起東方白來就走。

柳長青、翁子奇上了城牆一看，蒙面人連半個影子都沒有了，二人當即折轉身來，直奔「福星樓」。

石恨天一聽說「魔鞭」已現，殺了東方白，而且蒙面兇手疑似是苗五俠，不由臉色大變，說道：「糟了，咱們快去，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一莊二堡可能已經幹上了。」

冷小鳳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提着劍就往外面衝，頓飯工夫便來到「合興客棧」後面的小院子。

院子裏出奇的靜，根本沒有東方、西門二堡的人。

「雷莊主，雷莊主。」

石恨天連叫二聲，還跑到上房裏親自轉一圈，也沒有見到江南五俠。

冷小鳳大感驚奇，道：「八爺，難不成是咱們跑錯了地方！」

翁子奇說道：「錯不了，這『合興客棧』是咱們九爺的，江南五俠鐵定住在這兒。」

「可是，人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

翁子奇不知道，找了一個堂口的負責人，一問，同樣不明究裏，只知道江南五俠並未從正門離開，可能是越牆而去。

至於說離開多久？去了那裏？則一概不知。

就這樣，突如其來的，江南五俠謎一樣的失踪了。

魔鞭乍現 南北對决

潘一夫抱着三堡主，一路狂奔，一踏進西門家醬園後面的四合院，便再也忍耐不住，放聲大哭起來，道：「殺人了！殺人了！」

一頭闖進北上房，震驚了屋裏所有的人，東方亮一見遇害的人是三弟東方白，一張紅噴噴的老臉馬上變了樣，老淚奪眶而出，聲音顫抖而又急促，道：「老潘，這是怎麼回事！」

將東方白放在地上，潘一夫含淚說道：「小的與三堡主出去打聽江南五俠及魔鞭的下落，在一家茶館裏歇歇脚，小二送來一張字條，還附了一張草圖，說是一位客人叫他交給三爺的，字條大意說是有要事相告，請三堡主如圖赴會。」

東方明道：「那字條草圖還在嗎？」

潘一夫在東方白身上找到字條，草圖，交給東方明。

東方明細加審視一番，抹了一把老淚，道：「於是，你們兩個就去赴會了？」

潘一夫點點頭，沒有說話。

東方亮道：「三弟是你親眼看着他被人殺死的？」

「快到東城的時候，發現有人跟踪，三爺叫小的去查查是那條路上的，我回頭去追，跟踪者已溜之大吉，折返東城時，三堡主已經遇害。」

「兇手是誰？」

「是苗人俊。」

「兇器又是什麼？」

「是魔鞭。」

「眞的是魔鞭？」

「是屬下親眼目睹。」

西門瑜已看過傷痕，怒沖沖道：「與四弟的死法一模一樣，沒錯，是魔鞭。」

東方明暴跳如雷的道：「殺死西門四堡主在前，又陷害我家三弟在後，不論是爲了復仇，爲了爭霸，或是爲了『魔鞭』，咱們二堡與臥龍莊已是勢不兩立，大哥，西門堡主，我主張立刻行動，血洗江南五俠。」

西門堡的總管杜巴第一個響應，道：「我贊成，血債血還，不將臥龍莊的人殺個片甲不留，難消我心頭之恨！」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天公地道的事。」西門璞望着死者，一字一咬牙的說道：「我也主張立刻行動。」

「對！立刻行動。」

「對，立刻行動。」

「對！血洗五俠！」

「對，奪回魔鞭！」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的情緒就像炒在鍋裏的豆子一樣，既暴躁，又激動。

嚷嚷着，杜巴低着頭，衝出屋外去。

「赫！我們正要找你們去算帳，想不到會自己送上門來。」

東方亮、西門瑜聽出話鋒不對，相繼奪門而出，定目處，開碑手雷震天，江雨亭，馬占元，苗人俊，以及十餘名臥龍莊的高手，已闖進四合院來。

西門瑜惡狠狠的說道：「雷震天，你好大的胆子，換了別人，早就該遠走高飛了。」

東方明、西門瑾、西門璞、潘一夫，爭先衝出，大家都在火頭上，一照面就劈哩啪啦幹上了。

雷震天掌勁如刀，力可開碑，論掌下功夫，在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乍然呼！呼！呼！連劈三掌，衆人的攻勢爲之一窒，虎目怒睜，從東方亮、西門瑜的臉上一掃而過，威風凜凜的說道：「爲什麼要遠走高飛，老夫今天是來興師問罪的。」

東方亮上前一步，喝道：「興什麼師？問什麼罪？莫非惡人先告狀，想倒打一耙！」

開碑手雷震天大聲道：「老夫畢生不打誑語，沒有眞憑實據，是不會找上門來的。」

手一招，立有一名門下高手，揹着一個人走過來，放在地上時，大家才看清楚，原來是葛四俠葛玉聰。

葛玉聰面如槁灰，一動不動的僵在那兒，顯然早已氣絕身死。

西門瑜冷哼一聲，道：「葛老四是怎麼死的？這與二堡又有什麼關係？」

雷震天先不答話，將葛玉聰的屍體翻過來，背上有三個拳頭大小的血窟窿，然後從傷口內，當衆取出一枚有七個稜角的鋼鏢來。

「七星鏢！」

「七星鏢！」

二堡這一邊有人驚叫出聲，因爲「七星鏢」是東方堡的獨門暗器，也只有東方堡，才能打造出這麼精巧的東西來。

雷震天抖手將「七星鏢」擲給東方亮，道：「請東方兄看清楚，這是否你們東方堡的東西。」

東方亮細加端詳一陣，據實說道：「確爲敝堡之物。但不知葛四俠是在那裏挨的鏢？」

「西城附近的一座廢園裏。」

「是什麼人下的手？」

「當然是東方堡的人。」

「可有人證？」

「『七星鏢』就是最好的物證！」

「『七星鏢』雖是敝堡之物，使用者卻不一定是敝堡之人，這一點還望雷莊主弄清楚。」

「東方亮，這『七星鏢』乃是你東方堡的獨門暗器，不管那個使用者是誰，老夫唯你是問，快將元兇交出來，免得禍及無辜。」

「敝堡的人全在此，你不妨一個一個的問。」

開碑手雷震天揚目一掃，說道：「哼！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怎麼沒見東方白？」

西門瑜命門下弟子將東方白的屍體抬出來，道：「三堡主在此，有什麼話你自己問吧。」

苗人俊看得不禁一呆，道：「這是誰幹的？」

東方明殺機滿面的道：「苗五俠問的好，我正要請敎閣下呢。」

苗人俊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問我？我怎麼知道？」

潘一夫怒不可當的道：「少來這一套，殺人的兇手明擺着就是你。」

「姓潘的，人命關天，休得含血噴人，我要你拿出人證物證來！」

「人證就是我。」

「你？看到了？」

「當然，親眼目睹。」

「你能肯定就是我苗某人？」

「哼，當時你雖然黑巾蒙面，但從衣裝打扮身材上，依然看得出來就是你苗人俊。」

「你這是信口雌黃，當時爲什麼不逮住！」

「苗人俊，你這是明知故問，你苗五俠的功夫還在潘某之上，又有『魔鞭』在手，我追到時，你已逃到城上去，當然不會被人當場逮着。」

「潘一夫，事關江南五俠名譽，雙方和戰，逮不着人就閉上你的烏鴉嘴！」

潘一夫一時爲之語塞，接不上話來，東方明拿着字條、草圖，往苗人俊面前一送，道：「物證在此，你能否認這不是你的親筆？」

苗人俊定目一看，斷然否認。

開碑手雷震天掃了一眼，道：「這不是我五弟的筆跡，而且，江南五俠壓根兒就不曾見過『魔鞭』！」

東方亮嗤之以鼻：「哼！你倒推得乾淨！」

西門瑜怒不可當的說：「雷震天，我四弟之死你又怎麼說！」

雷震天更加囂張，雙掌互握，關節「卡巴卡巴」響，聲色俱厲的道：「東方白死因如謎，西門瑞更與我臥龍莊扯不上半點關係，倒是『七星鏢』鐵證如山，你東方堡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除非將兇手交出來，就地格殺，否則——！」

東方亮鼻子都已氣歪了：「否則怎麼樣？」

雷震天怒目而視：「小心江南五俠趕盡殺絕！」

東方亮道：「沒有兇手！」

震雷天道：「找不出兇手來，老夫就拿你們充數！」

潘一夫實在氣憤不過，拔刀而上，破

口大罵道：「雷震天，少玩惡人先告狀的把戲，還我家三堡主的命來！」劍化「分花拂柳」，劈面砍上去。

杜巴毫不遲疑，也要為西門瑞討命，這兩位總管忠心為主，奮不顧身，刀劍輝映中，雙雙攻向雷震天。

「放肆！」

震雷天好厲害，雙掌一挫，立有兩股剛猛的掌風撞過來，刀劍却不入，寸步難進，二人悶哼聲中，被震退三四步。

杜巴、潘一夫偏不信邪，彈身再度撲攻，臥龍莊的兩名高手挺身而出，同聲喝道：「憑你們兩個奴才，還不夠資格跟我家莊主動手，接招！」

各人一支生鐵棍，硬將二人的刀劍架下來。

雙方話已說絕，都想為死者討回公道來，不論是為了爭霸，或是為了魔鞭，只有訴諸武力，別無他途！西門瑜暴跳如雷的道：「把門給我閂上，東方、西門二堡即使拚着毀宗滅派，也不能讓臥龍莊逃出半個活口！」

話聲一落，東方亮、西門瑜龍行虎步，立與雷震天、江雨亭動上了手，西門璞找上馬占元，西門瑾則與東方明合攻苗人俊一人。

强龍不壓地頭蛇，這醬園乃是西門堡的大本營，高手如雲，西門瑜一聲令下，早將通路堵死，臥龍莊的高手也被困在一隅，猛打狠揍。

雙方結怨已久，又師出有名，惡鬥像狂風暴雨，一發便不可收拾，彼此皆施出壓箱底的本事，辛辣狠毒，無所不用其極，交手才不過十合，一莊二堡的門人已躺下了三四個。

猛聽一聲金鐵交鳴之聲劃空而起，苗人俊與西門瑾的劍撞上了，互不相讓，正好給了東方明一個可乘之機，當下怒吼一聲：「賠命來！」雙掌齊出，盡全力印上去。

論功力，東方明、西門瑾、苗人俊約在伯仲之間，以二對一，苗人俊已經吃了虧，怎禁得起東方明這致命一擊，左掌倏揚，接下了東方明的一掌，却被另一掌印上心口來，「哎唷」一聲，當場暴退丈八，身形搖搖欲墜。

「納命來！」

西門瑾得理不饒人，挺劍就追，一名臥龍莊的高手睹狀大駭，捨命馳救，被西門瑾一劍穿心而過。

這名高手好硬的骨頭，滿口的鋼牙已咬碎了，兩撮臥蠶眉幾乎要攏在一起，依然强忍住椎心之痛，拒絕死神的召喚，雙手緊抱着劍不放。

東方明的動作也不慢，人到招到，決心置苗人俊於死地而後已，剛烈猛銳的掌風有如無數把鋒利的刀，卯着苗人俊猛打猛追。

苗人俊見此情狀，不拚命只有任人宰割，一霎時拚盡全力，連攻三劍二掌，在連串爆米花似的撞擊聲中，總算險險逃過一刧。

可是，一陣皮開肉裂，慘不忍聞的哀鳴響起，西門瑾一脚踩在對手的肚子上，用力猛一拖，那名臥龍莊的高手立即雙掌碎裂，倒地了帳。

「殺！」

西門瑾抖動着血淋淋的寶劍，又向苗人俊刺過去。

東方亮躲過來掌，反擊一拳，怒聲吼叫道：「雷震天，別裝模作樣，亮出『魔鞭』來，讓老夫見識見識。」

開碑手雷震天一掌推來，硬將東方亮的拳頭撞回去，咬牙切齒的說道：「老夫根本就不曾見過什麼『魔鞭』，不然你東方老兒早就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一個咬定「魔鞭」落在對方手中，一個死不承認，這兩位一方霸主的惡鬥馬上升高，兩條人影快速轉動，全部融於拳影掌風中，再也分不清誰是誰。

西門瑜與江雨亭之戰，同樣慘烈無比，翻滾時如狡兔猛虎，騰躍時若神龍飛鷹，二人皆施出渾身解數，必欲制對方死命，一時半刻之間却誰也奈何不了誰。

倒是西門璞與馬占元之戰已看出一點端倪，西門璞用的是快動猛打的戰法，一路搶攻，馬占元恰恰相反，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三十招已過，西門璞並沒有討了好，於是激起了西門璞的萬丈怒火，暴喝一聲：「老子跟你拚了！」

雙掌齊出，不顧一切的劈下去。

盛怒之下，出手極重，運足了十成十的功力，馬占元化解無效，仰面栽下去，西門璞得寸進尺，變掌為抓，想逮住他的雙脚活撕，沒料到兩手抓空事小，馬占元佯敗誘敵成功，連翻兩個觔斗，猛的彈身一躍而起，噗！噗！連點二指。

二指部位相同，均在乳下寸許之處，而且，翻觔斗、彈身、出招，全部一氣呵成，尤其時間、距離拿捏的恰到好處，嘆為觀止。

西門璞的乳下馬上現出兩個血窟窿，黏稠稠的血水泉湧而出，身形搖幌，雙眼發黑，戟指說道：「你——你……這一指禪功——」

喉頭一陣梗塞，以下的話便再也說不下去了，當場直挺挺的摔下去，死了。

就在此刻，西門瑾的劍，東方明的掌，俱已攻到苗人俊面前，苗人俊以一對二，命在旦夕。詎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馬占元已經如鬼魅一般，來到二人身後，點出兩指，西門瑾、東方明同樣危如燃眉。

東方亮、西門瑜、甚至雷震天、江雨亭，都想搶救自己的人，怎奈距離太遠，鞭長莫及，眼看就要丟掉三條命，却無計可施。

「住手！」

「住手！」

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當口，暴喝聲起，屋面上瀉下四條人影。

石恨天雙脚齊踢，踢歪了馬占元的「一指禪」。

冷小鳳劍氣如虹，噹！架住了西門瑾的寶劍。

柳長青那時替苗人俊接下東方明的一掌。

翁子奇將苗人俊撞偏三四尺。

一個必然三死的危局，卒告有驚無險了。

大家都為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呆住了，惡鬥為之一滯。

臥龍莊的高手三死二傷，西門堡也災情慘重，青色的磚地上，處處可見血污。

石恨天跨步而上，往東方亮、西門瑜、雷震天三個人的中間一站，朗聲說道：「請三位暫息刀兵，聽石某一言。」

開碑手雷震天氣虎虎的道：「石恨天，你帮誰？」

石恨天目注全場，說道：「我誰也不帮。」

雷震天道：「不帮就站到一邊涼快去，少管閑事。」

石恨天淡淡一笑，道：「雷莊主，恨天想請教，『魔鞭』在不在貴派手中？」

「不在。」

「我相信，以雷莊主的身份，應該不會信口胡言，况且在這個生死交關的時刻，也正是用得着『魔鞭』的時候，然而，西門瑞、東方白的死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絕對假不了。」

「他們兩個的死，與江南五俠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無論如何，你不能否認他們的死是假的。」

雷震天無詞以對。

「如果雷莊主的確言出肺腑，他二人的死又是無可推翻的事實，你不覺得這中間疑雲重重，大有文章？」

「可是，『七星鏢』罪證確鑿，東方堡却說什麼也脫不了干係。」

「雷莊主，請恕石某說句放肆的話，假如江南五俠要一意孤行到底，是否能敵得過我們四個人與東方、西門二堡聯手之勢？」

「什麼？你要帮二堡？」

「我是說假如。」

「今日之局，已勢成水火，不死不散，老夫別無選擇。」

東方亮插嘴說道：「石大俠，雷老兒鬼迷心竅，別跟他嚕七八嗦，咱們一齊上，解決掉江南五俠，『魔鞭』與霸主便垂手可得。」

冷小鳳聞言火氣直往上冒，道：「別自作聰明，我們什麼時候說要帮你們東方堡？」

東方亮倒抽一口氣，道：「事實擺在眼前，江南五俠殺到北方來，根本未將我北六省的江湖道放在眼內。」

冷小鳳道：「你只知道挑別人的毛病，難道『七星鏢』是假的？」

「不假！」

「那是葛玉聰裝死？」

「不是！」

「是東方堡主派人殺的？」

「絕無此事！」

「『七星鏢』不假，葛玉聰眞死，下手的人又不承認是你派的，這中間你不覺得同樣疑雲重重，大有文章？」

冷小鳳說的頭頭是道，東方亮一時語塞。

潘一夫衝過來說道：「堡主，別聽他們胡扯亂蓋，三堡主的死，屬下親眼目睹，是被苗人俊用『魔鞭』打死的，絕對錯不了，請為三爺索仇。」

馬三俠馬占元亦從旁吹風搧火道：「大哥，四弟的死，無可置疑，請當機立斷，以慰冤魂。」

場中陳屍遍地，局面本就緊張萬分，經二人這麼一撩撥，益發劍拔弩張，有那性烈的人已衝出去，眼看就要重啓戰端。

突聞石恨天發出一聲虎吼，道：「不要動，那一個先動手我就拿他開刀！」

七環寶刀已在握，猛一抖動，七環齊鳴，冷厲的目光橫掃全場，看那情形，如果有人敢不聽命令，當眞會下手殺人。

八爺、九爺也採取配合行動，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冷小鳳的手已扣好兩把飛刀，隨時都有出手的可能。

西門瑜乾咳兩聲道：「石大俠，你到底站在那一邊？」

石恨天簡單明白的說：「我們站在中間！」

西門瑜道：「你想當調人！」

「不敢，在下只是希望南北三派能化干戈為玉帛，別上了別人的惡當。」

「你是說這中間另有陰謀內幕？」

「不是嗎，西門瑞、東方明先後死於『魔鞭』，江南五俠却不承認是他們所為；葛玉聰命喪『七星鏢』，兇手亦非東方堡所派，假定各位說的都是實話，必然有第三者。」

「是誰？」這一句話，分別出自雷震天、東方亮、西門瑜之口。

石恨天歉然一笑，說道：「是誰，現在還不曉得，請三位給我時間，恨天保證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

開碑手雷震天道：「一旦事實證明，並無你所說的第三者，兇手就是東方堡的人，你怎麼說！」

石恨天道：「自然是揪出眞兇來，抵命！」

苗人俊氣忿忿的道：「東方老兒不認帳又當如何？」

冷小鳳拍着胸脯說道：「不認帳就血洗東方堡，必要的時候我們會助你一臂之力。」

雷震天爽朗的一笑，道：「好，衝着冷姑娘這一句話，江南五俠就信你們一次，咱們後會有期。」揹起死者，扶着傷者，霎時已奔走一空。

東方亮道：「二位，將來一經查明，元兇是苗人俊，『魔鞭』確在臥龍莊，如何對二堡交代？」

石恨天道：「一樣，叫雷莊主交出眞兇，不答應就血洗臥龍莊，必要的時候，我們會同樣助你一臂力。」

西門瑜道：「『魔鞭』怎麼處理？」

冷小鳳道：「隨你們龍爭虎鬥，我們不管這一段。」

朝八爺、九爺招招手，又道：「咱們該走了。」

立與石恨天、柳長青、翁子奇揚長而去。

四條人影甫消失在醬園外，對街走過來一位少女，手中提着竹籃子，口裏不停的叫着：「蛇肉！蛇胆！蛇藥！」

按圖索驥　巧計除奸

石恨天、冷小鳳、柳長青、翁子奇，都聚集在「福星樓」的小花廳裏，本是飯後品茗談心的時光，大家的心情却似乎並

不怎麼好，正在爲一莊二堡的事煩惱。

眼前只有三條綫索，天橋賣蛇的女人、萬財神、以及兩個扶桑浪人，可是，這三者之間，除了苗疆美婦曾潛入萬財神家外，再也找不到他們彼此間有任何關聯的地方。

尤其，三者不曾與一莊二堡發生過任何接觸。

柳長青首先打破沉默，道：「石爺，你認爲這幾個老傢伙的話可靠嗎？」

石恨天緩而重的點點頭，道：「察言觀色，他們的話應該可信，再說，也沒有人會爲了虛構一個事實而犧牲自己兄弟的性命。」

翁子奇道：「請恕子奇愚昧，我愈聽愈糊塗，既然都是實話實說，這一連串的慘案是如何發生的？」

石恨說道：「我懷疑一莊二堡可能有內奸。」

柳長青道：「內奸？會是誰？」

「現在還不知道。」

「目的何在？」

「自然是想挑起南北火併。」

「既然是內奸，想必幕後還有主使人了？」

「嗯。」

「誰？」

「更難，這個人詭計多端，智謀百出，查不出內奸來，根本無從查起，但有一點似可肯定，『魔鞭』確巳重現江湖。」

八千歲翁子奇道：「一點不假，屬下曾親眼目睹『魔鞭』的威風，兇手像極了苗人俊。」

石恨天笑道：「據你所說，那人黑布蠓面，只能說是身材衣著相像而已，不能說他一定是苗人俊。」

「莫非另有其人？」

「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在沒有確切證據前，最好不要有先入爲主的成見。」

一直不曾開口的冷小鳳這時說道：「我覺得，『魔鞭』出現江湖這件事很不單純，必有連串的陰謀在，目標就是一莊二堡。」

石恨天點頭表示同意，道：「鳳妹之言極是，從目標我們就可以肯定出主謀者的身份，此人必與魔神有關。」

柳長青道：「如此說來，主謀者十九是蛇蠍仙子巫水寒。」

「應該不會錯，但巫水寒久未行走江湖，在那兒？」

「天橋賣蛇的婦人一身紅衣——」

「我們不能單憑一身紅衣，就斷定她是巫水寒，她來京巳數日，僅僅進過一次城，雖曾夜探萬家，但並未與三派的任何人接觸過，似難成立。」

「那麼，巫水寒現在何處？」

「這正是咱們極需揭開的一個謎。」

「如何揭？」

「先從三派的內奸揭起。」

「總瓢把子的意思是——」

「長青、子奇，請兩位多帶人手，全面監視一莊二堡的人，不論是誰，只要單獨離開，就一定要秘密跟踪，查明一切具報，並請另派精明幹練之人注意萬財神、天橋賣蛇女子的一舉一動，這樣，我想很快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二人頷首領命，隨即分頭去行事。

石恨天與冷小鳳也沒有閒着，聯袂來到了天橋。

天橋，賣蛇的攤子依然如故，生意相當不惡。

苗疆婦人還是坐在那個老位置上，不苟言笑，一身紅色的衣裳，十分惹眼，蛇女龍甜兒就依偎在她身旁，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地方，也沒見半個可疑的人。

石恨天拉了冷小鳳一把，一個快步，溜進帳棚去。

帳幕內分隔成許多小間，都是女娃兒們住宿的地方，二人以最快的速度搜了五間，毫無發現，這時候正向最後一間走過去。

才撩起布簾，裏面突然竄出好幾條蛇來，粗如兒臂，蛇信暴吐，在一陣蟋蟀聲中，猛往二人身上爬。兩人不禁嚇一跳，滑退三四步。

一陣銀鈴似的笑聲傳處，蛇女龍甜兒從裏面走了出來，兇巴巴的說道：「怕蛇就不要往蛇窩裏闖。」

伸手一撈，抓起三條蛇來，往自己肩膀上一搭，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却不停的在石恨天臉上打轉。

冷小鳳素來天不怕，地不怕，又是身懷絕技之人，對蛇却有一種莫名的畏懼，眼見又有一條蛇搖頭擺尾的竄上來，忙又退後幾步，道：「剛才明明見妳在外邊，是什麼時候偷跑進來的？」

蛇女龍甜兒將另一條蛇也抓起來，放在手上把玩着，冷冷笑道：「我是繞道回來捉賊的。」

冷小鳳更加氣惱，哼道：「妳說誰是賊？」

「這是我的家，只有三個人，當然是你們。」

「哼，窮賣蛇的，有什麼寶貝值得人家偷。」

「一條毒蛇，價值連城，妳不要狗眼看人低。」

將手上的蛇微微一抖，蛇頭筆直的伸過來，冷小鳳倒抽一口冷氣，龍甜兒接着又說：「像我手上的這條苗疆『金步搖』，就值一百兩黃金，見血封喉，被牠咬到的人，走不出五步便會毒發身亡。」

說着說着，蛇越竄越長，將冷小鳳逼在一個角落裏，險象環生。

冷小鳳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拔劍而出，準備從七寸之處下手，石恨天也蓄勢待發，氣氛陡然緊張起來。

帳棚口上突然有人喝道：「甜兒不得無禮。」

紅衣婦人姍姍的走進來。

蛇女龍甜兒躬身應是，收回毒蛇，退後三步，老大不高興的說：「是他們豈有此理，偷跑到別人家裏來，還嫌咱們太窮沒有什麼好偷的。」

紅衣婦人淺淺一笑，道：「傻孩子，咱們本來就窮嘛，家財萬貫的人，怎麼會出來抛頭露面。」

轉身打量了二人一下，又笑容可掬的說道：「兩位是否想來參觀一下我們的蛇庫？」

石恨天自知理虧，順着婦人的話，連說了兩聲是。

婦人巳將布簾全部掀開，裏面擺着四個大鐵籠，籠內裝滿了大小不等的蛇，此外別無他物。

「怎麼樣，有沒有中意的？」

二人根本就不是來買蛇的，一時間答不上話來。

婦人很是善體人意，又說道：「不買也沒有關係，歡迎參觀，只是下一次再來的時候，最好先打一個招呼，以免發生誤會。」

石恨天終於找到了話題，先客套了幾句，然後說道：「在下石恨天，這位是我的朋友冷小鳳，日前曾見識過令高足的不凡身手，想必前輩定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這一番話，原意是想套出紅衣婦人的身份來歷，無奈對方却不吃這一套，淡然處之，道：「捕蛇之人，所學僅足防身，不值方家一笑，石壯士過謙了。」

沒有辦法，石恨天只好直接了當的說：「不知前輩上下怎麼稱呼？」

紅衣婦人道：「山野村婦，名多粗俗，你們就叫我蛇婦吧。」

人家不肯吐實，現場亦無任何可疑的東西，石恨天、冷小鳳自知再留下去也不可能有所突破，當即告辭而出。

繞道萬財神家，裏面靜悄悄地，動靜全無，似乎早巳進入夢鄉。

柳長青的手下倒很機伶，仍守在暗中，寸步不離。

回到「福星樓」，翁子奇巳先一步回來了，不久，柳長青也匆匆而返。

石恨天道：「長青，二堡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九千歲柳長老道：「二堡的人一直守在醬園裏，徹夜聚會，決定尋求在京的武林人物出面助拳，看情形，如果短時間之內咱們找不出主謀者來的話，他們眞會蠻幹。」

「可有人離開過？」

「沒有。」

「可有外人往訪？」

「也沒有。」

「臥龍莊是否有什麼動靜？」

八千歲翁子奇道：「臥龍莊的情形也差不多，江南五俠全部聚集在『合與客棧』裏，無人外出，也無人往訪，除了不惜鉅金，打算禮聘高手助陣外，找了一名弟子入替葛玉聰，正在加緊演練『五行劍陣』，作生死一搏的打算。」

「有無『魔鞭』的消息？」

「打從江南五俠落店起，從來就沒有人見過魔鞭。」

果然，第二天一早，一莊二堡的人便開始大肆活動，尋求支援，可惜，接觸的人多，答應的人少，因爲東方白、葛玉聰、西門瑞之死，早巳轟動全城，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俱皆裹足不前。

可是，却沒有石恨天所預期的情況發生。

也不曾得到淺田太郎、犬養信介的回音。

直至第二天晚上，才得到消息，石恨天與奮莫名，馬上與冷小鳳來到城裏的一座廢廟前。

不久，柳長青、翁子奇也到了，有一名弟兄迎上來，將經過報告一遍，石恨天道：「進去多久了？」

弟兄恭謹有禮的答道：「差不多一頓飯的工夫。」

「還沒有出來？」

「是的。」

石恨天不再言語，招招手，領頭跨步而入。

廢廟殘垣斷壁，處處瓦礫，範圍約達方圓百丈，越過倒塌的正殿，在角落上的一間禪房內，發現有燈光外洩。

柳長青、翁子奇不愧爲是領袖一方的人物，不待石恨天交代，一個繞到房後，一個竄上了房。

石恨天這才開口說道：「朋友，你們巳經被包圍，出來吧。」

屋內寂然，無人答話，無人現身。

「不管你是何方神聖，相信絕對逃不過我們四個人的聯手合擊，現在自動出來報到，應是最佳的選擇，或許還有一綫生機。」

屋內依然如故，石恨天大感疑惑，給冷小鳳丟個眼色，冷小鳳會意連發四支飛刀，作爲掩護，一條龍猛一個箭步，破窗而入。

脚一落地，巳在身週洒下一片刀影，一點也沒敢輕敵大意。

冷小鳳堵住門口，柳長青也從後窗進來了，大家白忙一場，室內一燈如豆，連半個人影都沒有。

柳長青好不惱火，對那弟兄吼道：「怎麼攪的，人都給你看丟了。」

那弟兄嚇得直哆嗦，石恨天笑道：「長青，別發火，地方這麼大，一個人實在照顧不過來，好在內奸巳經找到，不怕他飛上天去。」

柳長青餘怒未息，道：「可是，那主謀者是誰，却依舊是一個謎。」

冷小鳳道：「這不要緊，逮住奸細，一問便知。」

翁子奇道：「我們現在是先找臥龍莊？還是二堡？」

石恨天道：「派兩個弟兄，去知會一下一莊二堡，請三派立刻到咱們『福星樓』來一趟，大家三頭六面來解決，這樣誰也沒說話，注意，所有的人應全部到齊，一個也不能漏。」

柳長青馬上如言照辦。回到「福星樓」，石恨天又經過一番週密部署，待一切就緒時，一莊二堡的人也相繼到達。

大家齊集在正院的一個大客廳裏，彼此各據一方，壁壘分明，一個個緊繃着臉，不言不笑，俱皆心存介蒂，各懷鬼胎，看來，一個處理不當，就有重燃戰火的可能。

石恨天、冷小鳳就坐在中間靠牆的地方，翁子奇親自爲三派料理茶水，柳長青則守在大廳的門口。

門外，乃至客廳的四週，四下裏人頭幌動，皆有重兵把守，戒愼恐懼，如臨大敵。

石恨天的目光從三派高手臉上一一掃過，見該來的都來了，這才起身說道：「謝謝各位的抬愛，肯光臨『福星樓』，也希望能夠略盡棉薄，爲大家解開這個解不開的結。」

齊魯男兒一桿槍，東方明的性子最是剛直不過，朗聲說道：「石大俠，客套咱們全免了，事實的眞相是否已經查清楚？是和是戰全憑你的一句話。」

石恨天回答道：「差不多已經查清楚了。」

西門瑾道：「我四弟與東方三堡主之死，是江南五俠幹的，不會錯吧？」

石恨天道：「應該說是奸細所爲。」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哦」出聲，江二俠江雨亭急急追問道：「奸細？奸細在那裏？」

石恨天不慌不忙的說道：「就在各位之中。」

廳內登時大亂，彼此面面相覷，一片嘩然。

冷小鳳等人却不動聲色，在暗中默察各人的神色變化，並且蓄勢以待，以防猝然無防的突襲。

空氣在雜亂中透着無窮殺機，大家的情緒像鍋裏的沸水，有不少人早已亮出傢伙來。

開碑手雷震天大聲說道：「是誰？立刻將他拖出來，老夫即使拚着這條命不要，也要將他碎死萬段。」

石恨天仍然異常鎭定，抱拳說道：「在尚未追查奸細之前，恨天有一個不情之請，想向三派討個將令，請特准我們有搜查、盤詰，甚至格殺的權力，以期方便行事。」

西門瑜第一個滿口答應下來。

接着，東方亮、雷震天也表示同意。

石恨天向前走了幾步，站在江南五俠的正對面，以格外沉重的語氣說道：「在你們四位之中，有一位被人以重金收買的奸細，我希望他自動站出來，將主謀者的陰謀全都和盤托出，這樣，恨天會考慮給他一條自新之路。」

雷震天做夢也想不到，奸細就在自己兄弟之中，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一疊聲的叫這個人出面俯首認罪。

江雨亭、馬占元、苗人俊，却神色各異，卓立原地未動。

潘一夫衝了過來說道：「石大俠，別賣關子了，奸細就是苗人俊，還兜什麼圈子。」

馬三俠馬占元唰的拔刀而出，厲聲喝斥道：「五弟，好漢做事好漢當，是你就招了吧，別連累大家。」

這個人好毒辣的手段，說話同時，招已遞出，眼看就要砍下苗人俊吃飯的傢伙來，噹！冷小鳳動作飛快，一劍挑飛了他的刀，喝道：「馬占元，你別以爲殺了苗人俊，就可以一了百了，告訴你，門也沒有。」

馬占元一言不發，掉轉頭來就往門外衝，呼！呼！柳長青連發二掌，硬將他撞回來，被石恨天扣住腕脈。

雷震天看得一呆，說道：「怎麼會是他？」

石恨天道：「錯不了，潛伏在貴莊的奸細就是馬占元。」

雷震天道：「你是說，東方白眞的是他殺的？」

「是的，甚至還包括西門瑞的那一條命。」

「可是，潘總管他爲什麼說是苗五弟呢？」

「姓馬的不傻，他自然不會以眞面目示人，他的身材與苗五俠相彷彿，只要穿上相同的衣服，再戴上一塊遮羞布，任何人都會誤以爲是苗人俊。」

「好惡毒的伎倆，這一來，毫無疑問會挑起一莊二堡的火併。」

「這正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開碑手雷震天怒視着馬占元，道：「石大俠，老夫保證不徇私，不袒護，但事關三弟的生死，與本莊的榮辱，希望你能拿出更有力的證據來。」

石恨天不假思索的道：「雷莊主，你還記得吧，西門璞臨死的時候，曾經提到貴莊的『一指禪』功。」

「唔，老夫也聽到了，『一指禪』是江南五俠的獨門功夫。」

「恨天想請敎，『一指禪』是正統武學？還是旁門左道？」

「當然是正統武學。」

「馬占元却出之以旁門左道，在出手之初，手指上便塗了巨毒之藥，所以流出來的血皆呈紫黑之色，明明不足於致命的傷痕，却鬧出人命，這就是西門璞死前特別提到『一指禪』的原因。」

東方、西門二堡的人皆怒形於色，恨不得將馬占元立刻千刀萬剮，却被柳長青、翁子奇擋住了。

雷震天繼續說道：「照石大俠這麼說，在當時就已經曉得馬占元大有問題，爲何不當場揭發？」

「一則證據不足，主要的原因還是想放長綫釣大魚，查出幕後的主謀者。」

東方亮道：「查出來沒有？」

石恨天道：「很遺憾，主謀者十分狡猾，當我們趕到時已飛鴻冥冥，僅查出姓馬的曾與其相會而已。」

西門瑾道：「先後二人皆死於『魔鞭』，請搜他的身。」

柳長青立即付諸行動，在馬占元的身上搜了個遍，僅僅搜到一包毒藥，一錠金元寶，並無「魔鞭」的影子。

雷震天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這一連串的命案，彼此應有所牽連，關於『七星鏢』，石大俠又作何解釋？」

猛可間，潘一夫虎吼一聲：「還我家三堡主的命來！」大砍刀挽起一片寒芒，照準馬占元的脖子砍過去。

柳長青早已有所防備，全力架住他的右手腕，翁子奇將他的大臂彎到後邊去，大聲喝道：「潘一夫，少玩殺人滅口的把戲。」

潘一夫勃然大怒道：「什麼？你說我殺人滅口？這是從何說起？。」

柳長青伸手奪下他的刀，道：「從你也是奸細說起。」

潘一夫矢口否認道：「我也是奸細？寃枉！寃枉哪！」

石恨天冷哼一聲，將馬占元交給柳長青，摘下潘一夫的錦囊，一共倒出九枚「七星鏢」，一個與馬占元所有者完全相同的金元寶，有條不紊的說道：「潘一夫，你說，『七星鏢』原來是幾枚？」

潘一夫閉口不言，東方明代爲回答道：「敝堡的人，不分地位，一律攜帶十二

枚。」

冷小鳳寒臉說道：「還有三枚那兒去了？」

潘一夫歪着頭，斜着眼，從牙縫裏擠出來兩個字：「丟了。」

「去到葛四俠的背上去了對不對。」

「哼！」

「這兩錠金元寶一模一樣，想必是你們主子的最新賞賜吧！」

馬占元與潘一夫四目相對，皆無話可說。

石恨天道：「潘一夫，那天你與三堡主結伴外出，故意設下圈套，將東方白誘出去，然後却藉詞離開，殺死了葛玉聰，當你找到東方白時，他已魂歸西天，自以爲一定可以座實苗人俊的罪，對不對？」

潘一夫惡狠狠的道：「你既已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苗五俠苗人俊道：「我想起來了，那天姓馬的也曾與四哥一起出去過。」

石恨天道：「這就更對了，馬占元誘出東方白後，命葛四俠去跟踪，潘一夫却繞到後面去殺了葛玉聰，姓馬的殺掉東方白後，可能發現了柳長青與翁子奇，故意逃到城外去，待潘一夫抱走東方白，他繞了一個圈子，換過衣服，也將葛玉聰的遺體運回合興客棧，然後，兩個人皆添油加醋，猛敲邊鼓，一莊二堡自然會演出那一場火併，西門璞又白白的搭上了一條命，豈不寃哉枉也。」

冷小鳳道：「馬占元，事實的經過是否如此？說！」

柳長青在後面擰着他的臂，馬占元痛徹心脾，不得不開口應道：「大概八九不離十。」

耳畔響起一陣爆栗子的聲音，雷震天打了馬占元三個耳光子，怒氣冲天的道：「馬占元，老夫待你不薄，視你如親兄弟，爲甚麼要做這種喪心病狂的事？」

馬占元道：「哼，再好你臥龍莊主的寶座也不會讓給我，別人却答應支持我開宗立派，稱霸江南。」

雷震天逼問道：「是什麼人？」

馬占元閉上嘴巴不說了。

同樣的問題，東方亮正在追問潘一夫：「你們幕後主子究竟是何方神聖，不從實招來，小心老大將你的骨頭拆下來。」

「不知道。」

「魔鞭在那裏？」

「不知道！」

一連兩句不知道，激怒了東方亮，抓起潘一夫的右手來用力向外彎，馬上響起一陣「卡巴卡巴」骨頭碎裂的聲音。

潘一夫好硬的骨頭，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咬着牙，就是不肯說實話。

雷震天的一隻手掌緊貼在馬占元的心口上，暗力微微外吐，打破沙鍋問到底。

馬占元先是覺得血氣翻滾，接着，五臟六腑如撕如割，奇痛難當，臉上的青筋都跳起來了，實在熬不下去，這才開口說道：「說是死，不說也是死，你乾脆殺了我吧。」

雷震天鬚髮怒張的道：「哼！想死？沒有那麼便宜，不說實話老夫就要你活受罪。」

掌上的力道反而減緩了少許，馬占元却口吐鮮血，雙腿發軟癱下去，柳長青撬開他的嘴巴一看，糟！已咬舌自盡。

這邊，潘一夫的左臂骨已被東方亮擰斷，西門瑜上來又打碎他滿口的牙，道：「潘一夫，現在你想死也死不了，快說我四弟是怎麼死的！」

潘一夫望了杜巴一眼，滿口是血，說話的聲音有點漏風：「也是被馬占元用『魔鞭』打死的。」

西門瑜道：「『魔鞭』在那裏？」

「每次用完，就被人收回去了。」

「主謀者是什麼人？」

「我眞的不知道。」

「難道你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只聞其聲，未見其人。」

「是男的，或是女的？」

「有時候是男的，有時候是女的。」

石恨天聞言大感詫異，冷小鳳同樣驚愕不已，東方亮繼續追問道：「你是說主謀者不止一個，有男也有女？」

潘一夫道：「事實確是如此。」

「你替他們工作，有多久了。」

「差不多三個月。」

「他們究竟給了你多少好處？」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多，包括金錢、地位、女人。」

「平時，你們如何連絡？」

「都是主謀者派人來找我們。」

「誰是連絡人？」

「每次都不一樣。」

「這一次你們去會見的人是誰？」

「一個扶桑客。」

石恨天眼睛陡然一亮，道：「叫什麼名字？」

潘一夫遲疑了一下，道：「好像是淺田太郎。」

冷小鳳道：「是他？」

雷震天聽出話中有話，道：「兩位認識他？」

石恨天道：「淺田太郎，及另外一個叫犬養信介的傢伙，曾代人傳話，不惜任何代價，想叫恨天與小鳳離開北京城，換言之，指使這兩個扶桑鬼子的人，很可能就是主謀者，及『魔鞭』的持有人。」

東方亮道：「沒錯，事情差不離就是這個樣子，潘一夫已無留他的必要，乾脆斃掉算了。」

石恨天道：「不，留着他慢慢盤查，也許會另有發現，同時，我建議大家，最好搬到一起去住，免得被人各個擊破，如果恨天的判斷不錯，主謀者很快就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內奸已除，敵友已明，大家前嫌盡釋，西門瑜上前拉住雷震天的手，道：「歡迎江南五俠搬到我的醬園來住，也正好藉此研究一下破敵之策。」

雷震天亦未推辭，大夥兒鄭重的謝過石恨天等人，告辭而去。

怪客應命　蛇女夜訪

夜已很深，柳長青與翁子奇，將石恨天、冷小鳳送進側跨院後，便也各自回房去安憩。

「篤！篤！篤！」

柳長青才將房門關上，外面便傳來三

聲清脆的叫門聲。

「誰？」

「我，淺田太郎。」

這四個字在此刻聽起來，特別響亮，柳長青連忙打開房門，將淺田太郎及犬養信介請進來。

犬養信介道：「抱歉，這麼晚了還來打攪九爺。」

柳長青道：「那裏，如果是爲了談生意，再晚也無妨，我一直在靜候二位的佳音。」

淺田太郎說道：「我們已徵得請我們傳話的人同意，願意接受九爺的這一票買賣。」

「謝謝。」

「首先，我們想知道，目標是那一個人？」

「石恨天、冷小鳳。」

「哦，有人出錢要趕他們走，又有人出錢要殺人，眞巧。」

「是誰出錢要趕他們走？」

「這不在咱們交易範圍之內。」

「閣下也不問柳某人爲何要冷小鳳、石恨天的命？」

「爲權勢、爲地盤、爲名、爲利、爲女人，都是最好的理由，我們不管。」

「多少錢？」

淺田太郎望了同伴一眼，犬養信介說道：「石恨天、冷小鳳都不是簡單的人物！勢必要大費周章，非黃金千兩莫辦。」

「能否打個折扣？」

「殺人勾當，不二價。」

「好吧，我去問問萬財神，找個時間，你們再當面談。」

「好！如此，我們就告辭了，九爺請留步。」

「請。」

柳長青送出房門，才一眨眼，二人便化作兩縷青烟而去，動作之快，身手之妙，令人咋舌。

召來手下的一名弟兄，柳長青道：「這兩個傢伙是什麼時候到的？」

那名弟兄說道：「就是剛才到的，小的因爲九爺有令，不必攔截扶桑客，所以未曾現身。」

「我知道，我是担心他們在一莊二堡的人，尚未離去時就已經潛入。」

「不可能，今天的戒備特別森嚴，任何人也混不進來。」

當時，混不進正院是眞的，跨院却又當別論。

石恨天回到房裏，發現「氣死風」燈已點着了，但却很暗，什麼也看不見，當下毫不考慮，便上前去擰燈。

燈是擰亮了，可是，有兩條三尺來長的蛇却順着手臂爬上來，不禁大吃一驚，用力猛甩！不料，甩掉了手上的蛇，褲管裏又爬進去一條，慌忙捲起褲管拖出來。

這時候，石恨天才看清楚，床上地下總共有七八條蛇，蛇女龍甜兒正半躺半坐的斜倚在自己的床上，衝着他直笑。

石恨天好不惱火，喝道：「龍甜兒，妳——」

龍甜兒跳下床來，將蛇收進籃子裏去，截口說道：「你，欠我一條命。」

石恨天一楞：「我欠妳一條命？」

「如果是毒蛇，你還能活得了？」

「奇怪，你爲什麼不用毒蛇？」

「因爲我並不希望你死。」

「這樣說起來，我好像眞的欠妳一條命。」

「本來就是嘛，我要是想殺你，十條命也活不了。」

「謝了，我想知道妳不殺的原因。」

「客氣，主要是因爲我對你這個人還不討厭。」

石恨天雙目閃動，說了一句輕薄的話：「不討厭是否已表示喜歡？」

龍甜兒笑了，笑得很甜，「別在自己臉上貼金，不討厭到喜歡，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姑娘好口才，談談妳的來意吧！」

「拜訪老朋友，一定還要有目的？」

「老朋友？」

「難道不是？一次生，二次熟，今夜是第三次。」

「對，事不過三，恕恨天失言，請坐，請坐。」

龍甜兒也不客氣，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

砰！窗子已被人打開，劍光閃處，冷小鳳的劍已架在龍甜兒的脖子上：「不要動！」

蛇女穩如泰山，面不改色，頭也不回的道：「妳也不要動，再進一寸，小心被毒蛇咬到，見血封喉。」

定目一看，果見有好幾條小蛇從窗內竄出來，冷小鳳急忙撤劍奪門而入，道：

「妳來幹什麼？」

龍甜兒坦然的笑着道：「來看看老朋友。」

冷小鳳不屑的冷哼一聲，沒有接話。

蛇女龍甜兒大大方方的道：「你們是朋友？夫妻？」

冷小鳳滿面不悅的吐出三個字：「是朋友。」

龍甜兒瞄了石恨天一眼，道：「既然是朋友，妳就沒有資格禁止別的女人入他的房。」

冷小鳳氣急了，破口罵道：「妳上床我也管不着，姑奶奶是想查清楚，你們這羣弄蛇的女子究竟是什麼來頭。」

龍甜兒道：「小生意人，談不上什麼來頭。」

「一莊二堡的血案，是否與你們有關的？」

「和氣生財，我們與武林各派素無瓜葛。」

「哼！聽說，你們私底下稱令師爲帮主。」

「是呀，我們是蛇家帮，有時候要表演雜耍，招徠生意。」

「令師的武藝一定高不可測？」

「生意把式，不及二位遠甚。」

「蛇蠍仙子巫水寒是妳什麼人？」

「你們上次已經問過了。」

「令師與萬財神是什麼關係？」

「萬財神是誰？」

「北京城裏的一個大富翁。」

「大富翁怎麼可能和賣蛇的窮人打交道？」

龍甜兒口齒伶俐，對答如流，而且無懈可擊，冷小鳳一時詞窮，石恨天接口說道：「聽說，蠻夷之族，嗜食蛇蟲異物，龍姑娘想必交了不少異族朋友吧？」

「我也聽說了，可惜連半個也不認識，倒是北京城裏盛傳，有人出了鉅資，想請二位走路，眞有此事？」

「確有此事。」

「二位怎麼還不走？」

「我們一向不喜歡受人脅迫。」

「也許人家是善意，盼能三思。」

「何以見得是善意？」

「我猜想，如非善意，大可雇請殺手行兇。」

「姑娘也贊成我們離開？」

「別誤會，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寧願多聚聚，如有危險，又何必一定要堅持己見。」

金鳳凰冷小鳳柳眉雙挑，道：「仗義江湖，過的本來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即便鼎鑊加身，也絕不輕言退縮，姑娘盛意心領，我相信，在北京城還沒有人能把我們怎麼樣。」

龍甜兒起身收起小蛇，道：「沒有危險就好，我想我該告辭了。」

說走就走，輕移蓮步，向外行去，冷小鳳本想攔住她，旋又改變主意，門外堵上幾名柳長青的手下來，石恨天擺擺手，龍甜兒隨即越牆而去。

石恨天、冷小鳳目送她消失不見後，四目相對，一臉茫然，互道一聲晚安，各自回房，熄燈睡覺。

柳長青送走淺田、犬養，來到跨院，見二人已睡，又折回去，至翌日日上三竿，石、冷二人起身後，四個人這才在花廳內碰頭。

彼此皆將昨夜的經過說出來，翁子奇一夜好睡，居然毫無所悉，心內暗責了一聲：「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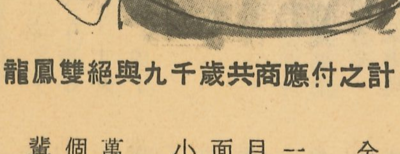
九千歲柳長青皺着眉說道：「龍甜兒此來，言詞曖昧！莫測高深！石總持何看法。」

石恨天道：「我也迷糊了，如說她師父就是巫水寒，她沒有理由放過可以制我死命的機會！若說她純粹是個賣蛇的女子！又爲何會夜探『福星樓』！」

冷小鳳抿嘴一笑，道：「也許是她看上你了，爲情而來。」

石恨天臉上一熱，道：「小鳳，別開玩笑。」

冷小鳳道：「不是開玩笑，是眞的，撇開別的不談，她對你的確很有意思。」



龍鳳雙絕與九千歲共商應付之計。

石恨天道：「不談龍甜兒，談談扶桑鬼子吧，長青，從他倆的言語神色間，能否猜度出幕後的主子來？」

柳長青道：「這兩個傢伙很篤定，處處深藏不露。」

「我覺得，你應該即刻去一趟萬家，探探萬財神的口氣。」

「今天一早，兩位尚未起床時，屬下就已經去過了。」

「姓萬的怎麼說？」

「一千兩黃金，萬財神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便一口答應下來，而且，」柳長青指着桌子上的一個小包袱，「當場付現，叫我帶回兩塊金磚來。」

「不是說好，由萬財神與扶桑鬼子當面談嘛？」

「萬財神說，這是我的事，他不想出面，出錢就行了。」

「可有什麼特別的交代？」

「什麼也沒說，自己的事，叫我自己全權處理。」

就算是億萬富翁，一千兩黃金也不是一個小數目，這樣的大手筆，不可能沒有目的，如說有目的，爲何不肯出面，不露面又如何來達到目的，聰明如石恨天、冷小鳳，也給萬財神攪糊塗了。

大家認眞盤算，細加推的敲，覺得姓萬的如果不是一個天大的大善人，就是一個天大的大惡人，各走極端，絕非等閑之輩。

事已及此，想改弦更張也不可能，只好順着原路走下去，靜觀其變。

石恨天道：「柳兒，且別管姓萬的目

的何在，先去跟扶桑客協調一下，看他們準備如何來殺我，然後再作定奪。」

柳長青躬身應是，提着金磚就走，在門口差點撞上忽忙而入的杜巴，翁子奇迎上去，作勢說道：「杜總管，請！」

冷小鳳見杜巴滿頭大汗，神情慌張，忙道：「莫非一莊二堡又出事了。」

杜巴道：「潘一夫被人殺人滅口。」

「哦？這怎麼可能，難道未曾派人看守。」

「有，看守的工作是由敝堡全權負責的。」

「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今天一早。」

「誰先發現的。」

「苗人俊。」

「看守的人呢？」

「也死了。」

石恨天神色一緊，道：「守在外面的人可曾發現有人出入？」

杜巴道：「好像沒有。」

「這就奇了，潘一夫是怎麼死的？」

「東方堡懷疑是苗人俊幹的，雷莊主與東方堡主又發生衝突，最後還是我們堡主極力斡旋，才暫時平息下來。」

「杜總管此來的意思是——」

「奉我家堡主之命，特將上情向諸位報告。」

「請上覆西門堡主，並請轉稟雷莊主、東方堡主，應以天下武林為重，切勿輕啓嫌隙，看情形，主謀者現身的時刻已為期不遠，宜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石某正在赴一個重要的約會，倘能不死，自當親赴醬園，共商破敵大計。」

杜巴告退辭出，翁子奇代為送客，冷小鳳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幕後的這位人物神通眞廣大，竟能够在三派高手滙集的地方殺死潘一夫，簡直是出乎意料之外。」

石恨天坐下來，慢條斯理的道：「小鳳，潘一夫的死，意義重大，至少已經表明了三件事。」

「那三件事。」

「第一：三派之中可能還有內奸。」

「第二呢？」

「三派化敵為友的事，主謀者必定業已得知。」

「第三是——」

「挑起南北火併的毒計已失敗，下一步主謀者自然會親自出手。」

「那我們還坐在這裏幹嗎？」

「好歹也得等長青回來以後，才能決定行止。」

「依你看，一莊二堡還會有奸細潛伏着？」

「可能性很大。」

「要如何來查？」

「我已密令子奇派人跟下去了。」

「你懷疑杜巴？」

「我懷疑每一個人。」

「當初，我們本來不想插手，現在却莫名其妙的捲進去了。」

「很顯然，主謀者的目的是想摧毀一莊二堡，為了整個武林的安危，我們不能不管。」

將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的想了一遍，却始終無法將賣蛇的女人，北京城的大財神，以及兩個扶桑浪人連結起來，因為這是三種截然不同的人，沒有理由會在他們身上發生相同的事。

沒多久，九千歲柳長青回來了，冷小鳳劈頭就問：「怎麼樣？」

柳長青攤開空空的雙手，道：「成了，他們收下金子，答應當殺手。」

石恨天道：「時間訂在那一天？」

「就是今天的申牌時分。」

「地點在那裏？」

「扶桑鬼子叫我準時將二位騙到西山藥王廟去。」

「藥王廟遠在數十里之外，差不多現在就得動身。」

「嗯，如果決定赴約，就沒有多少時間可躭擱。」

「淺田太郎有沒有說如何下手？」

「他說只要將人騙到西山就行了，其他的事他們願負全責，保證在天黑之前獻上兩顆血淋淋的人頭，萬無一失。」

「想必他們已經上路了？」

「是的，我們同時離開。」

石恨天起身道：「我們也該走了。」

柳長青一怔：「總瓢把子眞的要去赴這個死亡約會？」

「不，去醬園。」

「去醬園幹什麼？」

「長青，你注意，我們之間的關係，兩個扶桑客不可能不清楚，如果說純粹是為了錢，在道理上還勉强可以說得通，但城裏城外地方多得是，沒有道理選定西山藥王廟。」

一句話提醒了夢中人，柳長青的右拳用力的在左掌上捶了一下，道：「總瓢把子高見，這壓根兒就是一個騙局，志在調虎離山。」

石恨天已來到門外，道：「賺了一千両黃金，又將人騙到城外去，算得上是高招，假如我的想法不錯，一莊二堡此刻說不定已在風雨飄搖中。」話畢，脚步突然加快，三人脚底抹油，發足緊趕，不一會便已經到達醬園外面了。

奇怪，醬園外人來人往，一切如常，並無任何異狀。

石恨天劍眉雙挑，心念三轉而決，說道：「長青，你去知會一下一莊二堡，請大家加倍小心，我與小鳳先到別處瞧一瞧去。」

三人隨即分道而去。

計中之計　魔鞭肆虐

石恨天與冷小鳳，先到萬家四週察看一遍，跟前幾天並無兩樣，抽冷子跳上牆頭去，也看不出有何反常之處。

二人毫不考慮，朝南門走去，往日常見的賣蛇女子却再也沒遇上一個。來到天橋一看，攤棚仍在，也沒見到半個弄蛇的人。

石、冷大感驚異，對望一眼，鑽進帳棚去。

怪哉，帳棚之內靜悄悄的好像也沒有人。

「龍姑娘！」

「龍姑娘！」

沒有人回話。

搜遍所有的小房間，早已人去房空。却在蛇庫內，發現三個血淋淋的死人，都是柳長青派在天橋的手下。

翁子奇的雙手雙脚被人反縛着，懸掛在半空中。

石恨天打了一個寒顫，道：「子奇，這是怎麼回事？」

翁子奇口中塞着棉花，那還能說出話來。

冷小鳳擰身就要跳起來救人，淺田太郎從前面大踏步的走過來，陰森森的冷笑道：「慢着，泥菩薩過江，妳還是救自己吧。」

接着，步履聲起，犬養信介在身後出現，怪聲怪氣的道：「冷姑娘，二位都是聰明人，聰明人不應該做傻事，你們看清楚，翁八爺的身上還纏着好幾條蛇，毒蛇受驚咬一口，他就會蹺辮子。」

抬頭望去，果見有兩條小蛇，在翁子奇的身上爬來爬去，二人投鼠忌器，未敢輕舉妄動。

石恨天說道：「兩位怎麼沒有到西山去？」

淺田太郎道：「你們不去，我們還去個什麼勁。」

「兩位怎知我們不會去？」

「一來我懷疑柳長青的誠意，二來兩位也一定會想到這是調虎離山計。」

「這樣說，你是承認失敗了？」

「正好相反，完全成功。」

「此話怎講？」

「二位現在被困在此，就是最好的證明。」

「你何敢斷定我們會到這裏來？」

「石大俠，你一直以為賣蛇的婦人就是巫水寒，自然會來一探虛實，這叫做計中計。」

冷小鳳環目四顧，始終沒見到賣蛇的女人，道：「巫水寒到那裏去了？」

犬養信介說道：「我們並不認識巫水寒。」

「我是說那一羣賣蛇的女子。」

「已經離開有一會兒了。」

「去那裏？」

「彼此素不相識，沒有問。」

「難道請兩位傳話的人不是她？」

「一個賣蛇的婦人恐怕還請不起。」

「那麼，出錢的人是誰？」

「對不起，這是職業秘密。」

石恨天思前想後，對全盤事件差不多已瞭然於胸，道：「小鳳，別跟這兩個傢伙窮磨蹭，快設法救下子奇，火速離開，再晚了一莊二堡可能就有苦頭吃。」

淺田太郎已亮出傢伙，原來是一把半月形的武士刀，向前逼近二三步，沉聲說道：「想要離開，必須先過我淺田太郎這一關。」

石恨天也拔出七環寶刀，道：「淺田太郎，為了幾個臭錢，賠上一條命可划不來。」

「拿人錢財，為人消災，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希望兩位再考慮考慮。」

「不，錢已經拿了，沒有什麼好考慮的。」

冷小鳳早已不耐，殺氣騰騰的說道：「恨天，這兩個蠻子不見棺材不掉淚，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的，先殺掉他們再救翁八爺。」

長劍一振，回身反撲，劍身抖動間，寒芒閃閃，飄出朵朵劍花，犬養信介冷然一哂，武士刀挽起一片狂濤，投入重重劍幕中。

噹！石恨天心繫一莊二堡，急於脫身，用的是猛攻猛打的戰法，一出手就是一輪快攻，怎奈淺田太郎亦非泛泛，舉刀硬封，二刀相撞，火花激射，兩個人皆虎口發麻。

「殺！」

淺田一聲喊殺，招式倏變，揮刀猛削雙足，石恨天跳起來劈頭猛砍，淺田回刀格架，又是一聲刺耳的金鐵撞擊聲，石恨天膂力驚人，咬着牙硬將淺田的武士刀壓下去，同時飛起一脚踢過去，淺田駭然色變，一個元寶翻身暴退五六尺。

石恨天得理不饒人，七環寶刀帶着一片金刀破空之聲電捲而到，淺田立身未穩，心頭一駭，急切間橫刀强封，却再也封不住石恨天的雷霆一擊，當塲皮開肉綻，在胸口劃下一道五寸長的血口子。

「看打！」

淺田好快的反應，抖手打出兩支「竹葉鏢」，石恨天一矮身，掠頂而過，突然感覺不妙，「竹葉鏢」是由下而上打出，沒傷到自己，却使翁子明變成了活靶子，急忙以牙還牙，射出兩支飛鏢追上去。

石恨天用力極猛，快若電瀉雷奔，就在竹葉鏢眼看就要擊中翁子奇的那一瞬間，被石恨天的飛鏢擊中，一齊跌落塵埃。

可是，這一來兩條毒蛇受到驚嚇，開始在翁子奇身上亂竄，一條爬上肩頭，一條近在咽喉三寸之處，嚇得翁八爺全身抖顫，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

石恨天探手入懷，方待再以飛鏢打死那兩條蛇，身後刀聲貫耳，淺田太郎一招「流星趕月」，已砍上他的後腦勺來。

此刻想閃躲已是無及，不管三七二十一，聽風辨向，朝腦後揮出一刀，險險將淺田的刀撞歪數寸，逃過一刦。

有兩點寒星飛向翁子奇，金鳳凰旗光采奪目，冷小鳳冷不防打出兩支飛刀，**咔**唰！咔唰！好準，擊中蛇頭滾下來。

「納命來！」

冷小鳳完全用的是奇襲，飛刀一出手，刷！刷！刷！又連攻三劍，犬養信介封阻不及，向後閃退，冷小鳳乍然旋飛而起，先伸手拔掉翁子奇口中的棉花塞，隨又掃出一劍，企圖割斷繩索。

「妳找死！」

犬養信介眞不含糊，隨後電追而到，攻她致命要害，冷小鳳飄身閃避，劍勢不變，劃出一個大圓弧，一招二式，從繩索上滑下，疾迎犬養信介的刀。

可惜，情急事危之下，失去準頭，僅僅砍斷半條繩子，翁子奇仍然懸吊在半空中。

八千歲翁子奇聲嘶力竭的說道：「別管我，殺掉這兩個鬼子，快去救一莊二堡之厄！」

石恨天深知想要馳援一莊二堡，必須先擺脫這兩個扶桑客，而救下翁子奇，無

疑是當務之急，當下架住淺田的武士刀，寒臉說道：「淺田，為了幾個血腥錢，犯不着為人玩命，你們現在走路還來得及，石某不願濫殺無辜。」

淺田太郎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殺掉你們兩個，還有大把的花紅好拿，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石恨天聞言大怒，心一橫，牙一咬，道：「好，想死我就成全你！」

橫掌一推，猛銳如山，淺田一個踉蹌還沒有穩下來，刹那之間，掃砍斬劈，石恨天像發了瘋，着了魔，七環叮噹作響，寶刀虎虎生風，招式像雨點子似的洒下來，一口氣連攻十三刀。

刀光飛舞中，傳出一聲驚叫，冒起一股血箭，淺田太郎的斗笠已不見，還削掉了巴掌大的一塊皮，嚇得他臉色蒼白，兩條腿像煮熟了的麵條一樣軟。

石恨天宅心仁厚，不為已甚，大刀在淺田脖子上轉了兩下，猛地又抽回來，厲色說道：「滾，希望不要再讓我看到你，否則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順勢踢了一脚，淺田太郎血流滿面，連滾帶爬的走了。

冷小鳳八面威風，不讓鬚眉，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霎時連攻七劍八掌，已將犬養逼到蛇庫門口，犬養眼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虛幌一刀，劃破帳棚逃出去，冷小鳳毫不容情，一支飛刀釘在他的屁股上。

犬養信介捂着屁股，洒下一條血綫，落荒而逃。

急忙解下翁子奇，離開帳篷後，石恨天才說道：「子奇，是不是中了人家的埋伏？」

翁子奇慨然一歎，道：「別提了，屬下因為發現杜巴形跡可疑，親自釘他的梢，出了南門，却突然被他溜走了，來到此地，想察看一下賣蛇女子的動靜，結果中了暗算，被龍甜兒的師父擒住，作了階下囚。」

「那兩個扶桑鬼子是何時到的？」

「屬下被擒後不久就到了，說要以我為餌，誘捕兩位。」

「龍甜兒師徒是何時走的？」

「淺田與犬養一到，他們便走了。」

「去醬園？」

「大概是。」

「你不碍事吧？」

「還好。」

「那咱們就快走！」

石恨天、冷小鳳、翁子奇一路緊趕，一莊二堡却早已陷入危境，原來早在二人離開醬園，柳長青才走進四合院，正在與大家寒暄時，賣蛇的婦人已率衆將醬園團團圍住。

這羣女子個個身懷絕技，又有毒蛇助陣，見樁拔樁，見卡拔卡，幾乎是在毫無警覺的情況下，闖進了四合院。

雷震天、西門瑜、東方亮等人相繼電縱而出，着黑、紫、綠、藍四色衣裳的二十名女子，已呈扇形散開，將大家團住。

龍甜兒師徒就卓立在扇形頂端，一身血紅，十分惹眼。

這二十二名女子有一特色，即每人的身上至少盤着一條蛇。蛇頭昂揚，毒信外吐，看得人毛骨悚然。

西門瑜忝為主人，首先朗聲說道：「你們不在天橋賣蛇，來此作甚？」

紅衣婦人面籠寒霜，語冷如冰：「找一莊二堡算一筆陳年舊帳。」

開碑手雷震天皺眉說道：「妳我素昧平生，那來的陳年舊帳？」

紅衣婦人道：「四十年前，魔神巫不羣被一莊二堡天涯追踪，亡命崑崙的事，你們應該不會忘記吧？」

東方亮臉色大變，道：「妳——妳是誰？」

紅衣婦人冷冰冰的說道：「天蛇帮帮主，蛇蠍仙子，巫水寒。」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一身血衣裳，殺人不見紅；嬌艷桃李面，狠毒蛇蠍心」的歌謠，馬上從大家的腦海一閃而過。

開碑手雷震天的臉上籠着一臉煞氣，道：「巫水寒，妳好卑鄙，居然買通內奸，想挑起南北三派的火併——！」

天蛇帮主蛇蠍仙子巫水寒打斷他的話，道：「老身最初的打算，讓你們火拚一場，同歸於盡也就算了，石恨天那小子偏偏要多管閑事，本帮主只好當面來料理你們了。」

東方亮跨前一步，道：「妖婆休說大話，我問妳『魔鞭』在那裏？」

蛇蠍仙子從身上抽出一條烏黑發亮的鞭子，凌空打了兩個清脆的鞭花，道：「在這兒！」

「魔鞭」乃武林瑰寶，場中一陣騷動，瞪眼如珠。

大家有目共睹，所謂「魔鞭」者，原來是一條長約丈二，全身纏滿烏金絲的蛇兒。

西門瑜臉色陰晴不定的道：「這就是『魔鞭』？」

巫水寒再打一個鞭花，搭在肩膀上，道：「保證假不了。」

「怎麼會是一條蛇？」

「本來就是一條蛇！」

「妳是說，『魔鞭』仍為四十年前的故物？」

「越老道行越深，威力越大，你們今天算是開了眼界，死而無怨。」

霍然黛眉雙挑，冷叱一聲：「大胆！」一鞭打過去，力重如山，東方明偷「鞭」不成蝕把米，肩頭挨了一鞭，痛如刀割，衣裳破裂，鞭痕殷然。

西門堡的一名高手乘虛而入，也想搶「魔鞭」，鞭尾一掃，立將他的身子纏住了，緊接着，尾部翹起，打腫了兩邊腮帮子，巫水寒手一抖，收回「魔鞭」，那名高手跌退五步，掉在地上，被一名紫衣女子添了一鞭便上了西天。

西門堡的人大怒，蜂擁而上，五名紫衣女子已亮出「蛇鞭」，全力封阻，雙方短兵相接，先幹上了。

雷震天、西門瑜、東方亮，就環立在天蛇帮主的面前，正準備放手一搏，搶奪「魔鞭」，巫水寒作了一個阻止的手勢，道：「且慢，你們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有幾句話老身願意說在前頭。」

東方亮道：「妳還有什麼話說？」

巫水寒道：「先父當年被南北三派千里追殺，可謂仇深似海，恨高如山，於理

本當毀宗滅派，血洗一莊二堡，但老身上體天心，只要三位肯當面自戕謝罪，這一筆帳就此一筆勾銷。」

這是什麼話，居然要求三派掌門人當衆自殺，此刻，雷震天像脚底板上着了火似的跳起來，大聲吼叫道：「做夢，南北三派已有多人被妳殺害，老夫要妳血債血償！」

巫水寒雙目如電，從三人臉上一掃而過，喝道：「不自殺就休怪老身要趕盡殺絕！」

雷震天道：「憑妳還不配！」

巫水寒道：「不配我就不會來了。」

「拿『魔鞭』來！」

「哼！殺了本帮主，『魔鞭』就是你的！」

「殺就殺，難道說老夫還會怕了妳不成！」

成字出口，一招「五雷擊頂」劈過去，巫水寒一抖「魔鞭」，發出連串「格巴」怪響，鞭身快速移動，佈下一道鞭影氣牆，咬牙切齒的說道：「殺！給我放手去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巫水寒令出如山，一呼百應，她這兒話甫落地，只見黑、紫、綠、藍四衣壇的壇主齊聲應是，一齊抽出「蛇鞭」殺了進來。

蛇，本來就可怕，纏上烏金絲，久經訓練的毒蛇更可怕，普通刀劍根本奈何不了牠，雙方甫一接觸，三派的高下便倒下去四五個。

混戰中，江二俠江雨亭，憑着一股血氣之勇，奮不顧身的雙手抱住「魔鞭」，沒想到鞭身好大的彈力，震得他虎口發麻，悶哼聲中退下去，「魔鞭」陡伸，纏住了他的腰。

江雨亭氣息一窒，上氣接不上下氣，苗人俊一劍砍了過來，「錚」！的一聲，鞭身弓起，長劍彈起一尺多，身子向後仰去。

「放手！」

雷震天的開碑掌力何等凌厲，一掌劈下去，同樣奈何不了「魔鞭」分毫，自己的右掌反被反彈之力震得腫起老高。

這一切，全發生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二人沒救下江雨亭，「魔鞭」受襲，反而重了他的壓力，雙眼暴凸，鼻血如注，一張臉變成紫黑的顏色，連一聲慘叫都沒留下，便窒息而亡。

「魔鞭」乃武林瑰寶，人人夢寐以求，死了一個江雨亭，似乎並未消掉別人的貪念，東方亮、東方明兄弟瞅準了「魔鞭」的去勢，哥倆一齊上，抓住了鞭尾。

他們沒有想到，除了巫水寒本身的力外，「魔鞭」少說也已有三百年的道行，力大無窮，巫水寒振腕一抖，「嗨！」一聲，鞭尾爆發出一股强猛的力道，哥倆虎口淌血，跌坐在地。

呼！呼！巫水寒連抽二鞭，東方昆仲頭破血流，幸虧柳長青及時援手拉一把，否則，可能已經死在綠衣壇五名少女的「蛇鞭」下。

生死關頭，東方亮猛然覺得，眼前這幾個平常時自命不凡，大呼小叫的老傢伙，是多麼不濟，簡直變成酒囊飯袋，也因此更加覺出石恨天的重要，忙道：「石大俠與冷姑娘現在何處？」

柳長青躲過一鞭，說道：「可能在天橋。」

東方亮劈出一掌，道：「快去請他們兩位來。」

柳長青頷首一諾，彈身而起，巫水寒叱一聲：「截住他！」立有兩名藍衣少女飛上天，二女連攻四鞭，沒有攔住柳長青，突發奇招，將「蛇鞭」擲出來。

「蛇鞭」來勢極快，有如龍飛九天，蛇口內噴出一片白濛濛的霧氣，煞是嚇人，柳長青不敢硬闖，向側旁一飄，劈！却被巫水寒的鞭尾掃中，當場摔下來。

兩條「蛇鞭」也飄然而下，纏住兩名臥龍莊的高手，蛇頭從頸後伸出，一口咬中咽喉。

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痛楚，兩聲從來不曾聽過的厲吼，在地上打了三個滾，便僵着不動了。

那兩條「蛇鞭」，又自動的回到主人手中。

惡鬥仍在繼續，漫天都是蛇影，西門瑜、西門瑾昆仲不到黃河心不死，猝然無防下，又抓住了「魔鞭」。

這一次是謀定而後動，分工合作，東方亮、東方明馬上攏上來，企圖湊一角，龍甜兒大罵一句：「你們想以多為勝！無恥！」

「蛇鞭」揮舞，鞭花爆響，佈下一道鞭牆，哥兒倆寸步難進。

攔住東方昆仲，雷震天、苗人俊又上來了，早被數名黑衣少女識破，在半路上截下來。

巫水寒嬌艷的臉龐上，每一寸肌膚都充滿殺機，這時陰惻惻的冷笑道：「想奪『魔鞭』，是不是？好，給你們！」

任誰也想不到，她居然將「魔鞭」扔出手去。

好大的蛇頭，跟拳頭差不多，西門瑾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咬唷」！喉部留下兩個血印，倒地翻白眼。

「魔鞭」似已通靈，掉頭又去對付西門瑜，西門瑜早已嚇破胆，猛劈二掌，退了三步。

死了一個江雨亭，現在又加上一個西門瑾，姑且除去三派的門下高手不計，東方三傑、西門四雄，江南五俠，十二條鐵錚錚的漢子，現今僅僅還剩下五個人。

門下弟子已寥寥可數，巫水寒如魔鬼附身，仍在大肆屠殺，大家皆從心底最深處冒上一股寒意，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恐懼，也隨之襲上心頭。

巫水寒將「魔鞭」舞在空中，舞成一個圓圈，戟指說道：「西門瑜，殺掉你這個老匹夫，西門堡大概就可以滅門了，你準備上路吧！」

如在往常，有人敢對西門瑜這樣說話，保證會跳起來，但此時此地，尤其是出自巫水寒之口，却無異宣判了他的死刑，他腦子裏想的，不是如何與人爭勝，而是如何自保逃生。

巫水寒已經逼近了，頭上響起鞭花，西門瑜再也不敢去抓「魔鞭」而是一味的閃躲。

「呸！」

一聲嬌叱，招式突變，又將「魔鞭」

扔出去。

西門瑜嚇得魂不附體，滿場團團轉。

「住手！」

「住手！」

兩聲暴喝，來自圈外，是石恨天、冷小鳳與翁子奇到了。

三人跨步而進，衆少女揮鞭阻擋，情急事危之下，多言無益，只好揮刀硬闖，石恨天的七環刀乃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且戰且走，當者披靡，一霎時便連毀四條「蛇鞭」，闖進重圍去。

此刻，巫水寒的「魔鞭」已出手，西門瑜危在旦夕，石恨天大喝一聲：「回去！」奮力劈出一刀。

這一刀好厲害，足可削金碎玉，開山斷流，却未能傷得「魔鞭」一絲一毫。

好在力猛如山，將「鞭魔」撞回到巫水寒手裏去，西門瑜之厄遂解。

巫水寒好不惱火，道：「石恨天，你是怎麼離開天橋的。」

石恨天道：「兩個扶桑鬼子還困不住我們，打跑了狗養的，不就結了。」

天蛇帮主巫水寒道：「將二位留在天橋，原是一番好意，不要不識抬舉！」

冷小鳳道：「我們趕來此地也是一番善意，希望妳能懸崖勒馬，適可而止。」

柳長青過來將巫水寒的身份，現場的戰況，簡短的報告一下。蛇蠍仙子巫水寒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一莊二堡尚有一個人在，本帮主絕不休止。」

石恨地道：「事實上死於崑崙之巔的是四條命，並非令尊一人。」

「可是，先父却是因他們而死。」

「他們三人已經死了，責任也應該就此了結。」

「笑話，父債子還，師債徒償，這筆帳必須從東方亮、西門瑜、雷震天的身上討回來。」

「巫幫主，南北三派已死了不少人，何必——」

「不殺雷震天等三個老匹夫，難以慰先父在天之靈。」

「怨仇宜解不宜結，希望不要引起公憤。」

「引起公憤又怎麼樣，毀掉一莊二堡，天蛇帮便可稱尊武林。」

「聽巫帮主的口氣，似乎復仇只是手段，稱尊才是目的？」

「是又怎麼樣？」

「果眞如此，石恨天恐怕無法置身事外。」

「是你自尋死路，老身照單全收！」

話已說絕，巫水寒也不再多言，風聲呼嘯之中，「魔鞭」電捲而到，石恨天不退反進，揮刀劈了過去，鞭刀相撞，各不退讓，「魔鞭」一陣飛竄，將七環刀纏住了。

石恨天大吃一驚，盡力猛拖，拖不出刀，巫水寒同樣使勁拉扯，也奪不下刀，劍光閃處，寒芒逼人，冷小鳳已挺劍攻上去。

巫水寒與石恨天呈膠着狀態，門戶洞開，冷小鳳這一劍如若得手，蛇蠍仙子不死也得重傷。

龍甜兒第一個出手撲救，被雷震天攔下了。

黑衣少女第二個揚鞭攻來，跟東方亮交上手。

紫衣少女是第三個上來的，與西門瑜幹上了。

巫水寒處境大險，間不容髮，眼見柳長青、翁子奇又在一旁虎視眈眈，猝然撤回「魔鞭」飛起一腿，順勢來了一個大迴旋。

這一招實在妙極了，撤鞭、飛腿、迴旋，一氣呵成，緊接着，「魔鞭」貼地橫掃，眨眼之間便是十個來回，石恨天，冷小鳳、柳長青、翁子奇皆被迫跳起來，蹦個不停。

石、冷二人火了，對望一眼，索性騰身而起，凌空翻觔斗，頭下脚上，以雷霆萬鈞之勢墜擊而下。

巫水寒玉面一寒，道：「好，老身正想掂一掂你們有多少分量！」鞭掌交揮，硬碰硬的撞上去。

龍甜兒見石、冷合擊，大爲光火，撇下雷震天，猛攻冷小鳳，身手敏捷，功力精絕，的確是一等一的好手。

由於石恨天、冷小鳳的出現，羣豪士氣大振，門志昂揚，立即各據一方，全力反撲，不僅穩住了陣勢，且迭有斬獲，連毀三條「蛇鞭」，天蛇帮的陣脚大亂，岌岌可危。

四股强大的暗力撞在一起，半空中爆出一聲巨震，石恨天、冷小鳳踏虛倒縱，飄落丈遠以外，巫水寒、龍甜兒馬步不穩，也退幾步，彼此半斤八兩，秋色平分。

好厲害的巫水寒，身軀一穩，立又縱出，倒握「魔鞭」，蛇頭像箭一樣射出去，立時已近在石恨天的面前。

「打！」

石恨天應變好快，揮刀封住全身，冷小鳳也不稍遲，打出一支飛刀疾取蛇口，巫水寒急忙收鞭回招，二人接踵攻上去。

彼此短兵相接，危疑震怖，勝負之局眼看已略現端倪，翁子奇調集的分舵高手，也在這個時候分批趕到，從外面將天蛇帮反包圍起來！適在此時，牆頭上冒出一個人來，喊了一聲：「撤！」

羣豪循聲望去，來人已杳，根本沒看清是何許人，就這麼一瞬之間，龍甜兒一馬當先，巫水寒斷後，洒下漫天鞭影，消失在牆的那一邊。

「不要跑！」杜巴拔腿就追。

「站住！」石恨天飛身而上，在牆頭上將他擒下來。

展目望去，天蛇帮已走得無影無踪。

險中之險　雙俠揚威

西門瑜緊走幾步，道：「石大俠，你抓住杜總管幹嗎？」

石恨天押着杜巴跳下牆來，道：「他是奸細！」

杜巴死不認帳，道：「老堡主，我不是，冤枉呀。」

西門瑜道：「能否請石大俠把話說清楚一點。」

石恨天道：「首先，我想請教，潘一夫被殺後，西門堡主是什麼時候叫杜巴通知我們的。」

「事情發現後不久。」

「這就是了，他去的時間至少慢了半個時辰，而且氣急敗壞，滿頭大汗，證明他先去了別處，事後又證實，離開『福星樓』後，他又去了天橋。」

「對了，杜巴回來不久，巫水寒就到了。」

「潘一夫就是他殺的，去表功，也是通風報訊。」

東方亮氣得哇哇大叫，上來給了杜巴一個耳光子，西門瑜怒聲說道：「如今想起來，四弟死時，潘一夫與馬占元尚未到北京，必然是他與天蛇帮合幹的，並且藉此散播『魔鞭』復現的消息，進而挑起三派的猜忌火併。」

石恨天道：「事情大致就是如此，我也一直懷疑四堡主之死，應與潘一夫、馬占元無涉，必定另有其人，却始終找不到足夠的證據。」

雷震天道：「爲何不公開追查？」

冷小鳳道：「此事只宜暗探，不宜明察，同時，我們也想從此人的身上查出幕後的主謀者，可能中了別人的計中計，被困天橋，差點被巫水寒得逞。」

東方亮道：「是什麼人將兩位困在天橋的？」

冷小鳳道：「淺田太郎與犬養信介，當然背後一定還有主使人。」

雷震天道：「是甚麼人？」

冷小鳳道：「此人已呼之欲出，希望能從杜巴的口中作進一步的印證。」

苗五俠苗人俊道：「巫水寒已去，必須儘速追趕，萬一被她逃脫了，必貽無窮後患。」

石恨天望了大家一眼，道：「不要緊，巫水寒此刻絕對不會離開北京城，況且子奇已跟下去，逃不出咱們的掌握的！」

東方明道：「何以見得她不會遠走高飛？」

石恨天鄭重其事的道：「巫水寒不敗而退，顯然是出於那個神秘人物的授意使然，如果我的判斷不錯，必然是覺得此時無法全勝，打算重作部署，或者另展奇謀，各個擊破，或再覓時地，決一死戰。」

雷震天道：「那個神秘人物究竟是什麼路數？」

石恨天道：「這就要問杜巴了。」

西門瑜道：「好，我來問！」

從屬下的手中取過一把劍來，抵住杜巴的心口，聲色俱厲的喝問道：「杜巴，我們剛才說的話，你都已經聽到了，冤不冤枉？」

杜巴一臉的可憐相叫道：「冤枉！冤枉哪。」

噗哧！西門瑜一劍刺了過去，杜巴立時血如泉湧。

「還冤枉嗎？」西門瑜臉上籠着濃濃的殺機。

杜巴殺豬的慘叫一聲，道：「小的知錯，請老堡主劍下留情，饒我一命。」

西門瑜冷哼一聲，道：「哼，你罪大惡極，死有餘辜，還想活？現在你只能選擇是痛快的死，還是慢慢的受煎熬！」

長劍穿心，如炸在油鍋裏的活蝦，杜巴的嘴再也硬不起來了，苦苦哀求道：「我說，我說，請老堡主賞我一個痛快。」

「剛才的那個神秘人物是誰？」

「小的也沒有看清楚，不知道，可能是萬財神。」

「萬財神？」

「他也是主謀者之一，所有的金錢都是他支付的。」

「姓萬的與巫水寒是什麼關係！」

「是師兄妹，也是夫妻。」

「他眞的姓萬？」

「姓王，叫王萬。」

「除了想摧毀一莊二堡外，他們還想幹什麼？」

「先毀南北三派，再殺石、柳等人，然後再對付武林各派，憑他們的財力與武技，準備獨霸江湖，號令武林，而『魔鞭』正是一個最好的餌！」

西門瑜一面問話，一面使力，劍已深入三寸，杜巴雙眼發黑，躺下了。

石恨天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長青，跟刑部捕房，以及大內高手的關係夠不夠。」

這話沒頭沒腦，柳長青弄不懂他的用意，回答道：「馬馬虎虎，總瓢把子的意思是——」

石恨天道：「去跟他們打個招呼，請勿插手萬家的事，聽說萬財神與大內高手、刑部捕快皆交非泛泛，我不希望節外生枝，驚動官府。」

大家這才弄清楚石恨天的用意所在，暗暗佩服他心思細密，圓熟週到。

九千歲神通廣大，這點事還難不住柳長青，當即一口承担下來，先行告退。

大夥兒殮死敷傷，略作整頓，決定待

翁子奇、柳長青一回來，便即主動出擊，不再等着挨打。

約莫半個時辰後，翁子奇先回來了，冷小鳳搶先問道：「那婆娘是不是到萬財神家去了？」

八千歲翁子奇一楞，道：「冷姑娘怎麼知道？」

冷小鳳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道：「姓杜的巳全部招供。」

石恨天問道：「有沒有被巫水寒發現了？」

翁子奇歉然一笑，道：「這次屬下特別小心，保持距離，絕對沒被她發現。」

石恨天笑道：「沒發現就好，西門堡備有飯食，隨便用一點，長青一回來咱們就立刻到萬家去。」

× × ×

萬家後院小樓的客廳裏，有九個人正在開秘密會議，王萬與巫水寒坐在首位，左側是黑、紫、綠、藍衣四位壇主，右側是蛇女龍甜兒、淺田太郎、犬養信介。

巫水寒的語氣有點氣惱，情緒亦略嫌激動，道：「爲了組織天蛇帮，更爲了尋找適合修練的毒蛇，我不惜遠走苗疆，遍歷名山大川，原以爲定可一舉擊潰一莊二堡，全是石恨天這小子壞了事。」

萬財神也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道：「可不是嘛，最初的計劃，我本來只想在暗中運籌，並不打算公開露面，即使妳稱霸武林後，仍不想立刻摔破這個金飯碗，以便我們有更雄厚的財力，主宰武林，現在被石恨天、冷小鳳這麼一攪和，不露面恐怕是不行了。」

巫水寒道：「師兄不許我與他們硬拚，是否巳有成竹在胸？」

王萬的眼珠子翻了兩下，道：「水寒，我早就說過，爲了爾後的雄圖大略，我們一定要保全實力，能夠不傷一兵一卒，而大獲全勝，才是上上之策。」

「如今有何妙計？」

「仍以各個擊破爲佳。」

「如何各個擊破？」

「入夜之後，由淺田、犬養突襲『福星樓』，困住石恨天、冷小鳳與柳長青、翁子奇，天蛇帮傾巢而出，相信可以輕而易舉的摧毀南北三派，兩方面再一會合，石恨天縱然有十條命也活不了。」

巫水寒朝外面望一望，天色將近黃昏，道：「這辦法不錯，咱們就這麼辦。」

淺田的頭上包着一塊布，犬養僅有半個屁股可以坐，二人對望一眼，却有不同的意見，淺田太郎道：「老爺子，單憑我們兩個人，恐怕不是石恨天他們的對手，請加派人手，同時——！」

萬財神摸着小鬍子，道：「我明白你們的意思，每替我辦一件事，老夫自會付兩位一筆錢，兩個人當然奈何不了石恨天，老夫巳派人去請刑部捕快及大內高手去了，兩位只要將人帶到地頭就成了，諒他柳長青雖然本事不小，也不敢跟官府的人公開作對。」

聽萬財神這麼一說，兩個扶桑客滿意的笑笑，沒再作聲。

門外大步走進一個中年人來，是管事老林，朝萬財神、巫水寒深施一禮後便站在門口，沒敢開腔。

王萬向門外瞄一眼，道：「人呢？」

老林這才戰戰兢兢的說道：「一個也沒請到。」

「怎麼會呢，平時吃喝玩樂老夫可孝敬他們不少啊。」

「老爺有所不知，是被柳長青搶了先了。」

「九千歲？他攪什麼鬼？」

「他搶先一步，請官府的人不要插手江湖恩怨。」

「他們答應了？」

「就是因爲巳經答應了，才不便帮我們的忙。」

巫水寒面有驚色，萬財神氣得直跺脚，道：「老林，去召集二十名護院高手，老夫今夜要親自去一趟『福星樓』，打爛柳長青的那個破攤子。」

老林躬身退下，一名門房擦肩而入，畢恭畢敬的道：「稟老爺，九千歲柳長青求見。」

說曹操曹操就到了，萬財神呼地站了起來，道：「就柳長青一人？」

門房答道：「是一大羣！」

萬財神有點沉不住氣了，一面衝向門外，一面對龍甜兒他們說：「去把他們堵在門外！」

這話等於白說，石恨天巳經一馬當先殺進來，護院高手，天蛇帮的弟子重重攔截，却發生不了絲毫作用，羣豪像一把尖錐，一陣狂風，王萬、巫水寒等人才到達樓前廣場的中央，冷小鳳他們也到了。

萬財神陰沉着一張臉，眼珠子不停的轉動，哼道：「九爺，你幹的好事，老夫推心置腹，你却白白的騙去了我一千兩金子。」

九千歲柳長青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鬼扯，這事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局，你根本老早就知道我與總瓢把子的關係，是你老謀深算，想玩計中計的把戲吧了。可惜那兩個扶桑鬼太不中用，功敗垂成。」

萬財神道：「大概是天橋的風水不好，你們看中了這塊地。」

柳長青道：「既然是好風水，還是留着自己用吧。」

萬財神道：「那裏，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九爺第一個優先。」

袍袖一抖，一股强風襲過來，雙腕齊翻，十指如鈎，柳長青的全身三十六處要害，悉在被襲之列。

誰也沒料到萬財神會猝然施襲，而且一出手就是絕技殺手，柳長青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右肩一痲，巳被萬財神抓在手中。

柳長青嚇一跳，急忙「老牛打滾」退下去，萬財神快如閃電，又如影隨形追上來，決心想要九千歲的命，還是石恨天及時橫斬一刀，才逼得王萬縮回去。

萬財神脫口讚了一句：「石大俠果然好功夫。」

石恨天冷然一哂，道：「閣下也不含糊。」

蛇蠍仙子巫水寒道：「師兄，別跟他們磨牙，快殺掉石恨天與冷小鳳，其餘的皆不足爲患。」

「魔鞭」再現，鞭花大作，照準石恨天的頸項掃過來，如刀似割的勁風中，還夾雜着濃濃的蛇腥味，石恨天分毫不退，掌劈刀砍迎上去。

萬財神功力深厚，掌力如濤，冷小鳳女中丈夫，不讓鬚眉，兩個人好快的速度，倏忽間巳對拆了十幾招。

龍甜兒領着天蛇帮的弟子，及萬家的護院高手，與雷震天、苗人俊、東方亮、東方明、西門瑜等人大打出手，彼此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只有柳長青、翁子奇未曾動手，在一旁掠陣，因爲他們知道「魔鞭」的厲害，怕石恨天吃虧，準備隨時接應支援。

萬財神不是傻蛋，巳經發現了這種情況，偏偏淺田太郎、犬養信介又楞在那兒不動彈，破口罵道：「混蛋，老夫花銀子請你們，不是叫你們發楞的，上！只要殺掉柳長青、翁子奇，收回來的那一千兩金子再賞給你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淺田太郎、犬養信介精神大振，馬上拔出武士刀，電縱而出。

翁子奇作了一個阻止的手勢，道：「我們總瓢把子說過，下次再見面就要你們吃飯的傢伙，現在滾蛋還來得及！」

淺田太郎乾咳兩聲，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你他媽的少廢話，看刀！」

翁子奇在天橋陰溝裏翻船，鱉了一肚子窩囊氣，現在可逮住出氣的機會，不待淺田的武士刀攻到，便先發制人，一口氣連攻三拳六掌，奇巧無比的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

淺田的頭上被石恨天削去一片肉，此刻再添一掌，痛得他淚滾涕流，當場矮了半截。

「哎唷！」犬養流年不利，屁股上也挨了柳長青的一脚，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萬財神確非等閒之輩，一雙肉掌比刀子還厲害，三十招一過，便被他掌握了主動先機，一掌劈過來，冷小鳳左挪劍刺，萬財神冷笑一聲：「這正好！」不是嗎，一招佯攻，誘她上鈎，冷小鳳的劍才遞出一半，萬財神的蒲團大手巳印上身來。

這一驚非同小可，冷小鳳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急忙滑脚後退，蓬！說時遲，那時快，掌風巳撞上來，冷小鳳一聲悶哼，踉蹌而退。

「妳認命吧！」

萬財神原式不變，人到掌到，冷小鳳心知要糟，再退也逃不過了，只好提足騰空而起。萬財神怎肯放鬆，咬着尾巴追上去。

冷小鳳落足一棵老樹橫枝上，原想喘一口氣再一爭短長，那知萬財神速度飛快，巳接踵而到，砰！豎掌爲刀，劈斷橫枝，登時樹動枝搖，落葉紛紛，還驚起了數隻宿鳥，冷小鳳臂下一虛，又落下來。

萬財神凌空翻觔斗，墜擊而下，勢如當空隕星，高山滾石，冷小鳳正當血氣翻騰，心神不定間，若被擊中，不死也得丟半條命。

石恨天轉身欲救，雙脚甫離地面，被巫水寒一鞭打下來，苗人俊騰空而起，被萬財神一掌劈歪，眼看着冷小鳳巳籠罩在拳風掌影之中。

還是雷震天的開碑掌力發出作用，千鈞一髮之際，硬被他咬牙接下來。

冷小鳳雙脚落地，一陣搖幌，血氣翻騰欲嘔，目眩東西莫辨，萬財神功力之深，確爲金鳳凰畢生罕見。

屋漏偏逢連夜雨，破船巧遇擋頭風，巫水寒逮住機會，揚鞭猛抽，石恨天情急大怒，揮刀快斬，刹那連斬十三刀，刀刀中的，總算逼退「魔鞭」，救下冷小鳳。

「魔鞭」刀劍不入，難怪被武林中人視爲奇珍異寶，憑石恨天的身手，也只能說是可以勉强招架，根本談不上取勝。

巫水寒藉「魔鞭」神威，久攻不下，却引爲奇恥，猛然貼地掃出，石恨天提足跳起，再攔腰兜捲，石恨天倒地旋飛，巫水寒氣極怒極，突然掉轉蛇頭。

蛇頭血口大張，足可以吞下一顆小兒的頭，白濛濛的霧氣中，有極濃的腥臭氣，薰人欲嘔，尤其動作敏捷，倏東乍西，石恨天頭皮發炸，且戰且退，巫水寒如得神助，猛進猛攻，展開一場人蛇大戰。

天蛇帮與三派之戰，慘烈無比，雙方皆有死傷，龍甜兒銳不可當，黑、紫、綠、藍四衣壇主亦俱屬一流好手，儘管柳長青調集來不少頂尖人物，東方亮、西門瑜等人又是一時俊彥，在「蛇鞭」的神威下，仍然不曾佔得多少便宜。

一聲驚叫，異事陡生，「魔鞭」猛搖頭，撞偏了石恨天的掌刀，突然暴長三尺，衝着石恨天的腦袋電竄而上，石恨天驚叫聲中，急忙矮身閃避，同時打出三支飛鏢。

飛鏢奇快奇準，蛇頭驀然升高，越頂而過。

許是東方明合該倒霉，就在附近不遠，一口咬中他的脖子，石恨天伸手抱住「魔鞭」猛拉，東方明喉管巳破，見血封喉攤下去。

東方明一死，「魔鞭」立即倒捲回來，石恨天仍抱着鞭身，蛇頭霎時便繞過來，將他圈在中間。

「快逃！」

「快逃！」

第一聲發自小鳳之口，第二聲出乎意外，却是龍甜兒的聲音，事實上生死關頭，石恨天也根本沒有聽清楚，完全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閃電一般彈身拔起來。

「你跑不了！」

巫水寒人蛇同進，立即卯上去。

石恨天快，「魔鞭」更快，有如天馬游龍，石恨天挺升三丈，非但沒有擺脫，反而又被牠圈起來，簡直比幽靈鬼魅還難纏，石恨天靈機一動，猛打「千斤墜」，瞄準巫水寒的雙脚，連砍三刀。

這三刀快如電，猛如山，一刀比一刀狠，一刀比一刀妙，巫水寒避過兩刀，卒被第三刀削下一隻綉花鞋。

也因而使她突然換成頭上脚下之式，陰魂不散，又揚鞭追來。

這事眞是匪夷所思，「魔鞭」後發而先到，蛇頭巳從下面穿過，將石恨天套住了。

冷小鳳大駭，連發四片飛刀，兩支被「魔鞭」震飛，一支擦頂而過，另一支插在巫水寒的右腕上。

石恨天巳落地，情勢更險，巳被「魔鞭」纏住一圈多，血氣逆湧，呼吸困難，一張臉漲得通紅。

蓬！萬財神好凌厲的掌力，雷震天招架不住，硬拚一掌後，雷震天倒飛出一丈五六。

萬財神撇下雷震天，跨步而上，道：「水寒，殺了他！殺了他！」

這是廢話，巫水寒勝券在握，當然不會放過石恨天。

「住手！」冷小鳳奮不顧身，撲向巫水寒。

柳長青、翁子奇不顧一切，趕過來馳援。東方亮、西門瑜、苗人俊、甚至雷震天，也蜂擁而上，目標全都集中在巫水寒身上。刀劍齊揮，拳掌交加，就算是鐵打的金剛也受不了，驚濤駭浪中，巫水寒連中一劍二掌。

連趕來馳救的萬財神也遭了池魚，挨了一刀一拳。可是，這一切都是白搭，緊要關頭，巫水寒已將「魔鞭」擲出，這一來，「魔鞭」好似拉緊的彈簧一般，立即倒捲回去，在石恨天身上纏了三四圈。

石恨天幾乎已經無法呼吸，身上的骨頭「卡巴卡巴」響，臉上青筋直跳，拚盡全力，也只能喘一口氣，情況危急，有如火燒眉毛。

「魔鞭」刀劍不入，又力大無窮，沒有一個人能救得了他。

偏偏蛇頭又從肩膀上冒出來，對準石恨天的咽喉咬下去。

「不要！不要！」

吼聲中，龍甜兒一把抓住蛇頭、

「甜兒，妳敢背叛我，找死！」

巫水寒雙掌齊出，印上龍甜兒的後心窩。

噗哧！掌心尚距三寸，冷小鳳的劍已經從後心刺到前心，巫水寒雙眼發黑，栽了下去。

「魔鞭」已通靈，聽到龍甜兒的呼喚，馬上鬆開來，有好幾個聲音說道：「要不要緊？」

石恨天長長的喘口氣道：「還好。」

巫水寒已死，萬財神負創，雙方勝負之局已定，在龍甜兒的命令下，天蛇帮衆全數宣佈投降。

混亂中，却被萬財神帶着淺田太郎，犬養信介兔脫，柳長青、翁子奇追下去四五條街，終因夜幕已降，未克逮捕就擒。

罪魁禍首是巫水寒，石恨天不願禍及無辜，跟一莊二堡略作商議，決定天蛇帮即刻解散，勉勵大家改過遷善各奔前程。

倒是「魔鞭」的問題最棘手，石恨天環目四顧，一本正經的道：「關于『魔鞭』的歸屬，我希望一莊二堡發表高見。」

冷小鳳最看不起貪得無厭，私心自用的人，道：「要不要爲了『魔鞭』，三派再決一死戰？」

爲了「魔鞭」，三派損失慘重，東方明屍骨未寒，江雨亭尚未入土，大家心灰意冷，再不敢作非份之想，彼此交換一個眼色，由東方亮代表說道：「三派得以苟全完全仰仗石大俠、冷姑娘大力，對『魔鞭』不敢作任何主張，全憑二位處斷。」

石恨天望着龍甜兒，道：「龍姑娘，謝謝妳，我一共欠妳兩條命，不過，這是私事，姑且不談，我想聽聽妳對『魔鞭』的意見，如果說將『魔鞭』毀在此地，妳不會反對吧？」

「魔鞭」就盤在龍甜兒身上，蛇頭緊貼着她的香腮，狀至親密，聞言惶急的說道：「我反對，『魔鞭』已有三百年的道行，既通靈又溫馴，所以造成浩刦，其咎在人，爲善爲惡，也全在人一念之間，我寧願送給你們任何人，也不忍見如此稀世之寶毀於一旦。」

說至最後，眼圈泛紅，幾至落淚。

石恨天跟冷小鳳商量一下，道：「好一個爲善爲惡全在人一念之間，衝着妳這一句話，我們決定『魔鞭』仍歸龍姑娘所有，但盼上體天心，多行善事，切勿再肇血孽。」

這樣的處斷，一莊二堡私底下雖然不見得一致同意，却沒有一個人敢持異議。

龍甜兒大喜過望，三謝率衆而去。

開碑手雷震天道：「石大俠，萬財神這一逃，恐怕是個禍根子，無論如何要逮到他，方可永絕後患。」

石恨天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萬財神家財億萬，他絕不會就這樣一走了之。」

羣魔授首　功德圓滿

石恨天沒有說錯，第一天沒有動靜；第二天便傳出王家置棺殮屍的消息，第三天的夜裏，萬財神終於回家裏去了。

這消息是翁子奇送回來的，石恨天道：「子奇，萬財神是否雇了很多馬車！」

翁子奇愕然一楞，道：「總爺怎麼會知道？」

石恨天笑道：「我還知道姓王的正在將金銀財寶往車上搬。」

翁子奇更加詫異不已，冷小鳳笑道：「這沒什麼好奇怪的，他在北京城混不下去了，惟一出路就是帶着財寶回老家。」

柳長青道：「總爺咱們把他截下。」

石恨天很篤定的道：「那多麻煩。」

冷小鳳道：「子奇，查清楚沒有，他們要往那邊去？」

翁子奇道：「我問過車把式，出南門，先到保定。」

石恨天道：「好，咱們也該走了。」

四個人輕裝簡從，立即離開「福星樓」，出正陽門，來到十里亭。

對十里亭，石恨天冷小鳳都不陌生，而且感觸良深，爲了山西縣令尹耀謙一案，石恨天被捕下獄，差點丟了性命，就是在此截下不空師徒搶刦的餉銀始得平反。

夜，已經很深了，三星正在頭頂。

無雲，有月，星星跟眼睛一樣亮。

不一時，有一名弟兄來報，萬財神的車子已經到了。

果然，遠處亮起一盞馬前燈，搖搖晃晃的，也看到塵土，聽到車輪的聲音。

石恨天招招手，大家都躲到亭子裏去，默默計算，一共是整整二十輛。除了第一輛車子放的是一口棺材外，其餘十九輛皆裝滿大小不一的各種箱子。奇怪的是，只有二十名車把式，未見王萬本人。

石恨天一躍而下，揪住第一輛車的馬頭，道：「這車隊可是萬財神的？」

車把式偏着頭，僅僅吐出兩個字：「不是。」

冷小鳳已到了車轅前，定目一看，眼

睛陡然暴睜，道：「王萬，你是有名的財神爺，什麼時候改行幹起車把式來了？」

柳長青翁子奇也發現到，趕第二、三輛車的正是淺田太郎、犬養信介所喬裝。

行藏已敗，萬財神面有驚色，色厲內荏的道：「水寒已死，你們還想什麼？」

石恨天道：「想要這十九車的金銀財寶。」

「什麼？你們要搶刦？」

「你得的全是不義之財，石某願替你散財。」

「哼，掛羊頭賣狗肉。」

「同時，你必須將武功廢掉，這是你活命的惟一機會。」

「假如老夫說不呢？」

「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作夢！」

萬財神夢字一出口，石恨天、冷小鳳不再客氣，立從兩側攻上來，三人四掌接實，巨震之聲大作，馬鳴車搖木屑紛飛中，萬財神一式「大鵬三展翅」落荒而逃。

淺田太郎、犬養信介也想開溜，石恨天一個箭步，已將七環寶刀架在淺田脖子上，被柳長青活捉。

犬養信介足踝上挨了冷小鳳的一支飛刀，摔下去，作了翁子奇的階下囚。

蔓草堆中響起一聲淒厲絕倫的慘叫，蛇女龍甜兒做了第一件善事，萬財神發現龍甜兒，想要奪下「魔鞭」對付石恨天，反被「魔鞭」咬了一口，死於非命。

石恨天指着淺田太郎、犬養信介，怒聲說道：「你們兩個不在扶桑過安份日子，跑來中原瞎胡攪，如非念爾等拿人錢財，受人唆使，早就搬了你們的腦袋瓜，馬上給我滾回扶桑去，中原不歡迎你們這一號人物。」

二人如獲大赦，謝不絕口，彎着腰，哈着背，倒退着往後走，一臉奴才相。

「回來！」

冷小鳳一聲回來，二人四腿直哆嗦，以爲石恨天又改變主意，冷小鳳冷哼道：萬財神在你們倆身上也花了不少銀子，找個地方刨個坑，埋一埋也是應該的。」

淺田、犬養這才大放寬心，伸手摸了一把汗，將萬財神的屍體抬上車去，擱在棺材旁，趕着車就走。

柳長青上前說道：「總爺，這十九車財寶如何處理？」

石恨天胸有成竹的道：「留一車給北京分舵的弟兄分，其餘十八車就請兩位儘速分送給北六省的窮苦百姓吧。」

翁子奇道：「總爺與冷姑娘——！」

冷小鳳道：「八爺，恨天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家裏的那幾畝薄田，已夠他們母子糊口，不想再積攢錢。」

柳長青聞言大受感動，道：「這樣我們北京分舵也不能要，乾脆全部分送北六省的苦哈哈吧。」

石恨天却不同意，道：「不，弟兄們有的要養家活口，沒有錢怎麼過日子？」

一扭頭，又能對龍甜兒道：「龍姑娘，我們想先走一步，太行山石家隨時歡迎妳光臨，我與小鳳更期待我們能早日重聚，再見，後會有期！」

揮揮手，立與冷小鳳結伴而去。

（全文完）

兩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龍刀鳳劍（上）

凌霄·文
可飛·圖

夜赴生死岩

青荷香殘，團扇見捐，酷暑已經在爽氣宜人的金風中溜走，淡藍的天空，顯得無比的高無比的深，本是翠綠的大地，眼下已漸漸塗上數點的灰黃。

一陣風兒過去，遠處的林木，正簌簌的飛落幾片枯葉。

夕陽在山影中跌落，上弦月像一彎寶刀，從東邊的峯際，悄悄升起。

八月的月光，分外清明，雖然天畔不時飄過幾片浮雲，但那浮雲也是那麼皎潔、清亮。

草叢中，岩石旁，一聲接着一聲響起秋虫的低訴，彷彿是嘆息着歲月的無情，時光的消逝……

嚁——嚁——

了結昔年仇

半山的院寺，悠然响起晚禱的鐘鳴，習慣於早眠早起的農夫樵父，多已熄去了燈火，上床安歇。

山崖林畔，難見一絲人影，有的，那只是野獸虫蟻。

夜，不是屬於人們的。

但是，偏在這等時刻，却有一個頎長的人影兒，打山麓直奔半山而來。

上弦月洒落在他的身上，可以使人瞧的出，他是個年方弱冠的青年，穿着一件洗滌的甚爲乾淨的淡藍長衫，踏着一雙牛皮薄底快靴，混身風塵僕僕，似是趕了不少的路，方始抵達此處，但他那濃濃的劍眉，灼灼逼人的星目，却不會露出半點半滴的疲態。

他束髮不冠，看來似是有些懶散，但却行動快捷已極，雖是山路那等崎嶇，只見他步履從容，那消片刻，便已經去了里許。

初更向盡，藍衫人已然來到了一處峯頭。

他流目四顧，俯視着前後左右的千山萬壑，銳利的眼神，竟然如能透視雲霧，即使那月光並不如想像中明朗，對他而言，已經足夠帮助他找出要找的事物！

這等月色深山，他究竟想尋找什麼呢？只見他目光停留在一處光秃秃的峯岩之上，久久不曾轉動，莫非他要找的東西，便在那秃峯之上麼？

藍衫人忽然伸手摸了摸挾在脅下的包裹，臉上閃起一片嚴肅光輝，收回目光，突然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此人看來年甫弱冠，但長嘯之聲，却是高吭入雲，尤當夜半荒山，這嘯聲一起，只驚得宿鳥奔飛！虎狼匿跡；中氣之足，和內力之强，即令有着數十年修爲之士，也難望其項背。

長嘯聲一落，藍衫人便自直奔了那秃峯而去。

兩山之間，雖是有着十里距離，但在藍衫人脚下，却直似庭戶之間，那消頓飯時光就已經抵達。

他踏上峯頭，略一打量，迅快的繞着那平整的峯頂走了一週，然後便在東側一塊形如棋坪的巨石之上，盤膝打坐，片刻間便已渾然進入忘我之境。

這時，打那秃峯兩側的山脊，又淡烟般的出現了一條白色人影，但見他身形之快，更不在藍衣少年之下。

一轉眼之間，這人影已然到了秃峯的半腰。

但是他却並未立即攀上峯頭，而是在那尚距峯頂百丈遠近的斜坡之上，站定下來。

驀然，打他的左手山脊下方，跑出來一個人。接着，右邊的石縫裏也跳出來一個人。

瞧他們行動矯捷，舉步無聲，正也是身懷上乘武功。

那先前人影，一見兩人現身，立即低聲道：「可是珠兒和茵兒麼？」

聲音雖是很低，但却清脆嬌媚，有如出谷黃鶯，敢情這白衣人竟是一個少女。

那兩名打山石中走出來的人，已然到了白衣少女的身前，齊齊向那白衣少女笑道：「婢子見過小姐……」

原來這一個穿紅，一個穿紫的姑娘，乃是兩名小婢。

白衣少女作了個手勢，問道：「來了麼？」

二婢點了點頭。

敢情，她們適才那一笑，聲音竟是太大了一些。是以，這時索性只點頭，不敢說話了。

白衣少女沉吟了一下，說道：「此刻離那三更尚有半個時辰，妳們可以回去了！四更時分，叫他們抬了棺木到崖上候命吧！」

二婢聞言，却未離去。

穿紅的搖了搖頭，低聲道：「小姐，妳……準能殺的了他麼？」

話雖不多，但却充滿了關切之情。

白衣少女皺起柳眉，沉下臉，怒道：「珠兒，妳難道連我都信不過了？」

珠兒顯然吃了一驚，忙道：「婢子怎敢不相信小姐？只是……婢子總想不透，那人跟小姐既是無寃無仇，而且又從不相識，幹嘛非要拚個你死我活呢？」

紫衣小婢也道：「是啊！珠姐姐不說的話，婢子倒不覺奇怪，小姐，往常妳常常掛念着八月八日生死會，莫非……莫非就是要跟那來到崖上的人拚命麼？」

白衣少女臉上抹過一絲笑容，道：「不錯！茵兒，妳可相信我必須一劍將那人刺死？」

她那笑容之中，似是隱藏着一股令人難以覺察的期待與憧憬，眼神中也升起一股夢寐般的希望！

茵兒天眞的一笑道：「小姐劍法，天下無雙，那人當然不是妳的對手了！」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按了按斜掛柳腰的劍柄，嬌靨微微泛起一片興奮的紅暈，仰望峯頂，喃喃自語般低聲道：「青城飛鳳，銀劍無雙……」

突然向二婢一揮纖手，嬌軀一擰，便自向峯頭奔去。

她身法美妙已極，白衫飄飄，當眞有如飛仙臨凡。

百丈斜峯，眨眼便到。

就在她踏上峯頂的刹那，耳中竟聽得一聲朗笑道：「姑娘來了麼？區區候駕多時了！」

白衣少女微微一怔，心想，這人好生無理！

但她口中却是未曾說出來，只冷冷的向崖上走去。藍衫人此刻已然站了起來，手中依舊夾着那個包裹。

白衣少女移步上前，借着淡淡的上弦月，看了那藍衫少年一眼，突然間芳心一震，暗道：好犀利的眼神，他怎可這等無理的瞧着我呢？哼！稍時我不挖掉你的這雙賊眼才怪哩！

藍衫少年瞧到了白衣少女的嬌靨，不由得也在心中暗嘆，似這等絕色美女，自己又如何忍得下心，一刀將她殺死呢？

兩人心中在想着事，是以誰也未曾再開口。

就這樣默然相對的站了好久，白衣少女陡地面泛桃花一甩長髮，似是要甩去心中的無數的煩惱！

那藍衫少年却適時沉聲問道：「姑娘，這兒可是青城山，生死崖麼？」

白衣少女道：「你是何人？問生死崖作甚？」

其實，這白衣少女心中早就猜到了他是什麼人，雖然她還不曉得他叫什麼名號，但她却對他的出身、武功，和來到青城的用意，都已瞭如指掌！

藍衫少年揚眉一笑道：「在下藍天雲，不知姑娘怎麼稱呼？」

白衣少女道：「我叫呂沁寒……」

她似是覺出自己並無對他說出姓名的必要，語音頓了一頓，接道：「見鬼了！我……爲什麼要告菲你我叫什麼呢？」

藍天雲笑道：「在下既是把姓名告訴了姑娘，姑娘說出名姓來，那也沒有什麼不對，姑娘何必奇怪呢？」

呂沁寒微微的感到芳心一動，暗道：「他倒是很能替別人設想啊……」

但她口中却道：「藍大俠深夜駕臨荒山，不知爲了什麼？」

藍天雲怔了一怔，失聲道：「姑娘，妳……莫非不是在下要等之人麼？」

呂沁寒嫣然一笑道：「原來藍大俠是要等人麼？但不知等的是誰？」

藍天雲決不曾想到這呂沁寒發現他木訥忠厚的心性之後，竟然有心要跟他開開玩笑，當下聞言却是呆了一呆說道：「呂姑娘，這兒可是生死崖？」

呂沁寒柳眉一揚道：「這裏是青城捨身崖，是不是又叫生死崖，我就不大明白了！」

藍天雲忽然露出了一副焦慮的神態，急道：「姑娘，這裏原來不是生死崖麼？壞了！在下可誤了大事了……」

他仰頭看了看月色，接道：「姑娘可知生死崖何在？在下從未來過青城，尋到此崖，只道便是了，豈料竟然會找錯了地方……」

呂沁寒冷哼了一聲，道：「藍大俠既是不曾來過青城，又怎會認爲此處便是那生死崖？只怕閣下睜着眼睛在那兒說瞎話了！」

藍天雲搖頭道：「呂姑娘，在下乃是奉命而來，自是有人指點生死崖附近的形勢，但在下又怎知這兒却是捨身崖呢？」

呂沁寒道：「你打算怎麼辦？再去找麼？」

藍天雲長嘆一聲道：「只好如此了！不過，姑娘如肯指點一下，區區自是萬分感激！」

呂沁寒心中暗暗失笑，忖道：瞧他如此忠厚，倒是叫人不好意思再作弄他了。

當下目光一轉，笑道：「藍大俠如此焦急，一定是有十分重要的大事了！」

藍天雲道：「正是十分重要的一樁約會！」

呂沁寒道：「原來是一次約會麼？」

她作出恍然大悟的神態，接道：「但不知藍大俠這樁約會，怎的安排在深宵荒山？」

藍天雲此刻本是十分着急，那裏還有心情和她解說，不過，他爲人不但忠厚木訥，而且甚是謙遜平易，是以呂沁寒一問，他明明不想回答，口中却不由自主的應道：「這次約會乃是在二十年前所訂，在下只是奉命前來赴約，至於其他因由，恕在下無法奉告了！」

呂沁寒柳眉一皺道：「藍大俠，二十年前你多大年紀？」

藍天雲道：「在下今年不過二十出頭，那時自然還在襁褓之中了！」

呂沁寒道：「如此說來，你當眞是代人赴約而來了？」

藍天雲聞言怔了一怔，暗道：她怎會疑心我騙她呢？但口中却道：「姑娘，那生死崖何在，可否勞神指點一下？」

呂沁寒突然冷冷一笑，道：「藍大俠，你可是天山『震天刀』的傳人？」

藍天雲怔了一怔，道：「姑娘……妳怎知在下是震天刀的傳人？莫非……」

他忽然似是大徹大悟，雙目目光有如寒電一般，疾射而出，仰天大笑三聲，接道：「在下一向不善心機，姑娘這等戲弄在下，不嫌有傷忠厚麼？」

呂沁寒冷冷一笑道：「藍天雲，不論你怎麼說，姑娘總算先勝了你一陣了！」

話音微微一頓，接又說道：「其實，你應當早就想到，這捨身崖既是叫人捨身而死，又是當作生死會的決鬥之處，自然也可喚作生死崖的了！怎麼你竟然思不及此，刀公收了你這個弟子，可算是倒霉不小……」

藍天雲心中本來已十分不快，忽然聽到她竟是出口辱及自己的恩師，當下那容她再說下去，怒喝一聲道：「住口！」

呂沁寒應聲而止，這個樸實的少年，一刹那間變得那麼兇霸霸的，倒眞叫她吃了一驚！

他那股懾人的氣魄，使得她不敢再諷刺於他！

藍天雲冷哼了一聲，接道：「姑娘，妳爲何辱及家師？看來妳必是劍婆孟老的弟子了！」

呂沁寒道：「不錯！」

藍天雲冷冷一笑道：「果然妳就是二十年後，前來赴會的人了！」

呂沁寒聽了格格一笑，說道：「也不錯啊……」

藍天雲道：「姑娘，妳爲何要戲弄於我？」

呂沁寒一楞道：「這有什麼不對？」

藍天雲道：「姑娘好似很有道理，莫非你戲弄在下乃是應該？」

呂沁寒道：「藍大俠，這事你可怪不得我吧！試想你見面之後，可曾問過姑娘我是誰麼？」

藍天雲聽得一怔，暗道：照她這麼講，果眞是我初初太大意了一些，該是怪不得她的了……

心念轉到這裏，抱拳道：「呂姑娘，在下不再記掛妳適才的舉動了！」

他乃是不善辭令之人，自以爲這幾句話說得甚爲得體，殊不料聽在呂沁寒耳中，幾乎將她的肚子笑破！

不過，呂沁寒這時對他竟是生出了一股敬意，不再奚落取笑，反倒嫣然一笑，接道：「藍大俠，你師父要你前來赴約，是否已將當年約定的條件告訴過你？」

藍天雲皺眉道：「沒有！」他語音一頓，又道：「姑娘，今日之會，既是稱作生死約會，自然是你劍我刀，拚出一個生死存亡來了，還有什麼條件可言？」

呂沁寒道：「當然有！」

藍天雲顯然有些不信，沉吟道：「姑娘想必是知道的了？」

呂沁寒道：「家師自然不會像你師父那等愚蠢，要你前來赴約，竟然不將其中細節說明，藍大俠，看來這二十年之約，你已然輸了一半了！」

藍天雲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劍眉一揚，怒道：「姑娘，妳若再敢辱及家師半句，區區只怕也要反唇相譏了！」

呂沁寒怔了一怔，暗道：「他按理早該反唇相譏才是，直到此刻還是先行警告我一番，必是他當眞的不知道昔年定約之時，雙方所作的交代了。」

呂沁寒迅快的想了一想，笑道：「好吧！我不再提到你師父便是！」

藍天雲臉色稍見緩和，接道：「姑娘，你還不拔劍麼？」

呂沁寒搖了搖頭，微微一笑道：「且慢！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藍天雲道：「姑娘有什麼最好一氣說完！」

呂沁寒道：「昔年定約之時，兩位老人家曾經有過約定的條件，這些條件藍大俠如是不知，不論勝敗，豈非仍然算不得完成二老的心願麼？」

藍天雲道：「姑娘知曉這些條件？」

呂沁寒道：「當然知道！」

她略爲的向後退了一步，接道：「據家師相告，當年兩位老人家曾經決定了兩個附帶的條件，第一點是這場比鬥，雖然稱作生死之會，但如雙方功力相當，無法置對方於死地之時，則不妨以分出勝敗，作爲今日之會的結果；便是敗的一方，在十年之內，均應聽任勝的一方指揮，不得稍有違背！」

藍天雲心中暗自尋思道：「就算這兩點條件，不是恩師與劍婆所約定，我似乎也沒有辦法反對的了……」

當下接道：「這等條件倒也不苛，但有一樁，區區却得先行說明！」

呂沁寒說道：「那一樁？你莫非是怯戰？」

藍天雲臉色一沉，冷笑道：「在下如是怯戰，那也不會來到青城了！區區之意，却是指的那十年之內，聽命對方之事，應該也有一些限制。」

呂沁寒一怔道：「什麼限制？」

藍天雲說道：「不論誰勝誰敗，絕對不許任意迫令對方，作出些那有悖仁義之事！」

呂沁寒芳心一震，暗道：「若非他提起，我倒忽略了這事件……」頓時她臉上竟飛起一片紅暈！

敢情女孩子的想法，與男人究竟不同，藍天雲所想到的，乃是不可作那不仁不義之事，呂沁寒則立即又聯想到別的事，如果自己落敗，藍天雲命令自己脫去衣衫之時，她又將怎麼辦？

藍天雲自然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見她沉吟不答，只道她不肯接受自己所說的話，當下怒喝道：「姑娘，妳爲何不答藍某之言？」

呂沁寒驀地心中一驚，紅着臉道：「藍公子，妾身是在想，除了仁義二字之外，還當加上一樁限制……」

她突然間改了稱呼，藍天雲倒也不曾覺出有異，但她居然要再加一些限制，可叫藍天雲大感意外，忙道：「姑娘要加上什麼限制？」

呂沁寒低聲說道：「不許要人作那淫邪之事！」她似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才將這句話說出口來。

藍天雲聞言，不禁心中大大鬆了一口氣，笑道：「正該如此！」

笑聲一斂，接道：「不過，在下適才已然想及，一個人如果要作那十年奴隸，委實是十分難受，是以，在下認爲，最好咱們之中，能有一人戰死此間最好。」

呂沁寒笑道：「那當然好！」

說話之間，她又退了一步。

藍天雲見她將彼此之間的距離，拉到七尺之外，頓時心中明白，應該是雙方動手的時候到了！

他立即解開手中的包裹，露出一把金刀。

淡淡的月色之下，刀身泛起耀眼的光華，顯然，這把刀乃是一把神物。

呂沁寒這時也拔出了腰間的寶劍。

藍天雲但感到眼前現出一派青濛濛的寒光，七尺之外，猶自覺出呂沁寒手中寶劍發出的劍炁，甚是犀利。

兩人對彼此手中的兵刃，早就下過工夫研究，是以雖是覺出不凡，也未覺得驚訝。

呂沁寒橫劍身前，笑道：「藍公子，請啊！」

生死之搏，即將開始，她居然還能這等從容，足見她心中早有必勝的把握了。

藍天雲的神態，遠不如呂沁寒從容，但他的氣勢，却較之呂沁寒大大不同。

只見他金刀高舉，臉上一派肅穆之色，兩眼貫注在呂沁寒身上，一瞬也不瞬，彷彿要把她整個的人看穿。

呂沁寒只覺吃了一驚，刹那間粉臉之上，又泛起了紅霞，那藍天雲的目光，竟是使她芳心起了波瀾，藍天雲瞧了一會兒，突然移步上前。

他的步履沉重，每移一步，都似用盡了全身力道，脚下也響出咚咚之聲。

呂沁寒悚然一驚。

敢情她這才發現，藍天雲並不是被自己的美貌所吸引，而是他借着這等注視，暗暗凝聚了全身眞力，以便一刀砍下，便可置對手於死地。

明白了其中道理，呂沁寒那敢大意，頓時凝神專志，持劍相待。

藍天雲每步踏出，都是一尺八寸之遠，五步不到，已經踏進兩尺距離之內。

呂沁寒但感對方金刀之上，發出一股冷颼颼的寒意，迫人眉宇，心中微涼，長劍不由自主的微微上揚。

藍天雲面色如同喝醉了酒般通紅，顯然，他已將全身功力凝聚，只要一但出手，必是石破天驚般的一擊。

呂沁寒似是十分明白其中道理，當下心中已然有了趨避之道。

只因她自己明白，藍天雲這一刀力道之强，决非自己所能硬架。

藍天雲又等了片刻，這才劍眉一揚，喝道：「姑娘小心了！」

金刀乍閃，突然一刀劈下。

呂沁寒格格一笑，寶劍斜斜一引，劃解了那陣刀風，嬌軀閃電般一幌而逝。

藍天雲一刀砍下，只覺眼前一花，竟是失去了呂沁寒的身影，不免怔得一怔，突然一縷劍炁，打身後襲來，他頭也不回，反手一刀，向後壓去。

但聽得噹的一聲，刀劍相交，兩人手腕同時一震，藍天雲暗道：「這位姑娘竟有着這等强勁的臂力，果然不可輕敵。」

但那呂沁寒被藍天雲這一刀震得却已退了兩步之多，芳心之內大爲駭然。

他不但是反手回擊，便有這等手勁，試想適才那一刀若是砍在自己的劍上，豈不將自己的玉臂震斷麼？

其實，她尚未想到，如是那一刀自己不是仗着師門至高無比的輕身功夫躍開，

斷的必然不止玉臂，很可能那刀刃上的勁氣，可以隔着寶劍，將她心脈震斷。

這時，藍天雲緩緩的轉過身來，當他目光碰到呂沁寒時，不由得呆了一呆。

敢情他轉身甚慢，是以無聲無息，呂沁寒未曾發現，仍然站在五尺之外，左手抱着右腕，不住推拿。

這表示自己那一刀已將呂沁寒的手腕震疼了。

他本可舉步上前，發出一刀，將這個少女擊敗；不過，藍天雲乃是何等身份之人，自是不願作出這等乘人於危的事了！

藍天雲乾咳了一聲道：「姑娘，妳可要調息一番再戰？」

他本是由衷之言，因見呂沁寒正在揉着右腕，故而問她一聲。

但是，聽在呂沁寒耳中，可就十分的不受用了。

她冷哼了一聲，道：「不必了……」

突然一擺長劍，當胸疾刺而來。

這一招劍法，表面看來，實在是平庸已極，走洪門，踏中宮，乃是用劍的大忌，而她居然不慮後果，挺劍刺來，足見其中必有道理。

藍天雲金刀一沉，反以刀背，向那劍身拍去。

呂沁寒忽地劍鋒一轉，順着藍天雲的刀勢，長劍往外一拉，疾若電光火石一般，削向藍天雲的腕脈。藍天雲大喝一聲，身形一拔，刀背倒轉，平拍對方長劍，自已却已離地飛起丈五之高。

敢情他也迫得施展了一手師門絕學「天山遊龍」身法。

呂沁寒自然不願讓他掐中自己寶劍，嬌軀一擰，便也退開三尺，長劍一指，疾快的點向尙在半空的藍天雲。

藍天雲此刻身形正好向下落來，眼看難逃立在地上的呂沁寒寶劍刺穴之厄，但他竟能一舞金刀，發出一股極大的眞炁，撞在石地之上，將自己的身形震高尺五，落在呂沁寒身側丈許之外。

呂沁寒瞧的呆了一呆，脫口道：「果然不愧遊龍身法……」

但她未等藍天雲舉刀作勢，便自飛身仗劍攻了過去。

頓時，兩人便以近身搶攻招數，打在一起了。

在藍天雲而言，這等打法，不啻捨己之長，皆因他那「震天刀」法，乃是威猛的路子，一旦遇到近身之戰，就有些蹩手蹩脚了。

呂沁寒也正是看穿了這一點，否則，容得藍天雲放手猛攻，自己可就難以有機會搶回先機了。

須知他們正是當代兩位奇人的弟子，武功之高，連武林一流高手，也強不過他們，這時忽然以命相搏，這一場打鬥，自然是世間罕見了。

倘若有人胆敢躲在一旁窺看，定然會發現，兩人出手時招勢之快已然到了瞧不清身影的地步了。

眨眼之間，他們已各自搶攻了百招出頭。

藍天雲內力充沛，最耐久戰，是以他雖是有些施展不開的感覺，但仍能從容應付，不曾落敗。

呂沁寒此刻却是心中有些焦慮了！

她自己明白，師門無雙劍法，講究的便是迅捷輕靈，以快制快，倘是久久的拖戰下去，最後到了自己內力不續之時，吃虧的就準是自己了。

呂沁寒一念及此，頓時劍法一變，突然使出一招「夜雨瀟湘」，但見劍尖洒出七朵銀花，罩住藍天雲五處大穴。

藍天雲微微一驚，金刀迅快的當胸一抱，護住身前的穴道，容得呂沁寒劍招氣勢已盡，這才驀地吐氣開聲，掄刀直砍呂沁寒長劍。

藍天雲柳眉一揚，迫得揮劍截刀，凝聚全身功力，猛的往上一擊！

噹！的一聲，刀劍忽告互撞一起！

這可是兩百招中雙方第一次讓那兵器碰了頭。

刹那之間，一刀一劍，却是貼在一處，不曾分開。

敢情呂沁寒用了一個化字訣，化解了藍天雲的刀上內力，恰巧藍天雲也在久戰不下的情形下，心中甚爲着急，出刀之時，便已決定，只要對方不再虛招發劍，自己便要暗用黐字訣將對方長劍黏住，然後憑仗自己的內力，迫使對方認敗服輸。

雙方用意相同，是以刀劍一旦互撞，便由先前那等以快制快的局面，變成了一個內力相爭，互持不下的情勢。

表面看來，這等情勢已不若適才那番苦鬥刺激，但如看在行家眼中，便知眼下的景況，才是眞正的凶險萬狀，只消一方稍稍不支，就會弄成血流五步的慘局。

兩人全力相持，足足過了盞茶之久，呂沁寒嬌靨之上，已然微現汗光！

她在來到崖上之時，原以爲師門「無雙劍」必可將對方「震天刀」擊敗，不料對方竟然刀法大變，與二十年前大爲不同，是故一旦交手，便自落了下風。

此刻挺而走險，雙方硬行以內力相拚，結果自然不堪設想，越想越急，那支長劍也就越發的撐持不住。

眼見再有頓飯時光，自己必將因爲內力已盡，慘死對方刀下，芳心之中，不由得暗暗泛起了一股毒念！

此刻，呂沁寒已然脚下虛浮，向後退開半步。

藍天雲刀上眞力充沛，倘如他不是僅想逼得對方罷手認輸，只消再加一成內力，便可將呂沁寒立斃刀下！

然而，藍天雲並未再加壓力。

就在呂沁寒又自後退了一步之際，她那左手忽然緩緩向腰際一探，那雙明亮的大眼中，忽地現出惡毒的光芒。

藍天雲只瞧得一呆，正自尋思，這位姑娘爲何忽地雙目之中充滿了這種神色時，呂沁寒左手已然悄悄的抬起！

危機正是間不容髮，但藍天雲却是完全不解！

適時，突然一聲暴喝傳來：「小丫頭，手下留情……」

一條人影，橫空疾掠而來，青光電閃之下，兩人但感手中刀劍一震，竟是各自被迫得向後倒退了三步！

藍天雲大吃一驚，凝目望去，只見兩人的身前，站了一位褐衫白髮老人，手中一根只有三尺左右的青竹細竿兒，依然舉

在半空，未曾落下。

他認不得這位白髮老人是誰，但他心中對這老人的一身武功，却是萬分欽佩，心中暗道：「武林之中，果然不乏異人，看這位老人功力之高，實在是不在師父之下……」

尋思之間，呂沁寒已然叫道：「黃公公，你老怎的來了？」

白髮老人笑道：「小丫頭，妳打不過人家，竟想暗下毒手，我老人家瞧不慣，自然是要趕來的了！這有什麼不對麼？」

話音一頓，向藍天雲皺眉道：「小子，你可是刀公齊天壽的徒兒？」

藍天雲忖道：「他竟然稱我恩師名諱，只怕跟師父很熟，我千萬不能在前輩高人之前失禮了！」

當下連忙抱拳道：「晚輩藍天雲，正是天山門下，不知老前輩怎麼稱呼？是否與家師很熟？」

白髮老人哈哈一笑道：「藍天雲？你就是享譽塞外的那個『大漠遊龍』？」

藍天雲似是被這白髮老人稱讚得有些不安，笑道：「區區名號，倒教前輩見笑了！」

呂沁寒這時臉上也掠過一絲詫色，顯然是不曾料到藍天雲的名號，竟能讓這位風塵異人有了這般印象！

白髮老人笑道：「老弟，你出道不滿兩年，『大漠遊龍』四字，已然流傳塞北，像你這等年紀的人，應該是十分難得的了！」

藍天雲見他一味誇獎自己，却是不曾說出他的名號來，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只有訕訕發笑，神情甚爲尷尬。

呂沁寒這時候却笑道：「黃公公，人家不知道你老的來歷，似是有些不大放心呢！」

藍天雲聽得暗道：她這是什麼口氣？難道她還想挑撥這位老人家跟我作對麼？

思忖未已，只見白髮老人已經大笑道：「不錯！老夫一高興，就幾乎忘了介紹自己！」

目光轉到藍天雲身上，接道：「老弟，丐帮有個逐出門牆的老花子，你師父可曾對你談起過？」

藍天雲大吃一驚，連忙收起金刀，曲膝一拜道：「老前輩莫非便是人稱『天涯神丐』的黃九公麼？」敢情他倒是眞的聽到師父說過此老，在武林中輩份之高，連當代丐帮帮主，也要數作他的徒孫！

黃九公白眉一皺，竟是嘆了一口氣，道：「什麼神丐，屁丐！老夫早被逐出門牆，不如喚作天涯遊魂還好聽一些！」

藍天雲聞言一怔，暗道：「瞧他這等神情，莫非對那昔日被丐帮逐出門牆之事，甚是不安麼？」

他幾乎要脫口相詢出聲，但他究竟還是初見，是以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黃九公却是話音一頓，立即沉聲道：「老弟，這兩年你的足跡從未踏入長城以南一步，這回遠遠的從天山跑來青城，莫非專向呂姑娘挑戰麼？」

藍天雲道：「老前輩料的不錯，晚輩正是專程前來討教！」

黃九公皺眉道：「可是你師父要你來的？」

藍天雲道：「若無家師之命，晚輩怎肯遠離天山？」

言下之意，乃是不願遠遊，以便常常侍奉師長，一片孝心，不言而宣！

黃九公怔了一怔道：「這麼說，傳聞的事，果然是眞的了？」

藍天雲不知黃九公此話何指，自然不便多問，但呂沁寒却笑道：「黃公公，什麼事傳聞到你老耳中了？」

黃九公道：「什麼傳聞的事？哼！還不是你們今天這場拚命的約會麼！老夫先前還有些不信，如此想來，你們那兩個老糊塗師父，果眞是忍不住一時意氣，訂下這等荒唐約會了！」

藍天雲聞言，心中微感不安，忙道：「老前輩，家師訂下此會，旨在較量武功，那也不會有什麼不對啊！」

呂沁寒也笑着說道：「黃公公，訂約遠在二十年前，倘若家師認爲不安，又怎麼會要晚輩依時赴約呢？你老錯怪了家師啦！」

黃九公冷冷的看了兩人一眼，道：「老夫有一句話，說出來只怕你們都會吃驚了！」

呂沁寒忙道：「什麼話？你老請說便是！」

黃九公道：「適才若非是老夫趕來，你們這一場拚鬥的結果，又將是怎生的結局？」

呂沁寒一怔道：「這個——！」

敢情，她自己心中明白，結局必是一死一傷！

藍天雲心中也知道，如是呂沁寒當眞在那左手之中，藏有暗器，則自己當時必然無法迴避，結果如何，自是不說可知，頓時，心中對他憑添十分敬意。

因此，藍天雲不禁脫口道：「錯非你老趕來，只怕晚輩與呂姑娘必是同歸於盡的結局了。」

呂沁寒聞言，忽然冷笑道：「誰說是同歸於盡？恐怕死的是你！」

她居然連這一口氣也不肯服輸，倒教藍天雲不便再多說什麼了。

黃九公却是皺眉道：「丫頭，妳好像認爲妳那幾根綉花針就能夠傷的了藍天雲麼？」

呂沁寒道：「爲什麼不能？家師的白眉針，循脈攻心，對時無救，縱是鐵打的好漢也禁受不起，何況是他呢？」

黃九公忽然哈哈大笑道：「姑娘，也許妳那白眉針可敎藍老弟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喪命，但妳可曾想到，當他被妳暗算的刹那，刀上略加一成眞力，妳這個丫頭就要先他十二個時辰而死呢！」

呂沁寒粉頰一紅，辯道：「他……那裏還能再加一成內力呢？」

黃九公笑道：「丫頭，妳一向嘴硬，其實，妳心裏此刻早已明白了，是不是？」這句話，可眞是說到呂沁寒的心坎裏去了。

只因她此刻手心正在暗暗冒汗，當時的情形，果眞有如黃九公之言，若黃九公不適時出杖將兩人分開，自己這時不眞的喪命崖上了麼？

她低下了頭，不再爭辯了。

黃九公微微一笑，道：「老夫來的却

也恰到好處，不過，錯非老夫担心孟婆子的偏激個性，可能會鬧出亂子來，縱然老夫確信今夜你們有這場拚命約會，老夫也不會趕來了……」

黃九公餘音未巳，只見兩條人影，如飛般撲上崖來。

藍天雲凝目望去，原來是兩名少女。只見她們神色慌張，一直奔到呂沁寒身前，低低的說了兩句，頓時，呂沁寒臉色大變，失聲道：「黃公公，家師的住處出了事了……」

黃九公一呆道：「妳師父可是住在藏劍宮？」

呂沁寒道：「可不，黃公公，晚輩這就趕去看看……」話未說完，便領着那奔來報信的二女下崖而去。

黃九公臉上充滿了疑慮之色，自語般喃喃道：「奇怪了，什麼人敢胆惹上劍婆呢？」

藍天雲呆呆的看着黃九公，這等事他自然不便置喙了！雖然他有心前去看看，但如黃九公不說去，他自己也不能先說！

須知像劍婆孟飛烟那等老一輩人物，她如果一旦遇上什麼不順心的事，只怕也不會要別人相助，何況，如是連孟劍婆都對付不了的人，自己即令趕去，那又能有什麼用處？

黃九公沉吟了一會兒，忽然向藍天雲道：「老弟，你師父和孟飛烟的關係，你知道嗎？」

藍天雲搖頭道：「家師不曾說過，晚輩自是不知！」

黃九公道：「你師父不曾告訴你麼？這就怪！」

藍天雲心想，這也沒有什麼可怪，既然雙方乃是仇敵，當然也談不上什麼關係了。

他心中雖是這麼想，但口中可並未說出。

黃九公略一遲疑，嘆了一口氣，說道：「其實，那孟飛烟與你的關係，並不簡單，如果不是有着老夫的那位師弟歐陽春橫身其間，只怕孟飛烟早巳成了你的師母了。」

藍天雲只聽得心中大大一震。

他從來沒有想到，師父仇人，曾會是他年輕時的情侶了！

是以，利那間整個人都楞了。

黃九公微微一笑道：「老弟，你可是甚感意外麼？」

藍天雲訥訥道：「晚輩果然十分意外，但……但是師父却從來沒有提過孟老前輩……」

黃九公太息道：「你師父終身爲情所誤，他自然是不願提她了！」

藍天雲皺眉道：「老前輩，有一樁事，晚輩甚是不解！」

黃九公道：「什麼事不解？你且說出，老夫也許明白。」

藍天雲道：「就算家師一向不願提起孟老名號，但今日之會，乃是兩位老人家在二十年前所定，晚輩來此赴會之前，他老人家也該告知於我才是啊！」

黃九公笑道：「可是你師父並未說明要你來此會見的，乃是劍婆傳人麼？」

藍天雲道：「正是如此！」

黃九公道：「這也沒有什麼難解，當年約定，乃是劍婆所迫，你師父原就無意與她爲敵，他不告訴你，也正是不想在你心中種下仇恨種子，使得上一代的恩怨，再延展到下一代身上之意，老弟，你想通了麼？」

藍天雲心中大爲激動，笑道：「原來如此……但是，但是……家師既然不願與孟老前輩爲敵，那又何必接受這二十年後的生死之約呢？這中間的道理，晚輩越發的不解了。」

黃九公笑道：「老弟，這事可就牽涉到我那位師弟了！」

話音一頓，黃九公突然搖了搖頭，一頓竹杖，接道：「那歐陽春不但是老夫師弟，也是當時的丐帮帮主，一身武功，自是不用說的了，尤其是他生的宛如玉樹臨風，卓爾不羣，行踪所至，當眞不知風靡了多少武林少女的芳心……」

他乃是忠厚之人，心中雖然想到孟飛烟可能移情別戀，拋棄了自己恩師，但他一旦想到這裏，便連忙止住，不再往下想去。

黃九公看了他一眼，接道：「當時你師父與孟飛烟各以刀法劍術，稱譽武林，聯袂行道，爲武林不平之事，排難解紛，情意相投，締結良緣，也不過是指顧間可待，怎知當他們因事前往丐帮總壇之後，一雙情侶頓時成了陌路之人……」

藍天雲失聲道：「爲什麼呢？孟……老怎的那等無情無義？」

黃九公道：「說來也實在是誤會，其中恩怨，老夫也不甚了了，不過，歐陽春雖然別有居心，但在人好好色的原則之下，却也情有可原，怪只怪孟婆子年輕時長得太標緻了些，否則又那裏會生出如許之多的痲煩……」

藍天雲皺眉道：「老前輩莫非對其中詳情，也不知道麼？」

黃九公遲疑了一下，搖頭道：「老夫不甚了了！」他似是知道，藍天雲定然心中不甚滿意，接道：「老弟，長輩間的恩怨，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何況，以你師父的爲人，老夫相信，他必然會親自告訴於你的呢！」

藍天雲點頭道：「晚輩也是這麼想。」他想了一想，笑道：「還有一件事你老並未說明啊！」

黃九公道：「什麼事？」

藍天雲道：「家師怎會接受了這二十年後的約會之事呀？」

黃九公笑道：「很簡單，令師當時如不答應，很可能就得拔刀與孟飛烟親手一拚，試想令師怎肯與他的情侶拚命呢？」

藍天雲失笑道：「晚輩明白了。」

黃九公道：「老弟，你能明白那眞是最好了！」黃九公忽然一笑，接道：「老弟，你瞧那呂沁寒怎樣？」

藍天雲笑道：「才貌出衆，武功不凡，除了稍爲嫌她過份點慧，可算得上武林中一流好手，女中的豪傑！」

黃九公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你對她的觀感不壞了！」

藍天雲笑着道：「晚輩對人一向都是只往好處想，對呂姑娘自然也不會例外的了。」

黃九公笑道：「老弟，你很忠厚，也很誠懇，不過，老夫却不得不奉勸你一句話！」

藍天雲頓時十分恭敬的接道：「晚輩洗耳恭聽！」黃九公大笑道：「老弟，你不必太過執着，老夫要告訴你的，正是要你今後爲人行事，不妨稍稍放得開些！」

藍天雲一怔道：「老前輩，怎樣才叫放得開一些呢？」

敢情，他當眞是十分的木訥！

黃九公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忽然搖了搖頭道：「老弟，看來老夫是不必勸你了，一個大忠大誠之人，縱然別人有什麼詭計，只怕也害你不到啦！」

藍天雲呆了一呆，黃九公又接道：「你師父有了你這等傳人，震天刀必將獨秀武林了！」

藍天雲謙虛的道：「老前輩過獎了！晚輩愚笨得很！只怕有負恩師的一番心血啊！」

黃九公笑道：「老夫不會走眼，老弟，你只要不自甘墮落，刀公的震天刀法，必能揚威天下，一掃羣魔……」

藍天雲心中大感警惕，暗道：「我如果不好自爲之，那眞是要愧對武林前輩們的期望了……」他尋思之間，黃九公又道：「老弟，你願不願去見見孟飛烟？」

藍天雲呆了一呆，道：「晚輩……如是前去，只怕孟老人家不快吧！」

黃九公笑道：「不妨事，何況她目下正是陷入窘境之中，如是老弟你能助她一刀之力，說不定你就功德無量了！」

藍天雲尋思了一陣，道：「老前輩，那孟老前輩可是遇上仇家前來滋事麼？」

黃九公道：「不一定，但看那呂丫頭的兩名侍婢的神情，很可能這檔子事情有些棘手，老弟，咱們這就去瞧瞧可好？」

藍天雲沉吟了一下，道：「如是那孟老前輩遇上了什麼變故，晚輩自是義不容辭，應該前往探視，只是……」

他忽然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又道：「非是晚輩多心，如若孟老不是碰到强敵尋仇，晚輩這等貿然前往，豈不要越發的觸怒於她了？」

黃九公笑道：「不妨事，既與老夫同去，諒她也不會爲難於你……」

一頓手中細竹杖，便向崖下行去。

藍天雲裹起金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隨在黃九公身後，下了生死崖。

他不知藏劍宮在什麼地方，是以一步一趨的跟着黃九公，不敢稍有大意。

翻越了兩座山峯，兩人巳然停身在一處翠谷之中。

黃九公指着前面一處森林，道：「那一片林木之中，便是孟劍婆的住所，眼下十分寧靜，想必並非出了什麼大事，老弟，少時見到劍婆之時，倘是她對你言語冷峻，態度甚是無理，最好你多多忍耐一些才好！」

藍天雲點頭道：「晚輩既知孟老乃家師知交，便是晚輩的長者，她縱然對我有什麼挑剔，晚輩自也不把它放在心上！」

黃九公笑道：「老弟能明白這一點，老夫也就放心了……」

這一片雜樹林，佔地極大，整個的山谷，似是被佔了一大半，進入林中不及三丈，在那翠竹古柏掩映之下，露出了一抹紅牆。

藍天雲暗道：原來這是一所道觀，想不到孟劍婆竟是住在道院之內。

但轉而一想，這青城乃是道教四大洞天之一，道院之多，幾乎爲天下名山之首，孟飛烟住在道院之內，並無什麼不對。

藍天雲轉念之間，黃九公業巳領着他跨入這座道觀，並且一進穿過兩重殿宇，來到一個極大的庭院之中。

奇怪的却是觀中除了殿宇之中的長明燈而外，四下的房舍，竟是不見一點燈光人影。

藍天雲心中正自有些不解，黃九公巳經領着向這庭院的左側一道月門內奔去。

雖然只是一道院牆之隔，月門之內的情況，與外面却是有着莫大的差別。

藍天雲一路行來，本是未見任何一人，但一旦踏入這道月門，就發現了在那花圃的盡頭，不時現出人踪。

黃九公回顧了藍天雲，指着在月色之下，瞧得不甚眞切的幾間精舍，低聲道：「老弟，那一列精舍，就是藏劍宮了。」

藍天雲原以爲那劍婆的住處，既然稱之爲宮，必是巍峨壯觀的殿堂，不料竟是一列精舍，頓時深感意外，不過，他這時可並未說出，只笑了一笑，道：「老前輩，那兒似是甚爲平靜啊！」

黃九公道：「不錯，咱們先過去瞧一瞧。」

兩人沿着花畦石徑，直往那一排精舍走去。

行近精舍約有五丈，只見打左側的一株花叢之中，閃出了一個人來。

藍天雲凝目望去，發現這現身之人，竟是曾去生死崖傳訊的二女之一，當下不由得怔了一怔，暗道：「這名女婢怎會躲在花叢之中呢？莫非這藏劍宮眞的出了什麼岔事不成？」

尋思之間，耳中却巳聽得黃九公道：「珠姑娘，快快告訴你家婆婆，就說我老花子來了！」

珠兒目光在藍天雲臉上一轉，面有難色，說道：「黃公公，這位相公可要入內麼？」

黃九公道：「當然也要入內了！怎麼？有什麼不對麼？」

珠兒遲疑了一下，道：「不是不對，你老曉得，這位相公好似跟我家姑娘有什麼過節……」

黃九公笑道：「不妨事！天大的過節，都有老夫承担。」語音一頓，接道：「珠姑娘，瞧妳們這等情勢，莫非眞有什麼大敵强仇要來嗎？」

珠兒嘆息道：「婢子不知道，但婆婆似是十分氣惱，所以白大娘要婢子等人在外戒備……」

黃九公道：「原來妳們也不知道，無怪這等慌張了！」揮了揮手中竹杖，接道：「快去通報，不然，老花子可要自己入內了！」

珠兒遲疑了一下，終於轉身奔入屋內去了。

過不了一會兒，只見呂沁寒在珠兒伴同之下，急步走了出來。

黃九公呵呵一笑道：「丫頭，妳師父

怎麼樣了？」

呂沁寒臉上滿佈焦慮的神色，低聲道：「黃公公，師父好生氣，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你老快去瞧瞧可好……」

黃九公道：「有這等事？」

話音未已，人已奔入那精舍之中。

藍天雲冒冒失失，跟在黃九公的身後，便向內闖去，呂沁寒忽地玉手一伸，道：「藍兄，且慢入內……」

藍天雲怔了一怔，道：「姑娘可是不許在下入內麼？」

呂沁寒皺眉道：「妾身……想請公子在外間稍爲等候一會，容那黃公公問明白家師爲何生氣之事，再請公子進去……」

藍天雲知道她有了這等顧慮，也並不爲過，當下笑道：「在下遵命！」

呂沁寒引着他來到精舍最右的一間靜室之中，便自轉身離去，但那珠兒丫頭，却捧着一杯香茗奉上。

藍天雲道過了謝，那珠兒竟是守在室內，不曾離去。

這一來，藍天雲緩緩的放下了玉盞，笑着問道：「姑娘，妳可是奉命看守於我麼？」

珠兒怔了一怔，道：「不是啊！」

藍天雲道：「那……姑娘爲何不回到花叢之中戒備？」

珠兒嫣然笑道：「婢子不用去啦。」

藍天雲大爲不解，詫問道：「爲什麼呢？」

珠兒笑道：「有黃公公和藍大俠在此，還有什麼人胆敢前來惹事？婢子自是不用前去的了。」

藍天雲心中暗道：「原來如此……」

但他口中却道：「姑娘，有一句話，在下不知當問不當問？」

珠兒柳眉一揚，道：「藍公子，倘是你覺得問出來不甚得體，那還是不用多問最好！不過，婢子倒有一句話，想要奉告公子。」

藍天雲心想，這可好，她倒教訓起我來了！我倒要聽聽看，妳有什麼話要奉告於我。當即笑道：「姑娘有何見教？」

珠兒笑吟吟的接道：「公子看來，我家姑娘的武功如何？」

藍天雲道：「妳是指的呂姑娘麼？」

珠兒道：「不錯！」

藍天雲笑道：「足當武林頂尖高手之譽！」

珠兒笑道：「才貌呢？」

藍天雲脫口道：「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他話已出口，方始發覺自己有些失禮，是以連忙頓住。

但珠兒却格格一笑道：「公子，你這是眞心話麼？」

藍天雲臉孔有些發燒，但此刻自是不能不點頭了！否則，那豈不是越發顯得自己乃是個輕浮之人麼？

珠兒望着他那等窘態，似是大感興趣，接道：「藍公子，婢子要告訴你的話，只有一句，那就是……就是……我家姑娘，一向眼高於頂，不把此間男人放在眼中，但是，她今兒却對公子的武功，讚不絕口。」

藍天雲暗道：她的劍法比不上我的刀法，自是應該讚我幾句，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丫頭爲何這等鄭重其事的告訴我呢？莫非這丫頭……

他忽然想到了珠兒可能是奉命前來刺探自己的口氣，是否對無雙劍法有什麼不敬之意，倘是自己出口不愼，只怕見到孟飛烟之時，必將甚是難堪的了！一念及此，忙道：「妳家小姐如此看重在下，實是令人甚是高興……」

珠兒笑道：「藍公子，但願你心中明白就好了！莫要辜負了我家小姐的一番好意！」

藍天雲聞言，大大的一震，暗道：她……這是什麼意思？呂沁寒與我本是夾在上一代恩怨情仇中的受難者，難道到了我們自己本身這一代，還要來增添上一些痛苦麼？

利那間，藍天雲楞住了。

珠兒見他兀自坐着發呆，不禁噗哧一笑道：「公子，你可是不明白麼？」

藍天雲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正要告訴她，這等男女間的感情之事，自己最是害怕，剛自只說得一個「我明白……」忽然那間花畦之中，一連傳來幾聲脆喝。

珠兒臉色一變，失聲道：「當眞有那不怕死的人來了……」話音未巳，人巳飛步而去。

藍天雲也吃了一驚，一把抖出金刀，竟是跟在珠兒身後，出了那間客室。

他剛剛跨出門檻，只聞得一陣香風過處，耳中巳傳來呂沁寒嬌柔的聲音道：「藍兄，你暫莫露面，縱然妾身不支，你也不可出手相救……」

但見白衣人影一幌，呂沁寒巳然撲入了花圃之中。藍天雲劍眉一皺，暗暗的嘆了口氣，忖道：「她不許我露面，又是爲了什麼？」

心中雖在尋思，但兩眼却是射向那遠處的花圃。只見五丈之外，正有六七條人影在一起糾纏打鬥。呂沁寒一身白衣，十分顯眼，不消兩個起落，便巳趕到那帮人之前，寒芒乍起，頓時有兩人慘嗥一聲倒地。

藍天雲有心拔刀相助，他凛於呂沁寒剛才的交代，只好站在原地乾瞪眼。

不過，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黃九公正陪着一位身着灰色道裝的中年婦人，緩緩步出精舍。

藍天雲巳然猜出，這中年道姑，必然就是那位有着「劍婆」之稱的孟飛烟了。

他正要移步上前拜見，耳中却巳聽得那中年道姑冷冷一笑，尖聲喝道：「什麼人如此大胆？竟敢前來玉虛觀滋事？你們眞以爲老身中了你們的暗算了麼？」

但呂沁寒這時却也立即被來襲的另外三人，團團圍住。

劍婆喝聲未巳，人巳搶向花圃之內。敢情她竟是自己出手去對付那批來犯之人了。

×　×　×

藍天雲心中不由得一震，暗道：師父曾說，劍婆的無雙劍，乃是劍道中至高無上絕學，但自己與呂沁寒動手之時，却並無發現這套劍法有什麼使人不可抗拒的功力，莫非乃是呂沁寒內力不足之故麼？轉念至此，不禁全神貫注的向孟飛烟望去。

只見孟飛烟剛自趕到那羣人混身之處

，打那花叢之中，忽然站起一人。

遠遠望去，此人的神態好不從容。

藍天雲吃了一驚，忖道：什麼人竟然能夠這般鎭定！

須知孟飛烟在武林之中，聲望之高，只怕尙在那幾大門派的掌門人之上，這時面對當代一流高人，居然毫不動容，自是使得藍天雲甚爲驚訝了。

孟飛烟一眼瞧到此人，彷彿大感意外，竟而退了一步失聲道：「怎會是你？」

那人聞言哈哈一笑道：「自然是我！除了我，又有什麼人胆敢冒犯玉虛觀藏劍宮呢？」

孟飛烟嘆了一口氣，緩緩道：「你走吧！」

但那人却道：「妳不跟我走麼？」

孟飛烟遲疑了一下，方道：「妾身當然不走……」突然掉頭向呂沁寒道：「寒兒，莫要再殺傷他們，放他們退去。」

言下之意，似是那人必會率領了屬下人退走。

呂沁寒一劍又刺倒一人，這才心有不甘的道：「師父，太便宜他們了！」

珠兒、茵兒兩個侍婢，這時也收手退開，另外却見到七八名灰衣道人迅快的向四下裏散開隱去。

藍天雲暗道：原來這玉虛觀中的道士，全都暗中隱藏起來了，無怪入內之時不曾見到一個人了。

那站在孟飛烟面前的人，忽然笑道：「我不走了！」

孟飛烟脫口說道：「你……你要撒賴麼？」

急迫之情，從她口氣中表露無遺。

那人笑道：「不是我撒賴，而是我厭倦了！」

孟飛烟半晌沒有答話，藍天雲瞧不到她的面部神色，但想像中可以猜出，定然是十分難作決定的猶豫之色。

藍天雲不知這人是孟飛烟的什麼人，但他可以肯定的，便是這人與孟飛烟的關係，非同尋常。

這時，黃九公來到了藍天雲身邊，低聲道：「老弟，你可知道那位藍衣乂士是誰？」

藍天雲道：「晚輩不認識。」

黃九公道：「那很好，你不妨上去將他打傷！」

藍天雲一怔道：「爲什麼？」

黃九公道：「老夫要你這麼做，自然別有道理。」

藍天雲沉吟了一下，道：「不知孟老會不會生氣？」

黃九公道：「當然會……」

藍天雲一聽說孟劍婆會生氣，他不由得連連搖頭道：「老前輩，在下不願再得罪孟老了！」

黃九公皺眉道：「老弟，那孟飛烟看你忽然出手管了她的事，當然是要生氣，不過，那只是表面上生氣，實則她心中却是會十分感激於你的呢！」

藍天雲呆了呆道：「那有這等事？」

黃九公說道：「你要是不信，何不試上一試？」

藍天雲仍在猶疑，黃九公接道：「老弟，你瞧那孟飛烟眼下多麼爲難？莫非你忘了，她是你師父的昔年知己麼？」

藍天雲心想，既是這位老前輩如此鼓勵於我，其中必然有些道理，當下首肯道：「晚輩這就去試試……」正待舉步，黃九公忽然一把將他拉住，笑道：「老弟，還有一件事，你莫要忘了！」

藍天雲道：「什麼事？」

黃九公說道：「你忽然出面，八成孟飛烟要喝罵你不對，但你只消相應不理便可！」

藍天雲臉色一變道：「那可不行！孟老的話，在下不便不聽，否則，師父臉上却是不好交代。」

黃九公心中暗道：「這位老弟倒是大孝大信之人，看來此計似是有些兒行不通了……」

他正自沉吟，只見藍天雲笑道：「老前輩，晚輩倒想出一個辦法來了。」

黃九公喜道：「什麼辦法？」

藍天雲道：「那孟老如是喝阻，晚輩答應她趕走此人之後，再行領罪，是否可行？」

黃九公笑道：「使得，使得！」

藍天雲取出了金刀，接道：「晚輩這就去試上一試！」大步直向那藍衣文士奔去。

黃九公微微一笑，却是慢慢的跟在他身後而行。

藍天雲離開那藍衣人尙有丈許，便自一擧金刀，大聲喝道：「閣下可知冒犯藏劍宮之人，必難全身而退麼？藍天雲不才，要留下你一隻手臂……」

說話之間，人巳逼到藍衣人身前三尺，金刀突然一揮而下。

藍衣人眉頭一皺，喝道：「你……」

他似是覺出藍天雲的刀法犀利無比，底下的話未及出口，便自飛身退了八尺。

藍天雲那裏容他還有喘氣的機會，大喝一聲，刀鋒指着那藍衣人胸前五處大穴，如影隨形般跟了過去。

藍天雲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淡笑，但孟飛烟却是緊緊的皺起雙眉。

不過，最奇怪的是，她居然未曾出聲喝阻。

黃九公也走了過來，孟飛烟突然冷笑道：「黃兄，這是你出的主意吧？」

黃九公笑道：「如何，我這主意不錯吧！」

孟飛烟哼了一聲道：「這娃兒可是齊天壽的傳人？」

黃九公笑道：「管他是誰，先將你這表兄弄走，天大的事也好商量着辦了！」

孟飛烟目光在呂沁寒身上一轉，呂沁寒的臉爲之一變，頓時低下頭去。

黃九公兩眼一瞪，笑道：「孟大妹子，妳莫非認爲呂丫頭在弄什麼花樣麼？」

孟飛烟冷哼了一聲，未予置答。

黃九公立即接道：「其實，這事與她全無關係，一切都是老夫出的頭，大妹子，妳可別遷怒到她身上！」

孟飛烟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黃兄，有很多的事，你並不明白……」

黃九公說道：「不錯！老朽本來就不打算明白……」餘音未巳，只聽得藍天雲大喝一聲道：「你想逃？可沒那麼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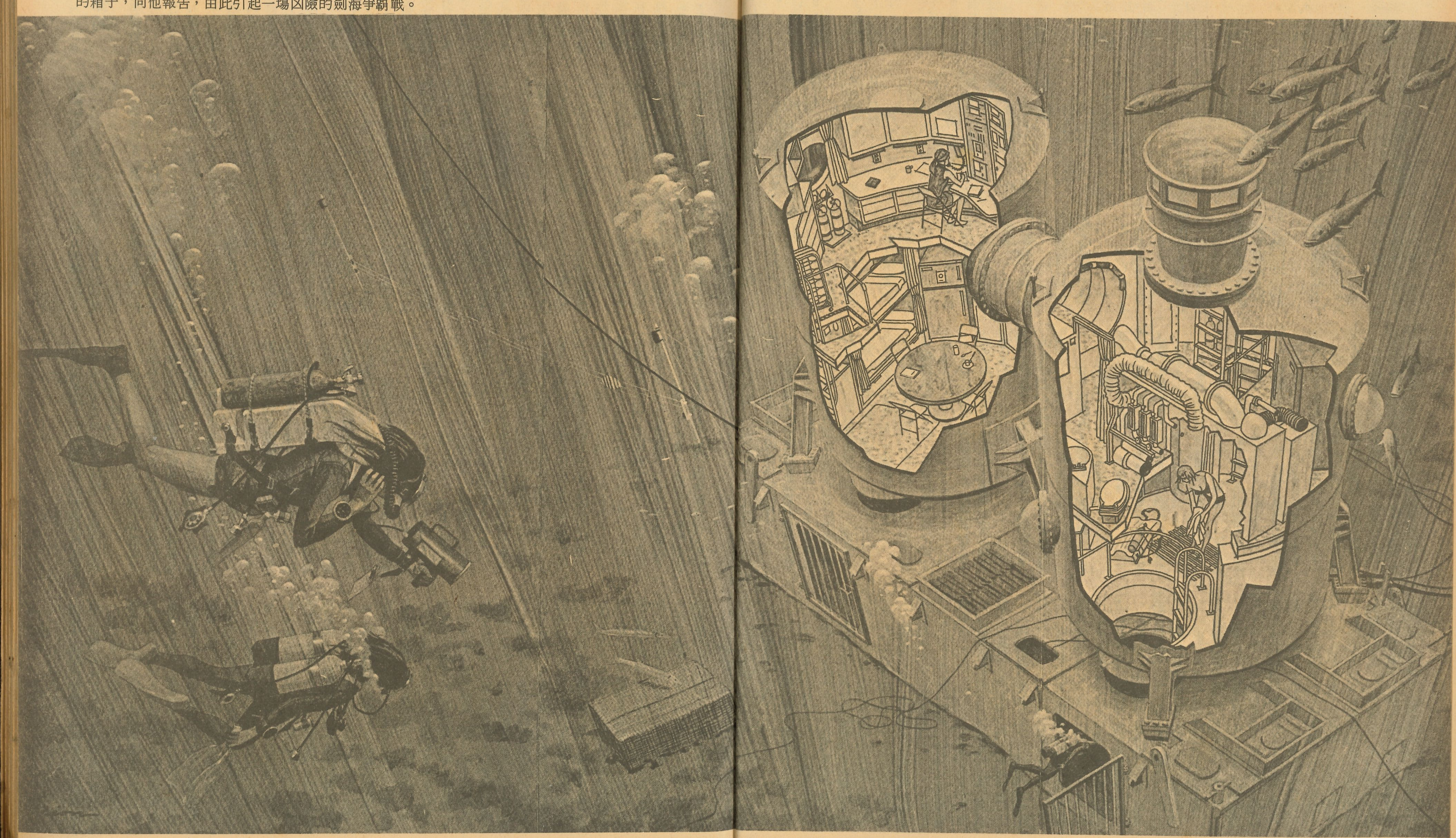
（下期續完）

現代科幻爭霸戰／勞力士・文

劍海龍蛇

圖爲岳加博士在劍海的海底裝置兩個巨型潛水鐘，探索海底大峽谷的秘密，偶然有一個女蛙人找到一個長方形的箱子，向他報告，由此引起一場凶險的劍海爭霸戰。

佛羅里達州對開的公海，以前是海盜出沒之區，稱爲［劍海］，海底大峽谷一向是極端神秘的地方，忽然發現一個鉛箱，貯滿了含有輻射線的死亡之沙，引起蘇美兩國派出特務，在海底展開血戰，當真相大白之後，才發現企圖挑起世界大戰的另有其人……



海底珊瑚礁發現鉛箱

打開地圖一看，你會發覺美國伸展到墨西哥灣的一角，是「佛羅里達州」，它擁有避暑勝地「邁阿密」之外，還有一條長長的海岸，彷彿劍魚的嘴，伸入海中，最遙遠的一處是另外一座城，叫做「基韋斯特」，前面還有一堆堆礁石作爲屏障，長達十二浬，那邊的海係墨西哥灣以及「古巴」的交界，叫做「佛羅里達海峽」，即使那個海峽附近有一百多個的小島，平平無奇，如果你有機會潛入海峽的最深處看看，你就會覺得驚奇，原來那一處海底有許多座山，形如刀劍，更重要的是整個地區的海底山脈圖形，與美國猶他州以及佛羅里達州的大峽谷十分近似，一層又一層，連續有四五層然後伸展到海底，最深的海底距離海面有六千五百呎，這個數字仍非準確，因爲最低的海底仍有裂坑，深不可測。

一方面由於它擁有六千呎深的海底大峽谷，龍蛇混集，研究海洋學以及研究海洋生物的科學家大感興趣，經常派出蛙人潛泳到它的危險地帶，拍照以及測量海底的氣溫變化，另一方面，那邊的海底雖然是「公海」，跟古巴十分接近，古巴一直都是傾向蘇聯的，美國國防部很是担心對方在公海佈陣，萬一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屈居下風，因此之故，凡有科學家申請派人潛入佛羅里達海峽的海底峽谷搜索海洋的秘密，必然盡力在研究經費以及各種科學用具方面支持它，不過，附帶一個條件，如果那個組織派出去活動的蛙人在海底有甚麼重要的發現，必須向當局報告。

這個條件決不會損害任何一個海底科學家的尊嚴，故此他樂於接受。

一九八三年秋季，由美國海洋生物協會組織的一個特殊的海底搜索團，包括十二個隊員，有男亦有女，由岳加博士領導，以龐大的「海底鐘」下海搜索最深層的秘密，他們也獲得美當局支持，不過，這一次那一帮人下海，就有些突然而來的變化出現，令到他們非常狼狽。

先要談談稱做「岳加潛水鐘」的一個古怪物體，它並非只得一個鐘，而是有兩個鐘，每一個潛水鐘高三十呎，第一個潛水鐘包括岳加本人以及幾個工作者的睡房以及書房，並且在該處進食，第二個潛水鐘就不同了，它包括浴室、洗漱室、小型的藥房，另有一處地方是檢查身上所含輻射綫的，並且用特殊的液體洗去太多的輻射綫，原因是深海的海底可能接受海底火山的山脈，有較多的輻射綫透出來。

每一個潛水的蛙人都是如此安排的，先行從「甲鐘」走到「乙鐘」，改穿蛙人衣裳，背上還有氧氣筒，就打開一個鐵蓋，下邊有水，沿着鐵梯走入，關上鐵蓋，再又打開另外一處鐵門，即可從鐵門鑽出外邊。

外邊就是大西洋伸展到佛羅里達州的「公海」，最深的一處有六千呎，下邊係大峽谷，那個潛水鐘依照原定計劃來做，逐層探索海底秘密，它先行停留在第一層，即是大峽谷最高的一層，該處距離海面只有二百呎，故此離開潛水鐘出外的蛙人，不必使用任何一種保護物，只是隨身携帶一柄獵刀而已。

由於距離海面只有二百呎，那種地方還沒有進入深海的境界，故此沒有特別巨大的魚，潛水人是很安全的，即使有些八爪魚之類纏住，只憑獵刀亦可脫身，因此之故，從佛羅里達州挑選出來的潛水蛙人，全部充滿了自信心，沒有畏懼之感。

在岳加潛水鐘之內過活的人，除了岳加，還有六個青年以及六個少女，合共十三人，岸上另有營幕，任何一個潛水的蛙人，想得到較多的時間歇息，可以走到岸上去，一句話說，他們這些人在指定的地方過活，另是研究性質，並非常常要向海底的魚類挑戰，他們是快活而又安全的，六十五歲的岳加也顯得精神奕奕，老當益壯。

那些潛水蛙人在第一天分批下海之後，回到潛水鐘，過份吃力的人，回到岸上，在營幕歇息，另外一些人則睡在潛水鐘之內，沒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

第二晚，突然有一種奇異的事情發生了，三個女性潛水蛙人負責收集大峽谷礁石標本，在歸途中，快要回到潛水鐘，其中有一個蛙人已經潛回第二個潛水鐘之內，剩下兩個潛水蛙人，忽然發覺海底有一個長方形的箱子放置，因爲它的外殼沒有溶化的跡象，似乎是金屬品，她們感到驚奇，索性在海中向前繼續游泳，抵達它放置的地點，伸手摸摸它，企圖把它搬走，送到潛水鐘之內所看，怎料那個物體十分沉重，兩人傾全力也不能移動分毫，猛吃一驚，互相在海中用「打手勢」的方式傳達本人的意見，終於確定了一件事，只是一個女蛙人在海底留守，另外一個女蛙人潛到潛水鐘之內，向岳加博士報告。

在海底發現一些箱子，不足爲奇，不知道爲甚麼，岳加博士聽了臉色大變，十分緊張，吩咐各人緊守崗位，潛水鐘之內體魄最强壯的四個健兒，立刻出動，由「伊芙」帶領他們再到海底發現怪箱的地方，設法搬它回到潛水鐘。

四個人奉命出動，他們已傾全力去做，可是，白費氣力，後來「伊芙」以及「雷霞」也參加一脚，帮忙他們把箱子搬進潛水鐘，仍是徒勞無功，只好回報岳加博士。

潛水鐘本身亦另有一具細型的起重機裝置，立即出動它，設法把之抓起來，送上陸地放置，然後，決定怎樣做。

岳加博士發覺那個箱子異常沉重，不管箱內所貯放的東西是些甚麼，總是有古怪的，投下一滴硝酸，看看箱子裏面的變化，發覺它即時溶解少許，能够跟硝酸結合而又品質十分沉重的金屬品，顯然是鉛了，再又推想到必須用鉛放置的東西，極有可能是輻射綫特別强的物質，立刻打電話到「甘乃廸角」的空軍總部查問。

甘乃廸角爲佛羅里達州發射升上太空物體的重要基地，由於射月火箭或者越洲飛彈做實驗時期射到高空之際，必有大量輻射綫透過來，最爲貼近發射台的工作人員，必須穿特製的衣裳，此外，還有一個機構負責檢查輻射綫的濃度，因此之故，岳加博士首先想起的一個人就是上述空軍

基地飛行物體發射台的台長阿申留上校。

阿申留上校在電話那邊說：「岳加博士，既然你認爲那個鉛箱形跡可疑，撥電話跟我商量，我不妨對你說知，只是預防輻射綫外洩的東西才需要用鉛箱裝置，切勿開之，我立刻派出直升機到你們下海研究海底大峽谷的地點，搬走鉛箱，你們暫時切勿下海，還要把潛水鐘暫時封閉，不准任何人入內，還有一點那個鉛箱十分重要，我派人到取，你要向他查問密碼，他說得出北極光這個密碼，你才可以讓他把鉛箱搬上直升機。」跟着，他還補充了一句：「我另外派出兩架戰機護送，你不必担心直昇機的安全。」

看來這個局勢越來越加嚴重了，岳加博士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立刻依照阿申留上校的指示去做。

潛入深海碰上八爪魚

雖然他是科學家，跟美國國防部沒有直接聯繫，因爲他拿了當局撥出二百萬元經費研究海底大峽谷的秘密，凡是牽涉到國防部的任何一種機密事件，他必須向國防部報告，故此阿申留上校的說話就是命令，他照樣處理，翌日直升機從天而降，他還要指揮手下的健兒把鉛箱搬到直升機上面，眼見兩架戰機護送它離開地面，冉冉上升，然後鬆一口氣。

他回到營幕，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召集健兒，盡快擴大營幕，住在岸上，暫時把海底鐘封閉。

營裏很悶，十多個人聚在一起喝酒尋歡，少不免說及那一個長方形的鉛箱。

伊芙說：「岳加博士，你是個科學家，我們只是海龍會的會員，對於輻射綫，你必然是懂得很多的，請告訴我，如果鉛箱之內眞的是放置了許多含有輻射綫的物質，它是否外傳的死亡之沙呢？」

岳加博士笑了笑，說：「你居然懂得死亡之沙，也許你所知道的知識比較我懂得更多，不必問我。」

伊芙說：「不，我只是偶然在一本科學雜誌上面看到死亡之沙這個名稱而已，並非對它有很深的瞭解，還是請你把輻射綫殘餘物體解釋幾句吧。」

「好，我就隨意說說吧，輻射綫不單是在試驗核彈的時候發生，即使利用核子發電也會發生，前三年英國核子發電廠的殘餘物倒入海洋，被海水冲到附近的岸邊，住在那一帶的居民有百多人受到嚴重的損害，甚至失明，更多的損害普遍發生在胎兒的身上，那一年在英國出生的怪嬰特別多，那些惡劣影响就是輻射綫的傷害。

「美國在大西洋城也有核電廠，它的輻射綫廢料既然不能够抛在海洋深處，也不想把它毁滅，只好把它收藏在長方形的鉛箱之內，如果厚達五吋的鉛箱，可以保證輻射綫廢料不會洩漏分毫，再往下說，假如它巳經散開，洩出輻射綫，伊芙小姐，你第一個發現它，此刻你巳經渾身發痛，眼紅如血，出現各種可怖的輻射綫病了，儘管如此，這個海底沒有理由出現放置輻射綫的鉛箱，故此我認爲這個鉛箱會帶來十分深沉的內幕，既然阿申留上校接管這個秘密，負責研究，我們暫時不宜下海，就在海岸隨意逛逛，休息幾天吧，關於鉛箱的秘密，不久便有分曉，有甚麼特別的消息，我立刻向你們報告，如果事態十分嚴重，我相信阿申留上校一定會召見我到甘乃廸角空軍基地談談。」

他所料不差，果然在另外一個晚上，阿申留上校派出「夜航機」迎他到甘乃廸角，參加一個相當重要的機密會議。

它在機密室進行，列席的人有十七個，包括阿申留上校以及他在內，開會之前，阿申留上校叫座上客輪流站起來，自我介紹，然後坐下，這一項程序巳經做完，阿申留上校說：「現時我開始報告這一個會議的目標了，它純是爲了保護美國而設的，最近岳加博士在佛羅里達海峽進行海底大峽谷搜索之際，發現一個鉛箱，我立刻派人用直升機把它搬走，在甘乃廸角空軍基地的爆炸物試驗場舉行揭開鉛箱的一項實驗，那個鉛箱表面上看來雖然是完全封閉，其實它仍是分作上下兩層的，揭開了箱蓋，果然不出所料，放置在箱內的神秘物體，全是沙精，它所含的輻射綫濃度可以殺傷一個大城的居民，十分可怖，不過，揭開箱蓋需要加熱，並且利用完全不怕輻射綫的機械人，用機械手把它揭開，又再關閉，所有活動都是在一個跟外邊絕緣的機密室進行，對所有人絕無影响，事實擺在眼前，那一個鉛箱可以說是一種秘密武器，怎樣會沉入佛羅里達城的海底呢？頗覺耐人尋味，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希望聽聽各位的意見。」

座上客有人問：「上校，我想知道沙精是甚麼東西，它是否傳說中的死亡之沙呢？」

「是的，你既然有資格列席，當然有資格提出任何一種問題，現時我先行回答你的問題，再談其它，不錯的，它確是死亡之沙，但却比較外傳的死亡之沙略有出入，坦白說，美當局純然是爲了製造這種東西然後舉行地下核爆的，雖然有兩次在尼華達州舉行核爆，還邀請歐洲科學家參觀，隨後在太平洋沒有名義的孤島舉行核爆，却非眞的科學實驗，而是想借此收集沙精，所謂沙精，並非天然生長的沙粒，它是一種吸收力特別强大的塑膠珠，能够吸收大量的輻射綫，如果讓之暴晒於空氣之下，它就會放出輻射綫，十分危險，一方面爲避免它放出輻射綫傷害任何一種動物，包括人類，貓狗以及海上的魚，故此那一項核爆之後，地下二百呎深放置的沙精立刻用機械手檢取，全都收藏在鉛箱之內，送到一個秘密地方內收藏，從它吸收核爆的輻射綫開始，直到秘密收藏爲止，它沒有一分一秒的時間曝光，故此它所含的輻射綫異常强烈，如果有人把它引爆，殺傷力很强。」

「爲甚麼它由秘密放置的地方搬到海底大峽谷放置呢？」

「不，我認爲它絕對不是換過一個地方收藏的，因爲這些東西途中可能爆炸，發生危險，甚至有可能出現大災難，假如眞的有此需要，國防部認爲必須改變地方收藏，也不會選擇海底大峽谷，因爲那些峽谷一層又一層的向下伸展，投入之後，將來想把它拿出來，十分困難，此外，還要考慮這一點，如果投入海底大峽谷，它

可能被海水不斷推動，滑入最深的裂坑，上面的海底岩石如果有一部份剝落，倒坍，就會使它永遠埋葬在一座山形的峽谷之下，相信沒有人這樣笨，唯其如此，我才召集各位共同研究它爲甚麼僅有一箱沙精出現。」

說到這裏，阿申留上校把他在空軍基地爆炸物試驗室揭開鉛箱拍攝得到的照片拿出來交給各人傳看，證實他所講的話。

跟着他提出一個問題：「現時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這個問題引起座上客發表意見，結果就是分途進行，一方面把經過情形報告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令到他們獲悉事態嚴重，另一方面，從速派人接管岳加博士的兩個海底鐘，加上了高度的輻射綫防禦物，使它變成屬於國防部的基地，繼續搜索該處是否有更多的鉛箱留下來，最好仍然利用岳加博士原有的一批潛水蛙人，免得驚動別人，令到此事擴大，至於岳加博士在這方面遭遇到的損失，由美國政府負責賠償。

岳加博士對這一項決定相當滿意，他還自告奮勇，希望國防部讓他留下來，參加這一項神秘的工作，他還很率直的說：「我是海洋生物專家，又是海底山脈分佈專家，我加入這個機構，對你們是有利而無害的，希望負責主持這一項科學實驗的人容許我參加一脚。」

他的請求通過了，於是由阿申留上校接管的兩個潛水鐘之內，多了這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翁。

阿申留上校接管之後，翌日上午，親自乘坐軍機把岳加博士送回原處，其他需要的人，陸續抵達。

他挑選雷霞以及伊芙兩個女性的蛙人，繼續下海搜索，吩咐她們看見任何一種長方形的箱子，不管它是鋼箱、鉛箱或者木箱，立刻報告，至於輻射綫，暫時不必担心，因爲放在鉛箱之內的沙精，沒有曝光之前，決不會放出輻射綫，可以說某一處海底如果有小魚游泳，那就反映出它沒有致人於死的輻射綫透出來。

兩個女蛙人奉命下海搜索，即晚展開工作。由於兩人這一次下海搜索，並非限於大峽谷最高那一層，而是一層又一層的往下搜索秘密，越入越深，危機四伏，她們步步爲營。

伊芙首先潛入第二層，雷霞遠遠的眺望，沒有跟踪，她們二人只是游泳方面有經驗，並非漁家女，更加不是搏鬥的高手，在海中如果碰上了兇險的敵人，十分危險，所謂敵人，並非限於人類，魚類更加可怕，原因是人類只有一種，魚類却有許多種，特別是八爪魚，更加厲害，牠伏在岩石上面，花紋以及色澤跟石塊相似，一個不留心，抓了牠一把，便有可慮。

初時伊芙不以爲意，後來，她一時不愼，抓了一條巨大的八爪魚，被牠纏住，她大吃一驚，只好拚命掙扎。

她雖然身上有力，可是，她並非擅長搏鬥，八爪魚壓住了刀柄，她就沒法拔出來，喘息不已，她知道雷霞也沒法替她解圍，覺得呼吸艱難，不必再看，她也知道八爪魚的一條長長的觸鬚已纏到頸上，認爲必死無疑。

她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忽然近處有一點强光出現，對準八爪魚的大眼睛投射，八爪魚十分畏懼那點强光，自動離開，她才倖免一死。

她驚魂甫定，腦袋立即升起一個念頭，就是追踪强光，雷霞趕來相助，於是兩人合力在峽谷的窄路搜索。

她已經沒法再看見强光了，不過，此行並非毫無所獲，過了一會，忽然覺得自己的脚下有一件長形的物體絆住，險些跌了一跤，扭開電筒照看，竟然是一個金屬箱子，跟上次兩人在海底找到的鉛箱一模一樣，有了收獲，不敢久留，她們趕快升到較高的一層峽谷，向潛水鐘那邊潛泳。

很快她們就進入潛水鐘之內，岳加博士獲得報告，出動六個人，使用他從甘乃廸空軍基地的手提起重機，潛入第二層海底峽谷，把那個鉛箱吊起來，把它送到岸上，隨即報告「阿申留上校」。

阿申留上校接獲報告，喜出望外，親自乘坐軍機到他們紮營居住的海岸，跟伊芙見面詳談，至於那個鉛箱，叫人把它送到直升機，轉送甘乃廸空軍基地。

他召見伊芙的時候岳加博士也在座。

她很是肯定的說：「當時我被强光嚇走了八爪魚，之後我才死裏逃生，我剛剛恢復自由，强光便即隱沒，無疑的有人躲在强光背後救我，他却不想露臉，至於那個鉛箱，我是無意中發現的，我懷疑救我的人多數跟此事有關，換言之，他也想找尋海底大峽谷的秘密。」

「阿申留上校」想了想，問：「伊芙小姐，照你看，你發現鉛箱的時候，他是否在旁呢？」

「我沒法確實的回答這個問題，因爲我被八爪魚所困，即使神志清朗，仍要稍爲休息，然後可以繼續游泳，那怪客可能走了很遠，亦可能在鉛箱附近徘徊。」

「假如他的想法跟我們相同，他下海的目的也是搜索鉛箱，發覺你們二人，趕快避開，故此他完全不知道你已經找到鉛箱，這種忖測是否有可能變成事實呢？」

「有可能變成事實。」伊芙很率直的說。

「如果它有可能變成事實，那就更加複雜了，他絕有可能是收貨的人。」

「收甚麼貨呢？」岳加博士插口問。

「收貨的意思就是在海底檢起鉛箱，換言之，有人在海面航行之際，到了指定地點，投下鉛箱，由另外一些人收貨。」

伊芙忽又插口：「上校，我認爲你的想法並不符合事實，即使有人交貨，故意把含有輻射綫的鉛箱投入海底，決不會揀大峽谷這種地方，我找到第二個鉛箱的地點，已經是那一層峽谷的邊緣，稍爲向前多走一步，那就是海底大峽谷第三層的入口，他們怎會如此冒險揀這種地方交貨呢？根本上大峽谷一層又一層的伸展到海底深處，可能深到第五六層，鉛箱很重，怎樣取出來？照我看，那兩個鉛箱只是無意中跌入海底。」

阿申留上校搖了搖頭，說：「重達五噸的鉛箱，決不會無緣無故的跌入海中，我認爲這件事另有內幕，必須繼續探討它的眞相，至於兩位小姐，受驚過一次，不宜再受驚了，讓她們休息吧，我會派出另外一些人去做這種危險的任務。」

新的蛙人全是男性，受過最嚴格訓練，第二天下午，就派到海峽的岸邊，向岳加博士報到，伊芙雷霞兩人，有更多的時間休息。

第四天，阿申留上校忽然打電話給岳加博士，叫他單獨到甘乃廸角空軍基地晤敍，有十分要緊機密事情必須當面談談。

岳加博士奉命前往那邊見面，很快就被上校帶入機密室細談，上校嘆息了一聲，說：「這件事情原來是那麼複雜的，眞是出乎意外，首先我想問問你，今年春季開始成立的一個機構，叫做保衞國家安全局，具有無上權威，直接聽命於美國總統，不必透過任何機構，你聽說過它嗎？」

「聽是聽說過的，我跟那些人沒有來往，對它十分模糊。」岳加博士說。

「由於這一宗鉛箱在海底發現的奇案，無法獲悉眞相，我直接跟總統通話，然後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比我想像中的情況更加嚴重，我做夢也想不到，一向貯放在佛羅里達州海軍基地附近的核彈廢料貯藏倉庫，包括岸上以及海底兩種，只是一個假局，眞的核彈廢料，包括沙精這種秘密武器在內，全部收藏在某一個地方，由於美當局準備使用它對付北極熊，暗中把它用大貨船送到阿拉斯加的雪地倉庫放置，料不到有人作弊，偸起了若干，換過假貨，眞的幾箱貨在佛羅里達州的海底大峽谷發現，幸而你在無意中找到它，否則，不堪設想，照情形看，那些鉛箱確是故意投入海底大峽谷的，他們還想把它投得更深，使用强光嚇走八爪魚救回伊芙一命的人，極有可能是那批特務當中的一份子，他的任務就是把鉛箱投入更低的一層。」



伊芙想起來了，用强光照射嚇走八爪魚的人，就是瓦特。

岳加博士說：「我眞是老胡塗了，爲甚麼他們千方百計把偸來的鉛箱投入更深的一層呢？投得越深，豈不是更加難以取回嗎？」

「他們根本上不會把它取回，大概想把它引爆，只是時機尚未成熟而已。」

「話雖然這樣說，我們先後找到了兩個鉛箱，沒有引爆的電綫，也沒有乾水炸彈或者定時炸彈放置在箱外或箱內，憑甚麼引爆呢？」

阿申留上校笑笑說：「只是在空中投下一個深水炸彈，它就爆炸，採用這個方法，同樣的可以把沙精帶到海水內，令到水中魚類或者游泳的人死得八八九九。」

「我更加弄胡塗了，這樣做有甚麼用呢？」

「暫時我還猜不透有甚麼用，不過，伊芙下海碰到另外一個人，他還那麼善心，救活了她，顯然是有一批特務在佛羅里達州的海底大峽谷進行一種惡毒的破壞工作，收買人命，現時他們仍沒有意思發動攻勢的，總統授意給我，叫我千萬不要洩漏秘密，設法捉內部的奸細，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內奸嗎？」

「當然是有內奸的，你別忘記，鉛箱那麼沉重，決不是一兩個人能够把它搬走，任意投入海中。」

岳加博士聽了，微有所悟，說：「負責搬運它的一帮人，大有可疑。」

「對了，我也是這樣想，我跟你見面的目的是佈局擒獲對方的特務。」

「我也有用嗎？」

「作爲一個佈局，任何人都是有用的，你是潛水會的主持人，當然有用。」

「好，我也希望能够協助你一臂之力，有甚麼吩咐，說出來吧。」

阿申留上校想了想，說：「首先，你要繼續進行研究海底大峽谷的工作，偶然也派女蛙人下海潛水，只是裝裝樣子，眞正的潛水人員是由我另外派出來的，那些人擅長在深海搏鬥，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們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目標當然是搜索鉛箱，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捕捉躲在海底大峽谷的特務。我不妨告訴你，你這邊繼續進行掃蕩羣魔工作時，我另外做出一種誘捕內奸的工作，負責把眞正錢箱送往阿拉斯加空軍基地的貨船，如常航行，到時只要有人在途中使用起重機，我的手下就會把他拘捕。船上所運送的鉛箱是眞的，箱內所貯的沙，不過是普通的海沙，即使那一艘化油船在這個海面爆炸，你也是毫無損傷，不必担心。」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祝你一切順利，抓住奸細。」岳加博士由衷的說。

奸細與特務同歸於盡

兩人秘密商量大計之後，各自按原定計劃進行，半個月後，局勢急轉直下，岳加上校那邊沒有甚麼進展，至於阿申留上校的一邊，却有很具體的發展，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途經佛羅里達州靠近海底大

峽谷的海面，大部份水手以及船員因為喝了含有安眠藥的酒，很快跌進夢鄉，忽然有兩個人鬼鬼祟祟的從機房走出來，利用起重機，打算把貨艙之內放置的鉛箱逐個吊起來，拋入海中。

他們打算盜取多少鉛箱呢？沒有人知情，可是，第一個鉛箱很快的吊起來，投入海中，相當的順利，輪到下一個鉛箱的時候，忽然發生變化，並非所有船員都是喝醉，新來的兩個船員只是假裝喝醉，早已準備，發覺有人盜取鉛箱，一躍而出，大喝一聲，人到拳到，纏住兩個匪帮毆打，這些人就是阿申留上校預先派人潛伏在船上的特務。

對方也是特務份子，不過，他們並非站在美國那一邊，身份被人揭穿，怎樣肯罷手呢？雙方展開十分激烈的龍虎鬥，跟着拔刀，對方看見他們拔刀，節節退後，忽然有人一躍而出，握着一柄左輪手槍，佔了上風。

船上的匪帮當中另有一人，發覺情形不對，趕快走出來，他緊握一個手榴彈，向對方大喝一聲，說道：「快些放下手槍！如果你們不肯照我的指示去做，槍聲一响，我倒下來，手榴彈碰着船板就開花，不單是把你們炸死，我們三個人同歸於盡，還把船上運載的鉛箱炸開，輻射綫洩漏，海岸兩邊的人死個清光！言盡於此了，你們想活下去抑或是想同歸於盡，自行決定吧！」

握槍的人把他所講的話當做耳邊風，突然扳動機槍，颼的一聲，子彈對準他的胸膛發射，這傢伙果然倒下來。

各人以為對方所講的話只是恐嚇，手榴彈不會是眞的，即使是眞的，威力有限，光其量炸死一個人，故此勇於出擊，怎料對方所握的手榴彈，威力極强，在貨艙內另有一箱超級彈藥放置，手榴彈轟隆一聲，震撼了整個夜空，那一箱炸藥被炸中，威力更大，即時把那艘貨船炸到分為兩截，有些鉛箱在炸開，箱裏所放置的沙，好像雨點似的飛到空中，變成一片的霧，緩緩的降落。

由於炸力强大，船上面對面交鋒的六個人，立刻炸死，另外有些人炸到重傷。

幸而阿申留上校有頭腦，早已料到自己一帮人極有可能在船上同歸於盡，先行把鉛箱換過了一批贋品，炸開來的只是滿天沙粒，完全沒有輻射綫，否則，不堪設想。

儘管如此，那艘貨船上面的人，仍是全部罹難，玉石俱焚，不錯的，阿申留上校施展妙計可以證實船上有奸細，可惜他無法抓到活口，亦即無法查得出同黨是誰，不能够剷草除根，白白使六個出色的特務份子跟對方特務同時喪命，寃沉海底，仍是得不償失。

這一條綫索已中斷了，岳加博士那邊有甚麼變化呢？完全沒有任何一種收獲，在這種情況之下，阿申留上校只好另出奇謀。

有一晚，他打電話給岳加博士，叫博士立刻把伊芙送到甘乃迪角空軍基地，只是她一個人去，任何人不必同行。

岳加博士莫名其妙，只好遵命。

伊芙被直升機接送，到空軍基地，再又送到機密室，會見阿申留上校。

阿申留上校很客氣的叫她坐下，問她要些什麼飲品，欵待她有如上賓，跟着很冷靜的說：「伊芙小姐，關於海底大峽谷方面的事，一變再變，事情鬧大了，死了許多人，我也感到面目無光，更加重要的還是失掉了的鉛箱，可能不只是兩個，如果失落的鉛箱有五六個，我們找到的只是一部份，並非全部，那就糟了，可能有一天忽然爆炸，人和魚同歸於盡，輻射綫滿天飛，為了保衞美國着想，我必須派人到古巴去，說也湊巧，我們預先去古巴找到的一個特務小姐，她叫史美娜，她的形貌跟你十分近似，如果你肯冒險走一次，我代表美國總統多謝你，同時送給你十萬元，你不願意去，我不會勉强你的，希望你考慮一會再答覆我。」

說完了這幾句，他把一疊相片放在枱上，讓她過目。

伊芙聽了，雖然心上一沉，仍然勉强鎮靜下來，伸手去拿那些相片慢慢細看。

一邊看，一邊想，她直覺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同時也覺得她必須很爽快的答應對方，因為它是很重要的，絕對不能够洩漏半句，萬一她拒絕，阿申留上校担心她洩秘，隨時可以使她喪命，此念一起，她就毛骨悚然，佯作十分够義氣的模樣，點了點頭，說道：「上校，我也是個美國人，必須替國家做一些有光彩的事，我答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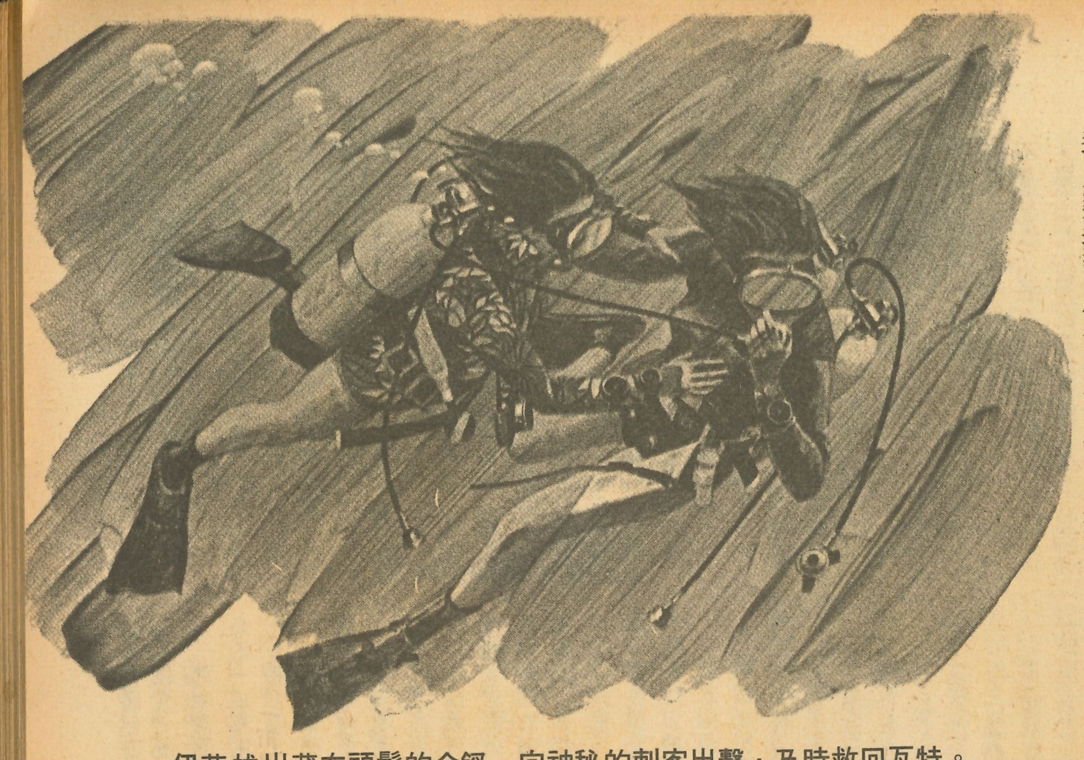
阿申留博士喜形於色，說：「果然不出所料，你眞是可愛，用不着再三考慮就答應了我，既然你已答應，我應該比較直接深入的跟你談的了，首先，我要說出這一點，為甚麼我一口咬定那批特務必然是跟古巴有關係呢？原因是最為貼近美國的一個國家就是古巴，又因古巴當局的領導人卡斯特羅已經投入蘇聯的懷抱，故此凡是跟美國作對的勾當，他極有可能加上一脚，因此之故，想搜索這件事的眞相，必須派人到古巴去，為了進行刺探工作，我們近年已經在古巴伏下幾只棋子，必要時把你偷渡入境，代替史美娜，原來的史美娜送到美國來，你跟她相似，動身之前，再又經過一些整容的手術，更加逼眞了，假如你沒有甚麼異動，古巴當局不會特別注意你，你儘可以在那邊一天天的生活下去，盡量展開明查暗訪的工作。」

「是的，上校，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充其量只能够以史美娜小姐的身份出現，無法闖入她的交際圈，怎麼能調查呢？」

「不，你誤會了，我們先行把若干可疑人物的相片及姓名給妳看過，由你緊記在心，到時向他們調查，然後發生作用，反之，你闖入史美娜的小圈子，跟她的男友來往，那是毫無用處的，你明白嗎？」

伊芙聽了，含笑點頭，說道：「我明白了。」

「現時我必須在一週之內使你完成三年的特務課程，使你有力量應付未來各種的變化，同時有本領追踪敵人，甚至出其不意的把他殺掉，十分鐘後，你就開始接受各種訓練，此外，你每天每晚都要反反覆覆去看那些照片，還要把他們的資料緊記在心。」



伊芙拔出藏在頭髮的金釵，向神秘的刺客出擊，及時救回瓦特。

伊芙依他的話去做，為了保守秘密，她那天就留在空軍基地，不再走開。

旬日後，她就以史美娜的身份，離開美國，偷渡到古巴的海岸登陸。

古巴的岸邊大多數係漁民居住的，不過，她被派到的一個家庭的處所，並非海岸，而是它的首都「哈瓦那」。

「史美娜」的家庭十分簡單，只有一個爸爸，沒有別的人了，他叫做「史轟」，是個音樂教師，史美娜在一間女子中學附設的小學做教師，教的是繪畫，一切平平無奇，既然她是特務，史轟也是特務了，他在她剛剛抵達的一天，只是照常過活，兩天之後，開始在深夜關門把一切跟古巴有關的事情全都講述，讓她有更充份的資料。

古巴的人很少講英語，拉丁的語言是最普遍的，幸而伊芙早已懂得，稍為有人提點，她就可以講得很流暢，「史轟」十分高興，說：「你這樣聰明，眞是罕見，我們必然幹得很出色。」

伊芙說：「我此行的任務是甚麼？料想你早已獲得指示，為了徹底調查海底大峽谷的鉛箱是否跟古巴有關，阿申留上校把可疑人物的名單寫下來，叫我緊記在心，我自問能够辨得到，現時我把他們的每一個人的姓名地址和特徵寫下來，免得長期緊記在心，另一方面，你可以指導我從那一個方面着手查探。」

說完，她傾全力把腦袋裏面記憶的十多個人寫下來，甚至他們的特色也寫得清清楚楚。

並非全是男人，有三個是女人。

「史轟」細心看看那一份名單，想了想，說：「你寫下來的人，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不過，我把那些人的特色歸納在一起，便即發覺他們俱是喜歡戶外活動的，至於三個女人更加古怪，她們全是健身院裏面的人，兼且是柔道高手，你想跟她們聯絡，應該加入健身院的柔道班，加緊訓練，我相信這種健身運動並非很困難的，你很快就可以做得相當好，等候適當的機會，我自然會安排你跟她們見面，我的意思就是調查她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吃餐的地方，旅行的目的地，舞會或音樂廳，她們常到之處，你也經常到那邊逛逛，遲早會結識的，不必担心。此外，你還可以參加古巴的海龍會，學習潛泳，因為她們當中有一個是潛泳高手。」

伊芙欣然說：「再好也沒有了，我不妨吐實，我也是潛泳高手。」

既然有人傾全力帮忙她，只是半個月，伊芙就學會了柔道，同時在海龍會的餐廳結識了「哈麗小姐」。

她是名單之內第一個女人。

另外有兩個屬於名單的男人，叫做「雅力」和「波克」，她都結交了，仍是透過海龍會結識的。

留下來的時間比較長，她才知道古巴四方八面被海洋包圍着，參加海龍會的人特別多，海龍會可以說是求偶的理想場合，她很快就結交更多的朋友，並且多方面的暗中查探關於大峽谷的秘密，此外，百忙中她還輾轉調查那一份名單裏面另外的幾個人。

有一晚，「史轟」關門和她密談，說：「伊芙，我從另一方面獲得準確的情報，有一個青年叫做瓦特，他是古巴的潛泳高手，同時是海底地圖的繪圖員，他本人擁有一艘快艇，體格强壯，喜歡單獨駕艇出遊，行踪詭秘，雖然他的名字不在你所說的名單之內，却是很可疑的，妳不妨結識他。」

「怎樣結識他呢？」

「海龍會每月必有一次盛大的聚集，讓幾個分會的會員有機會敍談，那一晚吃餐跳舞俱是免費的，大概有五六百人赴會，照我看，瓦特一定到場遊玩的，只要你拉上了極輕微的關係也可以結識他，最低限度，你可以透過他結交一些屬於繪寫海底大峽谷地圖的人，坦白點說，那晚你險些被八爪魚纏死，救你的人極有可能是海底繪圖員。」

伊芙的活動向前跨進一步了，她果然結識了瓦特，還在瓦特口中，獲悉更多的資料，跟海底活動有關。

大概是她不斷地談論着海底大峽谷吧，瓦特對她說道：「我既然是海底大峽谷的繪圖員，還有一艘快艇，我可以帶你到那邊去看看，橫豎你也懂得潛泳，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應付得來，你是否有這種雅興呢？」

她欣然點頭，說：「再好也沒有了，我眞的想去海底逛逛！」

刺客圍攻兩人死裏逃生

瓦特說得出就做得到，果然用快艇把她帶到寧靜的海面，停下來，說：「這是古巴跟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海面交界綫，叫做劍海，海底大峽谷就在劍海之內。」

「爲甚麼它叫做劍海呢？是否海底有劍？抑或石形如劍？」

「不，它之所以稱做劍海，是因爲在若干年前，這海面的海盜十分猖獗，殺人如蔴，故此叫劍海。海底的峽谷跟陸地的峽谷不同，因爲它是珊瑚礁，一層又一層的向下伸展，好像一把把雨傘，七彩繽紛，懂得升降途徑的人，玩得很開心，反之，對它一無所知，隨時變成迷途的羔羊，背上的那管氧氣筒用完了，便會喪命。」

「碰上了大魚或者被八爪魚纏住，怎樣辦呢？」她故意在談話中提及八爪魚。

「很容易擺脫各種魚類的，拿照妖鏡對着牠扭亮，牠就飛快的離開你了。」

「照妖鏡是甚麼東西呢？」

「在我們這些繪圖員的口中，習慣了把强光燈稱做照妖鏡的，它比較海底的獵槍或者佩刀有用得多。」

跟着他又說：「一般快艇沒有辦法在海面穩定的，因爲它無法携帶太過沉重的錨，我們是海底繪圖員，另有巧妙的方法可以令到它穩定，找一處距離海面只有二三十尺的珊瑚礁，把長長的鐵鈎垂下，鈎住礁石，那就可以使它穩定了，很快我們就抵達理想的目標，在那個地方下海。」

「好極了，你眞是足智多謀。」她由衷的稱讚他一句。

過了一會，兩人先後潛入水中。

那個海面雖然跟上次她潛水碰上八爪魚的一處相同，在海中分佈的珊瑚礁却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她可以很熟練的潛泳。

海裏很深，故此他要使用照明燈，那種照明燈的形狀很細，光度可以自行糾正，爲了使她產生變成一條魚的感覺，瓦特把它的光亮弄得暗些，僅有微光掩映。

這樣做可以使氣氛更加美妙，可是，光綫太過暗就缺少力量保護自己，有一個黑影緩緩的向他們二人潛泳過來，兩人毫無所知，那個黑影忽然拔刀，向瓦特刺去，他才發覺，已經遲了，幸而一切動作在海中發生俱是慢了許多，他仍然來得及用右腕壓住刀柄，使對方撲了個空。

跟着兩個人在水中展開一場龍虎鬥。

那個黑影雖然身手不够瓦特靈活，因爲他握了佩刀，總是佔上風的，眼見瓦特就快打輸了，伊芙逼於加入戰團。

在她秀髮中暗藏一枝有毒的金釵，它的尖端很是銳利，伊芙趁着兩人苦鬥之際，挨近了黑影，俟機出擊。兩人滾動的姿勢稍爲緩慢，伊芙認爲時機已到，出其不意的把金釵當做武器，向黑影刺過去。

毒液傳送得快，只見他渾身發抖，雙脚伸直，忽然鬥志全消，伊芙喜出望外，定眼看時，瓦特已經奪取對方的刀子。

他沒向垂危的人刺下去，反而扭亮了照明燈，盡快看清楚對方的臉孔。在强光照映下，瓦特一眼就看出他是阿拉伯人。

瓦特提起强光燈，讓她靠近看看。

她一看再看，點了點頭。

兩人先後升到海面，瓦特低聲說：「多謝你救我一命！」

跟着他更加靠近一點，問：「伊芙，你也看得出，那個刺客是阿拉伯人！」

「是的，看來確是如此。」

「既然是阿拉伯人，那就不簡單了，這傢伙必有同黨，我們不必回到古巴那邊了，還是趕快駛向基韋斯特吧。」

「好的，你比較我厲害得多，想怎樣做就怎帶做。」

她說着，一雙手已經伸到快艇那邊，瓦特托起她，讓她爬入快艇，他才攀登。

剛剛走進快艇，瓦特就叫她伏下，他收回鐵鍊鋼鈎，立刻登程，快艇剛剛開動，他就伏下。

快艇在海面駛過，激起一連串浪花，十分壯觀。他們以爲可以脫離危險的局勢，怎料一陣响亮的摩打聲，連續有兩艘快艇在後面啣尾窮追。

瓦特叫她俯下，按動機關，有一塊鋼板在快艇的一邊伸出來，遮住他們，跟着一連串的機槍掃射聲，卜卜作响。

快艇四方八面都有鋼板，頭上也有鋼板，當然是不怕敵人用機槍橫掃了，稍停，瓦特把心一横，說：「我已經測準他們的方位，輪到我反攻了！」說完立即按動機關，便有一枚火箭從快艇的底板射出，它雖然僅有一個暖水壺大小，但却很有用，霎時間聽到一陣驚叫聲，爆炸聲，火光熊熊，對方的兩艘快艇有一艘焚燒，另外一艘忙於救人，不敢再追。

打開鋼板，抬頭看看，叫她不必俯伏。這回兩人眞的脫險了，瓦特仍然繼續航行。

快艇沒有抵達「基韋斯特城」之前，瓦特放慢了速度，說：「我們現時可以鬆一口氣了，以前我救過你，今晚你救了我，拉平了，我們兩人都沒有死，眞好！」

「我十分欣賞你的快艇，大概它是古巴特製的貨色，是不是？」

「快艇是古巴製造的，不過我並非古巴製造，坦白點說，我是莫斯科派來的，現時找到了答案，我應該回去報告了。」

「你報告一些甚麼？」

「我向上峯報告一件事，從美國某一處把含有放射綫的沙粒運向阿拉斯加途中，被人盜取兩箱，拋入佛羅里達州的海底大峽谷，打算找機會爆炸，使佛羅里達州的大城邁阿密死傷一萬幾千人，同時使古巴的漁民受害，引起兩國的邦交決裂，此後，美蘇雙方爆發大戰，怎料人算不如天算，鉛箱落在美國蛙人之手，跟着美國的國防局佈局誘奸細露臉，只是炸死幾個特務，奸細也同歸於盡，後來美國派出一名貌美如花的特務調查此事，終於水落石出，企圖挑起兩個大國爆發戰爭的主謀原來是中東的石油產國，眞相大白了，我回去報告，你也可以作出同樣的佈局。」

「你是特務，我不是特務。」伊芙幽幽的說。

「你別騙我，如果你不是特務，怎樣懂得使用有毒的金釵呢？」

「這是別人敎我的，坦白點說，我學做特務，只有十天！」

瓦特聽了，哈哈大笑。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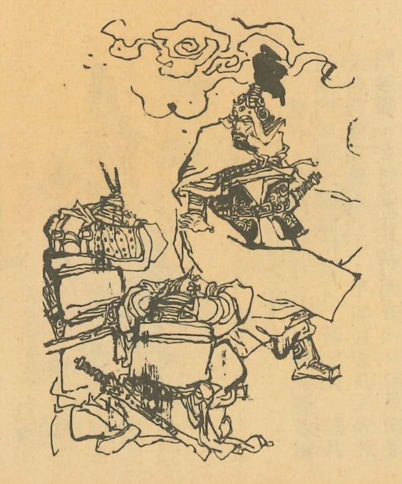
民間奇女子傳奇故事

荀灌娘

王家楊・編繪



① 在晉時，襄陽太守荀嵩有個女兒名灌娘，年方十三歲，幼通兵機，嫻熟弓馬。這天，她正在後花園舞劍，聽得城外鑼鼓齊鳴，殺聲震天。原來杜曾反晉，率軍二十萬前來侵犯襄陽。



② 荀嵩率領兵將出城迎敵。雖然晉兵個個奮勇當先，城中百姓也全力支援，但終因寡不敵衆，晉兵退守城內，荀嵩下令緊閉城門，嚴加防守。



③ 荀嵩因城中糧草不足，心急如焚，命將領蔡安帶一隊人馬殺出城去搬請救兵。不料蔡安等人未能突圍，壯烈戰死。襄陽在杜兵的圍困下成爲孤城。

④ 灌娘恨不得生爲男兒，請纓殺敵，解救百姓的危難，並爲老父分憂。她無心在閨中描龍綉鳳，日日在後花園中練劍習武。



⑤ 灌娘的哥哥荀常是個書呆子，對妹妹說：「殺敵報國乃是男子所爲，女孩兒應該謹守閨門才是。」灌娘說：「你既是男子，爲何不去殺敵？」荀常正要爭辯，中軍奉太守之命來請公子、小姐。



⑥ 原來荀嵩眼見城內兵盡糧絕，難以孤守，決心帶領衆將出城，與杜曾決一死戰。他將荀常兄妹召來說：「你等速速改換裝束，逃出襄陽吧！」



⑦ 荀常搖頭晃腦地獻策說：「待兒上得城去，與他們讀書一回，好似諸葛亮在城樓撫琴一般；說不定杜曾學司馬懿，將大軍倒退四十里，也未可知。」氣得荀嵩連聲怒罵「不肖子！」



⑧ 灌娘連忙撫慰父親，並獻計說：「荊州都督周訪，擁有重兵，何不派人去向他求援哪？」荀嵩說：「兒呀！當年爲父與周訪言語不合，傷了和氣，如今我怎能俯首求他？」



⑨ 灌娘勸父親以國事爲重，捐棄前嫌。荀嵩終於召集衆將下令：「有人殺出重圍，去往荊州搬請救兵者，重重有賞！」——但衆將想起蔡安等人突圍戰死，竟無一人應聲。





⑩ 大敵當前，堂堂鬚眉竟不敢挺身而出，激起了巾幗英雄的滿腔義憤！只見灌娘大步走到荀嵩面前，高聲說：「父帥，女兒願往！」荀嵩搖頭嘆道：「你女孩兒家，又是小小年紀，怎能去得？」

⑪ 灌娘：「當年甘羅一十二歲便爲秦相。周瑜十三歲登壇拜帥，後大破曹兵八十萬於赤壁。緹縈也是女子，伏闕上書，情願替父受刑。這些人都能爲國效力，難道女兒我就不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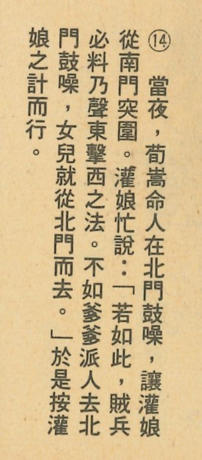


⑫ 一席話說得衆將個個低眉斂目，面有愧色。有四員家將出來向荀嵩說：「小姐如此忠勇，我等情願跟隨突圍，前往荊州！」灌娘向他們致謝：「衆位將軍不忘大義，可欽可敬！」

⑬ 荀嵩只好答應。他解下荀門累代家傳的青霜寶劍，讓灌娘佩在身上：「兒見了此劍，猶如見了爲父一般。此去若搬回來，父女相會，自是千喜萬喜。倘若有失，城在父在，城破父亡。」



⑭ 當夜，荀嵩命人在北門鼓噪，讓灌娘從南門突圍。灌娘忙說：「若如此，賊兵必料乃聲東擊西之法。不如爹爹派人去北門鼓噪，女兒就從北門而去。」於是按灌娘之計而行。





⑮ 杜曾聽得探子回報說北門晉兵搖旗吶喊，鼓聲連天，果然率兵將向南門趕去。而這時灌娘與四家將却從北門突圍，出了襄陽城。



⑯ 杜曾發現上當，急忙趕往北門，見爲首一女將且戰且走，劍法高強，便下令捉拿馬上女將。杜兵緊緊追趕，灌娘等人向城外奔去。



⑰ 灌娘等人來到一古廟，一家將請求與灌娘易裝，誘敵遠離。灌娘不肯。家將懇勸說：「小姐，襄陽緊急，搬兵事大，若遲疑不決，賊兵到此，豈不同歸於盡？」灌娘無奈，只好換上男裝。



⑱ 改裝剛完，杜兵追到廟前。那改扮女將的家將一出廟門、杜會便領兵上去激戰。灌娘乘機隻身殺出重圍，四家將被杜兵殺死。



⑲ 灌娘突圍之後，快馬加鞭，來到荊州城外。時値深秋，西風落葉，遍野凄凉。忽聽一陣虎嘯，一隻斑爛猛虎，身上帶着箭竄來，後面緊緊跟着一少年。



⑳ 那少年追近，猛虎突然回身向他撲去。危急間，灌娘掣劍在手，一個箭步躍出來將虎刺死。



㉑ 那少年甚是感激。原來，他便是荊州都督周訪之子周撫，今日出城行圍，練習弓馬。他詢問灌娘的姓名，灌娘自稱是襄陽太守荀嵩之子，今突圍來荊州搬請救兵。



㉒ 周撫欽佩她有大志，又救自己性命，要與他結爲兄弟。灌娘又驚又羞地說：「怎奈我是未出——」周撫說：「未出什麼？」灌娘說：「未出力報效國家呀！且待破敵之後，稟明家父，再來結拜。」周撫執意不讓，兩人遂結爲金蘭之好。



㉓ 兩人一同進城後，周撫進帳參見父帥，稟報荀公子來求救兵。周訪命他推說自己不在府上，不允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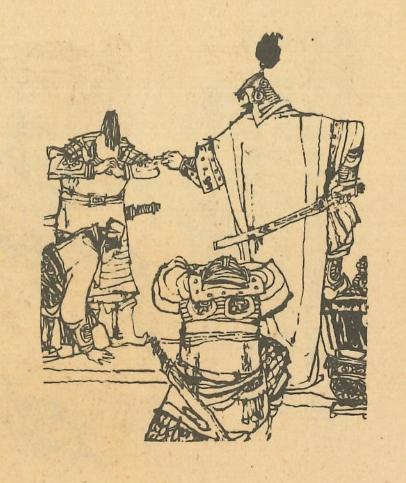
㉔ 夜深人靜，灌娘獨坐書房，聽着譙樓更鼓聲聲，想起襄陽危在旦夕，憂心忡忡。周撫來到書房，以其父托詞不見的實情相告，兩人共同謀劃會見都督的計策。



㉕ 次日清早，周撫向其父述說昨日郊外遇虎，蒙一壯士相救，已與他結爲金蘭之好，今日特來拜見爹爹。周訪說：「旣是我兒救命恩人，結拜兄弟，快快有請！」



㉖ 灌娘步入軍帳，大禮參拜後，周訪說：「公子人品出衆，武藝高强，你尊姓大名？家住那裡？」灌娘說：「我乃襄陽太守之子，今奉父命前來求援，請都督速速發兵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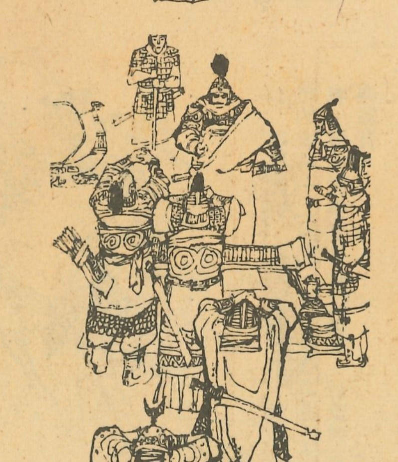
㉗ 周訪責怪周撫不該瞞哄他，十分氣惱，下令捆打周撫四十杖。灌娘說：「此事由我引起，萬不可連累公子！」中軍也幫着求情。周訪厲聲說：「暫記責一次。但再有人提起發兵之事，定斬不饒！」



㉘ 灌娘面無懼色，慷慨陳詞：「荊襄皆大晉國土，你坐觀襄陽失守，於心何安？杜曾得了襄陽，順流而下，你荊州可能自保？都督擁兵百萬，却記恨前隙，見危不救，因私損公，豈不爲天下人耻笑！」



㉙ 周訪也知荊襄唇齒相依，本當發兵，但又懼杜曾驍悍異常，若是發兵，又恐荊州有失。他感到事關重大，進退兩難。參將等又敦促說：「都督若不發兵，襄陽失守，聖上聞知，都督吃罪不起！」



㉚ 參將又獻策說：「杜曾有勇無謀，荊襄若能合兵一處，哪怕杜賊不滅！」周訪這才答應出兵，命衆將點動人馬，敎塲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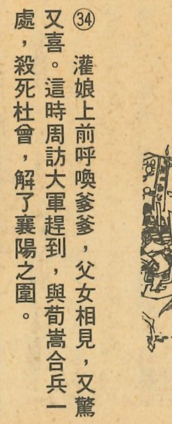
㉛ 周訪親率大軍，浩浩蕩蕩，殺奔襄陽而來。灌娘戎裝，與周撫並轡前行。



㉜ 這時，襄陽城外杜曾又在叫戰。城內荀嵩正因灌娘毫無消息而憂愁。忽然中軍稟報拾得周撫射來的箭書一封，方知周訪已經發兵，約定今晚共滅杜賊，荀嵩連忙傳令準備殺敵。



㉝ 當夜，杜曾統兵攻城，荀嵩出城迎戰，被杜曾挑下馬來，危急中周撫趕到，將荀嵩救起。



㉞ 灌娘上前呼喚爹爹，父女相見，又驚又喜。這時周訪大軍趕到，與荀嵩合兵一處，殺死杜曾，解了襄陽之圍。



㉟ 荀嵩將周訪迎至府中，彼此言歸於好，盡釋前嫌。周訪拜見荀嵩，荀常拜見周撫後，周訪又問道：「那位到荊州搬兵的荀公子，爲何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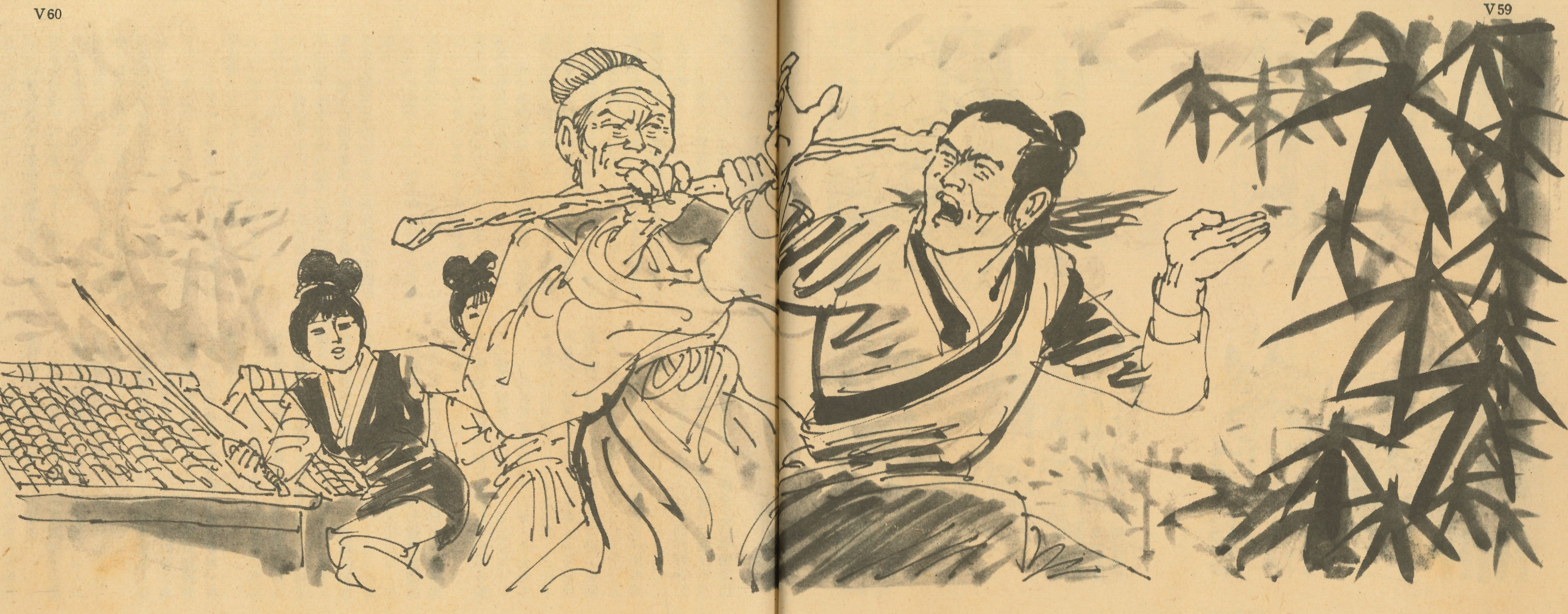


㊱ 荀嵩喚道：「灌兒，快來拜見周伯伯！」灌娘此時已換上閨閣紅粧，裊裊婷婷地來到堂前，對周訪施禮說：「都督萬福！」周訪疑惑不解地說：「你，你就是那位荀公子。」周撫驚喜地說：「連我也未曾看出呀！」



㊲ 荀嵩在後堂擺宴慶功，眞是：三軍笑顏又逢春，幸喜襄陽得太平，十萬生靈同歡慶，英雄本是少年人！





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瑾的專橫，朝廷側目，而對江湖人的勢力，這次行刺陸丹不成，對南倫和小子有如芒刺在背，對他們有點警惕，派人注視這股江湖勢力，經過一番調查，發現崑崙派掌門鍾大先生來到安樂侯府，又發現寧王朱宸濠府邸來了華山派高手蕭三公子和長樂郡主朱菁照，最使劉瑾吃驚的最近還來了南宮世家等人，由老太君携同五位媳婦來到京城紫竹院居住，名爲出遊，令人懷疑，因此派北盜勝老二盜取南宮世家有關老太君和五位媳婦出身的資料，略知梗概，再派北盜竊取日記簿，想瞭解一下動態，老太君知道他們的用意，因計就計叫北盜取走……

密函呈皇上　闈宮藏禍心

「不錯——」鍾木蘭慌張的。「房間太久沒有人居住，總覺得有些不舒服，所以我燒了一些檀香。」

「也是辦法。」姜紅杏仍然沒有發覺鍾木蘭的異樣，接問：「眞的不歡迎我啊？」

鍾木蘭方搖頭，姜紅杏「格格」的又笑起來。「你就是面皮子薄，開不得玩笑，我這麼累，睡覺也來不及，那有心倩看你的書畫。」

笑說着她走向自己的房間，鍾木蘭目送她的背影在那邊迴廊消失，才鬆過一口氣，目光轉到房門上心情既複雜又矛盾，好一會才抬手將門推開，無可奈何的舉步走進去。

一進去她立即反手將門掩上，背靠在門上，胸膛不住起伏，既緊張又驚慌。

檀香燈光中凄迷，燈光搖幌中，一個人從屛風後轉出來，赫然是蕭三公子。

「這是你當年最喜歡的天竺檀香，我從寧王府中求得，一直都帶在身上。」蕭三公子的目光也一樣凄迷，語聲說不出的輕柔。

鍾木蘭連連搖頭，眼瞳中盡是焦慮之色。「你不該到這裏來的。」

「你担心別人看見說閒話？」

「還担心你的安全，以你的武功，絕不是太君對手，讓她看到，難逃一死。」

「你還是關心我的。」

鍾木蘭沒有作聲，蕭三公子考慮了片刻。「令尊在京城安樂侯府。」

鍾木蘭一些也不意外，只是問：「你仍然恨他？」

「我不敢，他也不會將我這種人放在眼內。」蕭三公子自嘲的一笑。

鍾木蘭幽怨的看了他一眼。「你承認恨他就是了，何必說這種話。」

「是他要你離開我。」

「怎能這樣說？」

蕭三公子沉吟着。「你的丈夫南宮學已經死了。」

「他生前對我很好。」

「你的日子過得很快樂？」

「南宮世家上上下下對我都很好。」

蕭三公子沉聲問：「我只是問你的日子是否過得很快樂？」

鍾木蘭凄然一笑。「過去的還說來幹什麼？」

「我實在不甘心——」

「我嫁入南宮世家，就是南宮世家的人，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是他斷送了你一生的幸福！」

「家父並沒有做錯，只是我命薄，我絕不會怪他的。」

「那只怪我沒有出息，不是名門弟子了。」蕭三公子慘笑，摺扇刷地打開。

鍾木蘭目光一落。「你的劍呢？」

「斷了。」蕭三公子歎息。「九轉劍術練成之日正是我們定情之時，情既斷，劍焉能不斷。」

「是你自己弄斷的？」鍾木蘭搖頭。「你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斷腸人使斷腸劍。」

鍾木蘭一言驚醒。「近年來江湖上出現的斷腸劍客原來就是你啊。」一頓一歎。「這又何苦？」

「我今夜到來只想問你一句——」

蕭三公子這句話尚未問出，南宮明珠的聲音便自房外遙遙傳來：「五嬸——」

鍾木蘭一驚揮手。「你快走——」

「我——」蕭三公子尚在猶疑，鍾木蘭已轉身，一面應一聲：「是明珠麼？」

蕭三公子凄凉一笑，身形退到那邊窗下，推窗掠出，那片刻，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鍾木蘭身上。

一直到聽到窗戶關上，鍾木蘭才回頭看一眼，隨即將門打開，南宮明珠已經來到了門外，同行還有唐月娥。

明珠不過十七歲，平日嬌生慣養，一家人都將之當作掌上明珠般，難免仍然有些小

孩子脾氣。

她愛惡分明，對鍾木蘭尤其有好感，看見鍾木蘭失魂落魄的樣子，連忙問：「五嬸，你是不是不舒服？」

她是出於一片關心，鍾木蘭聽着却不由一慌，連明珠也看出她神態有異，太君若是在，如何瞞得過去。

「沒有——」她强笑掩飾。「是了，你們到來找我……」

「太君叫我來告訴你，鍾大先生在安樂侯府，有空你不妨去看看他。」

「鍾大先生也是你叫的。」唐月娥笑斥明珠。

鍾木蘭却是奇怪之極，這件事情太君早已私下跟她說過，也所以蕭三公子方才提及，她一些也不意外，現在太君特別着明珠來再告訴她這件事，到底是有什麼用意？

「我會的了。」她不由追問：「沒有其他事？」

「還有就是叫你保重身子要緊，不要爲五叔父太難過。」明珠又想想，搖頭。「其他都是說二嬸的。」

唐月娥接道：「太君以婦道人家名節重於生命，好像她那樣口不擇言，看見男人便風情萬種，南宮世家的聲譽，總有一天要敗壞在她手上。」

鍾木蘭一顆心沉下去，太君絕不會無緣無故說起這種事，也顯然有意要唐月娥將這番話轉告，難道她已經發現了蕭三公子的行踪？

「二嬸眞的是這種人？」明珠奇怪地問。

「小孩子不要過問大人的事。」唐月娥將明珠拉轉。「還不回去睡覺。」

明珠也提不起興趣再問這種事，雀躍着與唐月娥離開，只剩下鍾木蘭一個人呆在那裏。

× × ×

勝老二終於將日記交到劉瑾手上，路上他已經看過那册日記，裏頭記的都是南宮世家的日常瑣碎事，某日某處買絲綢若干匹，某日某寺上香油若干兩，並無一件事要緊。

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果眞是要緊又怎會讓他拿着如此輕易離開？他實在很不想拿這册日記覆命，但事先劉瑾面前誇下海口，面子問題，只好硬着頭皮交出來，也當作到手之後並未過目，不知道其中內容。

他估計劉瑾看後必定會大發雷霆，也早已準備好了一番說話，那知道劉瑾翻閱一遍，只是笑了笑。「這册日記一些用處也沒有。」

勝老二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聲：「屬下該死——」

「南宮世家並非等閒之輩，你能够進入紫竹院將東西偷出來不爲所覺，已經不容易。」劉瑾仍在是滿臉笑容。「看來若非你消息不確，便是他們早有防備，要緊的事都沒有再記下來。」

勝老二垂下頭，正好掩飾那一面的羞慚之色。

「今夜你也辛苦了，回房間好好休息。」劉瑾接揮手。「有事我再找你。」

「屬下告退——」勝老二急急退了出去。

劉瑾看着他背影消失，面上才露出怒容，將絹册擲在地上。

殺陸丹失手，這一次又是無功而還，對這個北盜的評價他不能不重新估計，但他仍然不讓勝老二太難堪，這到底是用人之際，勝老二多少還有些用處。

× × ×

又是清晨。

徐廷封換上朝服，第一件事便是到憶蘭房間，看看那仍然在睡覺的女兒，也沒有喚醒她，悄然退出。

鍾大先生在憶蘭房間外，看見徐廷封出來，便問道：「這件事要不要我也走一趟？」

「不用了，禁宮之內諒劉瑾也不敢胡來。」徐廷封目光轉向房間，笑笑。「蘭蘭今天却要師父辛苦照顧了。」

「放心——」鍾大先生雖然從徐廷封眼中看到他心情的沉重，却沒有再多說什麼。

× × ×

出到前院，轎子已經準備妥當，朱菁照蕭三公子也已經等在那裏。

「表哥千叮萬囑要早，自己却是最遲的一個。」朱菁照一見便嚷起來。

「我方才去看看蘭蘭。」

「看你啊，這樣子緊張，又不是生離死別——」

「菁照——」蕭三公子急喝住。

「這難道說錯了。」朱菁照不服氣的說。

蕭三公子只有搖了搖頭，徐廷封隨即問道：「送給皇上的禮物，都已經準備好了？」

朱菁照眼珠子一轉，突然叫起來：「糟了，我忘了那件龍袍。」

徐廷封目光轉向蕭三公子，蕭三公子笑了一笑，徐廷封知道沒有猜錯，若無其事的應道：「不要緊，那盒糕餅帶着便成了。」

朱菁照目光轉到蕭三公子面上，「我現在實在有些懷疑到底我是你的徒弟，還是表哥。」

蕭三公子只是一笑，有意無意地向徐廷封一擺右手，左手接着往右手衣袖上一揑。

徐廷封會意，點點頭。

× × ×

徐廷封三人才離開安樂侯府，鍾木蘭的轎子便到了，聽說南宮世家的五夫人到訪，鍾大先生忙叫請進內堂見面，心情不由緊張起來，雖然他自稱早已看破世情，畢竟還未完全看破，鍾木蘭也到底是他最疼愛的女兒，唯一的親人。

他絕少到南宮世家，雖說是山長水遠，其實多少亦有些逃避的意思。

父女見面，鍾大先生感覺是旣喜又悲，連語聲也顫抖起來：「木蘭，快過來，讓爹爹看清楚你。」

鍾木蘭聽說，眼圈也紅了，移步走近去，拜倒在鍾大先生膝下，鍾大先生連忙扶起來，一面看一面搖頭道：「你瘦了很多。」

「爹也是——」鍾木蘭細看。「鬢髮也白多了。」

「人老了就是這樣。」

「爹看來一些老態也沒有。」

「只是鬢髮白了一些是不是？」鍾大先生很感慨。「你還是這樣子，總是要想辦法讓爹爹開心！」一頓接問：「那邊日子過得怎樣？」

蕭三公子也是這樣問，鍾木蘭一聽特別感觸，强顏歡笑：「很好，南宮世家上上下下對我都很好。」

鍾大先生倏的一聲歎息，道：「這些年來，我都在懷疑當年的決定是否適當，也許不將你送入南宮世家，你會活得更快樂。」

鍾木蘭眼淚盈眶，沒有作聲，鍾大先生看着心裏又一痛，接問：「你怪責爹爹好了。」

「爹沒有做錯，怎樣做也都是爲了女兒終生幸福，學哥事實也文武雙全，與女兒性格接近，對女兒也一直愛護，只是女兒命薄……」

「這也許是天意，爹也無話可說。」鍾大先生歎息。「你仍然這樣年輕，以後的日子……」

「女兒已經習慣。」

「一個人孤零零的，日子又怎會是好過？」

「爹不也是一個人。」

「你娘親去世已經十多年，爹早已習慣了。」

「女兒也逐漸會習慣的。」

「希望你會習慣，還有好長的一段日子啊。」鍾大先生又是一聲歎息。

「爹儘管放心，女兒自有分寸。」鍾木蘭一面堅毅之色，在到來之前，顯然已作了決定，她隨即岔開話題。「師兄不在啊？」

「進宮去了，他——」

鍾大先生不由又面露憂慮之色，正要說下去，鍾木蘭已開口阻止：「朝廷大事，女兒還是不知道的好。」

「你果然懂事多了。」鍾大先生却更加感慨。

× × ×

才到殿外，徐廷封三人便已被皇甫忠義兄弟截下，他們並不意外，劉瑾廣佈綫眼他們早已知道。

皇甫兄弟以職責所在，要檢查送進去的禮物，說話倒是很有分寸，客客氣氣的，禮貌十足。

朱菁照幾次忍不住要破口大罵，但都被徐廷封按下，在徐廷封面前她倒也算聽話。

那盒糕餅到了皇甫兄弟手上，雖說是看看，兄弟兩人轉身間已經很快的用銀針一一揷試，不是要試毒，只是要弄清楚糕餅裏頭是否藏着其他東西。

他們隨即要看蕭三公子手捧着的另一個錦盒，徐廷封立即喝止，道：「這個看不得——」

皇甫兄弟更加要看，口裏虛應？「侯爺言重了。」

徐廷封冷冷地問：「兩位可知道盒子裏載的是王爺獻給皇上的龍袍。」

皇甫義居然還在笑，道：「現在知道了。」

「龍袍豈是隨便可以打開來看的？」徐廷封接問：「欺君犯上罪誅九族，兩位要考慮清楚。」

皇甫兄弟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劉瑾的聲音即時傳來。「什麼事什麼事？」

徐廷封蕭三公子心頭齊皆一懍，劉瑾的出現比他們推測的實在快了很多，朱菁照倒是若無其事，對於龍袍的秘密她實在一無所知，主要當然是因爲她年紀太輕，經驗不足，未必懂得隨機應變，恐怕事情會壞在她手上。

皇甫兄弟心頭齊皆一寬，轉身一聲：「九千歲——」急迎前去。

「你們好大的胆子，竟然敢阻止侯爺進宮。」劉瑾這說話無疑已表示對徐廷封等人的行動瞭如指掌。

「九千歲——」

「還不退下！」劉瑾喝退了皇甫兄弟，目光轉落在蕭三面上：「這位是——」

「在下蕭三——」

「哦，華山派的蕭三公子，」劉瑾打了一個「哈哈」。「久聞寧王府中高手能人甚多，果然不錯。」

他這是存心賣弄消息靈通，接顧朱菁照。「這位想必就是長樂郡主了？」

朱菁照上下打量了劉瑾一眼。「我應該怎樣稱呼你。劉總管還是九千歲。」

劉瑾大笑。「什麼也是一句。」目光轉回蕭三公子手上的錦盒上。「這是什麼禮物。」

徐廷封應道：「是蘇州刺綉的龍袍，寧王爺送給皇上的。」

「蘇州刺綉向稱手工精巧，王爺也可謂有心了。」劉瑾搖頭擺腦的。「如此佳品，豈可不看，一開眼界？」

「劉總管要看隨便看。」徐廷封是知道阻止不了，索性親自將錦盒打開。

劉瑾走近去，跟着手接着，愛不釋手的，一面讚歎：「果然了不起，有機會我也要找蘇州的好手來綉刺一件外袍炫耀一下。」

他特別在意領子腰帶，蕭三公子面無表情，雙手却已滲出了冷汗。

細看了好一會，劉瑾才將錦盒蓋回，突然省起來似的，我還有別的事做，不陪你們進去了。

「不敢有勞劉總管。」徐廷封陪着笑臉。

「你兩個也跟我走一趟。」劉瑾這樣吩咐，皇甫兄弟只有跟在他身後。

徐廷封如釋重負。

× × ×

轉過走廊，皇甫義忙着禀告：「糕餅裏沒有藏着東西。」

「龍袍內也該沒有。」劉瑾冷笑：「難道都藏在心裏。要看小德祿耳朵够不够敏銳了。」

皇甫忠揷口說道：「也許他們並無陰謀。」

「這些人我一個也不放心，」劉瑾又一聲冷笑：「總有一天要他們知道我的厲害。」

聽這說話語聲，皇甫兄弟也不由打一個寒噤。

× × ×

侍候皇帝的除了小德祿，幾個寵姬，還有張永，這個張永是當年八虎之一，沒

有劉瑾這一虎的厲害，却頗也懂得逢迎之術，甚得皇帝的歡心。

皇帝正在胡混，聽得稟告才坐正身子，仍然是懶洋洋的，看見朱菁照，更露出色迷迷的樣子，看得朱菁照混身不舒服。

徐廷封雖然知道他在裝模作樣，但想到寧王與先帝是兄弟，皇帝與朱菁照的血統關係，也難免有些啼笑皆非，忙提醒皇帝：「這個是長樂郡主。」

皇帝「啊呀」一聲，如夢初覺。「差點認不得，多年前我跟父王到南昌看叔父，見過你一面，還是一個小女娃。」

「還有這個是華山派蕭三公子，王府的劍師，負責教菁照的武功。」

「蕭三公子名滿天下，果然英雄模樣。」皇帝居然懂得說這種稱讚話。

「草野之民，陛下見笑了！」蕭三公子難免有點受寵若驚。

皇帝再顧朱菁照。「你遠道而來，帶給我什麼禮物？」

「爹準備了一盒糕餅，還有一襲龍袍叫我送來。」朱菁照根本不知道其中秘密，說話當然也無特別暗示。

「南昌的糕餅美味可口……」

徐廷封截道：「比起蘇州的刺綉還是失色多了。」

皇帝立即明白，大呼：「這等好東西，還不快快拿來給我穿上？」

他一向是這個急性子，小德祿張永並不奇怪，徐廷封也隨即將盒錦接過，送前來。

皇帝緊接向內室走去，小德祿張永不約而同一齊舉步跟上。

「安樂侯侍候我可以了。」皇帝脚步一頓，回頭看他們一眼，拂袖。

張永立即停下，小德祿看見張永也不敢不從命，亦只有停下來。

× × ×

一入內室，皇帝的神態便變得嚴肅，正要問徐廷封，徐廷封已匆匆將錦盒放下打開，取出那襲龍袍，一面揮手示意。

皇帝會意，故意打了一個「哈哈」，笑說：「蘇州刺綉，名聞天下，果然是有道理。」

在他說話同時，徐廷封已然用指甲將龍袍右方衣袖剖開，從中抽出一叠其薄如蟬翼的紙張，那之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了蠅頭小字，皇帝接過，越看神色越興奮。

徐廷封不敢分心，傾身細聽，雖然有蕭三公子朱菁照張永在外看着，他還是要提防小德祿借什麼藉口闖進來。

× × ×

小德祿沒有這個胆量，眼珠子亂轉，總是想不出一個比較好的辦法，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發現劉瑾已來到門外，心頭大喜，急忙迎上前去。

張永也不慢，口呼道：「九千歲也來了？」

劉瑾不等小德祿稟告便問：「皇上覺得那襲龍袍怎樣，滿意吧？」

小德祿忙道：「安樂侯爺正在侍候皇上將龍袍穿上——」

話口未完他面上已吃了劉瑾一巴掌，劉瑾沉聲接罵：「你這個懶惰沒用的奴才，連自己的職責也忘掉了，這是你的份內事，侯爺是什麼身份，你怎能讓他替代你的？」

「皇上有命，奴才不敢不從。」小德祿哭喪着臉，跪倒地上。

「沒上沒下的，小看一眼也不成。」劉瑾狠狠的瞪了小德祿一眼，話却不知道在駡那一個，一面駡着一面急瞪向內室走去。

沒有人敢阻攔，朱菁照似乎有所行動，却給蕭三公子按着，他知道徐廷封反應敏銳，由張永的一聲「九千歲」開始，應該警覺，也應該有足够的時間處理好那份密件。

× × ×

徐廷封並沒有讓蕭三公子失望，在劉瑾進來之前已經將密件藏進臂縛的皮囊內，密件上要緊的皇帝已看過，縱然記不了那許多，以後也有徐廷封提點。

事實要他穩記的亦沒有多少。

徐廷封原是可以用一種更安全的方式將密函送進來，但他深知皇帝已有如驚弓之鳥，不讓他親自目睹拆閱實在難以令他安心。

也只有令他安心的事情才能够順利進行。

劉瑾進來的時候，皇帝已經將龍袍穿上，一見大笑。「你來得正好，看我這件龍袍如何？」

「好極了。」劉瑾上前左看右看的，有意無意地替皇帝整理一番。

他終於發現右衣袖內那條裂縫，却不動聲息，雙手稍爲整理一下便移到腰帶部位，反而着意的細看一遍。

這個人也可謂老奸巨滑的了。

徐廷封居然看不出，鬆一口氣，劉瑾一雙手終於停下，笑顧徐廷封。「委屈侯爺了。」

「能够侍候皇上，這未嘗不是我的福氣。」

「這本該讓小德祿做的，連這一點小事也幹不來，這個奴才未免太令我失望。」劉瑾搖搖頭，道：「沒上沒下的，這個奴才——」

「這其實是皇上的意思。」徐廷封淡然一笑。「這個奴才的眼中，畢竟還有皇上。」

劉瑾點一點頭，說道：「這裏相信已沒有我的事了。」一頓向皇帝。「臣劉瑾告退——」

再不退他實在恐怕再也控制不住心頭那股怒氣。

× × ×

一直將鍾木蘭送出了安樂侯府，目送轎子遠去，鍾大先生仍然呆立在門前石階上，心頭無限感慨，還有一份依依不捨的感覺。

老了——他不禁搖頭歎息。

傅香君也就這時候來到安樂侯府門前，鍾大先生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那剎那竟然有一種錯覺，以爲是鍾木蘭轉回來，脫口一聲：「你——」

只見一個你字出口，他經已回復自我，傅香君亦很奇怪他這樣，目光由「安樂侯府」的匾額轉落在他面上。「請問老人家，侯爺在不在？」

「他？他不在——」鍾大先生有些恍惚。

「那麼鍾大先生？」

鍾大先生奇怪之極，上下打量了傅香君一眼。「小姑娘，你找我什麼事？」

「你就是？」傅香君一樣意外。

「我這個老頭兒又不是什麼大人物，難道竟然有人冒名頂替。」鍾大先生笑了起來。

「老前輩言重了。」傅香君恭恭敬敬的。「晚輩傅香君，是恆山派——」

「苦師太的弟子啊？」

傅香君頷首，鍾大先生微笑接道：「她眼光獨到，果然所收的弟子靈氣十足。」一頓又問：「令師安好？」

「家師已經在三個月前圓寂。」

鍾大先生的笑容僵結。「連她也去了，我這個老頭兒原以爲一定會比她先走一步的。」一歎擺手。「裏面說話。」轉身舉步，傅香君緊跟在後面。

走過院子，憶蘭正追着一隻蝴蝶走來，看見鍾大先生便嚷：「師公，幇我抓着它——」

蝴蝶却是飛向傅香君這邊，傅香君纖纖素手輕抬，那隻蝴蝶便落在她手中，再也飛不開。

憶蘭在傅香君面前停下脚步，眼睛瞪得大大的，奇怪地看着傅香君。

「你要捉這隻蝴蝶？」傅香君笑笑問道。

憶蘭點點頭，目光落在蝴蝶上。

「給你。」傅香君半蹲身子，將蝴蝶送到憶蘭面前。

「謝謝姐姐。」憶蘭高高興興的接過，那知道一個不小心，手一鬆，又給飛走了。

「姐姐，姐姐——」憶蘭牽着傅香君的袖子，着急的嚷起來。

「不要緊，姐姐一會給你捉一隻更漂亮的。」

「現在啊——」憶蘭隨即向鍾大先生。「師公，蘭蘭要這個姐姐捉蝴蝶。」

鍾大先生看在眼內，笑顧傅香君。「你師父是否有東西給我？」

傅香君解下背負的布囊。「這是先師臨終吩咐一定要交到老前輩手上的。」

鍾大先生接在手裏。「你就跟蘭蘭玩一會，回頭叫蘭蘭帶你到內堂。」隨又吩咐蘭蘭。「記着，要聽姐姐的話。」

「一定的——」蘭蘭牽着傅香君便跑。「姐姐，我們到那邊。」

她只顧望前，冷不防花徑水濕脚下一滑，便要摔倒，傅香君手急眼快，及時扶住，道：「小心啊——」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任何人都不難瞧出她是怎樣善良的一個少女，鍾大先生看着不由想起了朱菁照，朱菁照的刁蠻，傅香君的溫柔實在是一個很强烈的對比。

× × ×

布囊內有一柄塵拂，還有一封信，信中寫得很清楚，塵拂是留給姪兒徐廷封，而除了提及當年與鍾大先生論道的種種，無限感慨，便是請鍾大先生照顧傅香君。

傅香君雖然聰明好學，江湖經驗到底不足，而心地又太善良，一個不小心，後果不堪設想，苦師太對這個關門弟子實在放心不下。

再提及徐廷封年輕喪偶，憶蘭乏人照料，應該再娶，而傅香君既然是如此善良的一個好女子，實在是徐廷封續絃的理想對象，苦師太雖則有心撮合，無奈壽元已盡，只有寄望鍾大先生找機會從中穿針引綫。

看到這樣的一封信，鍾大先生更加感慨，以他所知，苦師太原是性情中人，無奈造化弄人，鬱鬱終生。

他深信苦師太絕不會看錯，雖然才見面，傅香君的善良本性他亦不難看出來，而他亦是有這個意思，希望徐廷封能够再找到一個好女子。

事情似乎很簡單，但如何着手却是頗費周章，這種事在鍾大先生來說也到底還是破題兒第一趟。

然後他突然又想到自己的女兒，不由得又是一陣感慨。

× × ×

憶蘭的性格也是很善良，蝴蝶在手，細看一會，一陣歡笑便又放飛天上，傅香君自然樂於替她一捉再捉，一點兒也不覺得煩悶，好像她耐性這樣好的少女，畢竟是不多。

她們在花園裏追追跑跑，憶蘭終於有些累了，一旁坐下來。「姐姐，我們玩別的好不好？」

「我以爲你應該回去的了，要不，你娘親一定會担心。」

「她不會担心我的。」憶蘭搖搖頭。

「小孩子不要說謊。」

「是眞的——」憶蘭有些憂鬱的。「我懂事到現在還沒有見過我娘親。」

傅香君一怔，憶蘭接道：「我問過爹爹，怎麼娘親總是不回來看看我，是不是不喜歡我。」

「你爹爹怎樣說。」

「他說娘親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到我長大了便會回來，可是我現在八歲了，她還是不回來看一看我，是眞的討厭我的了。」

傅香君已經明白是什麼回事，安慰道：「你這樣懂事，她怎會討厭……」

「一定是的。」憶蘭一雙小手捧着臉蛋。「其實她討厭我也不要緊，總該回來看看爹爹，爹爹是那麼牽掛着。」

傅香君輕撫着憶蘭的頭兒，道：「是姐姐不好，跟你說這些，我們到那邊捉蝴蝶去。」

「不捉了。」

「那麼玩什麼？」傅香君一心要逗憶蘭開心。

「讓我想想——」憶蘭偏着頭，突然跳起身子。「爹——」

傅香君目光不由一轉，只見徐廷封蕭三公子朱菁照正向這邊走來。

徐廷封看見傅香君當然意外，脚步加快，朱菁照亦照追上前。

「傅姑娘，你怎會在這裏？」

「家師臨終遺下了一個布囊要我送到這裏來交給鍾老前輩，若是鍾老前輩不在，便交給你轉交。」

「家師剛巧在——」

「我已經見過他，已將布囊交給他的了。」

（未完・七）

鷹飛江南

「鷹飛江南」故事續篇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泥丸道人看過郭子羽的毒傷，便同湯圓將他載去少林寺，求取萬寶菩提子祛毒聖藥，在路上又遇到武林盟攔截，湯圓將他放在樹上，和師父迎擊敵人，嬌嬌此時出現將郭子羽移到荒廟裏，爲他療傷，三天內便霍然痊癒，二人去找泥丸道人師徒不遇，知道裴小蝶向少林寺要找到郭子羽，並大鬧寺門，二人喬裝趕到嵩山下，爲武林盟青紗隊留難，幸遇到了方玫，三人將他們殺散，才趕到嵩山，因來遲一步，裴小蝶已將少林僧侶殺得傷亡慘重，郭子羽連忙解圍，向少林住持道歉，一場風波暫告停頓，郭子羽和嬌嬌、裴小蝶、方玫打道回彈鋏谷……

三仙祠約鬥

桃花仙子問道：「知道他們的目的地麼？」

于勝雄道：「不知道，不過郭子羽的父母現在烈山，屬下猜想他去烈山的成份十分之大。」

紅楓居養傷

桃花仙子點點頭，然後沉思半晌道：「陰風神魔還在麼？」

于勝雄道：「在，屬下只是制住他的穴道，關在地牢之內。」

桃花仙子道了一聲「好」，然後附着于勝雄的耳根，作了一番交待，于勝雄受命之後，迅速退了出去。

× ×

當日郭子羽被打下山溝，陰風神魔也同時遭到暗算，他被人押來韓莊，在地牢中關到現在。

他曾經想逃，但衝不開被制的穴道，雖有滿臉怒火，却也無可奈何。

如今機會來了，正當看守他的賊人打開鐵門，給他送進飯食之際，一片叱喝打鬥之聲忽然傳進地牢。

「莫非郭子羽來救我了？」

這是他的直覺想法，不管是與不是，良機不再，他立刻向送飯的小賊下手。

他無法提聚眞力，但身手之高，仍然不是一般常人所能抵禦的。

他順利的制住兩名小賊，一路無阻的逃了出去，待到達前院，他不得不暫時停止逃亡。

因爲前院人影起落，刀光耀眼，是一個數十人搏殺的兇險場面，他在沒有摸清楚雙方的來路之前，如何敢冒然現身。

此時月隱星稀，視綫十分模糊，他雖是窮盡目力，也瞧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不過他也有收穫的，因爲他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那是一名灰衣老者，與一名黑衣大漢的交談。

「朋友，咱們河井不犯，你爲甚麼率衆攻入本莊？」

「我說過，只要你交出郭子丹夫婦，咱們絕不動你一草一木。」

「你跟郭子丹是朋友？」

「朋友？嘿嘿，大爺恨不得將他破屍萬段，豈會有他這樣的朋友！」

「原來你跟郭子丹也是仇人，那我就告訴你，他們夫婦的確在咱們手裏，但我不想害你！」

「這話怎麼說？」

「你不知道他有一個弟弟名叫郭子羽麼？」

「我知道，郭子羽是南聖一脈的傳人，泥丸道人的得意弟子，更習得薤山雙奇的獨門絕藝陰陽道，我沒有說錯吧？」

「你沒有說錯，只是漏了一點——」

「那一點？」

「你有沒有聽說三空藏劍經？」

「當然聽過，並且知道裴三耳已經回到終南山，不過，嘿嘿，一個月之後，世間就不會再有裴三耳這麼一號人物了。」

「當眞麼？朋友。」

「當然，我沒有騙你的必要，信不信由你。」

「好，我相信，聽說郭子羽正由少林前來開封，咱們旣是同仇敵愾，那就不要同室操戈了，走，讓在下盡一點地主之誼吧。」

陰風神魔聽到這裏，不敢再聽下去了，乘他們還在混亂之際，急忙溜出了這幢莊院。

他無力拯救郭子丹夫婦，只得沿官道奔向少林，希望能夠在路上遇到郭子羽，大家商量一個有效的對策。總算他運氣不錯，在離鄭州不遠的茶篷之內，遇見了郭子羽方玫等四人。

「小兄弟，終於讓我找到了……」

「啊，老哥哥，瞧你的神色……怎麼，是受了傷？」

「我中了別人的暗算，無力衝開自己的穴道。」

郭子羽聞言一呆，憑陰風神魔的一身功力，竟然無力衝開穴道，莫非舊事重演，他也是中了毒？

於是他回顧嬌嬌道：「妳瞧瞧，老哥哥是不是中了毒？」

嬌嬌查看了一陣道：「不錯，跟你以往所中的毒完全一樣。」

她取出一隻瓷瓶，倒出兩粒丸藥道：「歐陽大俠吃下解藥，然後運功三週天，一切當可恢復正常。」

陰風神魔依言服下解藥，就在茶篷之內運功，待運功三週天，果然眞力泉湧，穴道霍然貫通。

他一躍而起，說道：「小兄弟，老哥哥在逃出韓莊之際，聽到了一項不幸的消息。」

郭子羽見陰風神魔神色凝重，知道必然發生了重大之事，但仍以平靜的語氣詢問道：「不要着急，老哥哥，有話請慢慢說。」

陰風神魔緩緩吁了一口氣，這才將他的遭遇，以及聽到的言語說了出來。

郭子羽哼了一聲道：「很好，郭某倒要看看是何方神聖，敢如此胆大妄爲，方玫小蝶兩位妹子，妳們趕回終南瞧瞧，事了之後咱們在彈鋏谷會面。」

裴小蝶道：「大哥，這樣只怕有點不妥。」

郭子羽道：「哦怎麼不妥，妳說。」

裴小蝶道：「我爹他們居住之處十分隱僻，外人很難找到，就算讓有人找到，也不會討得好處，倒是你……令人放心不下。」

這位裴姑娘與郭子羽雖然不是初交，但在交情上並不太深，她居然爲他不惜獨闖少林寺，幾乎毀掉這個被人目爲泰山北斗的名門正派。

這件事還可以說是她一時的衝動，或者是激於一時的義憤，現在連生父的安危都不顧，只是爲了對郭子羽放心不下，這可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方玫生性忠厚，她什麼話都沒有說，陰風神魔人老成精，不願惹來不必要的痳煩，嬌嬌見多識廣，她明白裴小蝶天眞無邪，不懂得隱藏自己的感情，這是她可愛之處，但是，如果有人招惹了她，可能招來十分可怕的後果，嬌嬌自然要三緘其口了。

郭子羽是當事人，不管他的想法怎樣，他都不能置身事外，於是他咳了一聲道：「不，小蝶，無論令尊的住處如何隱秘，有心人終會找到的，而且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咱們作子女的豈不要遺憾終身！」

裴小蝶眼眶一紅道：「可是你……」

郭子羽道：「我有歐陽老哥哥及嬌嬌相助，不會有問題的。」

方玫道：「大哥說的是，妹子，咱們快去快回，不會誤事的。」

裴小蝶怏怏的道：「好吧，不過大哥，你可不要魯莽行動，如果有困難，等咱們回來再說。」

郭子羽道：「這個妳放心，我會小心的。」

待方玫與裴小蝶依依不捨的離開，郭子羽忍不住長嘆一聲，說道：「江湖恩怨何時了，我眞懷疑咱們走江湖是不是一樁錯誤。」

陰風神魔微微一笑道：「這個麼，有些人徵名逐利，有的人却墜入情海醋波之中，江湖恩怨怎麼能了！」

郭子羽面色一紅，說道：「老哥哥，咱們找個地方改扮一下，免得被人釘上咱們。」

於是他們轉走小路，向荒山野嶺中奔去。

× × ×

今天的天氣不壞，只是熱了一點，如果在驕陽下僕僕風塵，倒也並不好受。

這天晌午時分，韓莊鎭上來了一對中年夫婦，男的一領靑衫，長得斯斯文文的，只是面帶愁容，可能是一個窮途落泊的秀士。

他的妻子情形更糟，蓬首垢面，一副病懨懨的樣子，他們相扶着住進泰安客棧，並延醫爲他的妻子治病，看來三五日內他們是不會離開的。

傍晚時份，泰安客棧又住進了一個黑髮黑髯，一身黑衣的老者，他是來訪友的，短期內也沒有離開的打算。

這三人正是郭子羽，嬌嬌，及陰風神魔所改扮，當夜深人靜之後，他們在鎭外碰了頭。

陰風神魔道：「小兄弟，我有一點担心。」

郭子羽道：「老哥哥担心甚麼？」

陰風神魔道：「將我關在地牢的是于家莊，莊主于勝雄名不見經傳，江湖上從未聽過有這麼一號人物。」

郭子羽道：「老哥哥是說于勝雄可能是一個隱世魔頭？」

陰風神魔道：「不，我是說他的背後可能另有主持之人。」

嬌嬌道：「歐陽大俠說的不錯，不過無論于勝雄有甚麼人撑腰，這于家莊咱們非去不可。」

陰風神魔道：「如果小兄弟的大哥當眞在于家莊，咱們自然要去，只是我覺得其中別有蹊蹺。」

郭子羽一怔，道：「你是怎麼啦？老哥哥，家兄被困于家莊不是你親耳聽到的麼？」

陰風神魔道：「是我親耳聽到的，如果這是一個陷阱，並非沒有可能。」

嬌嬌道：「歐陽大俠必然發現什麼破綻了，說出來咱們琢磨琢磨。」

陰風神魔道：「經我仔細思考，覺得其中疑點頗多，第一，子丹夫婦如果當眞被他們所擄，必然會關在地牢，但地牢之中，除了我別無被囚之人，第二，我身中劇毒，行動不如常人，却能輕易的逃出龍潭虎穴，如今回想起來，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圈套。」

郭子羽一嘆道：「那麼終南三俠被襲之事，也是子虛烏有了。」

嬌嬌道：「不錯，目的在分散咱們的實力。」

郭子羽說道：「很好，咱們就跟他門鬥。」

嬌嬌道：「怎樣鬥法？」

郭子羽說出了他的鬥法，他們立即向于家莊撲去。

從這一晚開始，于家莊就遭到了噩運，幾乎每晚都會受到襲擊，莊裏的人手每晚都有傷亡。

來人功夫奇高，行踪飄浮不定，而且得手就走，不貪功，不躁進，行動的詭秘，却教人難以捉摸。

十天不到，于家莊已傷亡二十餘人，全莊震動了，只要黑夜降臨，莊上便人人自危。

這天一大早于莊主就求見桃花仙子：「稟盟主夫人，昨晚本莊高手兩死三傷，再這樣下去，咱們就沒有人可以用了。」

桃花仙子怒叱道：「飯桶，你們都是飯桶，連人家是誰都不知道，就栽得這麼慘！」

于勝雄道：「屬下無能，請盟主夫人恕罪，不過來人功力過高，本莊……咳，實在無可奈何。」

桃花仙子哼了一聲，道：「窩囊廢，我叫你查鎭上有沒有可疑之人，你查了沒有？」

于勝雄道：「查過了，鎭上沒有可疑的江湖中人。」

桃花仙子雙目一瞪道：「爲甚麼一定要江湖中人？只要是留在鎭上不走的外鄉人，都應該查個明白。」

于勝雄道：「是，屬下即刻再派人去查。」語音一頓，接道：「目前，本莊能夠派上用塲的不足十個，莊院的防守已經不敷用了。」

桃花仙子道：「這個不必你担心，聖刀隊最遲午後必可到達。」

于勝雄道：「是，屬下告退。」

× × ×

這天晌午時分，泰安客棧的食堂之內正有二十幾名客人在進食，他們邊吃邊聊，情形倒是頗爲熱鬧。

自然，郭子羽、嬌嬌及陰風神魔也在食堂，他們分坐兩處，假作互不相識。

一股細如蚊蚋的傳音，忽然飄進郭子羽的耳鼓：「小兄弟，找麻煩的來了。」

這是陰風神魔提出的警告，郭子羽轉頭向店門一瞧，果然湧進來了五名彪形大漢。

「掌櫃的，快拿住客登記簿給我瞧一瞧。」

「是，吳總管。」

此人是于家莊的總管吳一明，在本鎭，甚至方圓數百里，于家莊是地頭蛇，一般安份守己的人民，沒有人敢對于家莊說一個不字，吳總管要登記簿，掌櫃的焉能不給。

「邵堃，那一位是邵堃？」此人中了頭獎，是吳總管第一個要查問的。

閙閧閧的食堂早已靜了下來，幾十對詫然的目光一起投向吳總管。

「嘿嘿……姓邵的，你是自行投到，還是要大爺揪你出來？」

適才吳總管指名詢問，居然沒有人睬理，這就難怪他要大發虎威了。

掌櫃的見事不妙，趕緊過來對一位黑衣老婦人道：「邵大娘：于家莊的吳總管

有話要問妳呢。」

經掌櫃的一指認，食堂內所有的客人，包括于家莊的五名大漢在內，沒有一個不神色一呆。

「邵堃」，這分明是男人的名字，女人如此取名的倒是十分少見。

吳一明走到黑衣老婦人的身前，向她仔細打量了一陣，說道：「妳當眞名叫邵堃？」

黑衣老婦不耐的道：「怎麼，老婆子的姓名碍着你什麼了？」

吳一明道：「那倒不是，只是覺得有點奇怪罷了。」

黑衣老婦道：「哼，少見多怪，你有什麼事要找我老婆子？」

這位老人家一個月以前就住進了泰安客棧，所以吳一明要查一個明白，如今見她只是一個孤身老婦人，也就不想追問下去了。

他剛剛轉身要走，黑衣老婦却將他叫住，道：「說明白了再走，你憑甚麼找老婆子的麻煩。」

吳一明呆了一呆道：「這麼說吳某是看走了眼了，妳原來還是一位高人。」

黑衣老婦道：「我不管你什麼高人矮人，你只要說明白，爲什麼指名找我老婆子？」

吳一明道：「這個麼，因爲本莊丟了一件傳家之寶。」

黑衣老婦說道：「哦，你們報了官沒有？」

吳一明道：「這是一點小事何需報官，何況，嘿嘿，沒有人能逃出于家莊的掌握。」

黑衣老婦怒叱道：「于家莊是什麼東西，居然敢作威作福，欺侮過路的客人，老婆子要不給你們一點懲罰，你們當眞不知道什麼是天高地厚了。」

她抓起一把筷子，一揚手，筷子去勢如箭，分向于家莊的五名大漢射去。

吳一明適才曾說黑衣老婦是高人，這話他沒有說錯，于家莊的這五名大漢能夠在郭子羽等幾次襲擊之下留得命在，他們的身手倒也相當不錯，但他們却逃不過黑衣老婦的筷子，噗噗幾聲輕响，每人的右肩全都插上了一根。

筷子擠進骨頭縫裏，雖然要不了命，汗水可就痛得暴出來，只是技不如人，來勢洶洶的吳總管，只得恨恨的退了出去。

嬌嬌瞅着那般人的背影一笑道：「我以爲又要費一番手脚，想不到那位老人家替咱們擋了過去。」

她的話剛剛說完，黑衣老婦忽然哼了一聲道：「這可是有代價的，要你們替我老人家付店錢不算過份吧。」

嬌嬌適才說話的語聲很低，想不到竟被黑衣老婦聽得一字不遺。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應該，前輩如果賞臉，何不共謀一醉。」

黑衣老婦微微一笑道：「小子討好我老人家，必然沒有存着好心，不過咱們好像有點投緣，你過來吧。」

郭子羽與嬌嬌將酒菜移了過去，並邀來陰風神魔共飲。

黑衣老婦頗爲風趣，這一頓酒自然吃得十分愉快，待酒醉飯飽之後，黑衣老婦忽然面色一整道：「郭少俠：有一句話老婆子不知道該不該說。」

郭子羽道：「前輩不必客氣，有話儘管說。」

黑衣老婦道：「老婆子是想知道你跟柳桃兒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郭子羽道：「咱們沒有半點仇恨，而且是以姐弟相稱。」

黑衣老婦說道：「小子，你敢當面撒謊？」

郭子羽道：「晚輩說的是實話，咱們素昧平生，何須欺騙前輩。」

黑衣老婦道：「那你爲甚麼每晩攻擊于家莊，殺得他們傷亡累累。」

郭子羽愕然道：「莫非于家莊是武林盟的？」

黑衣老婦道：「不，于家莊是丐帮的第七十二分舵，柳桃兒正在莊院之內。」

郭子羽嘆息一聲道：「我明白了，又是她在跟我過不去。」

黑衣老婦道：「這話怎麼說，她不是你的姐姐麼？」

郭子羽道：「是的，咱們雖是異姓姐弟，但却情逾骨肉，後來她不辭而別，嫁了夜雨莊主公孫冠，自此之後，唉……」

黑衣老婦道：「自此之後你們不僅形同陌路，她還不只一次的派人殺你，如今你對于家莊下手，是想對她報復？」

郭子羽道：「前輩對咱們的事知道得很多，只是對于家莊的事有點誤會。」

黑衣老婦道：「哦，莫非不是你找她尋仇？」

郭子羽道：「自然不是，老哥哥，還是你說吧。」

陰風神魔道：「邵大娘，老夫有一個朋友也是姓邵，不知大娘是否相識？」

郭子羽原是要陰風神魔說明于家莊的事，他竟然將話題轉到別處去了，當然，以他數十年的經驗閱歷，決不敢連話都聽不明白，他所以如此，可能另有用意。

黑衣老婦似乎也未料到陰風神魔有此一問，她怔了一下，說道：「那一個姓邵的？」

陰風神魔道：「一柱擎天邵大龍。」

黑衣老婦道：「是家兄，閣下是什麼人？」

陰風神魔道：「老夫歐陽胆，大娘有沒有聽令兄說過？」

黑衣老婦邵大娘道：「原來是歐陽老哥哥，失敬，老婆子時常聽家兄提及老哥哥的大名，只可惜緣慳一面，不過……」

陰風神魔微微一笑道：「大娘是懷疑老夫的年齡了，我這位郭兄弟長於易容之術，咱們三個都是經過改扮的。」

邵大娘道：「原來如此。」

陰風神魔道：「聽說大龍兄弟已經作古，多年知交，遽爾永別，實在是一件遺憾之事。」

邵大娘道：「生死由命，老哥哥不必放在心上，最令人痛心的是家兄將帮主重任交給沙璞之後，他竟然使丐帮弟子聽命於人，老婆子原想老死鄉村的，此時不得不重出江湖，爲家兄清理門戶。」

陰風神魔道：「大娘是要懲處沙璞，重振丐帮當年的雄風？」

邵大娘道：「是的，不過出賣丐帮的

是柳桃兒，她才是罪魁禍首。」

陰風神魔道：「大娘前來韓莊，原來是爲了柳桃兒，但，她是當代武林盟主的夫人，身旁高手如雲，大娘人單勢孤，要除去她只怕頗爲不易。」

邵大娘道：「我知道，這就是我遲遲不動手的原因。」

嬌嬌道：「前輩，咱們帮妳。」

邵大娘說道：「好，郭少俠，你怎麼說？」

郭子羽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柳姐姐能夠幡然悔悟，希望前輩能留給她一綫生機。」

邵大娘嘆口氣道：「她處心積慮的要殺你，你却要求老婆子留給她一綫生機，君子的心襟果然不同於常人，好吧，老婆子聽你的。」

郭子羽道：「多謝前輩，前輩準備何時進攻于家莊？」

邵大娘道：「于家莊的機關遍地，不亞於龍潭虎穴，目前武林盟的聖刀隊又已前來增援，老婆子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法子。」

嬌嬌道：「晚輩有一個笨主意，不知道管不管用。」

邵大娘道：「妳說說看。」

嬌嬌道：「桃花仙子是否已經知道前輩要清理門戶？」

邵大娘道：「老婆子住到鎭上一個多月了，今日才報出了姓名，我想柳桃兒不會知道的。」

嬌嬌道：「那好，咱們找一個適當的地點，由前輩冒名約她相見，只要她肯來，晚輩保證將她生擒下來。」

邵大娘面現疑惑之色道：「當眞麼？姑娘，他們人多勢衆，要生擒她只怕不太容易。」

郭子羽道：「嬌嬌擅長使毒，咱們如若事先妥爲佈置，生擒桃花仙子是有可能的。」

邵大娘道：「那好，鎭南十餘里有一座三仙祠，那兒樹木叢雜，人烟稀少，老婆子就約她在三仙祠見面。」

× × ×

今天的天氣不大好，烏雲亘空，頗有雨意。

三仙祠外併肩立着四人，他們是邵大娘、郭子羽、嬌嬌、及陰風神魔，此時的山風頗爲强勁，吹得他們的衣衫獵獵地作响。

嬌嬌向一條山路投下一瞥道：「公子，天要下雨了，這對咱們只怕不利。」

不錯，她在山林之間佈的毒，如果經雨水一沖，豈不是枉費心機。

郭子羽道：「妳放心，她們已經來了，不過人數不如咱們想像的那麼多。」

邵大娘道：「只有三個，莫非……」

她沒有說下去，因爲來人已在路口現身，她自然不必去猜忖了。

這三個都是女人，兩名青衣丫環，簇擁着一位紅衣麗人，蓮步輕移，緩緩向三仙祠走來。

紅衣麗人面蒙輕紗，瞧不到她面目，由體型加以推斷，八成她就是桃花仙子。

郭子羽目光銳利，早已瞧出那兩名青衣丫環之中，有一個正是桃花仙子的貼身婢女小雯，那麼這位蒙面女郎，自然是桃花仙子了。

他與嬌嬌等並未易容，就是爲了與桃花仙子相見。待對方三人立身丈許之外，他立即雙拳一抱道：「小弟見過姊姊，這位邵前輩就是姊姊師門的尊長。」

紅衣麗人哼了一聲，目光投向邵大娘道：「聽說妳是丐帮老帮主邵大龍的妹妹，妳約我來三仙祠有什麼指教？」

邵大娘怒叱道：「妳爲了個人私慾，使丐帮臣服於人，全帮弟子蒙羞，老婆子要是不替老帮主清理門戶怎能見列祖列宗於地下，妳是自行了斷，還是要老婆子動手？」

桃花仙子道：「你錯了，前輩，武林盟主統一天下武林，只爲了消弭禍亂，防止仇殺罷了，少林武當都聽命於盟主，丐帮又怎能例外！」

邵大娘大喝一聲道：「賤婢還敢目無尊長，鼓弄唇舌，妳認爲老婆子殺不了妳麼？」

桃花仙子冷冷道：「我中了毒，妳自然殺得了我，可惜，嘿嘿，武林盟已包圍了三仙祠，你們四位也休想活着離開。」

郭子羽凝神一聽，證實三仙祠的四週已經被大軍包圍，形勢的確十分不利，不過他並不怎樣着急，因爲桃花仙子在他們的手裏，賊人怎敢不顧盟主夫人的生死！

於是他輕輕咳了一聲道：「姊姊，邵前輩是妳的師姑，妳當了盟主夫人就連師門尊長也不認了麼？」

桃花仙子冷笑一聲道：「你上當了，郭公子，盟主夫人是何等身份，豈能到這兒跟你們見面。」

邵大娘道：「妳不是柳桃兒？」

她的確不是桃花仙子柳桃兒，因爲她已摘下蒙面輕紗，現出一張陌生的面孔。

郭子羽淡淡道：「在下的確上了當，但貴盟不見得能夠留下咱們。」

假桃花仙子道：「不要愚蠢，郭公子，雷火彈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抵抗的，你最好打消突圍的主意。」

雷火彈是夜雨山莊神火隊的獨門利器，威力之强的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

郭子羽向四週瞧了一眼，當機立斷的道：「邵前輩：咱們由祠後向外闖。」

以三仙祠的屋宇作掩護，再藉祠後的叢林闖闢，應該是最理想不過的，誰知他們剛剛進入濃密的樹林，爆炸之聲立即响起。

但見烟硝瀰漫，枝葉激飛，震耳欲聾的巨大音响，幾有山搖地動之勢。

此時郭子羽等四人在烟硝彈雨之中已無法相顧，待逃離三仙祠，郭子羽只剩下孤家寡人一個了。

他的背部受了傷，傷勢雖然不重，却已衣破肉綻，血汚狼藉了。

在一片山坡上他停了下來，一方面是已脫離險地，另外就是他感到有些疲乏。

以他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雖然逃得夠辛苦，應該不會有疲乏的感覺，就算有，只要稍作調息，必可疲乏盡除。

於是他就在山坡上，運功調息起來。

現在他明白疲乏的原因了，敢情他的背部不只是被炸傷，而且還中了毒。

經過一陣運功，精神恢復了不少，背

部所中之毒却未能排除。

他並不担心這個，因爲嬌嬌是使毒的大行家，只要找到了他，必可着手成春，藥到病除。

他正擬立起身形，去尋找他失散的朋友，他的背部脊椎之間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疼痛，背後又傳來一陣脚步聲。

他面色一變，說道：「朋友，君子不乘人之危，在下旣已負傷，你何須再下毒手！」

「嘿嘿……我原本不是君子，自然可以乘人之危，再說，縛虎總得縛緊一點，你說是麼？」

一聽口音，郭子羽就是知道來者是誰，他雖是武功被人封閉，行動倒沒有多大的妨碍，於是緩緩立起，擰轉身向來人瞧去。

他沒有猜錯，來人果然是桃花仙子柳桃兒，她身後立着兩男四女，全是一般的俊秀。

這位當代武林盟主夫人，嬌艷尤勝往昔，一身水紅洒花的羅衣，襯托着那霧鬟雲鬢，艷比芙蓉的嬌靨，如果以「任是無情也動人」來形容，應該是恰如其份。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見過姊姊。」

他神色冷漠，那「見過姊姊」四個字也說得生硬得很，但桃花仙子却不以爲意，只是擺擺手道：「咱們好像生份了，姊弟之間何須這般客氣。」語音一落，逕自擰身向一條山道走去。

那兩名身着白衣的少年，立即趨至郭子羽的身側道：「請，郭少俠。」

郭子羽道：「去那兒？」

一名身材較高的白衣少年說道：「這個你就不必問了，到了地頭你不就知道了麼？」

郭子羽果然不再詢問，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連一點反抗之力都沒有，問了又怎樣？

轉出一個山坳，那兒繫着八匹駿馬，他們每人一匹，不多也不少。

此後他們一直在走，所經過的道路不是荒山，便是原野，連一個城鎭都沒有瞧見。

最後他們到達深山之中的一幢巨宅，這座雕樑畫棟的屋宇，竟然只有一對年老的夫婦看守。

這段路程不近，他們經過十多天的奔走才能到達，好在郭子羽的背傷及所中之毒均已痊癒，這都要感謝桃花仙子的照顧，惟一的遺憾是，她不肯解開他被封閉的武功，因爲她還將他當做一頭猛虎。

這幢巨宅門前的橫匾題爲「紅楓居」，像是一位達官貴人隱居的別墅。

那對年老的夫婦約莫六旬上下，桃花仙子稱他們爲田叔青嬸。

待桃花仙子一行清洗風塵之後，一桌酒席就已擺了出來，郭子羽向那些豐盛的菜餚瞥了一眼，不由大爲訝異。

桃花仙子微微一笑道：「想不到，是麼？有錢能使鬼推磨，在荒山野嶺之中，未嘗不可享受帝王般的生活。」

郭子羽並不同意這種享受，只是淡淡道：「姊姊說的是。」

飯後桃花仙子將郭子羽召進她的寢室，溫香細細，燭影搖紅，面對絕色佳人，應該是別有一番情調。

但郭子羽却面色木訥，正襟危坐，對這迷人的情調，似乎並不欣賞。

桃花仙子向他瞥了一眼，說道：「兄弟……」

郭子羽道：「姊姊有什麼吩咐？」

桃花仙子道：「我原想殺死你的。」

郭子羽道：「我知道！」

桃花仙道：「現在我又不想殺死你了，你知道爲了甚麼？」

郭子羽道：「不知道。」

桃花仙子幽幽一嘆，說道：「你不認爲第一次的愛，會深入心底，難以磨滅的麼？」

郭子羽道：「這個……」

桃花仙子楚楚可憐的道：「你太對不起我了，兄弟，我將你救往蓮山，你却移情別戀！」

郭子羽道：「這是一樁誤會，但小弟不想辯白，何況姊姊旣已羅敷有夫，這些往事不談也罷。」

拍的一聲脆响，郭子羽挨了一記耳光，桃花仙子這含怒的一擊，他不僅面頰立現紅腫，還滾倒在地面之上。

桃花仙子在出手之際，原是滿面殺機的，及一掌擊倒郭子羽，她又後悔起來。

「原諒我，兄弟，姊姊太激動了，唉，一個女人如果已經將心交給一個男人，要是不能跟那男人結合，此後她就是一個行屍走肉，沒有靈魂的軀壳了，兄弟，你忍心這麼折磨姊姊？」

她將郭子羽抱上鎘榻，取出一塊幽香撲鼻的絲巾，爲他揩抹嘴角的血漬，同時喃喃細語，如訴如泣，那萬斛柔情，縱然是鐵石心腸，也會被她所熔化的。

郭子羽並非鐵石心腸，但他却有一個處世的原則，天下的女人多的是，對有夫之婦絕不能稍涉褻瀆。

因此，他嘆息一聲道：「承蒙姊姊錯愛，小弟衷心感激，但願咱們保持這段眞純的姐弟之情，使姊姊的名節，小弟的人格，都能不欺暗室，俯仰無愧。」

桃花仙子面色一變，嬌靨上立刻蒙上一片殺機，但她終於將暴昇的怒火抑壓下去，道：「兄弟，當初姊姊要殺你，你怕是不怕？」

郭子羽淡淡道：「百年光陰，彈指即過，任是何等之人，都難免有個大限，遲早都有一死，有什麼可怕的。」

桃花仙子道：「這倒也是，兄弟只怕累了，你好好歇息一下吧。」

她招呼四嬌之一的大嬌，將郭子羽送往客房，此後噓寒問暖，體貼入微，但他獲得人生難得的享受，唯一的遺憾，是他的穴道始終沒有解開。

桃花仙子是想以水磨工夫使郭子羽重新燃起愛情的火花，一幌十天，她得來的只是一個失望。

駒光易逝，一個月匆匆過去了，桃花仙子與郭子羽之間的關係仍未好轉，而且鴻溝加深，距離越來越遠了。

終於在一個清晨，郭子羽由夢中醒來之際，發現鳳去樓空，桃花仙子已經率領她的部屬捨他而去，只有枕頭之旁，留下一封簡短的書信。

（未完・七）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上前將那大漢——轎夫劈了一掌，那大漢無聲無息被震得飛身而起，竟然七竅流血而死，白玉仙看在眼內，估不到他的掌力看似柔和，而勁力如此神奇，隨手也將自己點了穴道的轎夫踢出一腳，亦當堂斃命，然後和蕭寒月轉入荷花樓，已感覺到二先生埋伏人手，常九此時已轉回來，查出已陷入重圍之中，衆人商議利用荷花樓決一死戰，但人手不夠，由蕭寒月說服朱雀傳口信給閑雲大師和墨非子來此支援，衆人部署妥當，白玉仙統籌全局，等候一場劇鬥，由白玉仙將朱雀擊傷，朱雀詐作且戰且走，假戲眞做，免啓敵疑。

荷花樓前起戰事　天罡刀陣逞威風

白玉仙道：「所以，玉仙覺得，我們的迎敵之策，要側重變化。不宜力敵時，應該利用形勢制敵，這一座荷花樓都是巨大的靑石砌成的，十分堅牢。……」

蕭寒月點點頭，接道：「那麼，我們就應該先想出對付鐵甲武士的辦法……」

白玉仙道：「只怕很難有完美之策，我們稍作計劃，必要時集中一處，合力拒敵。」

蕭寒月道：「對！在下亦是此意。」

看了朱盈盈一眼，白玉仙笑道：「朱姑娘身份尊貴，我倒想起一個辦法來了。」

蕭寒月道：「是什麼辦法？」

「我想把荷花樓所有可燃之物，集中於後樓空地，他們展開攻勢時，咱們搶先放火……」白玉仙微笑着說：「濃烟蔽天，既可疑兵，亦可當眞的招來救援的官兵，眞有大批官府捕快、軍馬找來，二先生必會有所顧忌。」

蕭寒月、常九等都聽得連連點頭，大爲讚賞。

白玉仙接道：「還有個好處，咱們把易燃之物，先行移走，就不怕他們用火攻了。」

「一舉兩得，白姑娘倒是深通用兵之道……」蕭寒月微笑着說：「在姑娘策劃之下，寒月倒是信心大增了。」

察顏觀色，蕭寒月感覺到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激起强烈的鬥志，以寡擊衆，憑仗的是全力拚搏的勇氣。

一直很少說話的陳抱山說道：「不錯，在下這幾日經歷的事情，所見所聞，比過去十幾年的見聞加起來還要多些，對於事生之後，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一旦動手，陳某必將全力以赴……」

蕭寒月揮揮手，阻止陳抱山再說下去，接道：「搏殺之道，殲敵爲上，陳兄也不可太過任性，咱們的人手太少，禁不起任何損失，如若敵勢强大，立刻會集一處，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陳抱山道：「我明白，在下當會全力以赴，但不會逞匹夫之勇。」

常九說道：「白姑娘，看樣子，他們還在調動人手，咱們還有一些時間，白姑娘如果能夠……」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好！我去試試，但能不能說動他們，要憑運氣。」轉身一躍，疾奔而去。

朱盈盈問道：「常大叔，白姊姐要去幹什麼？」

常九道：「大概是去請幾個帮手吧？」

蕭寒月歎道：「她去時面有難色，神情淒苦，縱然能請到人手助拳，只怕也非心中所願了。」這幾句話，含意頗深，婉轉有致，曲徑通幽，就不是朱盈盈能夠瞭解了。就是連陳抱山也想了很久，才有些明白。

常九却苦笑一下，道：「蕭兄弟，除非咱們運氣特別好，生離此地的機會不大……」

看了朱盈盈一眼，接道：「這就是江湖生涯，處處凶險，生死常繫於一髮之間，像妳一個小仙女般的人物，還是早回王府的好。」

朱盈盈搖搖頭，道：「我已經被爹攆出來了，從今之後，我只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小女子，你們不要我了，我眞的不知道要到那裏去了？」口中說着，兩道瑩晶的目光，却望着蕭寒月。

這些時日相處，蕭寒月却已對她情愫深生，伸手拍拍她的秀肩，笑道：「盈盈，眞的不怕麼？」

搖搖頭，朱盈盈一笑說道：「和蕭大哥在一起，我什麼都不害怕。」

竟然不顧常九、陳抱山都在現場，緩緩偎入了蕭寒月懷中。蕭寒月沒有推開她的身軀，無限憐惜的道：「盈盈，一旦和敵人動手時，千萬不能心存仁慈，稍作猶疑，這是搏命的惡戰，不是譚前輩教妳武功，動手過招，點到爲止。」

「我知道……」朱盈盈抬起頭來，嫣然一笑，竟是純情深深，全無懼色。

常九微微的一笑，道：「朱姑娘戴上了這個，至少，直到現在，還不宜讓太多人知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朱盈盈轉頭瞧了一眼，忙問道：「那是什麼？」

「人皮面具……」

朱盈盈瞧瞧蕭寒月，蕭寒月微笑點頭，朱盈盈伸手接過，戴了上去。

這張面具製作精巧，朱盈盈戴在臉上，並無不適之感。

× × ×

數十丈外，突然出現了一羣人影，直向荷花樓行了過來。

敵踪終於出現了，但來勢却大出了常九的意料之外。

他們不是飛躍而至，亦不是隱隱藏藏的合圍而來，竟然是分成三行，步履從容的緩步直行了過來。

人影漸近，已可約略看出，三行人馬，每行十二人，共三十六個人，都穿着一色的黑衣勁裝，身佩長刀。

蕭寒月道：「風字組的殺手……」

常九道：「三十六人，這個數字，隱含有天罡之數，大概又是組成合擊的刀陣，咱們借重石屋拒敵，不要被他們困入刀陣之中。」

蕭寒月道：「白姑娘去了有大半炷香的工夫了……」

話未說完，白玉仙已疾如流矢般飛馳而來

，身後一老者和中年灰衣人緊追而至。

常九吁一口氣，低聲道：「白姑娘果然有些手段，處此情況之下，仍然能請到兩個拚命相隨的帮手。」

白玉仙行近石屋，兩個人竟也緊追而至。

蕭寒月抬頭看去，只見那位老者白髯飄胸，竟是出現京口江面的向中天，另一人看去三十四五，濃眉大眼，身上佩着一長一短的兩把刀。

白玉仙看看已到十丈左右的黑衣人，低聲道：「這位老人家向中天，是閑雲大師舊友，諸位已在京口見過了……」

向中天道：「慚愧、慚愧，老朽年近七十，仍難勘破生死之關，適才玉仙姑娘一番規勸，大義凜然，老朽頓有所悟，總算及時回頭，未造成太大的遺憾。」

蕭寒月一躬身，道：「老前輩懸崖勒馬，及時大悟，實非有大智慧者很難辦到，寒月佩服得很……」

白玉仙接道：「能渡過今日之刦，再作詳談……」目光一掠濃眉中年人，道：「這位唐大俠……」

灰衣人接道：「在下是唐明……」

「神刀唐明，寒月久仰了。」

常九接道：「我是常九，唐大俠怎會在此呢？」

原來，常九還未恢復本來面目。

唐明歎息一聲，道：「一言難盡，白玉仙姑娘說得不錯，渡過這次刦難之後，咱們再作詳談，現在，先研究對敵之策。」

白玉仙看看已經到了五丈左右的黑衣人，微笑着說道：「風字組的殺手，他們有一種天罡刀陣，很難對付，咱們可不能大意，一旦陷入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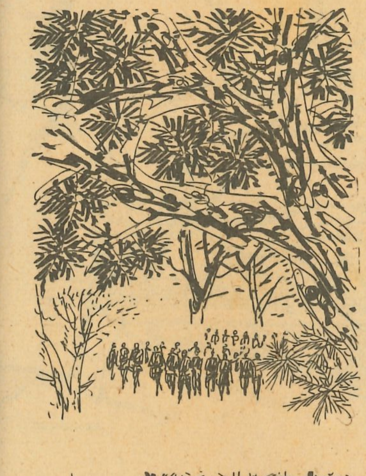
唐明接道：「厲害得很，在下就是被他們的天罡刀陣困住，才被押來此地，投入了這個組合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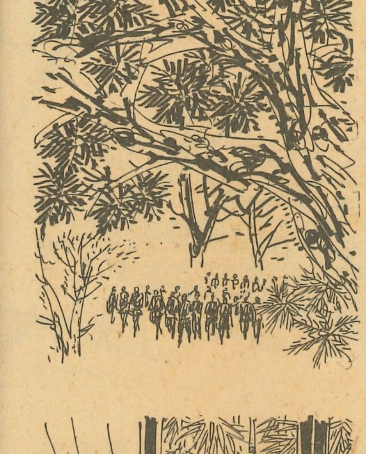
蕭寒月接道：「這麼說，唐兄是深諳破陣之法了？」

唐明搖搖頭，道：「破陣談何容易，在下迄未想出良法，不過，不讓他們困入陣中，這刀陣之威，就無從發揮了。」

白玉仙道：「如若借重這座石屋抗拒刀陣，不知效果如何？」

唐明道：「應該有很大的效用，這些黑衣刀客，除了刀陣變化之外，每個人的刀法，都有相當的造詣，應付之時，也要小心。」





這時，三十六個黑衣人，已在荷花樓前面一片空闊的草地上，一字排開，一個身佩紅色腰帶的黑衣人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白姑娘……」

白玉仙冷冷接道：「你是風字組的殺手領隊？」

黑衣人點點頭，道：「在下奉了令諭，請白姑娘到飛龍院中一行……」

「飛龍院……」白玉仙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不禁一呆，道：「飛龍院是什麼地方？」

黑衣人搖搖頭，道：「飛龍院就是飛龍院，白姑娘如是不肯，在下奉到的令諭是强迫妳去，如敢拒擋，格殺勿論。」

白玉仙吁一口氣，笑道：「就憑你和這三十幾個同伴麼？」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白姑娘對我們瞭解得太少了。」

蕭寒月道：「我見過風字組的殺手，老實說，算不上是什麼高明的刀手。」

黑衣人怒道：「你出來，試試我們的天罡刀陣。」

蕭寒月舉步向前行去，却被白玉仙一伸手，攔住了去路，道：「蕭公子，大局爲重，不可意氣用事。」



淡淡一笑，蕭寒月停下了脚步，他自信天罡刀陣，未必眞的能困得住他，準備先破去天罡刀陣，以寒敵胆，但白玉仙既已出手攔阻，只好停下。

那腰繫紅帶的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你們不敢過來是吧！咱們就殺過去了。」霍然拔出長刀一揮，三十六個黑衣人，同時向前行了過來。

他們並非一擁而上，而是緩緩向前逼進，移動之間，很自然的散佈成一種包抄的隊形。

這是一批訓練有素的殺手，攻守有方，並非是烏合之衆。

白玉仙右手揮動，示意向中天、唐明退入荷花樓內，一面舉步行近了蕭寒月，低聲說道：「蕭兄，對付二先生和那神刀鐵甲武士，都要靠蕭兄之力，所以，蕭兄要多多保重。」

蕭寒月心頭一凛，忖道：原來，他們對我的寄望，如此之深，看來我得好好的振作起來才行，個人的生死事小，影响了大局，那才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

忖思之間，黑衣刀手已然逼近了荷花樓。

白玉仙早已設計好了應敵之策，一拉蕭寒月當門而立，向中天、唐明站在白玉仙的左側，蕭寒月、常九站在右側。

朱盈盈隱身在大廳之內，監視着四面的窗口。

黑衣刀手逼近了荷花樓。

白玉仙右手一拉蕭寒月，兩個人突然退入了廳門之內。

突然閃起了一道寒光，神刀唐明身佩的長刀，已閃電擊出。

兩把長刀破空而去，封住了唐明的長刀。

向中天身子一個疾轉，疾快無比的劈出了兩掌。

掌風淩厲，呼嘯生風。

兩個逼近的黑衣人，被那股强烈的掌力，

逼得向後退出了三尺。

常九吁一口氣，退回荷花樓內。

這時，四個黑衣人攻向唐明，四把長刀映日生輝。唐明哈哈一笑，刀勢運轉如飛，獨鬥四人。

向中天一直未亮兵刄，只憑一雙肉掌，劈出强烈的掌風，已把逼近的黑衣人，擋在了五尺外，無法近身。

黑衣刀手人數雖多，但唐明和向中天，一直是背依荷花樓，兩邊是青石牆壁，除了正面可攻之外，無法由兩翼側攻，前後夾擊。

唐明和向中天，只要注意正面敵人的攻勢即可。

正面攻勢，最多八人，唐明、向中天各對付四個人的攻勢，自然是應付裕如。

看着廳門外縱橫的刀光，蕭寒月發覺了不少的破綻，心中大感奇怪，忖道：爲什麼他們不對此出刀，只要刀勢够快，立可斃敵刀下。

奇怪的是唐明就不能及時刺出那一刀。

等到唐明發覺攻出一刀時，對方已及時而退，蕭寒月只有暗暗搖頭，連叫可惜。

白玉仙看得十分奇怪，低聲道：「蕭兄，你怎麼了，可惜什麼？」

蕭寒月道：「我在想，這些人，也都是血肉之軀，幼小長大，難道說他們眞的就不怕死麼？」

白玉仙點點頭，道：「這件事，我也覺得奇怪，不知道他們用的什麼方法，訓練出這些殺手，個個都悍不畏死。」

「是不是借重藥物……」

「不像……」白玉仙道：「凡是受藥物控制的人，一個個會變得神智不清，舉止也有些儍呆，但他們沒有這些缺點。」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如若要大開殺戒，這些人死了是不是十分可惜……」

「不可惜……」白玉仙說：「他們兩手血腥，不知道已經傷害了多少人命，他們被人用一種冷酷的訓練方法，抹去了人性，已經成了一個道道地地的冷血殺手。」

蕭寒月道：「既是可殺，那就早些殺了他們！」

白玉仙道：「談何容易啊！他們是第二代的風字組的殺手，武功之高，尤勝過第一代，殺他們談何容易。」

蕭寒月道：「如若白姑娘感覺應該大開殺戒，在下倒是願意出手試試！」



白玉仙雙目盯注在蕭寒月的臉上，瞧了一陣，道：「這只是開始，序幕，這一批人手倒下去，或是撤退之後，會有一批更厲害的人手殺上來，如此的連綿不絕，不知到那一刻，他們才會停手，除非咱們有大批的援手趕到，或是他們的傷亡慘重，無力再攻，但後者，不太可能，前者希望亦渺，我準備了很多的吃喝之物，希望我們能够盡量的撐下去，多一刻，是一刻……」

蕭寒月笑一笑，接道：「原來，你是如此的打算？」

白玉仙道：「蕭兄，我說的是實話，並非是長他們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蕭寒月道：「應該不會是那麼悲觀的，我想……」

「蕭兄，這不是想的事，他們用車輪戰法，我們亦用車輪戰法對付，彼此都保了實力，我想，這就是我們唯一能拖延時間的辦法……」白玉仙理一下鬢邊的散髮，接道：「蕭兄，最好能保持體能於最好的狀況之下，才能應付未來的大戰。」

蕭寒月自打通任、督二脈，氣起奇經之後，使體力一直保持極佳的狀況，也從未有過疲累的感覺，當下笑一笑，道：「白姑娘，如若能連斃强敵，能不能使得强敵心寒？」

「當然能了，不過，那要耗費極大的體能，對咱們未必有利……」

蕭寒月接道：「白姑娘，這話在下不大明白了？」

白玉仙道：「敵勢强大，敵人衆多，他們雖然是傷亡有數十人之多，但不會影响大局，咱們只有七個人，傷亡一人就少了一人，對實力也有很大的影响。」

蕭寒月道：「這麼吧！我去試試看，如有疲累之感，立刻退回就是，白姑娘先請人去點起屋外的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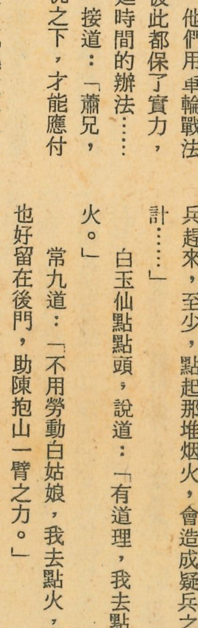
白玉仙接道：「難道你們眞有安排，有救兵趕來？」

蕭寒月笑了一笑，說道：「不管有沒有救兵趕來，至少，點起那堆烟火，會造成疑兵之計……」

白玉仙點點頭，說道：「有道理，我去點火。」

常九道：「不用勞動白姑娘，我去點火，也好留在後門，助陳抱山一臂之力。」

「有勞常兄了……」蕭寒月舉步向門外行去。



白玉仙訂下的策略是盡量保存實力，坐以待援，有沒有援兵是一回事，但却給了向中天、唐明一個希望。

所以，向中天和唐明在對敵之時，亦都保存下了相當的實力，兩人未出殺手，只是刀光、掌勢，迫得不讓黑衣人接近荷花樓。

蕭寒月步出門外，加入了戰局之後，情勢立刻大變，只見蕭寒月他劍出如風，只不過片刻工夫，已有六個人傷在了他的劍下。

這等劍法、武功，把向中天和唐明都看得呆住了，就連白玉仙也看得訝異不止。

他知道蕭寒月的內力深厚，劍術神妙，但却想不到高明到如此境界。

（未完・四十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金德寶二人手裏拿着一小匣，內藏一隻晶瑩的玉山羊，遇到了百勝堡主郭冷魂，贈送一本「秘笈」，書名可勝則勝譜，然後揚長而去，二人來到太保峽下沱溪之南，又遇到老叫化諸葛酒尊問他們匣裏是什麼東西？幸岳小玉用計巧妙地將他騙走，正在等候鐵老鼠和展獨飛來到便將玉山羊交給他們，但他們遲遲未到，却來了趙王爺將岳小玉的玉山羊刦去，還要將他倆殺掉，二人衝下石丘閃避，幸好此時來了郭冷魂截住趙王爺拚鬥，跟着鐵老鼠和丐帮百里怒趕到，又遇上萬絕頭陀想捉岳小玉、百里怒應戰，鐵老鼠將他倆救走……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刦玉羊禍惹　老丐查原因

鐵老鼠却嘻嘻一笑，道：「你統統都說錯了，我不是龜兒子，而是一隻老鼠，我用的都不是暗箭，而是暗石，所傷的更不是人，乃是禽獸。」

鐵老鼠是故意要把萬絕頭陀激怒，手中「暗石」也不斷射出，莫看他個子矮小，腕上勁道却是極爲不弱，倘若給他的「暗石」射中了，勢非頭破血流，甚至當場喪命不可。

百里怒初時仗着奇異莫測的掌法把萬絕頭陀偪住，但後來畢竟難以抵擋對方的月牙鏟，尚幸鐵老鼠從旁協助，才又再穩守住了局面。

三人纏鬥了好一會，忽聽一陣怪嘯聲響傳了過來，岳小玉躺在車廂裏，心想：「這聲音怎麼這樣熟悉，好像在什麼地方聽過似的？」但他也不能單憑這陣嘯聲，就知道來者是誰。

只聽見嘯聲越來越是接近，岳小玉突然覺得車頂之上一陣顫動，原來那怪嘯聲之人已站在車頂之上。

萬絕頭陀本來還戀戰不已的，但等到看見車頂那人之後，臉色突然變得一片灰白，終於咬牙道：「臭叫化，這筆帳暫且記下，咱們後會有期！」

百里怒怒喝道：「跑往哪裏！」他還想追上去，却給鐵老鼠拉了回來。

百里怒瞪了鐵老鼠一眼，道：「你拉住我是什麼意思？」

鐵老鼠道：「窮寇莫追！」

百里怒哼的一聲道：「縱虎容易捕虎難！」

車頂上那人却哈哈一笑，道：「跑掉的只是一隻貓而已，百里兄又何必如此緊張？」

岳小玉再聽這聲音，精神立刻爲之一振，連金德寶也興奮地叫了起來，叫道：「是諸葛前輩回來了！」

這時候，百里怒也已看見了車頂上那人，赫然正是「酒王之子」，如今却成爲了一名老叫化的諸葛酒尊！

× × ×

諸葛酒尊去而復返，對岳小玉和金德寶來說，都是一個好消息。

但百里怒看見了諸葛酒尊，却反而全無半點高興的樣子。

鐵老鼠心中大奇，忍不住用手肘輕輕碰了百里怒一下，低聲道：「百里兄，你怎麼啦？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百里怒冷冷道：「不是有點不舒服，而是大大的不舒服！」

鐵老鼠嘆了口氣，道：「那野頭陀雖然可惡，但惡人自有惡人磨，你也不必爲了這件事情耿耿於懷。」

百里怒道：「俺就是個惡人，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鐵老鼠哈哈一笑，道：「想不到這次給你抽後腿抽個正着了，小弟願意賠個禮便是。」

百里怒瞪着他，冷哼說道：「俺不要你賠甚麼鳥禮，只想這個臭叫化快點滾開去！」

「臭……臭叫化？」鐵老鼠一怔，首先望了諸葛酒尊一眼，才又再望着百里怒道：「難道這位前輩，不是你們丐帮中人嗎？」

百里怒怒瞪了諸葛酒尊一眼，道：「他有甚麼資格可以加入咱們丐帮！」

諸葛酒尊怔了一怔，繼而笑道：「百里兄此言甚是，我是個神憎鬼厭，大廟不收，小廟不要的老叫化，想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會，老叫化又何德何能，可以成爲丐帮的一份子？」

百里怒冷冷道：「你有自知之明，倒還好些，這裏沒有你的事，快走！」

諸葛酒尊哈哈一笑，道：「怎麼啦，居然向我這個老叫化下起逐客令來了？好，我走，我走，但這小傢伙給人點了穴道，百里兄可否先爲他解了穴道再說？」

百里怒陡地一呆，他武功雖然不弱，但說到點穴功夫，却是差勁之極，他既然連點穴功夫也不怎麼會，解穴的功夫當然更不在行了。

鐵老鼠立刻上前視察了岳小玉一會，過了半晌才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若沒有看錯，那野頭陀最少已點了小岳七八處穴道，其中包括了天鼎、商曲、少澤、靈台、氣海等穴。」

諸葛酒尊微微一笑，道：「鐵兄，你解得不解得？」

鐵老鼠苦笑了一下，道：「憑區區的本領，解得其一，解不得其二，即使解得了其二，也解不了其三。」

百里怒哼一聲，說道：「這點微末點穴功夫，天下間不見得就只有這個老叫化才解得，咱們走，俺總不相信敝帮上上下下，沒有人能夠把這小傢伙的穴道解開來的。」

鐵老鼠遲疑不決，頗有左右做人難之意，諸葛酒尊却咳嗽兩聲，道：「小岳雖然頑劣一些，但將來必成大器。」

百里怒冷笑道：「這小傢伙資質聰穎，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來，你是不是想收他爲徒？」

諸葛酒尊搖頭不迭，道：「你可不要想錯到這一點上頭去，老叫化過慣了優悠自在，無拘無束寫意之極的日子；倘若收個徒弟回來，那豈不是自縛兩腿，跟自己過不去嗎？」

百里怒道：「既無此念，這小傢伙的事情，自有咱們丐帮中人代爲解決。」

諸葛酒尊淡淡一笑，道：「丐帮高手如雲，老叫化是知道的，但若論到點穴功夫，嘿嘿！嘿嘿！」

百里怒臉色一沉，道：「敝帮八袋長老『鐵指神乞』關中雄的點穴功夫，堪稱獨步武林，俺總不相信他解不開這幾個穴道。」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虧你是丐帮中人，難道你不知道關長老如今在甚麼地方嗎？」

百里怒道：「關長老在廣西分舵。」

諸葛酒尊道：「你知道那就好了，算你們丐帮消息傳遞快速，但若通知得關長老到此，最少也要等待十天八天時間，那時候，只怕小岳已因穴道閉塞過久而致終身殘廢了。」

百里怒陡地一呆，但隨即冷笑道：「不要危言聳聽了，只要在咱們丐帮手裏，這小傢伙保證一定可以平安無事。」

鐵老鼠却忽然搖頭不迭，道：「不！咱們不能冒這個險，反正諸葛前輩就在眼前，咱們捨近圖遠？」

百里怒寒着臉，突然咬了咬牙，道：「好，這件事就由你來拏主意，我甚麼都不管就是！」

鐵老鼠皺着眉，叫道：「百里兄，你這是幹甚麼的？咱們一場相識，何必爲了這點鷄皮小蒜般的事情來嘔氣？」但他越往下說，百里怒的臉色就越是難看，到了後來，百里怒更是掉頭便走，不顧而去。

鐵老鼠苦着臉，無可奈何地攤開了雙

手，對諸葛酒尊說：「你們兩人之間，有甚麼深仇大恨？」

諸葛酒尊默然半晌，才長長的嘆了一聲，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唉，還是不提也罷。」鐵老鼠見他不肯說出箇中因由，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但心中却是滿腹疑團，不知道百里怒何以會對諸葛酒尊如此敵視。

不久，諸葛酒尊上前仔細視察岳小玉的情況，過了片刻，他才動手爲岳小玉解開所有穴道。

等到所有被點住的穴道都被解開了，諸葛酒尊才吐了口氣，道：「這野頭陀好毒辣的手段。」

鐵老鼠忙道：「小岳怎麼了？」

諸葛酒尊道：「萬絕頭陀的點穴手法，相當高明，也相當毒辣，只要解穴的手法稍有不對，被點穴之人就會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鐵老鼠面露惱意，道：「這筆帳，總一天要跟他算個清清楚楚！」

諸葛酒尊却道：「我也有一筆帳要跟你算一算！」

鐵老鼠一怔：「區區與諸葛前輩之間，又有甚麼帳要算？」

諸葛酒尊道：「這個把月來，你一直纏着展獨飛，是不是又要闖禍？」

鐵老鼠忙道：「你弄錯了，不是區區纏着展大俠，而是展大俠纏着區區。」

諸葛酒尊冷笑道：「不管是誰纏着誰，總之你們兩個纏在一起，就一定會闖出彌天大禍！」

鐵老鼠苦笑道：「禍事若來了，又有誰能够阻擋得住？」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道：「展獨飛的老子，跟老叫化是青梅竹馬的忘年之交，連他現在所用的九節連環槍，也是老叫化送給他老子，然後又再由他老子傳給展獨飛的。」

鐵老鼠點點頭，道：「這件事，展大俠早巳對區區說過。」

「唔，小展雖然自負一點，但對我這個老叫化，倒是相當尊敬。」諸葛酒尊沉吟半晌，道：「他還對你說過甚麼？」

鐵老鼠道：「他讚過你一次，也罵過你一次。」

「哦，有這種事？」諸葛酒尊灰白眉毛一揚，含笑說道：「我倒想聽聽，他爲甚麼讚我？又爲甚麼會罵我？」

鐵老鼠緩緩的說道：「有一次，他對區區說：『諸葛大叔有俠骨柔腸，也有驚人武功和胆識，是一位不可多見之風塵奇俠。』」

諸葛酒尊呵呵一笑，道：「這小子眞的這樣說過嗎？」

鐵老鼠說道：「如有半字虛言，叫區區——」

「不要罰誓！不要罰誓！」諸葛酒尊連忙搖手不迭，朗聲笑道：「不是老叫化妄自尊大，小展對老叫化這幾句評語，的確是由衷之言，而老叫化撫心自問，也着實可以當之而無愧。」

鐵老鼠點點頭，說道：「區區跟展大俠相識了十餘年，他唯一衷心讚頌的江湖人物，也就只有諸葛前輩您老人家一人而已。」

諸葛酒尊「唔」的一聲，道：「君子問凶不問吉，他讚老叫化的說話，我聽不聽都沒有多大相干，但他罵老叫化又是甚麼原因？你非要詳細道來不可。」

鐵老鼠嘆了一聲，才道：「有一次，展大俠在寧波府喝了幾斤酒，忽然一拍桌子，瞪着兩眼對區區說：『諸葛大叔太豈有此理了。』區區吃了一驚，道：『何故大動肝火？』展大俠道：『他是中原第一奇丐，爲甚麼不去當丐帮帮主？』區區一怔，想了半天才能回答說：『諸葛前輩亦非丐帮中人，又怎能成爲丐帮帮主？』展大俠道：『不要說是丐帮帮主，就算是武林盟主寶座，只要具有眞憑實學，也可以把它挑在肩膊上！』」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說道：「聽你這樣說來，那天小展一定巳經醉得一塌糊塗了。」

「不，展大俠不錯是有了幾分酒意，但他仍然十分清醒。」鐵老鼠正色說道：「他後來又說：『天下間千千萬萬乞兒之中，就只有任老帮主能跟諸葛大叔相提並論，現在任老帮主巳經歸登極樂世界，他臨死前甚至巳經要把打狗棒交給諸葛大叔，希望他老人家能够成爲丐帮帮主，統領着丐帮大江南北逾萬帮衆，但他越老越糊塗，越老越混帳，居然拒而不受，結果就讓尹天瀾成爲丐帮帮主，這眞是令人太失望，太洩氣了！』」

諸葛酒尊搖頭道：「不，尹天瀾是丐帮長老之中，最德高望重的一個，他能够成爲丐帮帮主，那正是衆望所歸，順理成章之事。」

鐵老鼠道：「但展大俠却不是這麼想，他認爲只有諸葛前輩，才能使丐帮的俠義精神發揚光大，才能使丐帮壓得住江湖上的魑魅魍魎。」

諸葛酒尊說道：「小展畢竟還是血氣方剛，喝了幾杯黃湯，就甚麼話都說得出來。」

鐵老鼠道：「但據區區所見，展大俠說話向來極有分寸，他這番說話，必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諸葛酒尊道：「不要再談甚麼道理，老叫化現在只想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鐵老鼠立刻皺着眉，半天還答不上話來。

諸葛酒尊面色倏變，聲音轉厲，道：「是不是出了甚麼事？」

鐵老鼠深深地吸了口氣，才道：「昨天晚上……昨天晚上……」

諸葛酒尊更是大爲着急，道：「昨天晚上怎麼了？」

鐵老鼠知道再也瞞不過去，只得說：「昨天晚上，區區和展大俠潛入朱員外的家裏盜寶，後來遇上了趙王爺和萬絕頭陀，結果便打了起來。」

諸葛酒尊沉聲道：「是不是這兩個惡賊傷了小展？」

鐵老鼠道：「他們倒沒有傷着展大俠，但後來……」

「後來又怎樣了？」諸葛酒尊大是着急。

鐵老鼠道：「後來咱們又遇上了另一羣江湖人物。」

諸葛酒尊道：「那又是甚麼人？」

鐵老鼠道：「是長白山獅吼堡的金旗十煞！」

諸葛酒尊臉色一變，道：「獅吼堡的人怎會來到了這裏？」

鐵老鼠道：「區區怎知道？」

諸葛酒尊道：「金旗十煞向來極少在中原武林中走動，何以忽然全都到了平陽城？」

鐵老鼠道：「這箇中原因，區區眞的不知道，但金旗十煞一遇上了展大俠，就向他逼問玉山羊的下落。」

諸葛酒尊怔了一怔，道：「甚麼玉山羊？」

鐵老鼠道：「是『菊痴』葉上開昔年送給『菊谷仙子』皇甫嫣的玉山羊，據說雕刻這玉山羊的人，乃是天下第一奇匠，又是江湖四大師之一的『鬼斧大師』計神工！」

諸葛酒尊「噢」的一聲，接着長長地嘆了口氣，道：「葉上開是武林奇葩，皇甫嫣更是人間絕色，這兩口子本該是武林中最匹配，也最登對的俠侶。」

鐵老鼠道：「那好像巳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諸葛酒尊道：「休說只是二十年，就算是再過二百年，二千年，江湖上也恐怕很難再出現這麼一對奇男奇女。」

鐵老鼠道：「可惜天妒紅顏，皇甫嫣還不到二十五歲就病死了。」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正是蒼天無眼，那些母夜叉，烏鴉狗屁般的潑婦，却個個長命百歲，身壯力健！」

鐵老鼠道：「所以區區到了今年，還是不敢娶妻。」

諸葛酒尊盯了他一眼，說道：「其實，你這個人一點也不壞，就只是不怎麼英俊。」

鐵老鼠道：「你幾時聽人說過老鼠會是英俊的東西？」

諸葛酒尊道：「不要越扯越遠了，金旗十煞向小展逼問玉山羊的下落，但到底玉山羊是不是眞的落在小展手裏？」

鐵老鼠道：「假的。」

諸葛酒尊道：「既然小展從來都沒有得到那玉山羊，那金旗十煞又爲甚麼會向小展打玉山羊的主意？」

鐵老鼠道：「不，區區的意思是說：展大俠和我在朱員外手裏，曾經奪取過一隻玉山羊，但那却是贋品！」

諸葛酒尊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但金旗十煞不知內情，却以爲小展巳把眞的玉山羊奪走了。」

「正是這樣，」鐵老鼠道：「原來展大俠早就知道那玉山羊是假的，因爲眞正的玉山羊，最少有一尺六寸高，而咱們搶走那一隻，連匣子計算在內，也只不過是一尺四寸左右！」

諸葛酒尊皺眉，道：「既然明知是贋品，爲甚麼還要下手？」

鐵老鼠道：「展大俠說，其中一定有詐，但弄鬼使計的人是誰，一時間却不容易查得出來，所以就索性將計就計，連假的玉山羊也當作是眞的玉山羊來搶走！」

諸葛酒尊道：「小展很聰明，這是抽絲剝繭，故弄玄虛的手法！」

鐵老鼠嘆了口氣，道：「但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展大俠怎樣也想不到，雖然只是搶走了一隻假的玉山羊，仍然會惹來無數江湖高手你爭我奪！」

諸葛酒尊怒哼一聲，道：「獅吼堡中人，向來兇横霸道，但以小展的武功，對付金旗十煞是應該游刄有餘的。」

鐵老鼠道：「初時區區也是這麼想，但那十煞人多勢衆，武功路子又各不相同，展大俠終於抵敵不住，受了重傷。」

諸葛酒尊怒道：「你是跟他在一塊兒的，怎麼你又一丁點兒事情也沒有？」

鐵老鼠苦笑了一下，道：「展大俠知道區區武功不濟，早巳出手點住了區區的穴道，不肯讓我出手助戰！」

諸葛酒尊呆了一呆，隨即嘆道：「有時候，他簡直比驢子還更頑固，嗯，後來呢？」

鐵老鼠道：「展大俠槍法如神，金旗十煞很快就給九節槍撕翻了三個，但餘下來的七個人，個個武藝不凡，而且還不時用暗器向他和區區身上招呼，展大俠一個不留神，終於腹上中了一記重掌。」

諸葛酒尊怒道：「獅吼堡的王八，實在逼人太甚！」

鐵老鼠道：「展大俠中了那一掌之後，出手的力道逐漸減弱，敵人的勢子却是越來越盛，不消片刻，他巳渾身是血……」說到這裏，鐵老鼠的喉嚨開始咽哽，神情顯得難過之極。

諸葛酒尊面色煞白，道：「打不過就逃，難道他還呆在那裏等死嗎？」

鐵老鼠道：「但展大俠殺得性起了，怎麼說也不肯突圍而出，但區區知道，他實在是不忍拋掉我而獨自離開。」

諸葛酒尊嘆息一聲，道：「這我可沒話說，就算換上了老叫化，也不會就此一走了之。」

鐵老鼠道：「眼看咱們都要死在獅吼堡十煞手下，忽然有援手趕至。」

諸葛酒尊目光一閃，忙道：「來的是甚麼人？」

鐵老鼠道：「是氣節帮副帮主霹靂太歲鄺火！」

諸葛酒尊奇道：「鄺火怎會突然殺出來的？」

鐵老鼠道：「原來鄺火一直都在找尋着展大俠。」

諸葛酒尊更奇：「鄺火是氣節帮副帮主，跟小展素無瓜葛，他爲甚麼要找小展呢？」

鐵老鼠道：「眞正要找展大俠的人，其實並不是鄺火，而是從安徽遠道而來的容樓四公子。」

「容樓四公子？是不是容游之？」

「正是容游之！」

「容游之似乎絕少在江湖上走動，他爲甚麼要找小展？」

鐵老鼠道：「這個事情區區就不知道了。」

諸葛酒尊沉吟半晌，道：「江湖盛傳，容樓無弱者，這位容四公子，只怕也身負絕頂武功。」

鐵老鼠道：「想來必然如此，但區區却是無緣見識。」

諸葛酒尊說道：「是鄺火把小展救走了？」

鐵老鼠道：「不錯，展大俠雖然受了傷，但還是未曾忘記先把區區的穴道解了，才讓氣節帮的帮衆把他護走。」

諸葛酒尊道：「但惡乞百里怒又何以會在此出現？」

鐵老鼠道：「區區才跟着展大俠來到了氣節帮分舵，就看見了容四公子，容四公子對區區說，無論如何都會把展大俠的傷勢治好，叫區區不要担心。」

諸葛酒尊冷冷道：「那麼你就眞的一點也不担心了？」

鐵老鼠嘆了口氣，道：「誰說區區不担心，但只會担心又有甚麼用？後來區區記掛着那玉山羊，想回太保峽取回它，但那時候展大俠才告訴我，說那玉山羊根本就是假的！」

諸葛酒尊長嘆一聲，道：「一隻假的玉山羊，已經鬧得滿城風雨，若是眞的玉山羊冒了出來，豈不是要天下大亂了？」

鐵老鼠道：「當區區知道那玉山羊是贋品之後，心中也是覺得怪異之極，但那匣子裏裝着的旣然是贋品，區區也不想到太保峽取回了。」

諸葛酒尊道：「後來又怎樣？」

鐵老鼠道：「後來區區再三思量，覺得那玉山羊不管是眞是假，總是害人之物，區區可不想害了岳小玉，所以又折了回來，準備用一千両把那假玉山羊買下。」

岳小玉在車廂裏，聽得爲之出神，心想：「你這頭老鼠的心腸果然不壞。」

只聽見鐵老鼠接着說下去：「區區離開了氣節帮分舵，不久就遇見了百里怒，他說剛殺了一個惡霸，連那惡霸的馬車也搶走了，區區就叫他在這裏等我，想不到那胖小子却已在太保峽弄得遍體鱗傷，而且後來還給萬絕頭陀追了上來！」

諸葛酒尊聽了大半天，總算聽出一點眉目來了，他忽然嘆息一聲，又望着岳小玉道：「小伙子，你聽見了沒有？」

岳小玉點點頭，道：「都聽見了。」

諸葛酒尊道：「江湖中人雖然極爲奸詐，却也有不少笨人，這位鐵老兄，大概就是笨人中的笨人了。」

鐵金鼠道：「解鈴人還須繫鈴人，區區不想無辜害死了兩個孩子。」

諸葛酒尊道：「難得你有這份心思，唉，此地不宜久留，咱們現在就去看看展獨飛罷。」

× × ×

氣節帮在浙東的分舵，也就是霹靂太歲鄭火的府宅。

鄭火看來並不像個很有錢的人，但他祖父那一代，就已經是浙東境內屈指可數的大富戶。所以，氣節帮的分舵所在地也是鄭家莊。

當鐵老鼠駕馭着馬車來到鄭家莊大門之際，立刻就有四個勁裝漢子上前迎接。

「鐵大俠，鄭副帮主等你很久了。」其中一個勁裝漢子說。

鐵老鼠搖搖頭，道：「區區是鐵老鼠，可不是甚麼鐵大俠。」

諸葛酒尊怒道：「這時候說甚麼廢話，快去瞧瞧小展才是正經。」

他也不理會鄭家莊的莊丁，立刻就搶過鐵老鼠手裏的馬轡，同時一聲大喝，馬車又繼續向莊院裏疾馳而去。

那四個勁裝漢子互望了一眼，接着也匆匆在馬車之後往莊院裏直跑。

直至前無去路，馬車才停了下來，只見莊前一座園子，四周林木龍葱，顯得深幽雅緻之極。

諸葛酒尊從馬車上躍了下來，穿過了一條花徑，然後步入一座精雅大厦之中。

在這大廈的廳院裏，一個錦衣大漢正背負着手，神情焦急地在踱來踱去，他一看見諸葛酒尊，立刻就迎了上來，道：「這位前輩……」

鐵老鼠也已跟了進來，忙道：「鄭副帮主，他就是中原第一奇丐諸葛酒尊。」

那錦衣大漢正是鄭火，一聽見鐵老鼠這樣說，連忙翻身便拜，道：「鄙人有眼不識泰山不知諸葛前輩駕臨。」

「不必客氣了！」諸葛酒尊素來不喜歡繁文褥節，別人對他越是恭敬客套，他就覺得越不自在，「聽鐵老鼠說，展獨飛正在貴莊之上，老叫化想見一見他。」

鄭火却搖了搖頭，道：「諸葛前輩來遲了。」

諸葛酒尊面色倏變，顫聲道：「這是甚麼意思？」

鄭火道：「展大俠已經……」

諸葛酒尊更是面如土色：「他的遺體在那裏？」

鄭火又搖了搖頭，道：「前輩誤會了，展大俠還沒有死，只不過已經給人刦走了。」

諸葛酒尊一怔，心中既驚且喜，他喜的是展獨飛原來仍然活着，但却又不免爲他的命運而感到担憂。

「是誰這麼大的胆子，居然敢在這裏刦走展大俠？」鐵老鼠直衝向前，大聲向鄭火追問。

鄭火苦笑了一下，道：「是一個面上蒙着輕紗，體態十分婀娜多姿的女子。」

「是個女子？」諸葛酒尊又是面色一變，道：「氣節帮中高手如雲，難道連一個女子都阻擋不住？」

鄭火面露羞慚之色，道：「那白衣女子身手極高，輕功更是絕頂厲害，咱們…咱們……」

「不要說了！」諸葛酒尊冷哼一聲，道：「聽說容四公子也在貴莊之上，是也不是？」

鄭火點點頭，道：「本來是的……」

鐵老鼠一怔，道：「甚麼本來是的，難道他現在已經走了。」

鄭火道：「的確如此。」

鐵老鼠怒道：「他不是說過，一定要把展大俠的傷勢治好嗎？」

鄭火道：「他的確這樣說過，而且也曾經殫盡心力爲展大俠治傷，但等到展大俠給那個神秘的女子刦走後，他怎麼說也不肯再逗留下來了。」

鐵老鼠氣得團團亂轉，望着諸葛酒尊道：「前輩，你說該怎麼辦？」

諸葛酒尊道：「人都不在這裏，老叫化也是六神無主了。」

就在這時，一個莊丁匆匆走了進來，向鄭火稟告：「莊外來了一個怪人……」

鄭火怒喝了一聲，道：「不管他是怪人還是死人，都給我轟了出去！」

莊丁却苦着臉，道：「小人等已趕他

走，但那怪人武功十分了得，小人等趕來趕去，都無法把他趕走。」

鄭火面色一變，「呸」了一聲道：「都是不中用的飯桶，連這芝蔴綠豆的事情也要我親自出手處理。」

諸葛酒尊却問那莊丁：「那人怎麼怪法？」

莊丁道：「他說自己命不久矣，很想葬在這附近，特自來求莊主恩准。」

就在這時，只聽見岳小玉失聲叫了起來：「郭大哥！」

鐵老鼠眉頭一皺：「甚麼郭大哥？」

岳小玉應聲回答說：「是長白山的郭大哥來了！」

一聽見「長白山」這三個字，鄭火更加怒火上冲，他一抖長鞭，用力鞭打在地面的青磚上，只見其中兩塊青磚立時片片碎裂，鐵老鼠吃了一驚，忙道：「鄭莊主不要生氣。」

「他媽的，是長白山的狗頭畜牲把展大俠害成這樣子的，如今居然還敢硬闖進來，簡直是欺人太甚？」鄭火怒不可遏地說。

諸葛酒尊却比他冷靜得多，聞言立刻搖頭不迭，道：「長白山武林人物極多，鄭莊主休要混爲一談。」

鐵老鼠猛然省悟，道：「來者姓郭，莫非是百勝堡的流水客郭冷魂嗎？」

語音甫落，一個滿身血汚的青衫人已蹣跚地進入廳中。

這人面色死灰，手拄一根黃金巨杵，果然正是流水客郭冷魂！

× × ×

鄭火不認識郭冷魂，但諸葛酒尊却曾經在長白山百勝堡裏作過客，而且還很賞識這位號稱流水客的風塵異士。

但那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

四年，並不是一段太悠長的歲月，就以諸葛酒尊來說，這四年來他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郭冷魂却變得太多了，變得令到諸葛酒尊險些認不出他來。

四年前，郭冷魂臉色紅潤，神采逼人，一副嗓子更是宏亮清勁，整個人都充滿了朝氣勃勃的幹勁。

但如今，他似乎只剩下了昔日的一層軀殼，他的神采，他的幹勁，完全都不見了。

一個人從朝氣勃勃變成了暮氣沉沉，那必然是一段很痛苦的經歷。

諸葛酒尊瞧着郭冷魂的臉，但鄭火却目不轉睛地瞧着郭冷魂手裏的黃金巨杵。

「郭堡主，」諸葛酒尊忽然嘶聲叫了起來：「你還認得老叫化嗎？」

郭冷魂有氣無力地點了點頭，說：「我還沒有忘記你，在早一陣子，我還以爲你會當上丐帮帮主哩。」

「老叫化沒有答應任亭年，」諸葛酒尊嘆了口氣道：「我畢竟從來也沒有加入過丐帮，怎能一上來就做一帮之主？」

郭冷魂嗆咳兩聲，搖頭道：「你這句話，凡是有識之士都決不苟同，照你這麼說，丐帮豈非要找個最老資格的老叫化，才能勝任愉快地做丐帮的帮主？」

諸葛酒尊望着他的面龐，道：「你受了傷？」

郭冷魂道：「我是江湖人，死在江湖中，那是理所當然之事？」

諸葛酒尊怒道：「誰說你會死？」

郭冷魂道：「人人都會死。」

諸葛酒尊道：「但你這還年青，現在還不是應該死的時候。」

郭冷魂淡然一笑，道：「我有個很了不起的姐姐，她在十九歲那年就死了。」

諸葛酒尊吸了口氣，道：「正因爲你姐姐死得早，所以你更不能死。」

郭冷魂直視着他，目中露出了感激之色：「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但我也知道自己應該走了。」

諸葛酒尊大聲道：「但老叫化要你留下。」

郭冷魂搖搖頭，道：「我不能留下來陪你啦，你瞧，我流了那許多血……」

諸葛酒尊道：「你躺下來，我用最好的金創藥來爲你治理傷口。」

「不中用！不中用！」郭冷魂咳嗽一聲道：「你幾時聽過中了『血花蓮』的人，可以活過七七四十九天？」

「血花蓮？」諸葛酒尊聽見這三個字，突然全身都震動起來，「是你中了血花蓮掌力？」

郭冷魂苦笑一聲，道：「除了郭某之外，近十餘年來，江湖上又有誰會有這麼好的運氣，可以嚐試一下這種難求一見的奇門掌力？」

諸葛酒尊怒叫起來：「你一定是喝醉了。」

郭冷魂搖着頭，道：「我沒有醉，自從我中了血花蓮掌力之後，就一直滴酒不沾唇，我要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去做一些已經想做了很久很久的事。」

一直凝注着那根黃金巨杵的鄭火突然說：「這是不是崆峒派象如魔僧的大殺金杵？」

郭冷魂點頭答道：「正是象如的大殺金杵，他曾經用這一根金杵大殺三方，爲崆洞派幟立起凶厲霸道的威名，也爲江湖上帶來無窮血腥風波和可怕的仇殺。」

鄭火道：「你殺了這魔僧？」

郭冷魂又點點頭，諸葛酒尊已然冷笑道：「郭堡主若不是已經殺了象如，這根金杵也不會落在他的手上。」

鄭火突然大笑。

諸葛酒尊瞪了他一眼，道：「這有甚麼好笑？」

鄭火笑聲倏止，也瞪着諸葛酒尊道：「好，我不笑！我哭！」

諸葛酒尊一怔，正想問：「你說甚麼？」但他這一問還沒有出口，鄭火已跪在地上號哭起來。

鐵老鼠也是莫名其妙，上前扶起了他，道：「鄭莊主，有甚麼事情不妨說出來大家聽聽。」

鄭火已哭得淚流滿面，道：「我哭我的，干你甚麼事？」

鐵老鼠抓了抓下顎，皺眉道：「你這豈不是教別人也想哭了起來嗎？」

諸葛酒尊惱將起來，一手搶過了大殺金杵，喝道：「男人大丈夫哭哭啼啼的成甚麼體統？你再不說個明白，老叫化一杵就把你砸成肉醬？」

鄭火却昂起了面孔，嘶聲叫道：「好

極了，砸下來呀，反正鄺某已不想再活下去了？」

鄺火若再哭下去，諸葛酒尊也許眞的會給他一杵，但在這樣的情況下，諸葛酒尊却反而呆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鐵老鼠頭腦機靈，見鄺火說來說去都摸不着邊際，便問郭冷魂：「郭大堡主，你一定知道鄺莊主爲甚麼會這樣的，可以說出來聽聽嗎？」

郭冷魂神情漠然，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也許是我的不對。」

鐵老鼠一呆，道：「你做錯了甚麼事情？」

郭冷魂說道：「我也許不該去找象如的。」

鐵老鼠還是不懂：「你殺了象如魔僧，那是爲武林、爲蒼生造福不淺的事，那又有甚麼不對了？」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但有一件事，你們都不知道。」

鐵老鼠急起來，問道：「到底是甚麼事？」

郭冷魂道：「鄺莊主曾經立下重誓，要親自殺了象如，爲一個人報仇！」

鐵老鼠怔住，諸葛酒尊也是莫名其妙，忍不住立刻便問道：「鄺莊主要爲誰報仇？」

郭冷魂默然片刻，才道：「氣節帮第三代帮主——『氣冲雲霄』李嶽央！」

諸葛酒尊猛然一驚，失聲道：「甚麼？李帮主……他……他……他……」一連說了三個「他」字，他却還是「他」不下去。

只聽得郭冷魂長嘆一聲，接道：「象如跟李帮主，原本是同門師兄弟……」

鐵老鼠「啊」的一聲，道：「甚麼？你說李帮主原本是崆峒派中人？」

郭冷魂搖了搖頭，說道：「不，李帮主自幼即拜師在氣節帮門下，他是氣節第二代帮主『竹節無面叟』褚疊峯的關門弟子。」

鐵老鼠一怔，道：「這麼說，豈非象如魔僧也曾經是褚帮主門下的弟子？」

郭冷魂點點頭，道：「不錯，而且還是大弟子，但那已經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情了，初時，象如和李帮主極是投契，可說是同生共死，焦不離李，李不離焦。」

岳小玉奇道：「我只聽說過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怎麼如今這句話却變了？」

但他生性聰明，再想一想，便自恍然：「唔，我明白了，那象如一定是俗家姓焦，他和李帮主共同進退，自然就該說是焦不離李，李不離焦了。」

只聽見郭冷魂又再接着說下去：「當年，褚帮主曾經在關外苦戰一股流匪，經過兩晝一夜激戰後，褚帮主終於得到了慘烈的勝利，但也因爲那一戰，褚帮主的面龐給毀了容貌，所以才朝夕戴着一副只露出兩顆眼珠子的面具，他原本外號『竹節神叟』，但自此之後就變成『竹節無面叟』了，其時，褚帮主才續絃不久，新娶回來的帮主夫人相當年輕，而且還頗具姿色，但褚帮主新婚未巳，容顏即遭毀去，此後更加少與夫人接近了，而這一切都瞧在象如眼裏，想不到此人狼子野心，連師母也欲染指，以爲帮主夫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必然會有紅杏出牆之想，帮主夫人對褚帮主之事雖然痛心疾首，但却仍然堅貞不屈，對象如之挑逗完全不加以理睬！」

諸葛酒尊臉色一沉，道：「象如此人，簡直是人面獸心！」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倘若象如知難而退，倒也還罷了，誰知他軟的不成，竟施硬功，有一天，他趁着褚帮主閉關練功之際，悄悄進入師母房內，意欲霸王硬上弓，也是合該有事，當夜褚夫人患上感冒，其近身婢女剛剛煎煮好了藥捧進房中，一聽見夫人掙扎呼叫之聲，不禁嚇得連藥也打翻了，接着也放聲大叫起來，其時李嶽央正在前院練武，一聽見呼喊，也就趕了過來，跟象如展開了混戰。」

鐵老鼠冷笑一聲，道：「象如是個衣冠禽獸，李帮主就算殺了他也是不枉。」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李嶽央若能殺得了他，那麼以後的事情也就大不相同了，當時，李嶽央甚至不知道夜闖師母房中的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大師兄。」

鐵老鼠一怔，隨即接道：「象如是不是蒙住了面？」

郭冷魂點點頭，道：「不錯，他是蒙住了面孔，而且用的面具，就和師父所用的一模一樣。」

鐵老鼠道：「既然如此，李帮主又怎知道那人不是自己的師父？」

郭冷魂道：「那是因爲褚帮主身形矮小，而象如却是個不折不扣的關西大漢，所以縱然蒙面的方法和師父一模一樣，李嶽央還是很容易就知道對方絕非自己的師父，但他無論如何，還是想不到這惡賊竟然就是自己的大師兄。」

諸葛酒尊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後來的情形又怎樣？」

郭冷魂道：「兩人惡拚了好一會，而象如早無戀戰之心，趁着一個勢子便要逃去，但却又有幾個帮中弟子聞聲趕了過來，把象如纏住，那時候，象如兇性大發，下手絕不容情，那幾個弟子武藝平凡，如何是他的對手，結果都紛紛死在象如的手下。」

諸葛酒尊咬了咬牙，道：「此人罪大惡極，實在不可輕恕。」

郭冷魂道：「象如雖然很輕易就殺了帮中幾個弟子，但李嶽央却也藉着這一個機會，用劍光把他的面目掀了開來。」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這一劍掀得好，叫那畜牲無所遁形！」

郭冷魂道：「當時，李嶽央驚駭極了，他做夢也未曾想到，自己最敬重的大師兄，竟然會做出這等卑鄙下流的勾當，而就在他驚駭莫名之際，象如已重下殺手，想一掌就把他送上西天！」

鐵老鼠驚呼一聲道：「這豈不是險極了？」

郭冷魂道：「當然是險極了，但那時候李嶽央還是命不該絕，就在象如重下殺手之際，一個人突然衝殺而至，代替李嶽央接下了這致命的一掌。」

這一次，鄺火開口了，問道：「那人是誰？」

郭冷魂咳嗽着，過了半晌才道：「那人就是我。」

鐵老鼠驚奇地問道：「你當時怎會在

塲的？」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李嶽央和我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還記得，有一次咱們到山西遊玩，那一天氣候極是寒冷，咱們喝酒取暖，但我却越喝越多，終於醉了起來，我醉了還不打緊，但最不智的就是在酒鋪裏大罵魏一魁，誰知道魏一魁果然給我罵了出來，嘿嘿……這個禍闖得不小啦，咳咳……」說到這裏，又自咳嗽不已。

鐵金鼠道：「魏一魁是什麼東西？」

郭冷魂咳嗽了一會，才能接着說：「魏一魁是山西惡霸，爲人兇殘暴戾，最是不講道理，而那時候我們的武功還在十分稚嫩的階段，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眼看兩人都要客死異鄉，死在這個惡霸拳下，幸而天降救星，忽然出現了一個頑皮的劍客，把魏一魁弄得頭暈轉向，又廢了他的一身武功，咱們兩個才能僥倖地逃過了大難。」

岳小玉聽得眉飛色舞，忙道：「那個頑皮劍客是不是年紀小小的。」

郭冷魂搖搖頭，道：「一點也不細小，那時候，他最少巳經有五十多歲了。」

「五十多歲的人又怎會頑皮？」鐵老鼠怔了一怔。

諸葛酒尊大不以爲然，道：「江湖上奇人異士多得不可勝數，有些小孩子七八歲就巳老於世故，一副長者模樣，但也有些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的人，仍然是童心未泯，就像個小頑童一般。」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倒有趣，不知道那個頑皮的劍客叫甚麼名字？」

郭冷魂道：「他老人家生性豁達隨和，甚麼事情都很看得開，而且很喜歡笑，據說就算是給人砍了一刀，面上仍然會掛着很好看的笑容。」

「是『笑公爵』公孫我劍！」諸葛酒尊立刻接道：「他一定就是公孫世家的老主人公孫我劍！」

郭冷魂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那一次若不是遇上了他老人家，李嶽央和我早巳死在山西惡霸的拳下。」

鐵老鼠道：「如此說來，郭大堡主跟李帮主的確是淵源頗深，交情匪淺。」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郭某相識滿天下，但唯一眞正的知己，也就只有兩三人而巳，而李嶽央，也許就是最瞭解郭某的一個。」

鐵老鼠道：「當年，你代替李帮主接了象如那一掌，後來的情況又是怎樣？」

郭冷魂道：「象如那一掌殺不了李嶽央，知道再也沒有機會可以下手了，便匆匆離去，自此之後，氣節帮就少了焦典這一號人物。」

岳小玉暗道：「原來那個焦不離李的傢伙叫焦典，後來却又變成甚麼象如魔僧了。」

只聽見郭冷魂又緩緩地接道：「焦典離開氣節帮後，就花了幾千兩銀子，投入崆峒派門下，拜了安德上人爲師，那安德上人雖是佛門弟子，但却不戒腥葷，也不戒女色，更不戒殺，至於他門下十幾個弟子，全都是富家子弟，時常都有白花花的銀子來供奉這個狗肉師父，但在芸芸弟子之中，唯一眞正能夠學得安德上人所有絕藝的，就只有焦典這個象如和尚而巳。」

鄺火怒容滿面道：「這狗和尚投入崆峒派練了五六年功夫就向李帮主挑戰！」

郭冷魂點點頭，道：「不錯，那時候褚老帮主巳撒手塵寰，由李嶽央接任氣節帮帮主，象如見昔日的師父巳不在世，大可殺了李嶽央，以除去心腹大患。」

鄺火聽到這裏，怒火又再上冲：「這魔僧若是光明正大的殺了李帮主，那也還罷了，但他劣性不改，總是以鄙劣手段行事，在決戰之日，他勾結了賀蘭山的『黑心雙妖』，着令兩人以遁地破土之術，出其不意地首先傷了李帮主的兩腿，然後才再下手對付他。」

諸葛酒尊眼色陡變，怒道：「這還算是甚麼決鬥？簡直就是下三濫的陰謀。」

郭冷魂嘿嘿一笑，道：「是下三濫也好，下九濫也好，總之李嶽央就是着了這個道兒，終於死在象如的大殺金杵下。」

諸葛酒尊拏着那根大殺金杵，咬牙道：「就是這可惡的東西殺了李帮主？」

郭冷魂黯然點頭，道：「正是。」

諸葛酒尊鬚眉皆豎，氣得渾身顫抖不巳。

鄺火却直勾勾地瞧着金杵，茫然地說道：「李帮主巳死了，大仇巳報了，我活在世上又還有甚麼用處？」

諸葛酒尊陡地雙目一瞪，直瞪着鄺火：「你在說甚麼鳥？」

鄺火淒然一笑，道：「連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鳥，我只是在想，自有氣節帮以來，最不中用的人就是鄺火！」

諸葛酒尊臉色一沉，道：「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一直都不敢把李嶽央的死訊宣告出去？」

鄺火道：「不錯，因爲我不敢。」

諸葛酒尊怒道：「你不敢甚麼？」

鄺火說道：「我不敢當上氣節帮的帮主。」

「放屁！放屁！」諸葛酒尊怒道：「你是副帮主，既然李嶽央死了，你就該順理成章地成爲氣節帮的帮主！」

鄺火慘笑了一聲，道：「我若能夠親手爲李帮主復仇，也許還會有勇氣試一試，但現在……現在……咳！」

郭冷魂嘆了一口氣，目注着鄺火道：「你是不是認爲我太多管閒事，做了一件應該由你去做才對的事情？」

「不！不！」鄺火連忙搖頭，道：「俺絕不是這個意思。」

郭冷魂目光一閃，喟然嘆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鄺火面紅耳赤，道：「俺只是覺得自己庸碌無能，武功又低，怎麼說也不配做氣節帮的帮主！」

郭冷魂搖搖頭道：「你這樣想就錯了，而且還錯得厲害之極。想當年，褚老帮主臨終遺命，決定由李嶽央繼任帮主，並且另外兼設副帮主一職，由鄺兄司任，倘若鄺兄果眞是庸碌無能之輩，褚老帮主又怎會選中了你？莫非鄺兄認爲褚老帮主目光如豆，居然會在逾千帮衆之中，選了一個酒囊飯袋來做副帮主嗎？」

鄺火的臉更紅了，紅得就像是一團火：「不！不！褚老帮主怎會是目光如豆之輩？……」

（未完・四）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公莊公允聽到仲飛瓊敍述，再檢查七公、八公致死的原因，是受到武當的「太極點」和少林的「般若神掌」而擊至斃命，便任由仲飛瓊將岳少俊帶走，仲飛瓊連忙趕去雪山求爺爺救治他，只帶胡嬤嬤同行，留下四婢回大姐家去。而岳少俊的傷勢，不止驚動淮揚三傑、崆峒派火靈聖母兩母女，還驚動了自認是他師兄測字看相的瘦小老頭，也去追趕仲飛瓊的馬車，首先趕到的是淮揚三傑，其次是火靈聖母母女，仲飛瓊初時不肯，幾乎和火靈聖母反目，幸淮揚三傑調解，才肯答應由火靈聖母救治，忙叫胡嬤嬤把岳少俊抱出來，不見胡嬤嬤應聲：

小老頭報訊　戲弄祝靈仙

車中的胡大娘依然不知所聞，沒有作聲。

仲飛瓊心頭不覺微感意外，說道：「涂金標，你快去看看，胡嬤嬤是不是睡着了?」

以胡大娘的武功，當然不會在强敵環伺之際，自顧打盹，睡熟之理。

涂金標答應一聲，掀起車簾，叫道：「胡大娘……」

口中甫喊出聲，陡覺不對，急忙回身道：「二小姐，車中出事了，岳相公不知去向，胡大娘也好像被人點了穴道。」

仲飛瓊聽得猛然一驚，說道：「會有這種事?」

身形一閃而至，掀開簾子，迅速躍入車中，但見胡大娘雙目微闔，一個身子靠着車廂，正在打盹。

顯然着了人家道兒，她手上本來橫抱着的岳少俊，果已不見!

這下直看得仲飛瓊不禁一呆!

車子就停在大路上，車子前還站着崆峒、淮陽兩派高手，這人是如何丟的呢?

她目光盯了車後一個小窗一眼，這窗口很小，就算有人潛入，也要手先身後，爬着進來，如何能把岳少俊人不知鬼不覺的運走?

這原是她心念一轉之間的事，但就在她躍入車中之時，火靈聖母，祝巧巧和惲夫人、惲慧君等人，也不約而同的趕了過來，所有目光，一齊投向車中。

仲飛瓊玉手輕揮，一下拍在胡大娘的肩頭，推了她被制穴道，口中急着叫道：「胡嬤嬤，妳醒一醒。」

胡大娘口中「啊」了一聲，倏地睜開眼來說道：「二小姐，妳有甚麼吩咐?」

仲飛瓊說道：「岳相公?是被誰刦走了?」

「岳相公?被誰刦走了?」

胡大娘聽得一怔，低頭一看，不由得張口結舌的說道：「岳相公被人刦走了?他……」

仲飛瓊說道：「難道妳一點也不知道

嗎?」

胡大娘驚異得不知所云，說道：「老身明明抱着他，這就奇了，二小姐沒看見刦走他的人嗎?」

仲飛瓊道：「我要是看見是誰刦走的，還會問妳?」

胡大娘惶然道：「老身該死，老身眞的一點都不知道，方才還聽妳和聖母說話，然後……後來只覺……只覺一陣困倦，好像打了個盹……。唉，這會是甚麼人刦走的呢?」

火靈聖母突然冷笑一聲道：「老身知道。」

忽然身形一幌，一個人離地數寸，筆直的朝惲欽堯身前平飛過去，口中喝問道：「惲欽堯，是妳把姓岳的小伙子弄走了吧?」

惲欽堯疾退一步，駭然道：「聖母此話怎講，惲某等人，都在這裏，怎會把岳相公刦走?」

火靈聖母又是一聲冷笑道：「不是你們派人暗中把他弄走，還會是誰?」

惲慧君哼道：「明明是你們把人刦走了，還想栽贜嗎?」

火靈聖母大怒，兇睛一轉向惲慧君投來，厲聲說道：「小丫頭，妳敢對老身這般說話?」

惲慧君道：「我有甚麼不敢?」

火靈聖母獰笑道：「妳再說一句，我就斃了妳。」

惲夫人怕女兒吃了虧，急忙跨上一步，凜然喝道：「祝靈仙，妳不覺得以大欺小嗎?別人怕妳火靈聖母，老身還未必把妳放在眼裏。」

火靈聖母厲聲笑道：「很好!」

她只說了兩個字，就朝身後喝道：「劍來。」

她喝聲出口，立即有一名中年女子手捧古劍，恭敬的送上。

祝巧巧一閃身，搶了出來，說道：「娘，我也要去會會惲慧君呢!」

「嗆!」長劍出匣，一下欺到惲慧君身前，長劍一指，喝道：「妳亮劍。」

惲慧君豈肯讓步，冷笑道：「我正想領教你們崆峒派有甚麼驚人之藝?」

纖手一抬，刷的一聲，抽出一支鐵劍豎立當胸，目光抬處，冷然喝道：「妳請呀!」

口中雖然說着「請呀」，但口氣並不客氣。

祝巧巧一揚腕道：「妳小心了!」

火靈劍一抖，渾身上下，立即捲起了幾縷劍光，精芒冷電，繽紛飛舞，疾攻而上。

惲慧君身形一偏，當胸長劍似飛蛇般直迎出去。

祝巧巧猛見一道劍影，疾射面門，劍上似有一股極大吸力，自己刺出的劍勢，大有被吸引之感，心頭一懍，暗道：「她使的大概就是吸金劍了!」

心念一動，立即身隨劍轉，急走偏鋒，展開精奇招數，着着搶攻。

祝巧巧使的是「崆峒劍法」，本以迅捷見長，却不料惲慧君劍法展開，同樣快捷無比，變化精奧，以攻還攻絲毫不遜!

火靈聖母和惲夫人皆因愛女搶先出手

，怕有閃失，兩人反倒停了下來。

瞬息之間，祝巧巧、惲慧君二人已打了三五十招，祝巧巧因惲慧君手上使的是吸金劍；怕被對方吸着，不敢硬碰硬。

惲慧君也因久聞火魔女之名，怕劍勢稍一鬆懈，對方火器會趁機出手，是以加緊運劍，劍法出手，一劍緊過一劍，同樣招招進逼。

兩人這一番纏鬥，劍光如織，一沾即走，兩劍從不相交，兩位姑娘都把對方當作了情敵，自然各展絕學，互爭奇勝，劍來劍往，誰也不肯認輸，因此愈打愈勇，形同拚命。

仲飛瓊担心岳少俊安危，更是心亂如麻，她自然不會關心兩位姑娘以劍相搏的場面，側臉朝胡大娘問道：「胡嬤嬤，依你看岳相公會是被誰劫走的呢？」

胡大娘低沉一笑道：「這話老身可不敢說……」

仲飛瓊道：「妳但說無妨，岳相公傷重垂危，此時把他劫走，眞急死人了。」

胡大娘道：「二小姐，妳想想看，雙方在場的人，都是爲岳相公來的，而且都想把岳相公奪回去，對不？」

仲飛瓊點點頭道：「妳只管直說，這是甚麼時候，妳還繞着彎說話？」

胡大娘笑了笑，聲音說得更低，道：「淮揚派淮揚三傑，和惲夫人都趕來了，可說高手全在這裏了……」

淮揚派高手，全在這裏了，這是說，崆峒派雖然火靈聖母親自趕來，但她手下可用的人，並未全在這裏。

不錯，火靈聖母手下，網羅了不少奇技異能之士，除了她派人暗中把俊弟弟劫走，不可能會是淮揚派的人。

她（火靈聖母）硬指淮揚派劫走了岳少俊，分明是金蟬脫殼，移禍江東之計。

仲飛瓊點點頭道：「我懂了。」

一躍下車，緩步朝火靈聖母身前走去，口中冷冷的叫道：「聖母……」

她臉色冷峻，雙目之中，隱射出懾人的光芒，一看就知她神色不對！

這時，惲慧君和祝巧巧打了片刻，兩人粉臉上都有不少汗水。

惲慧君覷個眞切，手腕倏斷，吸金劍朝外一引，一下把對方火靈劍引了開去，左手一指，飛快朝祝巧巧胸前「玄機穴」點去。

祝巧巧長劍被人引開，胸前門戶大開，心中方自一驚，瞥見惲慧君駢指點穴，一時無法封解，急急往後躍退。

但是，她是個平日驕縱任性的人，一向自視甚高，此時，被惲慧君引開了長劍，差點還被她一指點中，心頭自然十分惱怒！

躍退的人，連脚跟還未站穩，身形一側，左手抬處，三支火龍鏢，疾如穿梭，飛射而出。

惲夫人看得心頭一急，急忙叫道：「慧兒小心。」

其實不用她喊，惲慧君長劍一撩，已把三支火龍鏢一起吸在劍尖上。

火靈聖母望了惲夫人一眼，哼道：「妳嚷甚麼？」

惲夫人氣怒道：「我向我女兒出聲警告也不行嗎？」

火靈聖母冷冷道：「妳女兒點出一指的時候，我有沒有向我女兒出聲警告？」

惲夫人聽得大怒，喝道：「慧兒，妳回來，我要領教領教火靈聖母的絕招。」

惲慧君答應一聲，隨手一抖長劍，把三支火龍鏢擲回到地上，竟然發出一蓬三尺高的碧焰，連山石的靑草都熊熊燃燒起來。

心中暗暗一驚，忖道：「好厲害的火器！」

火靈聖母手中握着一柄帶鞘古劍，冷厲的道：「妳要和我動手，好！」

右手緊握劍柄，正待拔劍。

「聖母！」

仲飛瓊冷峭的聲音，適時傳了過來。

火靈聖母看出她神色有異，仲飛瓊是雪山老人的嫡親孫女，她自然不敢等閒視之，一面暗暗凝神戒備，一面故作從容，側臉問道：「仲姑娘有什麼事？」

仲飛瓊道：「據晚輩推想，岳少俊在車廂中離奇失踪，似乎和淮揚派無關。」

火靈聖母微微一怔，問道：「此話怎說？」

仲飛瓊道：「淮揚派雖然弟子遍佈江淮，但盛名久著的淮揚三傑和惲夫人全在此地，晚輩車中的胡嬤嬤，並非弱手，如說要使她在不知不覺中，被人點了穴道，恐非淮揚派門人弟子所能辦得到。」

火靈聖母板着臉道：「那麼依妳所說，是什麼人劫走的呢？」

仲飛瓊目光一抬，徐徐說道：「聖母眞的要晚輩說嗎？」

火靈聖母道：「妳倒說說看，難道會是老身派人把他劫走了？」

仲飛瓊冷然道：「聖母認爲晚輩想的不對？」

火靈聖母冷嘿一聲道：「妳總有個說法吧？」

仲飛瓊直：「要制住胡嬤嬤，而不使胡嬤嬤有所警覺，此人必須精擅隔空點穴，而且必須在十步之外發揮。」

火靈聖母口中「唔」了一聲。

仲飛瓊接下去道：「制住胡嬤嬤固然不易，但要在一個小小窗口，把岳少俊神不知鬼不覺的運出去更難，此人非絕頂高手，絕難辦到。」

火靈聖母依然只「唔」了一聲。

仲飛瓊道：「因此晚輩覺得……」

火靈聖母道：「妳直說無妨。」

仲飛瓊道：「只有聖母手下，網羅了不少武林奇技異能之士，高手如雲……」

火靈聖母嘿嘿大笑道：「所以妳認是老身派人把他劫走的。」

仲飛瓊道：「晚輩正是此意。」

火靈聖母道：「那麼妳打算如何？」

惲慧君尖聲道：「好啊，原來果然是妳們把岳相公劫走的。」

祝巧巧聽得臉上綻出了喜容，哼道：「是又怎樣？」

仲飛瓊沒有去理會她們的話，望望火靈聖母，平靜的道：「聖母派人劫走岳少俊，不知用意何在？」

火靈聖母兩鬢白髮飛揚，厲笑道：「老身行事，用得着妳管麼？」

仲飛瓊臉色一變，抗聲道：「聖母從晚輩車中劫走的人，晚輩自然要問了。」

祝巧巧困惑的說道：「娘，岳相公……岳相公……」

火靈聖母怒叱道：「妳不許多嘴。」

祝巧巧嘟起小嘴，不敢多說。

仲飛瓊抬頭道：「聖母已經知道岳少俊是晚輩的義弟了？」

火靈聖母氣鼓鼓的道：「老身早已知道。」

仲飛瓊道：「那麼就請聖母看在晚輩薄面，把岳少俊交還晚輩。」

「說得很輕鬆。」火靈聖母冷笑道：「既然妳認定是老身派人把岳少俊從妳車中劫走的，老身若要交還給妳，又何用派人把他劫走？」

仲飛瓊神色愈來愈冷，哼道：「聖母那是不肯交人了？」

火靈聖母道：「就算老身不肯吧？」

「好。」

仲飛瓊斬釘截鐵的答了聲好，凜然道：「釁由聖母而啓，若是傷了兩家和氣，那就罪不在我了。」

「鏘」的一聲，抬手拔劍，鳳目抬處，兩道凜若秋霜的眼神，直注火靈聖母，神色凝重，緩緩吸了口氣，冷然道：「聖母請亮劍。」

火靈聖母一張老臉，變得鐵青，嘿嘿笑道：「仲丫頭，妳要和老身動劍？」

仲飛瓊說道：「這是聖母逼我動劍的了。」

話剛出口，但見四道人影，如飛而來，那正是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人，心頭不禁一怔，回頭問道：「妳們來此作甚？」

春風眼看二小姐長劍出鞘，她對面的人，竟然會是火靈聖母，一時有話不敢出口，只叫了聲：「二小姐……」

事實上她們也跑得嬌喘吁吁，也答不上話來。

仲飛瓊道：「妳們究竟有什麼事？」

春風走上一步，附着她耳朵，低低的說了幾句。

仲飛瓊低聲問道：「他說是測字看相的？」

春風點點頭道：「是的。」

仲飛瓊問道：「他沒說什麼名字？」

春風又搖了搖頭。

仲飛瓊明白了，在車中運走岳少俊的，準是金鐵口無疑，他說只有他可以治得好岳少俊的傷，大概不會胡說，但這話她不能說出來。

因爲眼前有崆峒和淮揚二派的人在，他們攔着自己，全是爲了岳少俊而來，自己說出來了，他們定會捨了自己去追金鐵口。

也許金鐵口此時正在附近爲俊弟弟治療，以眞氣療傷，是不能有人驚擾的，看來只有將錯就錯，由自己担待一陣了。

她心念閃電一動，立即朝春風吩咐道：「妳們且退下去。」

春風等四人，應了聲「是」，果然躬身退下。

斬半丁却在此時，湊上來，朝火靈聖母躬躬身說道：「聖母歇怒，請容屬下一言。」

火靈聖母說道：「你有什麼話，快說出來。」

斬半丁道：「雪山、崆峒，携手合作，聖母和仲姑娘這一動劍，豈不傷了兩家和氣，再說岳相公……」

火靈聖母一搖手道：「不用說了，當初她們三人下山之時，雪山老神仙是如何說的？她們原是配合咱們崆峒派行動，三個丫頭，悉歸老身指導，如今仲丫頭爲了一個姓岳的小子吃裏扒外，居然向老身叫陣，老身若不給他一點厲害，還當咱們崆峒派因人成事呢！」

說到這裏，目注仲飛瓊凜然道：「仲丫頭，老身讓妳發招，妳可以出手了。」

「梯他……梯他……梯梯他他……」

大路上忽然傳來了一陣拖着皮鞋的脚步聲，只見一個人連奔帶走，急步而來，轉眼間，由遠而近。

雙方正在劍拔弩張之際，這人的出現，自然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大家回頭看去，那是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一件洗得發了白的青竹布衫的瘦小老頭，聳着雙肩，走起路來直像一隻大馬猴。

這人生相猥瑣，鬥鷄眼，酒糟鼻，嘴上還留着兩撇鼠鬚，一副落魄模樣，你說他有多狠狽，就有多狠狽！

在場之人，除了仲飛瓊，誰都不認識他。

仲飛瓊一眼看到來的正是金鐵口，心中不由一怔！

方才他聽了春風的話，滿以爲俊弟弟是他救走的，心頭本已放下了一塊石頭，但此時看樣子，金鐵口剛剛趕來，比春風等四人，還慢了一步，由此看來，從車子中把俊弟弟弄走的難道不是他嗎？」

心念方在轉動之間，突聽耳邊响起了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我的姑奶奶，妳叫小老頭追得妳好苦，若是小老頭遲來一步，我那小師弟的一條小命，差點就送在妳手裏了，妳也沒找我小老頭商量商量，妳要七公、八公兩個老糊塗蛋替他打通什麼經脈？

「要知我那小師弟練的是『逆天玄功』，氣血本來就是逆行的，硬要把他弄順過來，妳說這份罪，有多難受？不過妳也別替他担心，現在總算沒事了……」

這是金鐵口的聲音，他一路埋怨走來，施的是「千里傳音」之術。

仲飛瓊聽得又驚又喜，驚的是岳少俊的「逆天玄功」，自己誤認爲他氣血逆行，硬要替他打通經絡。

差幸七公、八公在替他打通經脈時，突然遭人暗算，不然，全身經脈都被他們打通了，俊弟弟還有救嗎？

喜的是金鐵口最後說的叫自己不用担心，現在總算沒事了，他雖然沒說出俊弟弟現在如何，但這句「總算沒事了」，豈不是說俊弟弟的傷勢已經治好了嗎？

當着這許多人，金鐵口沒說下去，他自然不好多問。

春風趕忙趨到仲飛瓊身邊，低低的道：「二小姐，就是他……」

仲飛瓊瞪了她一眼，叱道：「妳退下去。」

春風不敢多說，低着頭，退了下去。

這兩句話的功夫，金鐵口已經梯梯他他的走到和仲飛瓊火靈聖母兩人面前，他

沒去理會仲飛瓊，只是朝火靈聖母抱拳打拱，滿臉笑容，說道：「這位大概就是封神榜上有名的火靈聖母了，小老兒這廂有禮。」

火靈聖母平日目空四海，眼看來人一副落魄模樣，早就打心眼裏起了厭惡之意，再他的口裏說着什麼「封神榜上有名」，更是怒惱，哼道：「你是什麼人?」

金鐵口連忙聳聳肩，陪笑道：「小老兒是測字看相的金鐵口，小姓金，因爲鐵口論相，不準不要錢，所以大家就叫小老兒金鐵口。

「其實小老兒的本名叫做福根，福氣的福，根本的根，這名字還是先父給小老兒取的，說小老兒福大命大，是他老人家的命根子。

「唉，如今只落得測字餬口，好在大家已經叫慣小老兒金鐵口，再也沒人再叫小老兒……」

他說得口沫四濺，還露出一口積滿黃垢的門牙，說話之時，又是一股酒氣，再加酒蒜穢臭，令人作嘔。

火靈聖母不耐煩的說道：「你不用說了。」

「是，是。」金鐵口只是躬着身，陪笑道：「但……但小老兒非說不可……」

火靈聖母身邊一名中年女子叱道：「你還不快滾?」

金鐵口惶恐的道：「這……這位大……嫂……」

那中年女子追隨火靈聖母數十年，從未嫁人，給金鐵口這聲「大嫂」，叫得心頭大怒，厲聲道：「你是找死!」

「不，不，不!」

金鐵口連聲說「不」，後退了一步，依然打着拱道：「火……聖母，五行金木水火土，排起來小老兒和你都佔了一個字，也不算是外人，小老兒是給妳老姐姐帶信來的。」

原來他從金木水火土，排來的親戚，居然叫起火靈聖母老姐姐來了。

仲飛瓊不知他要耍什麼花樣?但光是這份纏夾，就幾乎要笑出聲來。

那中年女子看他滿嘴胡說八道：「叱道：「老不死……你。」

火靈聖母聽說他是給自己帶信來的，不覺朝那中年女子抬了抬手，一面問道：「是什麼人叫你帶信來的?」

「什麼人?小……老兒不認識他。」

金鐵口伸手指指背後說道：「小老兒今天早上，剛擺好測字攤，就有一位老爺找了來。小老兒問他要不要測字，他說不要，小老兒問他要看相還是算命，卜卦，他都說不要，後來他拿出一錠銀子……」

他從懷中掏摸一錠碎銀，在掌心攤了攤，聳聳肩，笑道：「他……他說要小老兒找一個叫火靈聖母的人，替他帶一個信……小老說……我的老天爺，火靈聖母是封神榜上的人，死了已經有幾千年了，叫小老兒到那裏去找……」

那中年女子又喝道：「你敢在聖母面前如此放肆?」

金鐵口嚇得又退後了半步。

火靈聖母說道：「別攔他，讓他說下去。」

金鐵口道：「那老爺搖搖手，說不是封神榜上的火靈聖母，叫小老兒不用多問，只要從這條路上來，遇上一個坐在轎裏的白髮老婦人，就是火靈聖母。」

火靈聖母道：「那人你不知道他的姓名?」

金鐵口道：「不知道。」

火靈聖母道：「那你就說說那人是怎麼一個模樣，總得說出來吧?」

金鐵口想了想，道：「是個老爺，大概總有六七十歲了，留着一把花白鬍子，看他樣子，穿得蠻體面，好像是古銅色團花緞面黑羔皮袍子。相也是不錯，天庭飽滿，地角方正，倒是子孫滿堂之相，只是兩道花白眉毛濃了些，早年少說也是一位軍爺……」

他說了半天，仍然沒說出什麼來，這樣的老人，豈非多得很?」

火靈聖母道：「不用說了，他要帶的信呢?」

金鐵口聳聳肩道：「喔，那……那是口信。」

火靈聖母道：「他口信怎麼說?說來聽聽。」

金鐵口搔着頭皮，囁嚅的道：「小老兒方才只顧趕路，一時忘記……忘記……了……」

中年女子叱喝道：「你眞是不知道死活……」

火靈聖母神色冷峻，說道：「你一句也想不起來了?」

金鐵口搔頭挖耳的道：「那……是兩句很好記的話……小老兒眞該死……竟會……哦，哦有了……有了。」

火靈聖母冷聲道：「你說。」

金鐵口忽然湊上一步，笑嘻嘻的道：「那老爺……要小老兒告訴火……聖母老姐姐的，是……叫妳『孽海無邊，回頭是岸』……」

火靈聖母聽得大怒，厲喝道：「無知匹夫，你敢戲弄老身!」

揚手一掌，劈了過去。

兩人距離本來不遠，火靈聖母這一掌，又是怒極而發，出手極重，極快，因此金鐵口根本沒有躲閃的機會。

但聽「拍」一聲，一個人應掌飛起，被摔出去七八尺遠，還在地上連打了幾個滾。

就在他在地上翻滾之際，淮揚大俠惲欽堯聽耳邊響起一個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臘八會期已近，你們該早做準備，大夥合計合計，還呆在這裏做什麼?不過會無好會，宴無好宴，還是不去的好……」

惲欽堯聽得不由一怔，這說話的會是誰呢?急忙舉目看去。

金鐵口在地上打了兩個滾，忽然骨碌從地上爬了起來，拍拍長衫，說道：「火……聖母，妳這也未免太不講理了，小老兒爲了一錠碎銀子，替人帶信來的，妳聽了不痛快，也不該把氣發在小老兒的頭上。小老兒若不是還挨得起揍，就這一巴掌，不送了老命?兩國交戰，不斬來使，妳怎好動手就打，給女人打一記巴掌，要倒三年霉……」

這下看得淮揚派和崆峒派的人，都暗暗驚訝不止!

當然，在場的人中，只有仲飛瓊一人

知道，金鐵口的來歷，知道他一身功力，高不可測，火靈聖母這一掌，自然傷不了他。

但其餘諸人，並不知道金鐵口的來歷，眼看火靈聖母怒極出手，這一掌少說也使了四五成力道。

不料這瞧不起眼的猥瑣老頭，居然只打了兩個滾，又爬了起來，看樣子身上一點傷也沒有，這豈非怪事?

最感驚詫的還是火靈聖母，她心裏有數，因爲自己看到這瘦小老頭，就心存厭惡，而且他一再戲耍自己，激起了自己的殺機。

這一掌至少暗蘊七成力道，準備把他力斃掌下，他明明被自己擊中，怎會一無所傷，又爬了起來。

此人究竟是何來歷?

右護法靳半丁江湖經驗，何等老到，看出金鐵口絕非常人，不覺冷笑一聲，舉步走出，緩緩說道：「閣下裝作得眞像，眞人不露相，果然身手非凡，不知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既然衝着崆峒派而來，總該亮個萬兒吧?」

「老管家說的話，小老兒一句也聽不懂。」

金鐵口那兩隻鬬鷄眼，盯着靳半丁，拱拱手道：「老管家只怕看走眼了，小老兒以測字看相餬口，快二十年了，爲了貪圖一錠碎銀子，給人家帶信，這不是第一次……」

堂堂崆峒派右護法，被他看作了「老管家」!

老管家者，家奴是也。

靳半丁氣得老臉發白，怒喝一聲：「住口，老夫靳半丁忝爲崆峒派右護法，閣下縱然沒有見過靳某，也該聽人說過靳某的字號了。」

金鐵口湊上一步，縮着頭道：「你老哥難道不是那位老姐姐的跟班。」

火靈聖母沉着臉：「靳護法，你退下去。」

靳半丁應了聲「是」，歛手而退。

金鐵口聳聳肩，似乎有點胆怯，陪着笑道：「老大姐，小……老兒口信已帶到，這裏沒……沒有小老兒的事，小老兒該走了……」

轉身欲走。

他這轉身，仲飛瓊只聽耳邊又響起了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這兒也沒有妳的事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小師弟就在十二里廟，妳快些去吧，這裏自有小老兒會應付的。」

火靈聖母沉喝一聲：「站住。」

金鐵口急忙轉過身來，摸摸酒糟鼻，陪笑道：「老大姐，妳還有事?」

仲飛瓊聽了金鐵口「傳音入密」的話，知道俊弟弟有了下落，心頭一喜，那還停留，轉身朝四名侍兒揮揮手道：「咱們走!」

四名侍女答應一聲，就像花蝴蝶一般，紛紛縱起，一下就閃上了車。

火靈聖母冷喝道：「仲飛瓊，妳要走麼?」

仲飛瓊欠身道：「這裏沒有晚輩的事了，晚輩告退。」

火靈聖母喝道：「慢着。」

金鐵口回身道：「對，對，小姑娘，這裏沒有妳們的事了，妳只管走吧，老大姐這裏，自有小老兒替妳担待……」

火靈聖母聽得心頭大怒，厲聲道：「你算什麼東西?」

揮手又是一掌，摑了過去。

她方才用了七成力道，只把金鐵口打了幾個滾，這回出手，自然又加了幾成力道，掌勢甫出，一團凜厲的掌風，挾着呼嘯之聲，像怒潮般湧了過去。

金鐵口像大馬猴跳了起來，跳開數尺，避開掌風，臉上微現不快，說道：「老大姐，這就是妳不對了，妳方才打了小老兒一掌，小老兒看在一錠碎銀子份上，自認倒霉，不和妳計較了，古人說得好，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妳第二次出手，這就不該了。」

仲飛瓊不再多說，自顧自飛身上轎車，涂金標不待吩咐，揚起長鞭，在空中發出「劈拍」一聲，兩匹馬立即撒開四蹄，轆轆而去。

靳半丁因不知瘦小老頭的來歷，沒有火靈聖母吩咐，自然不敢阻攔，任由馬車馳去。

火靈聖母眼看仲飛瓊自顧自走了，心頭自然極爲憤怒，這口氣，不覺全落到金鐵口的頭上，劈出一掌，被金鐵口跳開，怒笑一聲道：「老身倒要看看你能躲得過幾掌?」

揮手又是一掌，劈了過去。

金鐵口方才往左跳開，這回身子一跳，往右跳開。

但火靈聖母功力精湛，掌勢出手，能發能收，這一掌揚手劈出之後，中途手掌懸空一停，等金鐵口往右跳開，掌勢才吐出。

金鐵口雙脚堪堪落地，一團強勁掌風，也正好跟着湧到，金鐵口口中「啊」了一聲，一個人就像被人憑空推了一把，衝出去四五步之多，掌風擦着他背脊掠過。

只見他脚下一停，連連搖手，大聲叫道：「老大姐，慢來，慢來，小老兒還有話說……」

火靈聖母雖然怒極，但究竟是成名多年，不肯失身份，掌勢一停，哼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金鐵口伸手指指淮揚三傑，說道：「老大姐一定要和小老兒動手，也總得讓他們走了才行。」

火靈聖母橫了淮揚三傑等人一眼，冷聲道：「他們碍着你了?」

金鐵口摸摸酒糟鼻，湊上一步，陪笑道：「妳火聖母算是小老兒的老大姐，小老兒也不敢隱瞞，小老兒從小得異人傳授麻衣相法。從那本破相書上，參悟了麻衣相法，所謂麻衣相法，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得有人披麻戴孝，這是失傳了幾百年的絕活……」

他說得口水橫飛，一臉俱是得意色，接着又說道：「古人說得好，旁觀者清，小老兒這手絕活，若是給旁觀的人偷學了去，這還得了?所以……所以……咳、咳、小老兒和人動手過招，就不喜歡有人旁觀。」

說到這裏，回頭聳聳肩道：「喂，惲大俠，你是淮陽派的掌門人，總不至於想

偷學小老兒的絕活吧？那就請吧。」

在他說話之時，惲欽堯耳邊聽到一個極細的聲音，說道：「你們快些走吧，替小老兒去告訴宋老六，擲鉢禪院之會，有着極大的陰謀，那是一個陷阱，千萬要小心。」

惲欽堯聽得心頭大為凜異，此人在說話之時，居然還能同時施展「傳音入密」，一身功力，豈不駭人？

他要自己等人離開，必有原因，一念及此，這就拱拱手道：「金大俠既然要在下等人離開，在下不敢不從命？」

回過身朝淮南子胥哲夫、易華佗二人拱手，道：「大師兄，二師兄，咱們就走吧。」

淮南子早已看出那個自稱金鐵口的，絕非常人，因此沒有多說，點了點頭。

惲夫人眼看丈夫聽了金鐵口瘋瘋顛顛的話，連岳相公無故失踪，也不再多問，居然要走，不覺說道：「老爺子……」

惲欽堯沒等他說完，截着道：「不用說了，有話回去再說。」

說罷，和淮南子、易華佗三人，當先往大路上行去。

惲夫人拉着惲慧君的手，說道：「慧君，咱們走吧！」

跟着三人身後而去。

火靈聖母眼看惲欽堯等人果然離去，心頭怒氣難遏，目注金鐵口，喝道：「現在老身可以出手了吧？」

金鐵口雙手連搖，叫道：「慢來，慢來，小老兒說過，小老兒動手，妙不可言，不能讓人偷學了去，老大姐，妳那位千金，和老管家，四位大姑娘，也該走遠點吧？」

火靈聖母大怒，道：「你要他們到那裏去？」

金鐵口聳聳肩道：「少說也得退到十丈以外去……」

火靈聖母大怒道：「你有多少本領，只管使來，沒有人會偷學你的。」

揮手一掌，迎面直劈過去。

金鐵口這回不再躲閃，依樣葫蘆似的，右手抬處，揮手發掌，迎面劈來，一面說道：「老大姐，妳好好說話，別光火好不？」

火靈聖母明明發掌在先，但不知怎的，自己掌勢未出，對方一隻枯瘦的手掌，已經搶在前面，壓到面前，迫得自己竟然無法出掌。

金鐵口逼住了她的掌勢，接着說道：「其實小老兒這也是為妳老大姐好，妳是崆峒派的副掌門人，成名多年，威望久著，如果……嘻嘻，萬一給小小老兒的麻衣手法所敗，給妳手下的老管家們看在眼裏，老大姐豈不沒有面子……」

火靈聖母聽得怒不可遏，沉喝一聲：「匹夫，你有多大能耐，敢口發狂言？」

右掌一收即發，平胸推出，左手同時化掌，斜切而下，雙掌齊發，出手快逾電閃。

金鐵口道：「不敢，不敢，小老兒就只有這點能耐。」

同樣雙手齊出，右掌平推，左掌斜切，完全和火靈聖母的招式一般無二。

但他依然搶在火靈聖母之前，等火靈聖母雙掌甫發，已被他搶了先機，就像出路被人堵住一般，掌勢再也劈不出去。

火靈聖母憤怒的喝道：「你是什麼手法？」

金鐵口聳聳肩，得意的嘻了一聲，才道：「這就是『麻衣手法』，老大姐，妳可別小覷了它，真要給它劈上，妳子孫準得披麻戴孝呢！」

火靈聖母怒笑一聲道：「很好。」

突然欺身撲上，雙手揚處，接連劈出了九掌。

崆峒「九疑掌」，以掌法奇幻，令人滋疑而出名。

「九疑掌」掌法展開，除了挨打，你休想封架，因為這一套掌法，似實而虛，似虛而實，每一掌都可實可虛，你根本無法去封架。

火靈聖母就是因為方才接連兩掌，都被金鐵口搶了先機，逼住掌勢，故而使出崆峒派獨門秘技「九疑掌」來！

這下，果然不同凡响，但見她出手掌勢忽拍忽切，忽推忽戳。不但變化精妙，而且動作奇快，令人目為之眩。

金鐵口口中「啊」了一聲，腳下往後連退了兩步。

火靈聖母看看暗暗冷笑：「就算你退上百步，也休想逃得出老身的手掌。」

就在她心念轉動之際，只聽得金鐵口大叫道：「老大姐，小老兒那就只好還手了！」

雙手跟着遽出，但聽接連響起一陣「拍」「拍」輕响，和火靈聖母連對了八掌，掌掌接個正着！

原來他正當火靈聖母第一掌遞出之時，腳亦後退了兩步，這兩步後退，正好避開了第一掌。

這人怪也就怪在這裏，他自己好像從沒學過什麼招式似的，完全靠臨時學樣，跟對手來個依樣葫蘆，模仿人家的出手招數。

這回火靈聖母使出「九疑掌」來，掌勢奇幻、奇快，他學不像了，故而在第一招上，被逼得後退了兩步。

不，他這後退兩步，就是為了要看清楚對方的手勢，好加以模仿，因此等火靈聖母第二招出手，他就依樣葫蘆，使出第一招來。

這就是說火靈聖母掌法使得太快，他只好落後一招，以妳的第一招，對付妳的第二招，以妳的第二招，對付妳的第三招，這樣依次學樣，直到最後以妳的第八招，對付妳的第九招。

「九疑掌」，一共只有九招，接下第九招，掌法也已經使完了。

這八掌，記記接實，發出八聲「拍」「拍」輕震，兩人居然功力悉敵，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三步。

這下看得火靈聖母心頭大為懍駭！

這個瞧不起的猥瑣老頭，一身功力，居然還不在自己之下！

當然，更使他驚異的還是對方以「九疑掌法」，接下了「九疑掌法」。

她浸淫這套掌法，已有數十年之久，可以說熟得不能再熟，據她所知，第一招絕不可能用來接第二招。

申言之，第二招也絕不可能用來接第

三招，第三招也絕不可能接第四招，第四招不能接第五招，第五招不能接第六招，第六招不能接第七招，第七招不能接第八招，第八招不能接第九招，但他都接了下去。

他竟然把不可能封架的招式，用以封架了自己的快速奇幻的招式，豈非奇跡？

火靈聖母心頭雖然感到無比的懍駭，但「九疑掌法」並不是她壓箱子的本領，尤其試出對方內力，最多和自己不相上下，也未必高出自己，心中依然有恃無恐，冷冷的道：「看不出你還有點門道。」

金鐵口聳聳肩，嘻嘻一笑道：「老大姐誇獎了，咱們誰也沒有輸給誰，那就不用比了吧？」

「不比可以。」火靈聖母白髮飄飛，厲笑道：「你只要把命留下來就好。」

金鐵口吃驚道：「老大姐，妳……認真了？」

火靈聖母冷然道：「你以為老身是和你玩的？」

金鐵口摸摸酒糟鼻，呵呵笑道：「這麼說，小老兒這趟給妳帶信來，變成玩命來的了？」

火靈聖母目射兇光，點點頭道：「不錯。」

金鐵口望望火靈聖母趑趄的道：「那麼老大姐要怎樣才放小老兒走呢？」

火靈聖母道：「很簡單，只要你能接下老身一掌，老身就任你離去。」

金鐵口抓抓頭皮，說道：「看來妳老大姐這一掌，一定比前面幾掌還要厲害了，妳前面幾掌，已經把小老兒看得眼花繚亂，差點接不下來，這一掌，妳出手可要慢一點才行。」

「好！」火靈聖母答應了聲「好」，但她笑容後面，却隱藏了無限殺機，隨着右手一拍，右掌緩緩舉了起來。

這一瞬間，但見她整隻右掌，呈現出一片火紅之色，登時熱燄炙人！

「火燄刀！」

金鐵口聳聳肩，同樣右手一抬，右掌緩緩舉出，口中嘻的笑道：「火尅金，小老兒正好姓金，但真金不怕火，妳來試試！」

他雖然依樣葫蘆，學着火靈聖母的手勢，但伸出手來的手掌，還是黃中透白，並沒變成赤紅！

他自然沒練過「火燄刀」，因為「火燄刀」載在「祝融經」，原是衡山派的獨門絕學。

火靈聖母冷笑一聲道：「找死！」

這回她放心了，金鐵口裝腔作勢，模仿着她的手勢，「火燄刀」又豈是妳模仿手勢能學得像的？

正因方才試出金鐵口內力不在他之下，故而這次使出來的「火燄刀」，沒有上次對付岳少俊那樣快速，右掌直立如刀，去勢相當緩慢。

去勢緩慢，正是運起十成功力。

金鐵口還是和先前一樣，他雖然學着火靈聖母的姿勢，但出手較快，右掌一立，就筆直朝前推出，一面說道：「既然出手了，那就乾脆快一點，這樣慢吞吞的，連螞蟻都打不着……」

火靈聖母怒惱已極，口中沉哼一聲，掌勢如刀，突然加快！

金鐵口的手掌，早已伸着在等，眼看雙方手掌快要接觸！

火靈聖母忽然發覺自己滿佈「離火真氣」的手掌，竟似被一層無形氣體阻擋住了，再也推不出去。

一時心頭為之一懍，暗道：「此人居然練成了先天氣功？」

但此時自己運集了十成功力的手掌，已然推出，也就是雙方已經較上了勁，對方如果不收手，她也無法把掌力收回。

因為這是較量內勁，兩隻手掌上凝聚是兩人的內氣真氣，只要一方攻力較差，或是稍作退讓，對方立可挾排山倒海的威力，乘勢追襲，那就非死即傷。

金鐵口手掌直豎，盯着兩顆鬪鷄眼，一霎不霎。

火靈聖母更是滿臉戾色，一頭白髮，不住的拂拂自動。

兩人手掌雖然並未接觸，中間還有一尺距離，但明眼人一望而知他們正各自鼓動真氣，全力以赴。

火靈聖母身後站着的人，一個個屏息凝神，目不轉睛的望着兩人。

祝巧巧悄悄走近靳半丁身邊，低聲問道：「右護法，你看娘是不是能勝過那個糟老頭？」

靳半丁微微搖頭道：「依老朽看，聖母和他功力修為，相差有限，勝負之分，目前還很難看得出來。」

祝巧巧道：「難道娘的『火燄刀』還勝不了他？」

靳半丁道：「此人一直沒有露出他的真正來歷，甚至此刻聖母已經使出了『火燄刀』，他豎立的依然只是一隻普通手掌，看不出他使的是什麼功夫，因此這場拚搏就很難說了！」

他究竟是老江湖了，閱歷較深，已然看出一點端倪來了，很難說，就是說火靈聖母獲勝的機會似乎不多。

因為「火燄刀」凝聚的乃是「離火真氣」，何等霸道？普通氣功，根本無法抵擋得住，火靈聖母要取勝，一出手早就勝了！

祝巧巧輕哼道：「哼，這糟老頭有什麼了不起，我去助娘一臂之力。」

靳半丁吃了一驚，忙道：「大小姐，使不得！」

祝巧巧那裏肯聽，右手抬處，三支火龍鏢品字形出手，走勢如電，朝金鐵口側面打去。

金鐵口忽然回過頭來，嘻嘻的笑道：「小姑娘，妳這算什麼，小老兒和老大姐只是鬧着玩的，妳這三支鏢，偷偷的打來，小老兒若是一個照顧不過來，豈不被妳打個三鏢六洞，穿心而過？」

說話之時，左手向空亂抓了抓，看他毫無接暗器的手法，但三隻火龍鏢全被他抓個正着。

火靈聖母眼看他別過頭去說話，這機會豈肯錯過，立即猛吸一口真氣，掌上又增加了幾分功力，朝前推去。

祝巧巧看他把自己火龍鏢接去，心中雖然覺得他手法古怪有點吃驚，但也暗暗高興忖道：「糟老頭，姑娘的火龍鏢豈是好接的，活該你倒霉！」（未完・廿五）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鐘聲魅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柳擷紅將玉蓮安置在汴梁鄭家，二人喬裝去相國寺寄宿讀書，目的是暗查易筋經抄本的下落，在飯堂柳擷紅發現一葦渡江的字畫，其中水波與度虛死前畫的水波一樣，二人靈機一觸，可能指的是本寺的弘海，在飯堂內又發現幾個身懷絕技的人，會不會本寺和尙和外人勾通盜取易筋經，因此晚上在寺內東廂打聽，又發現白天在飯堂見過的一個老者，鬼鬼祟祟，第二天柳擷紅便回鄭府叫鄭學禮探訪主持弘達，說明懷疑兇手是弘海，弘達約齊雲飛晚上在槐樹等候，齊雲飛應約而來只見無塵，不見弘達，齊雲飛正想抓着無塵，却抓個空……

書劍疑因果　馮京作馬凉

齊雲飛一爪抓空，又聞脚步聲來得急，心頭一沉，轉頭望去，原來無塵不知何時已拐向左首樹後，正向外鞠躬。

齊雲飛暗道：「好個狡猾的小禿顱，竟敢通知同伴來擒我！」他身在虎穴不敢託大，目光一掠，閃身掠向一座假山後，一邊戒備一邊靜觀其變。

脚步聲來至附近，又逐漸遠去，聽聲音怕有十餘個人之多。脚步聲終於去遠，齊雲飛心中一怔，忖道：「難道他們不是要來爲難我的？」

心念未了，只見無塵回過身來，因不見了齊雲飛，微吃了一驚，輕聲喚道：「齊施主，齊施主！」他邊喚着邊向前走。

齊雲飛等他來至假山前，才倏地竄出去，一把抓住其手腕，無塵一驚，道：「齊施主，你……」

齊雲飛低聲喝道：「住口，乖乖的便帶我去見弘達，若敢呼叫，便一掌取你小命！」

無塵心想：「我不正要帶你去見主持麼？」他心中雖然不服氣，但却也不敢呼叫，悶着氣悄悄帶齊雲飛到弘達的禪房外面。

齊雲飛忽然輕聲問道：「剛才那些人是誰？」

「都是本寺的弟子！」

「你們主持就在裏面？」

無塵點點頭，忍不住道：「施主又不是沒來過！」

「我怎知道他現在在不在裏面！」

話音剛落，房門忽然被拉開，只見弘達一臉嚴肅，目光如電，在齊雲飛臉上掃過，說道：「齊施主因何變得如此多疑善忘？」

齊雲飛臉上一熱，訕然一笑，放了無塵，抬步走入禪房，弘達對無塵道：「守在外面，有事呼叫！」他關上門。「齊施主請坐！」

齊雲飛不坐，問道：「大師因何臨時改變主意？」

「施主料不會忘記咱們今夜約會的目的……」

「當然記得的，是爲了擒拿令師弟弘海！」

弘達神情嚴肅，却令人看不出其內心感情。「敝師弟剛才已圓寂……」

齊雲飛一愕，脫口道：「怎會如此？」一頓又道：「莫非他畏罪自殺……」

弘達嘆了一口氣，道：「施主聰明，果然被你猜中，是以老衲已無必要再到寺外與你相會，索性教無塵帶你進來，免得被人發覺，只道咱們鬼鬼祟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陰謀！」

這個結果大出齊雲飛的意料，他坐了下去，停了好一陣才定下神來，問道：「令師弟可有遺言留下來？」

「老衲無此發現……嗯，此事由發現至今已有個多時辰，沒有弟子來報告，料沒有遺信！」

齊雲飛停了一陣，反問：「大師認爲弘海是潛入藏經閣殺人偷經的兇手？」

弘達臉色微微一變，道：「老衲從未這樣說過！」

齊雲飛輕哼一聲：「如此大師又因何說他畏罪自殺？」

「畏罪自殺此四字，亦是出自施主之口！」

齊雲飛倏地站了起來，道：「大師何必跟在下打啞謎？你對他有何看法？」

「老衲認爲他可能與此案有關，但殺人偷經的未必是他！也許他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露出馬脚，所以自殺！」

齊雲飛忽然想起度寧暗殺自己不成，後來反被人殺死之事來，於是把過程向弘達轉述了一遍。然後問道：「弘海在三月

下旬和四月上旬是否不在貴寺？」

弘達又嘆了一口氣，道：「正是，他帶度寧出去……度寧是他的徒弟！」

齊雲飛喃喃地道：「如此看來，用淬毒鋼針殺死度寧的人，竟是他的師父弘海了！」

弘達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眞是佛門不幸才出此孽畜！幸好施主平安無事，否則本寺罪孽更大！」

齊雲飛道：「此事與大師無關，大師不必難過，反正害人者終害己，而晚輩又夷然無損，這就不必再計較了……只是假如弘海不是主謀，他的同黨又是誰？」

弘達臉上毫無表情，只拿眼望着齊雲飛，似乎在等他繼續說下去。齊雲飛果然再說下去。「若弘海不是主兇，度虛臨死之前，畫下的那兩道曲綫又代表是那一個人？假如這件事由頭至終就是他一個人幹的，那麼那本易筋經又去了那裏？」

弘達微微一笑，道：「齊施主這話有漏洞！弘海可能是殺人兇手，但他亦可能有同黨，易筋經便在其同黨處！」

「他同黨是誰？」

弘達苦笑道：「這問題，老衲也想問你！」

齊雲飛沉吟了好一陣，抬頭問道：「假如晚輩問你，貴寺是在何時找到易筋經的，未知大師肯否坦誠相告！」

弘達臉色一動，他閉目沉吟了一盞茶工夫才睜開雙眼道：「此事本是敝寺的秘密，不過如今情況有異尋常，老衲便拚着犯寺規透露一二吧！」

齊雲飛精神大振，吸了一口氣，凝神靜聽，弘達道：「說起來……咳咳，希望齊施主莫見笑，敝寺上下也不知那是不是易筋經……」

齊雲飛一愕，脫口問道：「爲何如此，此中必有蹊蹺，請大師詳述之！」

「兩三年前，度虛在北三房中忽然發現一本沒有經書名的手抄經書，觀之又不明其言，便報與老衲知，老衲忙跟他到北三房去觀閱，這才知道，那本沒有封面的經書是夾在一本金剛經後面……」

齊雲飛忍不住問道：「百年來一直沒人發現？」

弘達嘆了一口氣，道：「北三房和南三房所藏之書都是比較深奧的經書，能夠到那裏觀閱經書的，都是輩份很高的弟子，而金剛經則幾乎凡我弟子均能默誦，是以到那裏去看書的人，一看到金剛經三個字便忽略去不看，即使偶爾把其打開者，見開首幾頁無異，也不會再看下去，是以便被忽略了！」

齊雲飛仍難以置信，問道：「但貴寺弟子人人均知貴寺藏有一本這樣的寶經，只是找不到而已，因此他們必定不放過任何一本經書，晚輩對此事頗感懷疑！」

「以前藏經閣人人均可以進去，也沒人看守，當年誰也不相信少林寺的百空禪師會去藏經閣……」

齊雲飛問道：「因爲沒人看到？」

「不盡是因爲如此，因爲少林寺的藏經堂所藏之經書也不知比本寺多了幾倍，而且有些舉世無雙的佛經，也都在該寺，他怎會去藏經閣？」

「此話不錯，但後來既然知道他會把

易筋經留在貴寺，貴寺弟子斷沒有不去藏經閣找的！」齊雲飛道：「貴寺弟子不少，不可能找了一百年才找到！」

弘達嘆了一口氣，道：「施主不必急，且聽老衲慢慢道來！」他頓了一頓才續道：「你可知道？百空禪師並非把易筋經直接抄下來，而是取了好幾本經書的經文，串了起來，而且他夾在金剛經後面的那疊手抄經文，也並非每一個字都與易筋經有關！」說至此，弘達斟了一杯茶喝了。

齊雲飛道：「大師，可否說得簡單一點！」

弘達道：「簡而言之，百空禪師手抄了一疊經文，再用藥水圈了與易筋經有關的字，這種藥水在普通的情況下，肉眼看不出來，一定要對着强光照着，才可在紙背後那這細細的圓圈，再把這些字連上來，便成爲一本易筋經！」

齊雲飛啊地叫了一聲：「想不到百空禪師心思這般縝密，差幸終被度虛發現，可惜……」

弘達知道他是可惜度虛被殺，也隨他長嘆一聲，齊雲飛問道：「這本易筋經有誰知道？」

「度字輩的弟子僅有度虛知道，其他人只知道易筋經藏在北三房而已！」

齊雲飛目光一閃，再問：「爲何不讓他們知道？」

弘達喟然道：「這又得重頭說起，百空禪師的藥水雖然玄妙，但經過一百年的時間，有些藥水失去作用，所以經文變成殘缺不全，若讓一般功力未足的弟子胡亂依經亂練，可能會害了他們，此是一！那本經書由於起初不知其重要性，所以沒有好好地保存，因此巳甚破爛，假如人人均去翻看，只怕更要壞了，此是二……」

齊雲飛道：「這樣說來，貴寺有專人去整理這本經書？」

弘達道：「沒有，易筋經文早巳整理出來了，但殘缺不全，有了等于沒有，當日是由度虛及淨心師叔負責抄錄的！」

齊雲飛笑問道：「大師相信他倆？」

弘達臉色一變，澀聲問道：「施主此話何意？」

「這件事非同小可，晚輩相信即使大師放心，別人也不放心！」

弘達輕咳一聲，道：「有人去覆查過了，證明無誤！」

齊雲飛想了一下，心中疑雲難釋，過了一陣又問道：「整理出來的易筋經，是不是任何一個弘字輩的都看過？」

「是的！」

「既然如此，那麼偷此經的人，顯然不是弘字輩的！」

弘達搖搖頭。「這又未必，也許有人不相信那本易筋經抄本！」

「度虛和淨心整理出來的丼一本？」

齊雲飛見弘達點頭，又問：「如今這本抄本在誰處？」

「在淨心師叔處！」

「大師有否看過百空的抄本？」

弘達點點頭，道：「看過，他倆並無作假！」

「弘字輩的人可否向淨心借閱？」

弘達笑道：「自然可以，不過丼本經文上的文字早巳被唸得滾瓜爛熟，現在巳無人借閱！還有，本寺弘字輩的弟子，每季都共同到北三房觀閱『原文』一次！」

齊雲飛雙眉緊皺，道：「看來，殺人偷經的兇手以外人的機會較高……但，但度虛臨死前畫下的那兩道曲綫，又有何含意？」

弘達嘆息道：「老衲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齊雲飛道：「其實貴寺易筋經抄本被偷，也可說沒有損失……」

弘達不同意。「此經巳成本寺之寶，怎可說沒有損失？」

齊雲飛默然，半晌才續問：「弘海的遺屍在何處？」

弘達道：「經巳火化！」

齊雲飛一愕，脫口問道：「爲何這般快？」

「老衲不想讓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所以剛才巳着弘德師弟將他遺體火化！」

齊雲飛道：「晚輩欲到他骨灰前拜祭一下，不知可否？」

「只怕還未弄好，齊施主不如改天再來吧！」

「晚輩正想看看他的遺體有否異狀，若等一切都弄好才來，巳經太遲了！」

弘達想了一下，道：「現在去只怕不太方便，因爲施主是外人！」

「晚輩雖是外人，但若有大師作伴，料沒多大的問題！」

弘達沉吟了一下，道：「如此請施主跟老衲來吧！」他開門出去，問無塵：「有沒有人來過？」

無塵道：「沒有！」

「拿盞紙燈籠來！」

「是！」無塵應了一聲，走到隣室，俄頃便見他提着一盞燈籠過來。

弘達吩咐他點了燈籠在前帶路，齊雲飛與弘達並肩而行，無塵回頭問去何處，弘達告訴他到焚爐去！

那焚爐便在永別亭之後，焚爐之旁，尚有一棟長長的平房，不知爲何，齊雲飛到了此處，便感到一陣寒意，無塵走到門外，抓起門環敲打起來。

過了好一陣，裏面才傳來一個聲音：「誰呀？」

無塵道：「主持來了，請開門！」

門呀的一聲打開，探出一個醜陋的腦袋來，光光的頭顱貼着好幾張膏藥，那張臉凹凸不平，朝天鼻，海口，下唇突出，甚是難看，他見到弘達與齊雲飛神情十分詫異，弘達道：「弘海的屍骨還在麼？」

那醜人道：「弟子見夜巳深，準備明早才把骨弄碎入盒！」

「很好，帶老衲去看看！」弘達拉着齊雲飛進去，道：「這位是齊施主，跟弘海有點交情，他來看他！」

那醜人呵呵地應着，齊雲飛見入門便是一座大廳，大廳迎面那堵牆壁，堆滿了一盒一盒的東西，十分整齊，看來相國寺的和尚死後骨灰都放在這裏。

弘達却道：「本寺弟子並非人人在圓寂之後，屍骨都可以放在此處！」

醜人道：「請主持跟弟子來！」大廳的兩側都有木門，他推開左首那堵牆的一扇門，讓弘達與齊雲飛進去，無塵則走在最後。

這是一間扁長的房子，裏面放着幾張木榻，其中一張木榻，上面放着一具雪白的骷髏！「這便是弘海師叔的遺骸！」

弘達道：「齊施主請看！」

齊雲飛暗吸一口氣，緩緩走前，仔細觀看，屍骸火化後顯然巳經過處理，是以十分乾淨，甚至巳有一點點的焦味，而無臭味。

弘海的骨骸十分完整，完全沒有斷裂的現象，齊雲飛邊看邊問：「他是如何自殺的？」

「以劍割破喉管而死的。」

齊雲飛的目光即落在喉頭的部位上，喉頭軟骨也無受損現象，看來要憑此來鑑定他是死於自殺還是他殺，無甚可能！他邊看邊問：「弘海以何種利刄自殺的？」

「劍。」

「弘海以劍爲隨身兵刄？」

「非也，此劍乃司空施主寄放於弘海處的！」

「司空業？」齊雲飛失聲問道：「他爲什麼把劍寄放在弘海處？」

「正是司空業！」弘達道：「敝師弟早年到巫山採藥，結識了巫山神姥，是以認識司空施主，他把劍寄放敝師弟處，並不奇怪！」

「怎不奇怪？武人的兵刄如同性命，爲何不隨身携帶？」

弘達道：「這個老衲便不淸楚了！」

齊雲飛道：「大師，司空業會否與此案有關？」

弘達目光一亮，道：「老衲與他不熟，不敢胡亂忖測，施主應該比老衲更清楚——他託你揹信來的！」

齊雲飛心頭怦怦亂跳，道：「莫非那本易筋經在司空業手中？」

弘達只拿眼望着他，齊雲飛道：「大師有何看法？」

「不知司空施主如今在何處？」

「晚輩正想找他！」齊雲飛走離那張木榻，出了大堂，雖然大堂點着蠟燭，而且樑上還垂下兩盞長明燈，香烟嫋嫋，但仍令人感到一股砭骨的陰森。

齊雲飛走到正面那堵牆前觀看，只見那些木盒上面都刻着法名，齊雲飛心頭一動，立即找尋起來，背後忽然傳來弘達的聲音：「施主在找什麼？」

「度虛和度千的骨灰？」

那面貌醜陋的僧人應道：「這兩位師弟的骨灰，不放在這裏！」

齊雲飛轉頭問：「那麼放在何處？」

面貌醜陋的僧人望向弘達，弘達向他眨眨眼，那醜僧神情微微一愕，道：「請施主隨貧僧來！」

弘達在後面咳嗽，醜僧轉頭恭聲問道：「主持要親自帶齊施主去麼？」

齊雲飛霍地轉過頭來，雙目烱烱，對弘達道：「不敢勞煩大師，還是由這位師傅帶晚輩去好了！」

弘達道：「施主去看那些屍骨有何用處？」

「看看有什麼打緊？」齊雲飛輕輕一推醜僧，道：「咱們去吧！」

醜僧推開右首那堵牆的一扇木門，走了進去，齊雲飛連忙閃身入內，弘達無奈只得也跟了進去。裏面是一條不長的走廊，走廊有廂房，盡頭又是一扇木門，醜僧把門往外一推，一陣風吹了進來，空氣中似乎有些異味！

齊雲飛走到外面，才發現屋外面巳在寺後，醜僧在前帶頭，無塵則自後奔前，提燈跟着醜僧，弘達走在最後面，一聲不吭。

黎明之前，天色特別黑暗，幸虧有無塵的那盞燈照路，否則還眞不好走哩！

齊雲飛問道：「師傅要去那裏？」

無塵代答：「本寺弟子放骨灰之處在城郊！」

弘達道：「現在城門還未開，不如天亮後再去吧！」

醜僧看了一下天色，道：「就快開門了，只需等一下就行！」

弘達悶哼了一聲，顯然心中甚不高興，就在此刻，黑暗中忽然閃出一個人來，道：「原來你來這裏？」

齊雲飛見是柳擷紅，眉頭一皺，道：「三小姐來作甚？」

柳擷紅不悅地道：「小妹見你悄悄出來，又去了這許久仍沒消息，所以出來看看！」

弘達在後面，問道：「這位女施主是誰？」

齊雲飛代答道：「伊乃江南杏園柳舞風的三千金柳擷紅！」

弘達哦了一聲，道：「久聞芳名，今日一見果是人中龍鳳！」

柳擷紅粉臉泛紅，幸而天黑沒人發覺，她向弘達襝衽行了一禮，道：「大師之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傳言不虛，果是一代高僧！」

弘達微微一笑，問道：「女施主與齊施主是好朋友？」

柳擷紅粉臉再一熱，說道：「份屬武林一脈，同道之人，是否友好，巳無關重要！」

弘達呵呵一笑。「女施主言詞得體，令尊教導有方之至，嗯，不知女施主欲往何方？」

柳擷紅反問：「大師等要去那裏？」

弘達沉吟不語，齊雲飛道：「三小姐請先回去，在下與大師去某處一行，等下便回去！」

柳擷紅道：「如此晚輩也不躭誤大師了，後會有期！」言畢嬌軀一縱便投入黑暗中。

四人繼續前進，弘達輕聲問道：「齊施主沒有忘記咱們的協定吧！」

齊雲飛道：「大師放心，晚輩沒有忘記！剛才你也聽見，她只因見晚輩出來太久，怕有什麼閃失才出來看看的，根本不知道晚輩來作甚！」他心中又暗道：「幸好擷紅巳經離開相國寺，要不然可不好交代！」

到了內城城門口，天剛朦朦亮，守門的兵卒正在開門，見到相國寺的和尚，客氣地點頭，四人魚貫出城，向東而行。

走了兩三盞茶工夫，便見到一座小小的山崗，下面立着好幾塊石碑，上刻「閒人勿進，違者官究」之字，弘達道：「這便是本寺弟子藏骨之所。」

齊雲飛一眼望去，便見沿山挖了好些梯級，上面放着一副副的瓦缸，那些瓦缸

大半埋在泥中，小半則露出地面，露出地面的瓦缸，都用紅筆寫着字，一是相國寺若干代弟子，二是法名。

齊雲飛見滿山崗都是骨灰缸，忍不住道：「貴寺的弟子眞多，却不知度虛的屍骨放在何處？」

醜僧道：「請主持跟齊施主這邊來！」他先向右行走，然後再登上石級，走了一陣便停了下來，指着一個瓦缸道：「此即是度千師兄的屍骨！」

弘達道：「把蓋子揭開。」

醜僧將瓦缸的蓋子揭開，齊雲飛伸頭望去，只見缸裏放着一副白骨，弘達道：「齊施主可把骨頭倒出來查看！」

齊雲飛忙道：「晚輩豈敢查看？只是，只是……」他一連說了幾句只是，却又想不到更好的理由。

弘達微微一笑，道：「施主何必客氣，你大概想在他倆的屍骨上找到什麼綫索吧？」

齊雲飛尷尬地笑了一笑。「不敢擾攘兩位高僧在天之靈！」

弘達道：「度相，把骨頭拿出來！」

醜僧應了一聲，先在缸前跪下，輕聲禱告了一番才伸手進缸把度千的骨頭搬出來，齊雲飛望着那些雪白的骨頭，心頭泛上一陣凄酸的感覺，腦海又浮上度千的容貌，假如當日自己不是與他在藏經閣研究度虛的死因，也許他不會遇害！

想至此，齊雲飛也跪下向那堆骨頭叩了一個响頭，輕聲道：「希望度千師傅在天之靈，助在下早日找出兇手，以慰死者之靈！」

弘達畧輕咳一聲：「齊施主認爲敝師弟弘海不是兇手？那兩條曲綫的含意是你猜出來的！」

齊雲飛長身道：「大師忘記令師弟背後可能還有同謀麼？而且幾乎已可肯定必有此人，否則那本易筋經去了何處？」

弘達輕咳一聲，道：「老衲年紀大了，竟然忘記了！」

齊雲飛忽又想起一個問題。「大師，相傳易筋經記載達摩祖師創下的七十二種絕技，照理應該有圖解，學者才易明白，那本……」

弘達道：「本來至今只找到上篇，下篇至今仍未找到，施主還是檢驗一下屍骨才是上策。」

「也請大師仔細。」

三人把度千的屍骨查了一遍，不見有何異狀，度相便又將骨頭放進缸內，加了蓋四人便向上走去，此刻天色經已大亮，但山崗仍無別人，無塵把火吹熄，跟在後面，他年紀較小，處於這種環境中，不免有點害怕，一顆小腦袋左看右望，忽然叫了起來。

弘達輕叱道：「無塵，你何事大驚小怪？」

無塵道：「有人……」

齊雲飛怪道：「在那裏？」

無塵道：「剛才在下面，但一眨眼便不見了。」

齊雲飛問道：「見的是出家人還是俗家人？」

「是俗家人。」

弘達問道：「你認識麼？」

「弟子不認識。」

弘達一沉吟。「咱們還是先辦好要辦的事吧！」

齊雲飛自然沒有意見，於是四人仍向上攀登，無塵忽又叫了起來：「快看！」

齊雲飛與弘達立即轉頭望去，只見下面有一道綠影一閃，身形便爲大樹遮住，看不清楚是什麼人，兩人對望了一眼，雖然沒有作聲，但都知道對方贊成繼續原訂計劃進行。

度相終於帶他們到度虛的藏骨缸前，同樣經一番的禱告才把屍骨拿了出來，然後四人又蹲在地上慢慢檢驗，但依然沒有什麼發現。

度相忽然道：「主持，上次弘海師叔事後親自來收殮，不許別人在旁！」

齊雲飛道：「是什麼時候？」

「火化的次晨！」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也就是度千被害的那天早上？」

「正是，施主好記性。」

「他爲何要這樣做？」

度相道：「貧僧也不知道，當時貧僧正在焚爐外，用鐵鈎拖拉度虛師兄的屍體，他便來了，後來度寧師兄也過來帮他……弘海師叔把屍骨放在爐外，便蹲下身子不知在找尋什麼東西……後來他發現貧僧在偷看，便責罵了貧僧一番，貧僧連忙入屋內。」

齊雲飛下意識地問：「他在找什麼東西，易筋經？」

弘達則問道：「他找到沒有？」

度相道：「弟子不知道。」

齊雲飛問道：「大師，你認爲令師弟是在找尋什麼東西？」

「阿彌陀佛，此事只怕只有他才知道，可惜……」

「這件東西一定十分重要，所以他才會去……而且那東西顯然亦不怕火燒……那麼，這便不是易筋經了，不過，若不是易筋經，又有什麼東西對他這般重要？」

齊雲飛越想越難明，便用徵詢的目光望着弘達。

弘達却道：「咱們再看，這些骨頭有沒有異狀！」

齊雲飛覺得有理，便專心檢驗骨頭，結果沒有任何發現，度寧又把骨頭放進缸內。齊雲飛想到一個問題，問道：「度相師傅，令師叔是在屍體上找尋還是在爐內找尋？」

度相道：「貧僧見到的是師叔在檢視骨骸，但後來他與度相師兄把骨骸捧進骨灰堂時，貧僧却發現度寧師兄的雙手後面兩隻鞋子都有灰。」

「灰？」齊雲飛心頭一跳，問道：「你認爲他鑽進爐裏去過？」他見度相點頭，又問：「也許弘海也學咱們這樣，檢視骨骸有沒有異狀而已，你爲何認爲他是在找東西？」

度相醜臉露出一絲尷尬的笑意，說道：「這只是貧僧的感覺而已……假如他不是在找東西，那麼度寧的鞋子爲何有灰，而且弘海師叔並不是心平氣靜地在慢慢觀察！」

齊雲飛問弘達：「大師，貴寺除了易筋經之外，尚有沒有其他貴重的東西不見

了？」

弘達道：「至今老衲尚未接到報告，天已不早，咱們下去吧！」

四人下了山崗，齊雲飛道：「且慢！」他提氣縱身向一棵大樹躍去！樹後無人，剛才那個綠衣人已不知去向，齊雲飛四周看了幾眼便跟弘達及度相返回相國寺。

到了相國寺外，弘達道：「齊施主若沒有急事待辦，何不到老衲房中，喝一杯茶？」

齊雲飛想起他上次喝過弘達烹的茶的情景來，悠然神往，道：「大師烹製的茶，色味之佳，晚輩未曾得睹，有幸再度品嚐，實乃三生之幸，豈有拒絕之理！」

弘達含笑道：「茶之一道，要講究的地方極多，豈止是色與香？」

此刻寺門已開，遊客尚少，寺內有頭陀正在打掃地上的沙塵，見到弘達行了一禮，說道：「主持，剛才有一位施主要找你！」

「人在何處？」

「他在大殿裏上香！」

弘達有點奇怪，因爲向來甚少人指名來找他，因此問道：「此人是誰？多大年紀？」

「年紀與這位施主差不多！」頭陀指一指齊雲飛。「他沒說是什麼名……度光師兄告訴他說主持您不在，他說寧願在殿裏等！」

弘達回身道：「齊施主請諒，若要喝茶，只能求之以後了！」

齊雲飛拱手道：「大師有事，儘管忙去，晚輩改天再來拜訪你！」

弘達大步走進大殿，齊雲飛却無走意，就在附近徘徊，他也想看看來找弘達的是誰？會不會是弘海的同黨？

那頭陀問道：「施主爲何還不走？」

齊雲飛笑道：「貴寺歡迎四方善男信女，在下在這裏觀賞風景，難道不成？」

那頭陀登時語塞，齊雲飛索性向內走去，到了大殿之後，便見到那個撞鐘的聾和尚自鐘樓慢蹭蹭的走出來，他心頭有點奇怪，這時候早已過了撞鐘的時間，他去鐘樓作甚？

心念剛一動，忽聞背後有人叫道：「齊施主，敝主持有請！」

齊雲飛連忙轉身，却原來是那個掃地的頭陀，問道：「什麼事這般慌急？」

「主持叫你速去，有一個施主要見的人！」

齊雲飛只一呆，便立即吸氣縱身，向大雄寶殿飛去！他一掠三丈，再一掠又是三丈，幾個起落便已在殿門外，只聽裏面有一個聲音道：「大師不是故意爲難在下吧？爲何這般久還未拿來！」

弘達淡淡地道：「施主再耐心等一等吧！」

齊雲飛目光一及，神采連現，打了個哈哈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司空兄！」

那人一回頭，可不正是司空業？只見他臉色微微一變，問道：「齊兄怎地還在汴京？」

齊雲飛冷冷地說道：「小弟久候吾兄了！」

司空業臉色一變，道：「齊兄有事找小弟？」

齊雲飛不答，反問：「司空兄因何來此？」

司空業道：「小弟前次來汴京，把師門寶劍寄放於弘海大師處，如今路過便來索回！」

齊雲飛冷笑一聲。「司空兄的兵器，爲何將隨身兵刄交給弘海保管？」

司空業眉頭一挑，道：「齊兄懷疑小弟什麼？上次齊兄在鐵塔挑戰，小弟本不想去見你，但却爲弘海大師說服，所以才去見你，臨行前把劍寄交弘海大師，本想空手赴約，奈何到了塔下見人山人海，又恐有事故時沒有兵刄應付，是以又買一口鋼劍防身！」

「誰相信司空兄的話？」

司空業臉色大變，道：「此處是相國寺，不是齊兄之家，你們若不信，可把弘海大師請出來，小弟跟他當面對質！」

齊雲飛轉頭望向弘達，弘達道：「阿彌陀佛，敝師弟已經圓寂！」

司空業只微微呆了一呆，隨即冷哼一聲道：「就算他圓寂了，也該將劍交與晚輩！」

弘達道：「施主聽見敝師弟圓寂的消息，爲何不覺意外？」

「晚輩意料與否，與那柄軟劍無關，而那柄劍劍鍔上刻有巫山兩個小篆，它亦絕對不會變成貴寺的鎮寺之寶，大師何必難爲晚輩？」

弘達面無表情地道：「施主剛才在城外敝寺的墳塲附近？」

司空業面色一變，弘達目光何等鋭利，那一絲變化如何能瞞得過他的雙眼，是故臉色立即一沉，冷冷地道：「施主去墳塲作甚？」

司空業冷哼一聲，道：「誰說我去墳塲？晚輩只是路過而已！」

齊雲飛冷笑一聲：「閣下若是路過的，爲何行動鬼鬼祟祟？」

「誰說某家鬼鬼祟祟？」司空業怒道：「齊雲飛，我救你於危難之中，想不到你竟是個恩將仇報的小人！」

齊雲飛臉色一變，澀聲道：「你佈下陷阱等齊某，還反說我小人？」

「某家何時佈下什麼陷阱等你？」

「你爲什麼託齊某送信來此？」

司空業哈哈大笑。「這也算是陷阱？這件事某家絕沒有勉强你，是你自己爭着要替某家辦的！而且送一封信到聲名甚佳的相國寺，又是什麼陷阱？」

齊雲飛不由語塞，司空業哼了一聲。「閣下爲何不說話，你若是跌到陷阱裏，爲何站在此處？」

弘達輕咳一聲，道：「司空施主，你因何殺死弘海師弟？」

此言一出，不但司空業臉色大變，連齊雲飛也愕然。司空業喝道：「弘達，你身爲一寺之主，怎能含血噴人！」

弘達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敝師弟是死在司空施主劍下的！」

「某家的劍本就在他手中！」

齊雲飛心頭一跳，脫口道：「誰知道這是不是你一早佈下的圈套？」

司空業怒道：「齊雲飛，這些事與你無關，你給我閉嘴！」

齊雲飛怒道：「此處不是巫山，你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

司空業不理他，轉身問道：「和尙，你準備如何？是不是不打算還劍給我？」

弘達道：「請司空施主在本寺住下來，其他的慢慢再說如何？」

司空業臉色一變，道：「大師要扣留我？假如某家不肯留下來……」

弘達說道：「這件事，看來由不得你了！」

司空業心頭一驚，目光四處瞄射，弘達道：「請齊施主出殿，關門！」

齊雲飛見他這樣說，便抽身後退，大雄寶殿內的相國寺弟子立即將殿門關上！

齊雲飛雖然立在殿外，却一直運功凝神靜聽，只見殿裏不時傳來呼呼的風聲，看來裏面鬥得甚是激烈！

俄頃，只見弘航，弘正和弘慈都聞訊趕來，他們叫開了殿門，魚貫而入，殿門隨即又砰的一聲關上，半盞茶之後，殿門已沒有响聲，齊雲飛估計司空業已束手就擒！

又過了一會，殿門打開，只見司空業被弘慈制住，他滿面悲憤地道：「齊雲飛，我眞是瞎了眼才認你做朋友，想不到你自命俠義，却見死不救！」

齊雲飛冷笑一聲道：「弘達是名高僧，你怕什麼？他絕對不會胡亂害你！」

弘達沉聲道：「齊施主請回，本寺要審問司空業，當然咱們不會胡亂殺人，施主大可放心！」

齊雲飛道：「晚輩打擾大師已久，心中難安，就此暫別！」他向殿內的和尙抱一抱拳便大步離開相國寺。

到了鄭家，鄭學禮、柳擷紅和韓鐵衣都在焦急地盼望着。「齊兄，爲何到現在才回來？」

齊雲飛道：「一言難盡！」

韓鐵衣道：「是不是事情不能告訴咱們？」

鄭學禮忙道：「小弟猜想齊兄一定餓了，還是請他先到飯廳裏吃點心，方是上策！」

齊雲飛向他一笑，表示感激，回頭道：「司空業早到汴京了！」

韓鐵衣哦了一聲，問道：「你在何處見到他？」

齊雲飛道：「如今他已陷身在相國寺內！」

韓鐵衣一怔，道：「他跟相國寺有嫌隙？」

「他是殺人疑犯！」齊雲飛道：「暫時小弟只能說到此地步！」言畢便跟鄭學禮到飯廳去了。

齊雲飛飯後便回房休息，柳擷紅，玉蓮，鄭慧珠相邀去禹王台，開寶寺、繁塔等名勝遊玩，鄭學禮自告奮勇要作响導，自然同行，韓鐵衣獨自一人甚感無聊，要想離開，又怕齊雲飛醒來不見他，要數說他，沒奈何也只好跟他們一齊去了。

鄭家人多辦事快，家丁們弄好吃喝的，用担子挑着，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出安遠門到內夷山上，去訪開寶寺，待得他們盡興歸城時，已是天色向晚，歸鳥投林時分了。

一行人在街上大擺大搖地走着，旁若無人，好不開心，尤其是那三個姑娘更是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路上行人見到這三位天姿國色的美人，都看直了雙眼！

忽然，走在前面的韓鐵衣閃在一旁，匿在一棟磚屋牆後，鄭慧珠詫異地道：「韓大俠，發生了什麼事？」

柳擷紅到底出生武林世家，立即提高警惕，向四周看了一下，但除前面有一個身材矮小的青年向她們望過來外，其餘都不足爲疑！

那青年慢慢走過來，柳擷紅下意識地迎前一步，擋在鄭慧珠和玉蓮的身前，那青年抱一抱拳，問道：「剛才是姑娘提到一位韓大俠的？」

這青年一開口，柳擷紅便知道她是易釵而弁的，當下反問：「姑娘芳名尚未請教！」

那青年臉上微微一熱，道：「在下也在找一位韓大俠，所以請姑娘見告！」她大概怕柳擷紅不說，所以又道：「在下是他的朋友，有一件事要通知他！」

柳擷紅說道：「天下間姓韓的人，不在少數，姑娘又不說清楚，教咱們如何答你？」

「他，他叫韓鐵衣！」

話音剛落，背後的鄭慧珠又叫了起來：「韓大俠不見了！」

那青年十分急，怒道：「他分明在附近，你們爲何不早說，現在讓他跑掉了，人海茫茫，教我去那裏找他！」

柳擷紅忙道：「姑娘別急，有話慢慢說，嗯，咱們還不知姑娘貴姓芳名呢！」

那青年沉吟道：「你是誰咱也不知道，爲何要我先說？」

鄭慧珠道：「你這人爲何這般無禮，三小姐，咱們別理他！」

「三小姐？」那青年上下看了柳擷紅幾眼，問道：「你莫非是江南杏園柳三小姐？」

柳擷紅愕然，反問道：「姑娘認識小妹？」

那青年抿嘴一笑，道：「小妹是由假的，想到眞的！」

這句話使鄭慧珠和玉蓮摸不着頭腦，但柳擷紅却猛地省起道：「你莫非是關姑娘？」

那青年正是黃龍帮香主關笛所扮，關笛對韓鐵衣一見鍾情，而韓鐵衣却又暗戀柳擷紅，奈何他只是一廂情願，關笛在帮內領了香主之職後，便藉口招收女帮徒而溜了出去，一路找尋韓鐵衣。

當下關笛臉色微微一熱，點了點頭，芳心却忖道：「柳三小姐果然名不虛傳，難怪齊大哥和韓大哥都喜歡她！」不由有了自慚形穢之念。

柳擷紅微笑道：「關姑娘不必着急，小妹知道他的去向！」

關笛脫口道：「他去那裏！」話出口見柳擷紅背後的那兩位女子都掩口而笑，粉臉登時漲紅！

鄭學禮道：「姑娘既是韓大俠的朋友，亦即吾等之友也，請先到舍下歇歇脚如何？」

關笛望對柳擷紅道：「小妹有急事要告訴韓……」

柳擷紅含笑道：「韓大俠大概在鄭兄

家裏，而你那齊大哥也在他的家裏蟠龍高臥！」

關笛喜道：「原來大哥也在這裏！」當下一行人便浩浩蕩蕩返回鄭府，齊雲飛聞訊連忙出迎。

柳擷紅笑道：「你看，這是咱們今日的收穫！」

齊雲飛目光一掃，詫聲問道：「爲何不見韓兄？」

鄭慧珠說道：「咱們還以爲他先回來哩！」

關笛跺足道：「他是故意要避開我的！」雖然柳擷紅與她都是武林兒女，但兩人的出身和性格截然不同，因此在對待兒女私情方面也不盡相同，關笛比柳擷紅明朗大方得多了。

柳擷紅道：「不用急，他一定會回來！」她向齊雲飛打了個眼色，齊雲飛會意也安慰了她幾句。

鄭學禮忙說道：「都進去內廳喝杯茶吧！」

衆人浩浩蕩蕩入內，齊雲飛問道：「小妹，那圓緣如今如何？」

「本來帮主的老臣子都主張一刀把其殺死，但孟叔叔念她跟少林有一段淵源，所以暫時把她囚禁起來！」

「他準備將她囚禁多久？」

「孟叔叔希望大哥你有空能到本帮去一趟！」

齊雲飛道：「孟石根辦事公正，不好使詐，由他掌管黃龍帮，料有一番作爲，不過他身邊缺一位軍師，只怕有事時決斷會差錯！妹子你年紀雖小，但古靈精怪，出出小主意，用點心機還可以，你不該離帮太久！」

關笛瞪了他一眼，說道：「什麼叫古靈精怪？什麼小主意？連你都看不起我，難怪孟叔叔整天只會提你，看也不看我一眼！」

「哈哈，你呷什麼醋！」齊雲飛笑問道：「孟石根給你什麼位子？」

「香主！」關笛不悅地道：「他還說是瞧在我死去的爹娘和爺爺的臉上哩！」

「慢慢來，現在人家還不知道你的厲害嘛！你還怕將來不升你當堂主？」

「他也不去替我美言幾句！」

齊雲飛道：「我現在沒空……」

關笛斜乜了柳擷紅一眼，道：「當然囉，你忙着要替我找位大嫂嘛！」

此言一出，柳擷紅，玉蓮和鄭慧珠齊覺尷尬。齊雲飛瞪了她一眼，叱道：「你胡說什麼？我在汴京另有事要辦！你要升職得憑自己的手段，要別人在帮主面前美言幾句才能成事，可不是英雄！」

關笛輕輕地哼了一聲。「你不去就算啦，還得教訓人家！」一頓，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大哥，你還記不記得那個司空業？」

齊雲飛與柳擷紅心頭齊是一跳，交換了一個眼色，問道：「怎不記得？今早愚兄還見到他哩！你爲何提及他？」

「他曾經去咱們黃龍帮救圓緣，不過兩次都不成功！」關笛得意洋洋地道：「幸好是小妹有先見之明，預早叫人弄了一隻大鐵籠放在房裏，然後將圓緣關在籠裏！那司空業雖然厲害，但面對那隻大鐵籠也無所施其技，後來他想捉住孟叔叔來威脅咱們，又被我識破，預先佈下陷阱，使他狼狽而逃！」

齊雲飛道：「這是多久的事？」

「他一離開本帮便一直來此了！」關笛道：「小妹曾經聽過你跟韓大哥提到他，所以一直跟着他來此，不過他武功厲害，我不敢追得太近，估計他今早便進城來了！」

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如此說來，弘海便不是司空業殺死的了！」當下沉聲再問：「小妹，這件事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關笛怒道：「我好心告訴你，你反來怪我！」

「不是！只因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不得不謹愼一點！」齊雲飛道：「你一直跟着他？」

「是的，大概相隔五六里左右，本來小妹早該進城了，不料胯下那畜生突然倒斃，臨時又買不到馬匹代步，只好勞煩自己的雙脚！」

柳擷紅忍不住問道：「你不怕把他追失？」

關笛得意地道：「我得到一種寶貝，如果順風，相隔十里也可以測到！」

鄭慧珠訝然道：「那是什麼稀奇寶貝，可否請姐姐讓小妹見識見識？」

關笛自懷中掏出一隻磁瓶子來，拔掉木塞，傾出八顆黃豆般大小的小白珠來，道：「便是這種『十里飄香』了！」

鄭慧珠輕輕嗅了一下，道：「也不見得如何香！」

「妙就妙在此處，這種香氣要在遠處才嗅得到，所以被下藥者才不會發覺！而且也要學一套簡單識別香氣的方法才成，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管靈敏的鼻子！」

齊雲飛忙道：「言歸正傳！司空業在黃龍帮附近停留多久？」

關笛道：「起碼將近兩個月！」

齊雲飛心頭又是一跳，忖道：「如果她沒騙我的話，那麼司空業便亦不是潛進藏經閣殺死度虛，偷走易筋經抄本的兇手了！司空業是寃枉的，我魯莽從事，難怪他要罵我是恩將仇報的小人了！」

關笛問道：「大哥你在想什麼？」

齊雲飛抓住關笛的手，道：「你跟愚兄去一趟相國寺！」

關笛道：「去相國寺作甚？」

「咱們在路上說話！」齊雲飛拉着她的手便往外走。

鄭學禮看了柳擷紅一眼，柳擷紅道：「你們放心，他不是去打架！」話音一落，她秀眉一皺，忽然閃身入內去了。

齊雲飛與關笛來至相國寺外，鐵柵巳經關上，齊雲飛拉着關笛的手，輕喝一聲：「起！」拔空躍起，翻了進去。

兩人剛走了幾步，便見樹後閃出幾個和尙來，喝道：「來人停步！」

齊雲飛連忙拱手道：「在下齊雲飛，有事要跟貴主持商量，請代通知一聲！」

「敝主持不見客，施主請回，改天再來！」

「事情嚴重，不能再等，請通融一下吧！」

「主持下過命令，不許任何人擅自進

來！」

齊雲飛說道：「在下跟你們主持的交情，諸位師傅也該知道，相信他絕對不會怪我！」

爲首那個和尚道：「貧僧早已說過，是任何人都不准擅自進來！兩位施主如果還不出去，那麼就別怪咱們不客氣了！」

關笛說道：「出家人怎麼也這般兇惡的？」

齊雲飛忙道：「咱們只是來跟貴主持解釋一下，有關司空業的一切，他不是兇手！」

爲首那個和尚忽然向同伴打了個眼色，那五六個和尚便揮動着戒刀和禪杖圍了上去，不由分說便一輪急攻！

齊雲飛長嘯一聲，拔劍而起，先護着關笛，然後喝道：「諸位這樣好生令在下失望！」

「你才讓咱們失望！殺！」

齊雲飛見他們態度有異平日，不敢大意，也竊機反攻，關笛抽出一對柳葉刀自側助齊雲飛。那些和尚武功不高，人數雖然多，却佔不到一絲便宜，若非齊雲飛心中有所顧忌，早有人傷在他劍下了！

爲首那個和尚見狀便大聲呼叫起來：「有刺客，快來捉拿！」

齊雲飛喝道：「你胡叫什麼？」長劍一掄，將兩把戒刀蕩開去，左脚一抬，乘勢踢飛一個和尚，拉着關笛自缺口衝了出去！

他不是向外逃，反向裏面奔去！跑到大雄寶殿旁邊，黑暗中又有人衝了出來，叫道：「刺客就在這裏！」

齊雲飛斜一步，反手一掌將其拍開，輕聲道：「這邊來！」仍向內奔去！

與此同時附近忽然响起一陣鑼聲，接着出現了無數的火把，齊雲飛見狀吃了一驚，心想：「這些和尚好像知道我今夜一定會來似的！」當下叫道：「在下齊雲飛夜訪貴寺絕無惡意！」

黑暗中有人道：「此人一定是司空業的同黨！」

關笛罵道：「你們胡說什麼，咱們好心好意來找你們主持，爲何反將咱們當作賊辦？」

齊雲飛氣納丹田，高聲叫道：「司空業不是殺害弘海的兇手，在下有人證在此，可作證明，希望貴寺放人或者讓在下跟貴主持商量一下！」

話音剛落，遠處也有聲音傳來：「不要聽他花言巧語，此人亦有殺人嫌疑，現在他可能又要來偷經，大家站好方位，度字輩的弟子跟老衲來。」

齊雲飛認得是弘德的聲音，暗暗叫苦，仍不知道爲何事情會一變至斯，耳聽脚步聲由四面八方傳來，焦急中拉着關笛向一座假山飛去！心中頗爲吃驚，因爲他身邊有一位武功低微的關笛要他照顧！

關笛見那座假山不大，對方火把又多，始終會讓人發現，是以道：「大哥，這裏不是安全之所！」

齊雲飛目光向周圍一掠，俯身拾起一塊石頭，向一棵大樹射去，石頭擊在樹枝上，樹枝幌動，發出沙沙的聲音，有人叫道：「在這裏！」

火把向那邊移去，齊雲飛拉着關笛向鐘亭掠去！

到了鐘亭外，忽見一條黑影自亭後閃出，向遠處迅速掠去，齊雲飛舉目四望，見鐘亭甚小，不易藏身，正在爲難時，行踪已爲人發現，刹那間，遠處立時又傳來一陣大叫：「刺客在這裏！」

「一共兩個，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齊雲飛轉頭回望，背後人多，已無法出寺，只得拉着關笛向內飛奔而去，一路急奔，瞬息間便已來至八角琉璃殿前，齊雲飛想也不想，輕喝一聲：「起！」與關笛一齊躍起！

兩人躍了幾次，終於匿在殿背後面，但見下面的火把逐漸移近，人聲喧天，而前面遠處的藏經閣亦是人影幢幢，火光隱見，齊雲飛心中忖道：「難道那裏又出現偷經者不成？」

關笛驚慮地問道：「大哥，咱們怎樣離開？」

齊雲飛心中比她更是憂慮，但爲了安慰她，將自己的語氣盡量變得平靜，淡淡地道：「跟我來！」拉起關笛，弓着腰，沿着殿脊前進。

走了十餘丈，關笛忽然驚呼一聲，齊雲飛還來不及問她，只見她已「颼」的一聲跌了下去。

這個變化令人防不勝防，更使齊雲飛失却鎮定，哎唷的叫了一聲，低頭一望，只見殿瓦上出現一個三尺見方的破洞，關笛便是由那裏掉下去的！他吸了一口氣，慢慢走前探看，不料脚下一虛，又出現了一個洞口來，齊雲飛又跌了下去！

（未完・九）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爲非作歹　不得善終（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夫人，里昂這個組織一連串的遭到司馬洛打擊，傷亡慘重，而暗中藍夫人和里昂又內鬨，她派關莉暗中削弱里昂的勢力，還請來日本忍者田中教授關莉的刺殺技巧，使她如虎添翼，因此里昂除了受到司馬洛等人的打擊之外，還受到關莉將他的羽翼殘殺，司馬洛和莫先生的組織也是採取殺傷政策，大肆摧殘他的黨羽，說服卡卡斯投降，殺死史勿夫，彼得遜。現在司馬洛和關莉也不約而同的向另一個據點——牧場進攻，首先關莉將他們全部殺掉，還將卡卡斯殺死，司馬洛等人來遲一步，只知是被一個女人殺的……

這裏是關莉的家。

藍夫人還是坐在露台上喝着茶，她似乎任何時間，都是坐在那裏，也都是在喝着茶的。

藍夫人說：「我去給妳弄一頓早餐來吧！」

「不必了，」關莉說：「這其實是應該我爲妳做的事情，讓我自己來吧，我先要洗一個澡，然後自己弄一個早餐，然後我才跟妳談談！」

藍夫人於是繼續在露台上坐着，等着，後來，關莉出來了，關莉告訴她，她去辦那件事情的經過。

她說：「我殺死了卡卡斯，但是還有司馬洛和那兩個女的，林鈴和李敏，我沒有把他們殺掉！」

「會不會是因爲妳對司馬洛不忍心下手呢？」藍夫人問。

「不是，」關莉說：「司馬洛這個人，本來就已經不是容易對付的了，再加上那個女的，人太多了，我怕敵不過他們，就不敢妄動！」

「妳這個決定是對的，」藍夫人說：「事實上妳不應該殺死他們，就是連卡卡斯，妳也是不應該殺死！」

「爲甚麼呢？」關莉問。

「因爲，」藍夫人說：「他們是正在替我們做工作呀。他們所做的，也正是我們要做的，有他們在分頭進行，我們做一件，也等於是做兩件了。」

「但是他們終於會找到我們的身上來的。」關莉說。

「這不要緊，」藍夫人說：「他們找來，我們就會輸給他們嗎？這是以後的事情，目前，讓他們活着好了！」

「這一次本是一個消滅他們的難得的機會！」關莉說。

「這樣的機會，」藍夫人說：「以後還是會再有的，現在，妳先快去休息一下吧。」

「要不要我替妳按摩？」關莉問。

「不，」藍夫人微笑：「我替妳按好了！」

關莉對着藍夫人，開心地微笑，她覺得，有一個人關心她是眞好的。

「來吧，」藍夫人說：「妳辛苦了一場，妳是應該鬆弛一下的。來吧！」

她拉着關莉，進入了屋內。

藍夫人對關莉倒是有她的一套的，她的按摩，固然能夠使得關莉很舒服，而且，她嘴巴也很甜，亦可以把關莉哄得很舒服。

她對她講許多故事，講自己如何受委屈，講關莉的父親是一個最好的男人。人都是有弱點的，而藍夫人就是能夠抓中關莉這個弱點而加以擺佈。關莉現在覺得她是與一位親人在一起，而這是她唯一的親人，自然她的心中是更加受用的。

藍夫人說：「我們現在，實在也是等於秉承妳爸爸的遺志做事，他也是希望能夠做到這樣驚天動地的，可惜他沒有機會，因爲他死得太早了，現在，我們就等於

是代替他做，一切都是爲了他而做的。」

關莉嘆一口氣：「希望他在天堂能夠明白。」

「他會明白的。」藍夫人說。

「妳這個丈夫里昂又是怎樣呢？」關莉問。

「他騙我和利用我，」藍夫人說：「當我還年輕美麗時，他看中我的美麗和本事，就享受我的美麗和利用我的本事，他之有今日，我的功勞很大，我替他做事而從不出面，人們只知道他，很少人知道有我，現在我沒有美麗，他就只是利用我的本事，而再也不來這裏陪我了！告訴妳，阿莉，男人都是不可靠的，他們都是利用我們！」

這雖然是偏激的講法，却是很對關莉的胃口，因爲基本上，關莉對男人亦是並無好感的。男人曾經欺負她，她吃過男人很多苦頭。

關莉說：「妳現在不是正在向他報復嗎？這巳經是很有份量的報復了！」

「是的！」藍夫人說：「我終於會完全控制他，那時，他就不能夠不向我低頭了！」

「但是，」關莉說：「妳控制他的人，也控制不了他的心呀！」

她到底還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女人，懂得如何與男人相處，她知道在這種事情上，控制一個人的心，是比較控制一個人的身體更爲重要的。

「現在，」藍夫人說：「我要的巳經不是他的心，他的心早巳失去了，我要的是報復，我能夠控制他的人，那就是最佳的報復！」

「假如他發現了，」關莉說：「他會不會先向妳報復呢？」

「我才不怕！」藍夫人說：「我本人就巳經不怕他了，何況還有妳？一個忍者，也喪在妳的手上了，妳的本領眞了不起，妳學得眞快！」

關莉微笑：「那個忍者也眞是一個傻瓜！難道他就沒有想到，我們的錢不是那麼容易賺的？我們不過是利用他罷了！利用完了之後，他當然是不能夠活着把我們的秘密洩漏出去的。」

藍夫人嘆嘆地笑起來：「假如他是一個女人，那麼情形也許會不同，但是他是一個男人，誰叫他是一個男人呀！」

關莉也在笑，兩個人嘻嘻哈哈，笑作一團，後來，終於她睡着了。

× × ×

兩天之後，天氣很好，藍夫人又是坐在她慣常所坐的位子上，那就是她的露台上。

她還是正在呷着一杯茶。

遠遠的天邊傳來蒼蠅似的嚮聲，但很快就提高，變成是刺耳的聲音了。

那是一架直升飛機的聲音，一架直升飛機正在飛來。

藍夫人毫不動容，還是坐在那裏繼續喝她的茶，一架直升飛機飛來，來者當然像上次一樣，也是里昂了，她當然不會肯起身去迎接。

那飛機果然還是像上次一樣，在沙灘上降落，放下了樓梯，然後里昂從飛機上下來，在走到藍夫人的面前。

「坐下呀。」藍夫人說。

「我可以喝一杯茶嗎？」里昂首先問道。

「要就自己去拿。」藍夫人說。

里昂也自己進屋去倒茶了。

當里昂再出來的時候，藍夫人說：「你這杯茶，可倒得眞久！」

「我找不到茶在什麼地方呀！」里昂說。

「也許，」藍夫人說：「你還找過很多東西？」

「例如找什麼東西？」里昂說。

「例如，」藍夫人說：「你把我的屋子搜了一遍。」

「別傻吧，」里昂說：「我搜你的屋子幹什麼？」

「這個要問你自己才知道了。」藍夫人說。

「妳這個人眞是多疑！」里昂嘆了一口氣：「脾氣也是怪怪的。」

「你才是怪怪的，」藍夫人又說道：「今天，你的模樣怪怪的，聲音也是怪怪的！」

里昂一托鼻子上架的黑眼鏡：「這幾天，連睡都睡不着，喉嚨也不舒服！」他乾咳了兩聲。

「是你的美人兒離開了你嗎？」藍夫人問：「抑或是她們發蠻，所以你心情不好？」

「心情是不好，」里昂說：「但不是爲了那個！」

「那麼是有什麼不對呢？」藍夫人問道。

「蒙杜爾的牧場又被人掃蕩了，」里昂說：「最近我的地方，接二連三被人破壞，却毫無辦法！」

「爲什麼你不找到這個司馬洛，和那個小丫頭林鈴和李敏，把你們殺掉呢？」藍夫人問。

「假如找得到他們，」里昂說：「我當然會這樣做，但就是找不到。」

藍夫人哈哈笑起來：「恐怖手段，這本來是你的擅長呀！現在，却給人家拿來對付你了！」

「這不是好笑的事情！」里昂說：「關莉呢？」

「她不在裏，」藍夫人說：「你不是在裏面找過了？」

「她在什麼地方？」里昂問。

「不在這裏。」藍夫人說。

「妳不是答應過叫她替我解決司馬洛他們的嗎？」里昂說道。

「假如她還在這裏，她就是不做事，」藍夫人說：「她不在這裏，就是正在去做事了！」

「但是還沒有成績，」里昂說：「我不能忍受辦事效率太低！我要快！她得快些做好！」

「別向我發脾氣！」藍夫人反唇相譏道：「我不是你的手下，你不能夠這樣對我講話的！」

里昂嘆了一口氣，說道：「我的心情，實在不好，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挫折！」

「你從來沒有？」藍夫人說：「你別忘記，以前你不是曾經給人逼得幾乎死掉

，以致現在還不敢公開露面嗎？」

「但是我仍一直能控制着情形！」里昂說：「現在呢，情形恐怕快要控制不住了，沒有人甘心情願死的，假如做我的手下，是要輪着死，而我毫無辦法的話，很多人就會打主意脫離我了！」

「脫離了不是更好嗎？」藍夫人說：「你用不着維持他們，就不必那麼費神，大可以享享清福了！」

「我不要享清福，」里昂說：「我還要做事，我還要好好地幹一番事業。」

「我會爲你盡力的，」藍夫人說：「不過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能夠保證一定生效。」

「這個關莉，他是有她一手的，」里昂說：「利用司馬洛，除去了史比高和哥馬拉山上的人，還乘機把司馬洛炸死。雖然最後一步沒有成功，那也只是輸於運氣，好一個連環計！這是蠍連環！」

「蠍子是能夠倒過來釘一釘的！」藍夫人說。

「我就是想快些釘一釘，」里昂說：「但是，她却是釘得太慢了，唏，妳有聽過一種叫忍者的人嗎？」

假如藍夫人的心中是有什麼的話，她在表情上則是完全沒有顯露出來的。她說：「你是說日本的忍者嗎？那古時的人物，一種神出鬼沒的殺手！」

「假如現在能找到這樣的人來替我工作，那是多麼好？」里昂說。

里昂忽然提起這個，顯然是話裏有因的，但是藍夫人還是不作什麼表示。她說：「你不是那種喜歡幻想的人，你是喜歡實實在在的，怎麼也幻想起來了？幻想有什麼用處呢？」

「也許不是幻想，」里昂說道：「現在，也還是眞有忍者，我巳作過了一番調查！」

「哦？」藍夫人說：「你的意思是，你想聘請一個忍者來替你做好這件事？」

「是的，」里昂說：「我是在想，假如我能夠早一點想到這個主意，也許就不同了，其實，我亦並不是沒有想到過，而是，這些忍者是很秘密的，很難控制，我不很喜歡用那些不能夠控制的人！」

「那就不必提了。」藍夫人說。

「不過，」里昂說：「難道妳沒有奇怪，爲什麼我會想到忍者這個問題嗎？」

「不要問我，」藍夫人說：「你告訴我吧！」

「我就是想到，」里昂說：「我有些手下，是給用忍者的方式殺死的，眞奇怪，司馬洛他們，怎麼會用這種辦法呢？他們之中是沒有做忍者的人員的，忍者相信亦不會爲他們服務！」

「這就奇怪了，」藍夫人說：「不過，你究竟想講什麼，還是爽爽快快，直接講出來吧，別對我吞吞吐吐，我最不高興人家對我吞吞吐吐！」

「爽快一點說就是，」里昂說：「我聽說，關莉最近接受過忍者的訓練，有一個忍者做她的教師，這是眞的嗎？」

「是誰告訴你的？」藍夫人問。

「我問妳是不是眞的？」里昂暴躁地喝道。

「我也問你是誰告訴你的？」藍夫人也喝道。

「哼！」里昂說：「這是不打自招了，原來是關莉學了忍者的秘術，就去殺我的！」

里昂的手忽然從桌子下面拿上來，手上巳經有一把手槍，指着藍夫人。

「妳的指控眞是莫名其妙，」藍夫人說：「你有沒有想過，假如這件事情是我做的，那又是爲什麼呢？」

「妳巳經瘋狂了！」里昂說：「妳恨我？妳想乘機剪除我的勢力，把我控制。趁着司馬洛那帮人正在行兇，也在混水摸魚！」

「你現在打算怎樣？」藍夫人說：「殺死我嗎？」

「告訴我，」里昂說：「關莉在什麼地方？」

「我怎麼知道？」藍夫人說：「她要到什麼地方去，不一定會告訴我的，我只是知道，她一定會回來！」她冷笑：「你就在這裏陪着我等她回來嗎？」

「我可以先把妳殺掉！」里昂說。

「別忘記，」藍夫人說：「我是你的妻子！」

「哈！好一位妻子！」里昂說：「妻子是這樣對丈夫嗎？」

「似乎是你這位丈夫對不起妻子的，」藍夫人說：「不過，那些事情，也別去提了！現在我們還是講講利害的問題吧。你的財產都在我的名下，你殺死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並不是什麼都沒有，」里昂說：「我自己的名下財產雖然不多，也總是有的，那些用以流動週轉的現金和不動產，假如我要退出江湖的話，攬着這些，亦巳經夠我過一輩子了！」

「這也好，」藍夫人說：「既然你想退出江湖，那你不如就搬到這裏來住好了，這裏風景和空氣都好，正是享清福的最理想地方！」

「妳在做夢，」里昂喝道：「妳這老妖婦！」

這個時候的里昂，假如有經驗的人看看，就會知道，他下一秒鐘就要放槍了。

而就在此時，關莉忽然從露台的篷頂上倒伸下頭來，叫道：「喂！」

她是在里昂的背後的，這叫聲使里昂大吃一驚，連忙轉過身去，却巳經太遲了，他的手背上，中了一隻飛鏢，他大叫一聲痛得他把槍也丟掉了，人亦連同椅子跌倒。

不過，他這一跌是自己有意跌倒的，一跌在地上時，他的另一隻手又從衣服裏拔出了另一把手槍。

他的動作是非常之快的，但是關莉比他更快，而且關莉又是早有準備，與及佔了一個非常好的位置，里昂這槍一出來，關莉便又發出了另一隻飛鏢，這一隻飛鏢則是擊中了里昂的喉嚨。

里昂的第二把槍亦丟掉了，身子一陣抽搐，兩手企圖伸到喉嚨間去把飛鏢拔出來，但是不成功，跟着，他的雙腳一蹬，就死去了。

關莉一個觔斗翻了下來，走到里昂的身邊，把他檢驗一下，說：「他巳經死了，我很抱歉我殺了他！」

「不要緊，」藍夫人說道：「假如妳不殺他，他就殺我了，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他每一次來，都可以把他殺掉的！」關莉懊悔地說：「要殺他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是需要他活着呀！」

「不要緊，」藍夫人說：「我看，妳其實也並沒有殺死里昂！」

「沒有殺死他？」關莉說：「但是他已經死了，這是眞的！」

「人是眞的死了，」藍夫人說：「只不過，這個却不是眞正的里昂！」

「什麼？」關莉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我跟他曾經是夫婦，」藍夫人說：「別人可以瞞得過，我是瞞不過的，這個人是冒充的！」

「妳是說他的樣子！」

「不是，」藍夫人說：「樣子是像的，而且太像了，就是聲音和動作有破綻，他說睡得不好，所以喉嚨不舒服，這是一個藉口，不過却不能掩飾他的破綻，雖然是一個相當好的藉口，却也是一個太古老的藉口！」

關莉也是一個非常機警的人，藍夫人這樣說，決不會是在說謊，也必然是有原因的，因此她就蹲下來用檢驗一遍。

既然這是一個冒充者，然而面貌却是完全像的，那麼破綻也必然是在面部了，因此她就在面部檢驗。

果然，她就在面部驗出了破綻。

這個人原來是戴上了一隻面罩的，這是用化學膠製成的面罩，簡直是眞的皮膚一樣，不過面罩到底不是緊貼面皮，動作不能完全緊罩面皮的，所以看上去就有生硬感，而這個破綻也早給藍夫人察覺出來了。

藍夫人說：「哼，好狡猾，派一個替身來試我，果然給他試出來了！」

「居然也有人肯替他死嗎？」關莉說道。

「這個替身以爲他是可以把我殺掉的，」藍夫人說：「他最忌的是你，所以他先進屋去看過，看見妳不在！」

「他就沒有想到，」關莉說：「我已經學會了忍者的秘術，可以神出鬼沒。他沒有爬上屋頂找過，就不能夠肯定說我是不在！」她用腳踢踢那個替身的屍體：「妳認識他嗎？」

「不！」藍夫人搖搖頭。

「但，」關莉說：「也許這個人正是里昂本人呢！」

「爲什麼妳這樣說？」藍夫人一抬眉毛。

「傳說里昂因爲怕人追殺，」關莉說：「他已經改了容，那就是他應該不再是以本來面目出現了！」

「他實在沒有改，」藍夫人說：「他見我還是用本來的面目。」

「也許，」關莉說：「他是已經有了一個新的面目，但是却再用化裝術化回來的面目才見妳呢？他對妳是不需要那麼老實的，也許，這面具下面的才是他的新面目。」

「不會——」藍夫人遲疑着說：「這個人的聲音不像，還有里昂是不會用左手拿槍的，而剛才這個人，用左手拔槍也是那麼靈活！」

但是關莉的推測，又是未嘗沒有可能的，因此藍夫人也上前，蹲下去檢驗一下這具屍體，她把屍體的衣服解開來看看。

她與里昂曾經是夫婦，許多身體上的特徵她是認得的，譬如一些痣之類，假如本來有而除去的話，亦是應該有些痕跡留下來的。

藍夫人當然也是一個不容易騙倒的人，當他檢驗過了一遍之後，他就清楚了。她說：「這個不是他，這是一個替身！」

「唔！」關莉說：「替身不回去，他就會知道我們是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了，因此，這情形是非要攤牌不可的，再去攪他的手下已經沒有用，我們只有直接去殺他！」

「只有如此！」藍夫人說。

「讓我先去看看他的直升機上有些什麼！」關莉說：「也許上面會有——」

「千萬不要！」藍夫人立刻制止道：「這東西碰也不能碰！這個人是詭計多端的，他的東西，碰過也可能吃大虧，讓我來試一試！」

「怎樣試呢？」關莉問道。

藍夫人說：「我去拿槍來！」

她走進屋中去，拿出來了一把長槍。

她現在行動又迅速起來了，事實上她的行動並不慢，只是外表年紀老，而她多數時間都是坐在露台上而已，她動起來就很矯捷。

她拿着槍，領着關莉離開屋子，走到空地上的一塊大石後面，舉起槍來瞄準，放了一槍。

她瞄準的並不是飛機的什麼部份，只是飛機的門的抓手的地方，但是一槍射中，那直升飛機就「隆」的一聲爆炸起來，成爲一個火球，打了兩個滾，滾進了淺水中，因爲爆炸而飛上了空中的沙好像雨似的洒在頭頂上。

屋子的窗子的玻璃也給震破了。

這爆炸力量總算還未至於大到會把他們的屋子也震塌。

「妳看，」藍夫人說：「別說要坐他的直升飛機離開了，就是打開門搜一搜，也會上當！」

「哼！」關莉說：「講到狠毒，我們也未必能與他比較呢？」

「總之是半斤八兩，」藍夫人說：「雖然我們不容易把他算倒，他一樣鬥不贏我們！」

那架飛機的殘骸由於滾進了水中，所以現在火也熄掉了，只是有些餘烟仍在飄過來，由於那些烟的裏面還有些沒有燒完的汽油，所以是相當刺鼻的。

關莉說：「現在，我們又應該怎麼辦呢？」

「殺他！」藍夫人悍然地說：「除了殺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殺他，他會殺我們的。」

「但是，」關莉說：「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沒有人知道他躲藏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藍夫人冷笑：「不是沒有人知道，是很少人知道，但是我知道的！別忘記，我是他的妻子呀！」

「那很好！」關莉說道：「待我去找他！」

「我們去找他！」藍夫人說。

「妳？」關莉詫異地看着她。

「怎麼了？」藍夫人冷笑：「妳以爲我老到不能動了嗎？妳能做的事情，我也是能做的，我只是不輕易出手罷了，到了我這個年紀，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我才會出手去做，而這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於是，幾分鐘之後，他們就乘車離開了。

藍夫人從照後鏡中看看屋子，說：「假如我們不成功，我們就不會回到這屋子來了！」

「我們要做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關莉說。她雖然有一身本領，也還是信心不大。

「不錯，」藍夫人說：「但是我們也有一個佔優的地方，那就是，他會以爲我們是已經死了的！我們佔優的地方，一如上一次司馬洛他們佔優的地方——妳也以爲他是已經死掉了！」

「是的，」關莉說：「但是我們要快些！」

「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藍夫人說：「總之我們是會做得好好的！」

× × ×

司馬洛、林鈴及李敏在一間殘舊的屋子裏，那是一間被廢棄了的山間別墅，裏面的設備是很簡陋的，可以用的東西，幾乎全是他們自己帶來的。

他們一直以來都不住酒店，只是住這樣的地方，好像逃犯似的，那是爲了他們不想顯露行蹤，他們在對付里昂那些手下，里昂當然亦不會坐視，也派了不少人出來找尋他們的行蹤，要追殺他們，他們不想遇到那些人，否則就會忙個不了，也因此亦會變成被動了。他們的行蹤不露，對方找不到他們，他們就仍然保持主動，他們可以選擇進攻的目標。

他們的下一個居址是從不固定的，找到什麼地方就是住在什麼地方，自己事先都不知道，對方自然就難伏擊他們了。

假如住酒店，他們就很容易給對方找到，而以對方的兇殘手段，同住在一間酒店中的無辜的人也極可能同時遭殃的。

司馬洛把一張地圖貼在牆壁上，用一支紅筆在其上圈了一個圈，說：「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是這裏！」

「事情是越來越困難了，」李敏說：「每一個地方都是要大大提高警惕的，偷襲不易！」

「難有難做，易有易做，」司馬洛說：「只要找出破綻，就容易行事！」

李敏說：「這一個目標，則是特別難攻擊的，你有什麼高見嗎？」

「現在先研究一下！」司馬洛說：「集合我們三個人的意見——」

就在此時，屋角放着的一隻無綫電發出「必必」的召喚聲，那是莫先生在總部與他們聯絡。

林鈴立刻過去把無綫電開了，說：「莫先生嗎？你有什麼話說？」

「我們接到了一個告密電話，」莫先生說：「你們要不要聽一聽？」

「很好！」林鈴說。

於是，無綫電就透出了電話對話的聲音，那是錄音之後再播出來的。

一把男人的聲音，很含糊，顯然是在電話聽筒上貼了膠布以使人辨認不出他的聲音來。這把男人的聲音說：「莫先生嗎？很榮幸能與你直接通話！」

「你是誰？」莫先生的聲音問。

「我是誰，這是並不重要的，」那人說：「你用不着知道我是誰，只要我們的交易成功，就皆大歡喜了！」

「你想作什麼交易呢？」莫先生問。

「正如我對你的手下所說，」那人說：「我要賣給你的是里昂，這是你很想買的東西，不是嗎？」

「用什麼方式賣給我呢？」莫先生問道。

「我們先講好價錢如何？」那人說。

「你要多少錢呢？」莫先生問。

「一百萬。」那人說。

「這個價錢不算貴，」莫先生說：「不過，如何交收呢？假如我先付錢給你，似乎不大合理，假如事成之後收錢，那亦是你不肯接受的！」

「這倒未必，」那人說：「我是知道你們講信用的，事成之後，你們會收到一個瑞士銀行密碼的戶口，到時你們把錢替我存進去就行了！」

「你倒是很信任人家的。」莫先生說道。

「老實講。」那人說：「對於我來說，這也是一個賭博，我只有百份九十的把握，不能夠肯定里昂一定是在那個地方，假如他是在的，那事成之後你們付欵，假如他是不在的，那就算你和我倒霉。」

「這也很好，」莫先生說：「既然錢的方面你肯信任我，現在，你告訴我里昂在什麼地方吧。」

那人很詳細的講了出來。

後來，莫先生說：「你怎麼會知道這許多的呢？」

「我不能告訴你，」那人說：「你別問我這許多，假如你是願意交易的，我們就交易好了！」

「好吧，」莫先生說：「這對我們的損失是不大的！」

「就這樣，一言爲定！」那人說：「希望你不會失信！」

就這樣，那人便掛斷了電話，而這段電話錄音也結束了。

跟着就是莫先生的聲音問司馬洛他們道：「你們認爲如何呢？」

「這個人所講的地方，」司馬洛說：「聽上去又是很像的，不過，爲什麼他肯信任我們呢？也許你答應了是會肯履行諾言的，但是這種人，怎肯相信你？」

「我也這樣想過了，」莫先生說：「這個人，也許根本是志不在錢，而是爲了報仇的，他與里昂有怨，便指使我們去代替做事，但亦可能與里昂無關，而是利用我們去消滅這個地方的人，所以他說只有百份之九十的把握，無論如何，我們都是值得一試的，即使在那裏的人不是里昂，這仍是值得我們消滅的地方，不是嗎？」

「這倒是眞的！」李敏插嘴道：「我們何不去試一試呢？」

× × ×

那人所講的這個地方，外表上乃是一座科學研究院，但是，實在不是眞正做科學研究的工作，則是頗有可疑的，因爲那個地方常有一些可疑的人物出入。莫先生的組織在那座城市的勢力不大，雖然一直都有懷疑，也未能採取行動。

這一次，他們則是有了採取行動的動機了，於是仍由司馬洛等進行偸襲。

在三天之後的一個晚上，一個人忽然從屋外的黑暗中一飛，就直向這座研究院的一隻窗子撞過去。

嘩啦一聲，窗子給撞碎了，這個人飛了進去。在外表上，這座屋子看來是一片平靜，但是一發生了這樣的變故，就殊不平靜了。

防盜警鐘立刻大響起來，跟着，就有幾個拿着輕機槍的打手從兩個走廊門口衝出，不由分說，就向這個倒在地上的人亂槍掃射。

這裏面是一座大堂，擺好了一些科學家的石膏像銅像之類，是用以招待參觀者用的（雖然照司馬洛他們所知，從來未有人能進這裏參觀），這樣一掃射，那些塑像也給射得東歪西倒了，那個撞進來的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跟着有人亮了電筒一照，叫起來：「這是一個假人！」

原來這個人只用皮袋子裏面裝了沙紮成的假人，司馬洛他們在屋外的樹上用繩子把它吊起來，一蕩蕩了進來。

而假人經過一番掃射，身上穿了許多洞，沙亦流出來。

「我們上當了！」其中一個打手說。

這樣說着，已經太遲了，他「呀」的叫一聲，就中了彈，在地上倒下。

跟着其他的打手們亦是紛紛中彈。

就是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三個人在屋外放槍的，這些人既然如此兇悍地向闖入的人格殺勿論，他們向這些人放槍，在良心上亦沒有什麼過不去了。

這些人紛紛中彈倒地，即使沒有中彈的，亦是倒下來失去知覺了，因爲這個假人是特製的，裏面還有藏着痲醉性氣體的氣囊，把氣囊射穿了，痲醉的氣體洩出來，他們吸入便失去知覺。

忽然之間，就靜下來，旣沒有人聲，也沒有槍聲。

林鈴說：「好了，我們可以進去了，我相信，我們已經把他們的武裝能力解決了大部份！」

他們之能夠放那個假人，乃是因爲在屋外已經把四個武裝的巡邏守衛悄悄地制服了，而從這些守衛的口中問出屋內大概有些什麼人有多少武裝的人。

不過，屋外巡邏的守衛亦是說不出，里昂是不是在這個地方，他們只是能夠供出，這裏主持的人是一個很神秘的人，出入是乘坐一部顏色玻璃的汽車，他們看不到這個人的面貌，而且事實上，看到這個人出入的機會也是甚少的。

他們也指出，屋子的裏面有不少機關，就是他們也不敢亦不准擅進。

「走吧！」李敏說：「我們進去！」

李敏領先着，一跳，就跳進了那破了大窗的外面，司馬洛及林鈴亦跟着。

起碼，他們進入這座大堂內不會遭遇到什麼機關的，因爲那些打手亦可以在裏面走動。

他們進去了，再沒有人出來攔阻，看來，果然是一如他們所料，武裝的人巳經被他們消滅了，再前去，他們要對付的就是一些機關。

是怎樣的機關呢？

他們也無法推測，不過猜想也是不會太厲害的，由於巳經有這許多武裝的守衛守着，那些機關，可能主要都是用以制止他們前進的罷了。

他們轉進了右邊的走廊，由於這走廊很長，看來是通向屋子的中心部份的，左邊的走廊一眼看到，是通到一個打手的宿舍，進去顯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他們小心地前進着，司馬洛巳經有了準備，就是拿了一隻銅像斷下來的頭部在前開路，把那個頭像當作一個球似的放在地上向前一滾，那頭像滾過而沒有什麼發生，他們就走過去。

這走廊的兩壁，天花板及地板都是鋼的，他們相信，這個地方必然是有些通電或用電力感應的機關。

果然，那走廊差不多走完了，他們看見前頭的出口處外面有一間大房間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

司馬洛好像玩保齡球似的把那隻銅像一滾就滾了出去，銅像滾進走廊的出口處時，頭上就飛快落下來一座鋼閘，「轟」的一聲把他們的去路截住了。

那頭像滾不過去，也給那鋼閘彈了回來。

「這也是阻止不了我們的，」林鈴冷笑道：「你們退後，讓我來！」

她跳上前去，到了那鋼閘前面，從身上一隻袋子裏摸出一些黏土狀的東西，一種白色，一種黑色，她把這些東西揉合起來，黏在門縫前，然後也迅速跑回頭，跑到他們進來的地方。

三個人擧起槍向這些黏土狀的東西射擊。

這些黏土狀的東西，原來乃是他帶來的一種特殊的塑膠炸藥，假如單單是黑色一種，或者白色的一種，都是不會爆炸的，只有在黑白二種混合起來時才會有爆炸之力，因此這些炸藥懷在身上，並沒有爆炸的危險，需要爆炸的時候，就把兩種混合在一起。

莫先生的組織有一個很進步的科學研究組織，因此他們所用的東西也是很科學化的，比里昂他們所用的，更要科學化得多。

現在，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三個人開槍射中了這些塑膠炸藥，炸藥便爆炸起來了，而且爆炸之力還是非常强大。

「轟隆」一聲響，那度鋼門就給炸得扭曲，而且飛脫出來，向外倒了進去。

於是，他們就打開了一條入路。

李敏總是性急一點的。她叫道：「衝進去！」

「等一等！」林鈴說。

司馬洛亦是並不贊成就這樣貿貿然就衝進去的，他既然早巳用過了一種相當有效的探路方法，他便繼續再用這種方法。

他上前去拿起那隻銅像的頭顱，又好像打保齡球似的一滾，就滾進了那門內。

這隻球滾在地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似乎這裏面也是沒有什麼容易置人於死地的機關的。

這也是並不是很不合理的事，通常一個秘密的地方，也只是着重外表設防而巳，內部有許多秘密機關，那是不切實際的，因爲內部的人需要隨時自由走動，假如需要步步爲營，稍一行差踏錯就會丟了自己的性命，那就是非常不方便了。

跟着，林鈴亦再混了一團黑白混合的塑膠炸藥，向裏面一丟丟了進去。

「轟隆！」這炸藥亦在裏面爆炸了。

假如此時還有人從裏面的任何出口衝出來的話，也可能給這一炸而震暈了。

他們就在這一炸之後便迅速衝進去。

這樣是安全得多了，即使裏面有武裝的人在着，經過這一炸，亦是會暫時失去了抵抗力的。

他們衝進去，看見那裏面是一座寛大的科學實驗室，裏面的地上倒着三個人，果然就是給那一炸而震暈了的。

不過這三個却不是什麼武裝的人，而是三個穿着白袍的人，看來是在裏面工作的科學家。

司馬洛等看見那裏面有不少儀器，巳經給炸壞了一部份，不過仍餘下一部份照亮着，可以看見的。

司馬洛看見那些儀器也炸壞了不少。

「哦！」在裏面畧爲巡視過一遍的林鈴說：「原來這裏也是一個龐大的製毒機關，他們是在這裏面製造海洛英！」

「奇怪里昂爲什麼還要用這方法賺錢？」李敏說。

「假如這裏主持人眞是里昂的話。」

就在此時，餘下的燈光都熄滅了，於是，他們就忽然陷入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之中。這雖然未必能把他們置諸死地，但是倒也是一個制止他們的好辦法，這個地方的裏面沒有窗子的，既然連燈光亦沒有了，他們就很難繼續前進。

× × ×

在另一方面，這個地方被侵入了之後，就有警鐘自動通到某一個地方去求救。

這樣一個製毒機關，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合法的，除非有人包庇，而這個警官就是包庇的人。警鐘是直通到這位高官的住宅，而並不是通到警局去的。這位高官在警鐘未響之前早巳接到了有關的消息，而現在巳經與他手下的智囊在商量對策了。

其中一個手下說：「我們似乎應該派兵去，不然，這個機關就要失去了！」

「表面上看來是的，」那位高官說：「這時我的一個財源失去了的話，我在金錢上就會有相當大的損失。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不是這樣簡單，你們沒有聽過最近的傳說嗎？里昂近來的處境相當狼狽，而與他作對的乃是一些很不好惹的人，現在，顯然就是這些人攻到來了！」

「那麼，」另一個手下說：「我們不應該去帮助里昂嗎？」

另一個手下則是別有見地，也許是他的見地與那位高官剛好相同的吧，他說：「有時，做人是要看風駛𢇁的，里昂一向都是很難被人找到的，現在竟然有人找上門了，那他以後就痲煩了，我們不能夠支持一個痲煩太多的人，否則的話，恐怕是會得不償失，尤其是這種事情相當尷尬，我們的人派去，未必夠力量，假如勞動警方的話——要警方去保護一個製毒機關？這是一個笑話，而我的敵人是會執着這一點來攻擊我們的！」

「換句話說，」一個手下說：「就這樣讓里昂完蛋？」

「適者生存呀，」那個高官說：「當一個人的利用價値巳經失去了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夠再利用他了！」

「但是，」一個手下說：「假如任由他自己去想辦法的話。」他會失敗，也可能會落入警方之手，那時，他豈不是會把你供出來了嗎？」

「我也沒有說我完全不理，」那位高官說：「我只是贊成採取暫時觀看的態度，看看下一步發展成如何，再作打算。」

果然，這個地方裏面的主持人就是里昂，里昂也並不是要賺那些製毒的錢，他只是要找一個地方容身，在這裏，有這位高官肯包庇他，條件就是里昂替他製造高純度的海洛英，擴大他本來巳經在做的販毒生意，就是在這樣互相利用的條件之下，里昂可以存在，但是，這種人，却實在是很難靠的，他雖然對里昂保證會連警方的力量也可以用來支持他，但實在則從沒有打算過如此做，只是自己手下的人做得到時才會出手援助而已。

現在他看形勢不妙，就另有打算了。

× × ×

另一方面，在那座製毒機關裏面，林鈴等三人雖然被黑暗所困，却並沒有給難倒。他們來這裏進攻，是帶來了很多應變的用具的，其中一種就是化學光管，他們亦早巳想到了，在黑暗之中行事，有時需要有光的，現在，他們就把他們準備好了的化學光管取出來。

這些化學光管，就是一條一條幼幼的透明塑膠管子，內裏掛着一些化學液體。他們把塑膠管子拗曲，放手，管子再彈直，管內就大放光明了。

這原理實在並不複雜，原來管子的兩頭所儲的液體是不同的，單單一種時不會發光，這兩種液體在管子內給一層膠膜隔開，當管子一拗曲時，中間的薄膜破了，管內的兩種液體便交流起來。這兩種液體一合起來就會產生化學作用，而發出光綫，這光可以維持兩小時左右，他們把這些管子丟在各處，便可以照明了。

「走！」李敏說：「我們繼續上前進去！」

她把一根管子丟進了一條走廊的進口之內，那裏面又光亮起來了。

這條走廊，可以讓他們更加深入這座秘密機關。

他們還是採用先行探路的辦法。

司馬洛拉過來了這研究室中一架鋼製的手推車子，這車子乃是用以運送器具的，這推動起來。要比較用那銅像的頭顱方便得多。

司馬洛把車子推到走廊的入口，發力一推，那車子便飛快地沿着走廊滑向前頭，滑向走廊另一頭的出口。

果然，這裏亦有機關的，而與上二次的機關並沒有什麼大分別，大致上的原理就是假如有人踏足在近出口處的地板上，重量就會壓着下面的機鈕，而使一度鋼閘降下來，把那出口封住。

那部推車是有重量的，而重量比一個人更大，當然是也會觸動機鈕的，於是，出口處亦有一度鋼閘落下來了。

不過，這一次的情形是略有不同的。

那部車滑行起來，比一個人行走或者奔跑得快多了，那鋼閘未及把它擋住，然而車子亦沒有越過去。

鋼閘一下來，就把車子攔腰壓住了。

假如這車子是一塊肉，而鋼閘乃是一把利刀的話，車子就會給切開成為兩截了。但是兩者都不是，於是車子既沒有被切開，而鋼閘也不能下來，而是給攔住了。

「哈哈！」李敏說：「擋不住我們，我們是可以從下面鑽過去的！」

情形也的確如此。

那度鋼閘，本來是要把那走廊的出口完全封住的，但是此時既有那架車子把它擱了一擱，就不能夠全部落下來，只是封住了上面的一半，而下面的一半是仍有空位的，於是，人就可以從下面的一半鑽過去了。

他們大家都衝到上前去。

就在此時，他們聽見一連串的槍聲，射中了那架推車。

有人在那裏面放槍，看來，窄窄的走廊出口，有人在外面只是「一夫當關」，巳經夠了。

不過，林鈴仍然能看得出破綻來。她低聲說：「你們看到沒有？只是車子左邊中彈罷了，右邊沒有，看來只有一個人，是在左邊，我們可以從右邊出去！」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他們從右邊出去，還可以用那架車子作為擋箭牌呢。

不過，他們仍然是很小心從事的，林鈴還是首先把一塊她那種黑白炸藥一丟出去，是丟出車子的左面的出口。

那炸藥在外面「隆」的一聲爆炸了，他們就趁着爆炸發生了之後，外面的人受震應該還未恢復之前，就從車子的右邊一衝衝了出去。

這外面已看不見人了，那裏是一間較小的房間，似乎是作為休息用的，而另一個離開房間的走廊的出口，又給一度鋼閘封住了。

看來，剛才放槍的那人是已經逃進了這走廊的裏面，而把鋼閘放了下來，使他們不能追趕。

「這樣也沒有用呀！」李敏冷笑，「放下了這閘，我們是一樣可以把它炸開而衝進去的！」

而他們亦是立刻準備如此做。

在那門裏面的人，果然就是里昂。

里昂逃進了一間很寬大的科學設備的房間裏，逃上樓梯，到了一座露台式的架子上，要推開那裏的門逃走，然而那門竟推不開，他的後路竟然斷了。

「誰把門鎖住了？」他恐怖地叫着，向那度門拳打腳踢，然而那門却是不動分毫的。

他不明白這門怎麼可能鎖住了，他明知道門裏沒有人在着的，他的手下都巳經沒有了，難道是一種機械上的錯誤，使這門給鎖住了？總之，不能出去就是不能出去。

里昂又再跑回下面來，伏在一些儀器後面，拿起電話。他是打去給那位包庇他、的高官求救。

「不在？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什麼……去了打獵？沒有辦法聯絡到他嗎？……但是你們總有一個人代他拿主意的呀？你們沒有聽見我這裏的警鐘嗎？……什麼，不能做主？你們是飯桶。」

里昂把電話摔下了，他不是一個傻瓜，他自己亦是一個弄慣了這種手段的人，他知道，那個高官現在是離棄他了，再講下去，也是沒有用的。

而他猜的也沒有錯，那位高官是聽到他在電話裏講什麼的，只是不接口回答他罷了。

在他收了綫之後，那位高官就狡猾地哈哈笑起來：「他現在走投無路了！」

「他倒下來，不是也會牽累我們嗎？」一個手下問。

「看看我們怎樣做罷了，」那位高官說道：「他會死的，在他死了之後，我們的人會是最先趕到，那時，就是我們破獲了一個龐大的販毒組織，而會立下了大功呢！」

「唔，眞妙，眞妙，這是連消帶打之計呢？」

這邊，里昂困處在自己的機關裏，正在徬徨無計，忽然，「轟隆」一聲響，進入這裏的門亦給炸藥炸開了，飛了進來。

里昂立刻舉槍向出口處放射。

這裏面是有燈光的，他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照例，林鈴他們又並不是立刻衝進來，仍然是一塊黑白的炸藥先行飛進來的。

里昂亦知道他們有炸藥，一看見炸藥丟進來，便連忙在儀器的後面伏了下來。

炸藥爆炸了，里昂有儀器擋着，護着身子，雖然沒有給炸傷，却也是給那爆炸之力警得他的耳朵嗡嗡地響，一時不能抬頭。

林鈴等三人巳如猴子似的翻觔斗，翻了進來，這個地方裏面，古古怪怪的儀器甚多，他們都各找了一座儀器，作為藏身之所。

「好了，里昂！」司馬洛叫道：「你還是投降吧！」

「你們別做夢！」里昂說：「我不會讓你們活捉的！」

「你們槍裏槍彈有限，」林鈴說：「我們有三個人，你的槍彈射完之後，你還不是要乖乖地就擒嗎？」

「不會！」里昂說：「我們只有同歸於盡而巳！」

「同歸於盡？」司馬洛說：「如何同歸於盡？」

「我這裏有一個毀滅器，」里昂說：「就是準備在萬一的時候同歸於盡！我只要把這個掣一按下去，這整個地方就爆炸了！」

這個司馬洛等三人都冒了一額的冷汗，這未必是沒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亦未必是不可能的。

這時，上面那度里昂推不開的門，現在又打開了，悄悄地打開了一綫，有人從門裏張望出來，下面的人，都沒有察覺這門的動態。

「聽見沒有？」里昂說：「你們現在就從原路退回去，我也可以逃走，以後我們還有機會交手再玩，我也是不想死的，但是，假如你們還是苦苦相逼，我就只有把這掣按下去，那時，我們就要同歸於盡了，反正落在你們手中，我也是會死定了的！」

這時，司馬洛等三人就面臨抉擇了。里昂究竟是不是在空言恫嚇呢？抑或是確有其事的？

「怎麼樣？」里昂又說：「我給你們半分鐘時間決定，你——那個女的，妳不要動！妳想偷偷繞到我的背後來，那就更快毀滅了！」

他所指的是李敏，李敏的確是打算偷偷繞到里昂的背後去的，但是給里昂看穿了，她也只好停下來了。

「你是在吹牛罷了！」司馬洛說道：「你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們給你半分鐘時間，」林鈴說：「你不舉着手出來，我就丟過來一塊炸藥，那時你就屍首不全了！」

他們都斷定了里昂是在說謊的，然而這一次，他們却是判斷錯誤了，里昂是眞有這東西的。

他面前的儀器上就有一隻紅色的掣，他伸手把這掣一按，儀器上一隻鐘面上的指針便開始動了，這針走到觸着紅綫時，這整個地方就會爆炸，只有二十秒。

「你把炸藥丟過來吧，」里昂說：「反正我們都是只有二十秒鐘可活了！」

里昂實在不容易說服司馬洛等人，使他們相信這裏是眞有毀滅系統的。

然而有一個人，用不着他說服亦知道的，就是藍夫人，藍夫人對里昂的事情知道得很多，現在，藍夫人就從上面的門內閃了出來。

把那門反鎖的人就是藍夫人，藍夫人和關莉。

藍夫人和關莉是從另一個秘密進口進來的。

她們與司馬洛等同時動手，亦並不是巧合，她們看見司馬洛動手，便乘機潛進來，由於里昂要應付司馬洛等人，她們便乘虛而入，她們看見里昂大勢巳去，就把逃走之門反鎖，把里昂困着，讓司馬洛等人去處置里昂。

然而到了現在，情形的發展，則非她們始料所及，藍夫人並沒有興趣與里昂同歸於盡，於是她也出來了。

這個女人，果然是寶刀未老的，她一跳下來，便落在里昂的背上，把里昂一腳踢開。

她的動作非常之靈活和快捷，在同一時間，她一動手就把那個紅色的掣扭了回頭，於是，距離爆炸的時間，便還有十五分鐘了。

也是在同一時間，她手上的一把刀子巳準備好了，里昂跌開了之後再撲過來，就剛好撲中了藍夫人這把刀子，藍夫人這刀子一刺刺進了里昂的胸部。

司馬洛等人却不能撲過來，因為關莉在上面用一把手提機槍居高臨下，向他們掃射着。

藍夫人知道，即使十五分鐘，亦是未必夠他們逃走的，因此她就在里昂的袋裏一掏，掏出一串鎖匙，一扯，鎖鍊亦斷了，鎖匙到了她的手中，她從其中揀出一條鎖匙，插進儀器上的一個匙孔，一扭，那針便停下，不再走動了。

只有里昂這鎖匙能制止爆炸。

這也許是藍夫人一生所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但是，這亦是藍夫人此生所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里昂竟然把刺進了自己的胸部的刀子拔了出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許是深深的恨意使他能夠做到。他雙手握着這把血淋淋的刀子，向藍夫人的背上猛的一刺，刺了進去。

關莉在上面尖叫起來：「媽媽！」

司馬洛向她放了一兩槍，但是她的身子大部份是隱在鋼門內的，槍彈給鋼門擋去了。

關莉向司馬洛射了一排子彈，使司馬洛又伏了下去，不敢再抬頭。

她想向里昂開槍，却辦不到，因為此時的里昂，是與藍夫人纏作一團的，她怕會誤中藍夫人。

藍夫人背上中刀，也是非常之痛苦。她不去理會里昂，而是用了最後一點力，把鎖匙拔了出來。

就在她把鎖匙拔出來之後，里昂的手亦伸到了匙孔那裏，里昂是打算把鎖匙再扭，使毀滅系統開動的，然而沒有了鎖匙，就不能如此做。

藍夫人把匙鎖緊握在掌心　向地上一伏，身子把手壓住。

關莉又在上面叫：「媽媽！」

「關莉，妳……快逃！」藍夫人軟弱地叫。

「妳——妳這毒婦人！」里昂痛恨地叫着，極力要把藍夫人的身子推轉，奪取她手上的鎖匙，然而以里昂目前的情況，這却是太吃力的事，一個人的身子是很重的，而里昂亦沒有時間這樣做了，因為他現在巳經不是與藍夫人爭持。藍夫人躺在地上，巳經死了，他則是蹲在旁邊，換句話說，藍夫人的身體巳經擺平了，里昂的身體，則還是豎直的，這就很方便關莉放槍。

一排輕機槍子彈掃過來，里昂大叫一聲，滾開了，身子中了好幾顆槍彈，他的眼睛充滿了憎恨，仍然瞪着藍夫人好一陣子，又雙腳一撐，死去了。

此時司馬洛等人巳不管他了。

司馬洛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連串地向關莉放槍，可惜因為角度問題關係，有那度鋼門護着，他射不中關莉，而且在同時，關莉亦施展出忍者的本領，放了一陣烟幕，使司馬洛不能清楚地瞄準，只是能夠向記憶中的位置放槍。

跟着，那度鋼門就「砰」地關上了。

關莉把門反鎖而走掉了，她知道她巳

不能夠為藍夫人做什麼，自己的性命要緊，便當機立斷，先行走掉了。

司馬洛等人衝到里昂及藍夫人的身邊，發覺這兩個人果然都已經死了。

「這女人是誰？」李敏奇怪地問。

「不知道，」林鈴說：「這個還是以後再查清楚吧！」

「你看，」司馬洛說：「原來這裏眞有一個毀滅系統。」

現在他們一看那儀器，就更知道剛才里昂原來不是空言恫嚇的，而剛才藍夫人與里昂的掙扎，亦是很明顯的證據，藍夫人就是不想與里昂同歸於盡，才這樣拚命跳下來制止的。

「看來，」李敏說：「她是救了我們的命。」

司馬洛從藍夫人手中把鎖匙取了過來，放在自己的袋裏，沒有這匙鎖，毀滅系統就開不動，他可以放心些。

「關莉！」她說：「我們不能夠讓她逃掉的！快追，追她！」

她率先跑了上那台上去，搖搖那門，門是打不開的，林鈴與李敏則留在下面，但這卻是不浪費時間，因為她們也早就料到，門是沒有那麼順利能夠打開的。

他們要開這門，還是採用老辦法，林鈴一黑一白兩塊塑膠炸藥一拋拋上去，司馬洛接住了，馬上混和起來，而塞在那門的門縫，隨即就從上面跳下來。

林鈴和李敏向有炸藥的地方放槍，「隆」的一聲，那度鋼門就給炸開了。

「這一次得小心一點，」林鈴說：「因為這一次的對手是關莉，她的連環毒計，是非同小可的！」

「講起連環毒計，」司馬洛說：「我不由得奇怪，向我們告密的人，會不會正是她呢，看樣子，也許是利用她稱為媽媽的人，是與里昂有某些深仇大恨的，也許是利用我們來與里昂作對，她們坐收漁人之利，料不到里昂竟要用到同歸於盡這一招，她們才不得不出手！」

「看來似乎正是如此，」林鈴說：「不過，還是問她本人最為可靠！」

他們匆匆爬向那台架上去，可以看到，原來那門內是一條走廊，而走廊之內就有石階，乃是通到天台上去的，這既是里昂逃走的路，看來更是不會有什麼機關的了。

他們沿着梯級匆匆登上了天台。

天台上原來有一架直升機停着，假如里昂逃到上面去；他是可以乘直升機逃走的。

但是，關莉亦並沒有乘這架直升機逃走。

「她在那裏！」李敏伸手一指。

他們可以看見關莉剛剛越過了一度圍牆而逃了出去，他們開槍掃射，已來不及了。

「我們也許可以利用這直升機追她。」李敏說。

「不，等一等，」司馬洛說：「她不用這直升機逃走，一定有原因的！」

「也許她沒有鎖匙，開不動，」李敏說：「鎖匙是在里昂的身上。」

「也許是，也許不是，」司馬洛說：「以我們這些人的本領，用不着有鎖匙也可以開動的，當然，亦可能是她不夠時間這樣做，看看就知道了！」

他取一隻儀器來，這就是利炳炎博士發明的那種探測炸彈的儀器，他一按儀器，馬上就有顯示了。

「這飛機內裝有炸彈！」司馬洛叫道：「有人亂開這飛機，就要炸死了！」

這儀器用以探測毀滅系統倒是測不到的，因為毀滅系統的爆炸物乃是深藏在地底，距離太遠了。

「快逃走！」林鈴叫道，「不妙！」

他們三個人馬上分三個地方逃走，逃離天台，跳下去，盡量遠離那直升機，因為他們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關莉要毀滅他們是不難的，關莉只要向直升機放槍，直升機就會爆炸，關莉的目的便可以達到了。

而，關莉亦的確是打算如此做，不過她卻無意同歸於盡，她首先要逃到遠離直升機爆炸的範圍。

此時她已經到了圍牆之外，一堆大石的後面，舉起槍來，有這堆大石遮着，她就不怕爆炸。

但是，在她能夠放槍之前，一隻腳踢過來，把她的槍踢掉了，跟着另一隻腳在她的背上一踢，使她翻了一個觔斗飛開。

她仰天跌倒在地上，還未及爬起身，兩把刀子就飛過來刺中了她的肩，簡直是把她釘在地上，她不能動彈。

那襲擊她的人慢慢地走過來，把臉上

的面罩揭開。

「田中！」關莉詫異地叫起來。

這個人，竟然就是給她殺掉了的忍者田中。

「是的，我還沒有死！」田中冷笑：「有些本事，我已經教過你了，你就是不明白，裝死是我們的看家本領，妳沒有看見屍體，就不能夠肯定一個人是已經死去了的，而也就是為什麼我不喜歡用槍殺人，太遠了，用刀，很近，你可以看見，而且，假如在殺人之前你曾講廢話，你就得先肯定對方是已經沒有抵抗能力的，我現在就是這樣做，你的兩臂已經殘廢了，妳不能抵抗！」

關莉的嘴唇動着，沒有發出聲音。

「也有一些事情，是我還要跟你學習的。」田中說：「那就是心腸狠毒，這個，眞是不及妳了，不過我還是盡力學的，我查出了妳是正在幹什麼，而妳也把我帶到了里昂藏身的地方來，於是我就向司馬洛他們的組織告密，本來，我是可以早就殺死妳的，但是，報復就沒有那麼圓滿！現在，我得到了報復，還有人會在我的瑞士銀行戶口裏放進一百萬元！」

「殺我吧！」關莉說。

田中哈哈笑起來：「我當然要殺妳，難道我會讓妳活下去，再生枝節嗎？」

他跳前一步，舉起一隻腳，就要向關莉踏下去。

就在此時，關莉的嘴巴一噴，噴出了一些東西，田中的腿子忽然一痲，他咒罵一聲，伸手在脚上一摸，拔下來了一隻細小的飛鏢。

「妳！妳！」他震驚地說。

「這也是你教我的，」關莉冷笑着道：「忘記了嗎？」

田中抽搐着，匆匆伸手進懷中去摸。

「找解藥已經太遲了，」關莉說：「來不及了。」

田中摸出了一隻小小的藥瓶，但是果然沒有機會把瓶中的藥送進嘴巴。

他一陣抽搐，便倒了下來。

關莉說：「有些事情，你就是學不會的，那就是狠毒，你不夠狠毒，你應該先殺了我，何必浪費時間去講廢話呢？」

田中跌倒在地上，那隻藥瓶也丟掉了，他狼狽在黑暗中摸索着，但是找不回，跟着他又一陣抽搐，便死去了。

再一陣之後，司馬洛等人也來到了。

關莉還是躺在地上，不能動彈，正如田中所講，她兩臂已經廢了。

「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你把我帶走，我告訴你吧！」關莉問。

「你又有什麼詭計呢？」司馬洛問。

「沒有了，」關莉說：「現在我什麼都失去了，也什麼都不在乎了！」

× × ×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三個人一起在咖啡座裏喝咖啡，這已是一個星期之後了。

李敏說：「我們帮了你這麼大的忙，你只請我們喝咖啡，那是多麼便宜？」

「我可以請你們上夜總會，喝酒。」司馬洛說：「可惜妳們卻是不喝酒的。」

「多謝了，」李敏說：「以你的聲譽，跟你一起出現在夜總會，也要叫人看不起！」

「我似乎總是很難給妳們好印象的！」司馬洛說。

「那因為你的行為太放浪，」李敏說：「假如不是這樣，就不會弄出這樣的大禍來！」

「這又未必是大禍，」司馬洛說：「假如不是我這樣，我們又怎會有機會救了利炳炎博士，和消滅了里昂呢？我們可能永遠都找不回里昂了。」

「你們別鬥嘴好不好？」林鈴沒好氣地說：「總之事情結束得美美滿滿，那就算了。」她舉起杯子來，說：「為我們的成功喝一杯！」

「好呀！」司馬洛說道：「多喝一點，是不值錢的！」

李敏卻在桌子下面向司馬洛踢了一脚，踢中他的腿子。

司馬洛叫道：「唏，妳在幹什麼？」

「你的眼睛，」李敏說：「望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個嘛，」司馬洛說：「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我知道她在說什麼，」林鈴說：「那邊那個女孩子，你看中了她！」

「不是看中了她，」司馬洛說：「我只是覺得，她好像遭遇一點痲煩罷了！」

司馬洛倒是講得沒有錯的，咖啡座的另一個角落坐着一個女郎，的確像是遭遇了一點痲煩。

她正和一個獰惡的青年在一起，她正在低頭垂淚，而那個青年在惡狠狠地對她講一些什麼。

後來，他一手把她的手袋奪了過來，她沒有反抗，他打開了她那隻小小的手袋，把裏面的東西都倒在桌子上，却似乎找不到他要找的東西，而他要的是什麼，似乎是不太難猜。

那手袋裏欠的就是鈔票。

那青年在她的臉上摑了一掌，然後把東西塞回手袋裏，把手袋塞回她的手中，執着她的手臂，把她拉起身來。

那個女郎掙扎，但是不及他的氣力那麼大，就給他硬扯出了門外。

咖啡座裏的人看着，但沒有人干涉，包括司馬洛在內。

司馬洛說：「我看，我要管這件事情了！」

「你還等什麼呢？」李敏說。

「但是！」司馬洛說：「上次，就是為了同樣一件事情，我差點上了大當！」

「這一次不同呀，」李敏說：「這一次有我們看着，保證你不會中美人計！」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那我們還等什麼呢？」林鈴說。

於是司馬洛在桌上丟下鈔票，他們三個人一起追出門口。

在外面，那個青年正要把那個女郎拖上一部車，那個女郎不肯，他又在她臉上摑了一掌，她跌進了車中。

這時，司馬洛叫道：「喂，你在幹什麼？」

那個青年抬起頭來，愕愕地看着。

他看見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正在向他走過來……

（全文完）

十君子

總監巡枝店・設計探英豪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樓」中的樓主人正等待着他的恩師，四年前，恩師曾相約今晚在紅樓相會，但他等到的却是一個身受重傷的不速之客，把一件皮背心交給樓主人，立即命他離開紅樓，不得回頭，樓主人離去不遠，身後傳來巨响，接着紅樓被火海吞沒……樓主人由皮背心的夾層裏找到一面令旗，以及一本絹册，閱讀後，樓主人始知自己的身世，原來他是蕭秋風……蕭秋風依照絹册上指示開始踏入兇險的江湖，並以仇如海爲名索仇天涯，希望能找到殺害父母、恩師的元兇……雷嘯天和仇如海終於來到「天下武林店」，經一番試手論級，終於入住「武」字樓……

突然，宇文顯閃身一旁，轉頭道：「侯兄請暫陪雷、仇兩位，我去去就來。」

話聲略頓，又對雷嘯天和仇四海道：「請恕在下失儀，告便片刻。」

雷嘯天和仇四海俱皆含笑頷首，宇文顯也點頭爲敬，轉身大踏步又自紅門中走了出去！

廳內三山五岳的落魄江湖客，時正談論着剛才的事情，一個麻面大漢，唾沫橫飛的說道：「媽的這眞叫過癮，侯鬼子今天可眞不含糊，眞是像他媽的騷娘兒們一樣，坐在盆裏洗了個凉澡！」

這句話惹得哄笑連聲，一個肥頭大耳一身白胖肉的漢子，把臉色一變，像煞有介事似的悄聲道：「丁二麻子你可當心，別忘了禍從口出！」

丁二麻子大概酒喝多了，胆仗酒氣大，一拍胸膛，現出一副天塌下來有他頂着的神氣，道：「老子誰也不怕，大不了吃飯的傢伙和脖子分了家，他媽的二十年後還不是好漢子一條！」

胖子一吐舌頭道：「你作了好漢子，誰替保鏢的『贼趙子』呀？」

原來丁二麻子本是一家鏢行的「趙子手」，因酒誤事，被刷了下來，胖子揭他的短，他可火了，怒駡道：「肥豬，你他媽的大概等不到過年啦，再敢說上丁二爺一句，二爺現在就宰了你，你信不信？」

肥豬神色陡變，竟然沒有開口，後面却有人冷冷地說道：「老夫就不信！」

適時，滿座突然悄靜下來，丁二麻子並沒發現肥豬變色之事，一聽後面有人答了話，轉身駡道：「你他媽的甚麼東……總……總管……」

東字後面的「西」字，突然改成了結結巴巴的「總管」，宇文顯已面罩殺氣，威凌的突然出現！

宇文顯掃視了衆人一眼，道：「本總管有件事情囑咐大家，那仇家兄弟，業已出現眞正的身份，是本店中特聘的好友，也就是說，是本店的人，適才之事，希望大家把它忘掉，像根本沒有發生似的忘掉，本總管深信，這對大家都有益無害！」

話鋒至此一頓，聲調轉變，威脅的說道：「此事若傳於江湖，本總管怕無力替大家担待，大家都是外面跑跑的朋友，當知本總管這無力担待的意思！」

接着，宇文顯冷冷地對丁二麻子道：「本店怕已難再收留你了，請立即收拾行囊離開！」

適時，丁二麻子的酒，經過這一嚇，早變成了水，顫抖說道：「總管開恩，小人沒……」

宇文顯嘴角掀起輕蔑的冷笑，多一眼都懶得再看，轉身已向紅門走去，適時突然有個沙啞的聲音叱道：「丁二麻子，放光棍些，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爲了兩飽一倒，合不着像塊『牛皮糖』似的沒有骨氣！」

宇文顯心頭一動，脚步不由慢了下來，那丁二麻子在焦急之下，竟沒有多想，已恨聲答覆說這話的人道：「老不死的酸丁，你懂個屁，要只是爲着兩飽一倒，走就走，老子怕個卵，但這樣離開却就是死，你懂？」

宇文顯陡地止步，啞嗓子却已又開口道：「沒出息，人家總管祇叫你滾蛋，又沒說要宰你！」

丁二麻子以哭喊似的聲調，道：「你這老不死的大混蛋，沒說話以前你也不先打聽打聽，有幾個這樣被趕走的人，活過十二個時辰！」

宇文顯猛地旋身而回，幾步已到了丁二麻子的面前，手指着丁二麻子，以威嚴的語調喝道：「姓丁的，你這個話是甚麼意思？」

丁二麻子不防宇文顯返身而回，嚇得全身猛一哆嗦，期期艾艾的，有老半天沒

說出一個字來。

宇文顯冷哼一聲，又道：「本店可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丁二麻子道：「總管，小人該死，小人祇是……」

宇文顯根本不容丁二麻子說話，又道：「住口，少說沒有用的話，你說像你這樣，不被本店歡迎而謝絕的人，都活不過十二個時辰，你解釋一下！」

丁二麻子哭喪着臉，道：「總管開恩，小人胡說……」

宇文顯冷叱一聲，說道：「告訴你姓丁的，你說不出道理的話，這『都活不過十二個時辰』的話，怕要應驗在你的身上了！」

丁二麻子還要苦求，啞嗓門又開了聲，道：「要是反正準死的話，還有甚麼話不敢說呢？」

丁二麻子似被這一句話，激發了混横的本性，猛地把脚一跺，雙目噴火，對着宇文顯道：「總管一定要問？」

宇文顯沉聲道：「當然！」

丁二麻子道：「殺人不過頭點地，總管別逼人太甚！」

宇文顯冷笑一聲，道：「你還算是個人，嘿嘿嘿嘿……」

丁二麻子這一下鐵了心，猛的手指着宇文顯道：「我頂多算不了好人，却不像你似的是條狗！告訴你宇文顯，別認爲你們幹的好事能瞞住人！」

宇文顯殺氣已到眉梢，道「二麻子，你好像知道得不少？」

丁二麻子是橫了心，揚聲道：「上月那姓錢的，是怎麼死的，前五天那姓黃的又去了甚麼地方？告訴你，姓丁的臉麻心可不麻！」

宇文顯驀地冷笑連聲，一步步走向了二麻子，目射着殘酷的陰森寒光，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說吧，把你知道的都說出來！」

話聲中，已是到相距丁二麻子五尺地方，突然停步，右手揚起，食、中二指倏忽點下，並怒叱道：「說呀！」

誰都看得出來，宇文顯這二指凌厲一點，沒存好意，但是誰也不敢多事，只好眼看着丁二麻子慘死！

詎料適當此時，丁二麻子身畔，突然伸出一隻枯瘦黑長的五指，把丁二麻子硬拖過去三尺，恰恰躲過殺身之禍！

宇文顯怒目瞥處，看到那伸手拉開丁二麻子的人，是個尖嘴猴腮骨瘦如柴年約五旬的窮酸子！

這人正是那嗓音沙啞的老頭，一身骯髒而有補丁的藍衫，蓬亂的花白頭髮，活像個沿街討乞的老叫花。

宇文顯怒哼一聲，道：「看不出，你的手眼眞快，莫非你想管這個閒事？」

老窮酸諛笑着說道：「總管，放過他吧，一個混小子，您合不着……」

宇文顯厲聲的道：「華心易，你也想死？」

華心易依然臉上帶着奉承的笑容，道：「人誰願意死呢？總管您高高手吧！」

宇文顯嘿嘿一笑，竟然收勢微一頷首道：「天亮之前，你和二麻子請離開此處，否則莫怪本總管無情，走時最好脚步加點勁，對時之內走出三百里路程！」

話罷，宇文顯一聲輕蔑的冷笑，轉身就走！

華心易一聳瘦肩，道：「對時內，要跑不了那麼快呢？」

宇文顯依然走着，以冰冷的語調說着：「那祇有死！」

說着，宇文顯已到了「紅門」前面，手剛推開「紅門」，背後已傳來了華心易那沙啞的聲調，道：「有一句話，請總管記住！」

宇文顯停步沉聲道：「說！」

華心易道：「除死無大災，要飯再不窮！」

宇文顯沒有答話，冷哼了一聲，閃身進了「紅門」。

丁二麻子楞了一會兒，猛一頓足，大踏步向另一道「綠門」而去，華心易却伸手一攔，道：「那兒去？」

丁二麻子道：「拿我那口刀去，姓丁的臨死也要够個本！」

華心易一笑道：「別看不開，天還沒亮呢，慌甚麼，反正咱們對時走不出三百里地，何不趁有吃有喝多賺點。」

適時，「紅門」開啓，高氏兄弟走了出來，哥兒倆個目光一瞥華心易和丁二麻子，高老二首先說道：「總管剛才對我兄弟說，華老哥和丁大弟天亮要走，不知二位有沒有要我兄弟代辦的事情？」

丁二麻子哼了一聲，道：「有，準備兩口棺材吧！」

華心易却接話說道：「高老二別聽他的，我老頭子年紀雖然不小了，可是還沒活够呢，眞想帮忙，給來幾個菜、五斤酒如何？」

高老二一笑道：「這個現成，華老哥候一會兒，我叫人送過去。」

剎那，四樣美餚，五斤好酒，送到了華心易桌上，丁二麻子也正好腰插着一口刀，回到大廳。

華心易一把拉丁二麻子坐下，道：「來來來，二麻子，不吃白不吃，咱們吃個酒足飯飽再走，就算遇上萬一，總也是個飽鬼！」

丁二麻子也算是久走江湖的漢子，看開來之後，倒也能提得起放得下，遂一笑而坐，暢飲起來。

酒過半斤，大廳中又恢復了熱鬧，華心易此時突然用脚碰一碰丁二麻子，壓低了聲音說道：「二麻子，咱們還有一條活路！」

丁二麻子也悄聲問道：「你有？」

華心易道：「你可知道『武』字樓在那裏？」

丁二麻子恍然大悟，道：「辦法也許對了，不過「紅門」誰也沒進去過，『武』字樓更不知道在那裏，這豈非枉然！」

華心易眼角一飄高氏兄弟，道：「用這兩個小子如何？」

丁二麻子搖頭道：「這是兩條道地的看家狗，不會向我們搖尾巴的！」

華心易一笑，道：「看我的！」

說着，他站身而起，縮肩端臂的走到高韜的身前，笑嘻嘻的對高韜一點頭，從袖中摸出一件東西，放在台上。

高韜一見那東西，神色大變，霍地站

起，才待開口，華心易目射寒光瞪了他一眼，搖搖頭道：「別開口，我帶丁二麻子進去，你裝作沒有看見就行，記住，誰也不許告訴，否則別怪我心狠！」

高韜果然不敢開口，祇點頭不迭，華心易又道：「臉上帶出點笑容來，別像死了媽一樣，哭喪着嘴臉，我進去之後，你通知高老二一聲，叫他心裏有個數！」

高韜點頭得像「貨郎」搖的「撥浪鼓」，臉上露出比哭還難看的怪笑，華心易不再理他，收回那件東西緩步歸座。

丁二麻子悄聲問道：「怎麼樣，那小子肯帮忙不？」

華心易笑道：「你沒看見他點頭？」

丁二麻子欣然的道：「那小子已答應了？」

華心易道：「他不敢自己去，要我們潛進『紅門』，他假裝沒看見，二麻子，你先走，我跟着就來！」

丁二麻子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信以爲實，立刻站起身形，順着邊沿，慢慢的走到「紅門」前面，目光向四外一掃，無人注意，右脚根一挺，人一閃，已進入「紅門」之中。

剎那，「紅門」再動，華心易走了進來，拉着丁二麻子，快步向通道盡頭就走，丁二麻子低聲道：「你知道那裏是『武』字樓？」

華心易道：「高大告訴我了，你放心大胆的跟我走！」

丁二麻子道：「你能保證那姓『仇』的肯管？」

華心易道：「我窮酸有識人之明，這姓『仇』的來頭不小，似是有心生事而來，我料他會管這個閒事。」

丁二麻子道：「那姓雷的很難纏！」

華心易輕蔑的一笑道：「一勇之夫，沒甚麼了不起。」

丁二麻子哼了一聲，道：「說得好聽，『一勇之夫』，要是我們有這份勇，二麻子早住進『威』字房了，還用這樣提心吊胆！」

華心易沒有答話，祇顧前行，轉瞬，過了通道，右轉，又左轉，是座小巧花園，過花園，已到「武」字樓。

丁二麻子雖覺華心易路徑甚熟，但因認定是高韜所指點，沒有多想，跟在後面穿過了花園。

「武」字樓美侖美奐，小巧玲瓏，華心易停步道：「這一排四棟，全是『武』字樓，高韜沒有說姓『仇』的住在那一座，我們要小心些，自己找！」

丁二麻子點點頭，一指第一座道：「我來已三個多月，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住『武』字樓，也許姓『仇』的就住在第一座。」

華心易道：「可能，咱們上去！」

丁二麻子點點頭，和華心易悄然登樓，果然，他們要找的人正住在這一座樓內，華心易一指房門，比了個叩門的手式，丁二麻子伸手要擊門，全身突然一麻，立即不省人事。

× × ×

哈……

謝絕了宇文顯的盛宴招待，踏進「武」字一號樓臥房中的雷嘯天，突然朗聲狂笑不已！

仇如海劍眉生春，微笑着問道：「雷老哥，有什麼得意的，如此好笑？」

雷嘯天止住笑聲，道：「仇老弟，愚兄在笑自己！」

仇如海坐於軟椅之上，道：「小弟不懂！」

雷嘯天道：「仇老弟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地方吧？」

仇如海有些懷疑地說道：「難道這不是『武』字樓？」

雷嘯天頷首道：「正是『武』字樓，並且還是第一號，這『天下武林』店的『武』級住樓，設置可眞够豪華，『威』級也不含糊，一人一室，那『揚』級，四人一房，板木，普通菜飯，日供三餐，也能湊合，但那大房却令人看不下去，說實話，不是人住的地方……」

仇如海接話道：「就算這樣，也沒有什麼好笑呀？」

雷嘯天道：「愚兄是笑在初見老弟之時，竟拿老弟取笑，把老弟當成了個混江湖矇飯吃的朋友，豈料到頭來，愚兄却叨了老弟的大光，平空高升了一級，竟也住進了這豪華的『武』字樓！」

仇如海道：「雷大哥你說錯話了，他們有眼無珠，不識得高人罷了，憑老哥的眞本領，這『武』字樓怕還委屈你呢。」

雷嘯天心中猛地一動，却又哈哈一笑，話鋒一轉道：「老兄弟，你怕蛇？」

仇如海道：「不怕，但却討厭這個東西。」

雷嘯天道：「既然不怕，那爲什麼在咱們剛見面的時候，在那荒草泥沼的地方，老兄弟却失聲後退呢？」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彼時夜深天雨，小弟看不清那是什麼東西，認爲避上一下，總比逞強而罹無妄之災好得多！」

雷嘯天聞言楞了一楞，久久沒有接話，半天之後，方始若有所感的長嘆一聲，慨然說道：「愼言謹行，老兄弟金玉之言，愚兄獲益良多！」

仇如海有心改換話題道：「聞名勝似見面，小弟十分後悔來這『天下……』」

話尚未完，雷嘯天突然神色一變，身形一閃到門口，猛地將門拉開，只見一條嬌捷無倫的奇特黑影，一閃無踪！

雷嘯天冷哼一聲，飛身要追，仇如海却一笑道：「隨他們去吧！」

雷嘯天心頭一懍，道：「老兄弟原來早發覺有人偷窺了？」

仇如海道：「也不算早，在他們剛剛登樓時候知道的。」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老兄弟說『他們』？」

仇如海道：「不錯，是兩個人。」

雷嘯天搖頭道：「愚兄却只看到一個影子！」

仇如海道：「小弟正爲此事不解，登樓時是兩個人，但却不知爲了什麼，內中一人突然沒了聲息，眞怪！」

雷嘯天對仇如海的分說，十分不以爲然，耳聞不如眼見，他只見到一個人影，那是決沒有錯。

仇如海沉思剎那，道：「也許還能找出內中道理，雷老哥咱們出去看看。」

雷嘯天本是十分欽佩，現在却有些不高興了，他認爲仇如海應該知道是聽錯了，那並不丟人。

仇如海說着，已起身開門而出，雷嘯天決心要看個究竟，遂跟了出去，那知剛到門口，仇如海指着地上說道：「雷老哥請看！」

雷嘯天注目處，祇見門際有兩個極淺的足印，淺到若不仔細注意，幾乎看不出來，不由說道：「這是一個人的！」

仇如海說道：「不錯，雷老哥再看樓堵！」

雷嘯天移步樓梯口間，果然看到兩個人的脚印，一深一淺，那淺的明明和門口的痕跡是一個人所留！

仇如海適時說道：「很幸運，今夜天雨，他們又是自花園而來，才能留下脚印，不過却更使小弟感覺不解了！」

雷嘯天此時正自慚自罰，心中不安，聞言道：「老兄弟說『他們』的時候，愚兄尚不心服，並認爲老兄弟有些剛愎自用，如今却證明是愚兄錯了。」

仇如海一笑，道：「這沒有什麼，因爲雷老哥確實祇看到一個人。」

雷嘯天頷首道：「愚兄經老兄弟提醒，也覺得此事可疑了，另外那個足跡重些的人，怎麼突然間形踪消失的呢？」

仇如海肅然道：「假如突然消失的這個人，所留足印是淺的那個，如今不見的一個，却是個功力差的，怪！」

說着話，二人步回房中，房門却未關閉，各自歸座之後，雙雙沉默無言，都在苦思這怪事的究竟！

突然，仇如海打破沉寂，道：「看來這『天下武林』店，果然隱藏着什麼！」

雷嘯天濃眉一挑，道：「老兄弟想查個究竟？」

仇如海道：「小弟初出江湖，對新奇事，自是不願放過！」

雷嘯天話鋒突變，道：「老兄弟到底不願放過些什麼，愚兄實在不願意詢問和知道，不過愚兄早來些時日，深知此店非善地，正自懊悔，天幸使老兄弟也駕臨此處，暢談之下，愚兄深覺與老兄弟有相見恨晚之慨……」

話未說完，仇如海已接口道：「小弟孤零，天涯飄泊，有幸踏入江湖，就能與老哥這種肝胆義氣的朋友相逢，這是上蒼憐我。」

雷嘯天神情轉爲嚴肅，道：「蒙老兄弟不棄下交，愚兄不得不妄發句痴言，這『天下武林』店，恐非善地，老兄弟最好少作逗留！」

仇如海不能洩露心中大事，迫得祇有含糊相應，雷嘯天看在眼裏，錯將仇如海不信自己所言，沉重地又道：「愚兄在此已有三月，三月來，愚兄偵知『天下武林』占，幾乎遍佈天下，凡省城巨鎭，無處無之……」

仇如海接口道：「小弟想象得到，此占必然遍及天下！」

雷嘯天眉頭一皺，道：「愚兄話還沒有說完！」

仇如海歉然一笑，道：「雷老哥恕罪，請接說下去。」

雷嘯天本待作罷，但轉念想到仇四海雖然懷具一身罕奇功力，却無經驗，既想交此朋友，理應說出所知一切，遂正色道：「據愚兄所知，每一『天下武林』店中，維樓四座，武樓六處，威室十八間，揚屋三十之數，敞房二十大間，總說起來，吃用消耗，日費約需百金，再總括愚兄現知道此店數目，是七十二處，則每日費用至少七千金以上，敢問老兄弟一聲，這『天下武林』店的主人，能有多大的家當？多少財富？……」

仇如海深覺雷嘯天情誼可感，不由也現露出眞面目，遂以沉重的語調，知友商討大事般的神情，道：「雷老哥，其實說起來，這些都不是要緊的事，要緊的是，此店之主傾盡財富，四方招聚英豪，目的何在？」

雷嘯天雙目突射神光，激動的說道：「兄弟一針見血，對，目的！此人目的何在？」

仇如海突然問道：「雷老哥，你可曾見過此店主人？」

雷嘯天搖頭道：「愚兄曾對宇文顯說過，想拜見店主，却遭婉拒，不過愚兄却發覺宇文總管，似乎也不能隨便見到店主人！」

仇如海劍眉一挑，喃喃說道：「看來要見此人，是困難重重，除非……」

雷嘯天虎目轉動，道：「老兄弟寄居此店的目的，莫非就爲着要見店主人？」

仇如海心中一驚，搖頭道：「小弟說過是好奇心重，心中也着實仰慕此店主人的慷慨義氣，能見上一面自然是好的。」

雷嘯天沒再開口，似乎在品嚼仇如海這句話的眞正意味，又像是他自己在想着什麼心事。

仇如海看在眼中，心裏泛起一絲愧意，下意識的自茶壺中替雷嘯天斟了一杯茶，自己也斟了一杯，又道：「雷老哥一住三月，不知是等人還是別有原故？」

雷嘯天極憂慮的長吁一聲，道：「愚兄爲了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仇如海哦一聲：「要緊的人？」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又長吁了一聲，但却沒有回答這句話，仇如海識趣的改變話題，道：「適才宇文總管似有心無意的說，此店不日有位名震天下的奇客駕臨，不知雷老哥聽到沒有？」

雷嘯天又看了仇如海一眼，誠摯的說道：「兄弟不必拙笨的改變話題。」

仇如海嫩臉一紅，道：「雷老哥多原諒，小弟祇是不想叫您爲難。」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愚兄總算沒有看錯兄弟，兄弟懷一身罕絕功力而入江湖，却對江湖中事，絲毫不解，實乃『武林赤子』！」

仇如海羞澀的一笑，沒有接話，實在，他對江湖中事，確是「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

雷嘯天接着以開朗豪放的聲調，說着：「愚兄敢說『書有未曾經我讀，話無不可對人言！』，此次不惜寄居斯店，爲是的便於打聽家父的消息！」

仇如海肅然起敬，道：「雷老哥請原諒小弟拙笨，不知伯父大人……」

雷嘯天突然神色一正，說道：「兄弟看愚兄這個人，還能交嗎？」

仇如海莊重的說道：「得友能如雷老哥者，天之賜也！」

雷嘯天神色越發鄭重，說道：「兄弟說得愚兄太好了，仇兄弟，愚兄有些自不量力，想與老弟你再作深交，老弟意下如何？」

仇如海慨然有欣色起座道：「這是小弟早就想說，但還沒有說出來的話！」

話聲一頓，仇如海驀地拜倒，道：「大哥在上，請受小弟一拜！」

雷嘯天神色莊嚴，立即撲身而拜，道：「今結金蘭之盟，自茲兄友弟恭！」

仇如海恭答一句，說道：「肝胆照德格！」

雷嘯天揚聲道：「生死禍福共！」

仇如海再接一句道：「天為證，地為憑！」

雷嘯天虔誠朗說道：「守仁、信、忠、愛！戒淫、妄、殺、盜！」

仇如海突自身畔取出一柄匕首，刺破左臂，滴血道：「違者天誅！」

雷嘯天接過匕首，刺肱滴血相合，道：「背者地滅！」

四手倏地相合，四目虔誠正容相視，弟拜，兄扶，雙雙把臂而起，彼此俱皆現露出無比的欣慰。

雷嘯天轉身步向室內，將門推到大開，探頭門外略為左右顧盼，仇如海不由頷首欽服。

若談機密事，閉門正惹人疑，仇如海聰慧無比，雖然未在江湖道上行走，但有解一而悟十的天資。

果然，雷嘯天大步而回，低聲道：「家父名列十奇之內，愚兄為尋父踪，藏起一半功力，若論眞正技藝，五十回合內宇文顯必敗！」

仇如海聽到這裏，十分不安而慚愧，並為難久久，盟兄推心置腹，自己却因為事關大仇，仍不能吐訴眞情！

金蘭盟誓，言猶在耳，這樣對待盟兄，豈不是無信而不忠？想到此處，不由汗流浹背。

適時，雷嘯天却又神色帶着愧歉的樣子道：「賢弟要原諒愚兄一件事情，那就是有關家父的名字，因關聯着不少人命，目下不便相告，不過……」

仇如海立即接口道：「小弟也不是少林一派的門下弟子，身世凄凉，仇深似海，正要向大哥請罪，暫恕不能……」

話尚未完，突然傳來脚步之聲，雷嘯天濃眉一皺，目光瞥處，發現角落的棋盤，立即悄聲道：「兄弟懂那個？」

仇如海一掃棋桌，點了點頭。

雷嘯天隨即示意，並一閃到了棋桌旁，以迅捷而熟練的手法，佈好一局殘棋，仇如海已到桌前，遂立即入座。

雷嘯天故意把檀木盒中的棋子，抓得如珠落玉盤般響，然後一聲歡呼，放落一子，拍手道：「厲害厲害，仇兄弟幾乎把我逼昏了頭！」

仇如海置子「打岔」，說道：「雷兄你先慢得意，這是兵法中的『誘敵』一策呀！」

剛好這句話說完，人影現處，進來了兩個人，雷嘯天認識他們，不由含笑頷首起座道：「華兄丁兄好，還沒休息？」

來者正是那自稱老窮酸的華心易，和二麻子丁大寶！

華心易神色慌張，首先將門闔死，並且立刻向適才仇如海所坐的軟椅，似乎不能支持般，頹然坐下！

但他剛剛坐下，心中却已暗暗冷笑，軟椅餘溫尚存，足證室內的兩個人，弈棋出聲是故弄玄虛！

丁大寶却站在一旁，神色失常，雷嘯天皺眉道：「兩位遇上了什麼事？」

華心易一指丁大寶道：「叫他說吧，我……唉！」

丁大寶麻臉灰白，期期艾艾的說道：「我們兩個人活不成了！」

仇如海一楞，道：「為什麼？」

丁大寶遂將大廳上所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仇如海哼了一聲，才要開口，雷嘯天却長嘆，一聲搖頭道：「不是我姓雷的怕事，實在是沒法替兩位出面。」

仇如海聞言心中一動，暗忖：「奇怪！大哥不是這種人呀？」

華心易却已求告似的，向仇四海道：「老頭兒也沒敢指稱雷爺帮忙，祇想請仇爺向宇文顯總管說句好話，我想宇文總管會給仇爺您個面子。」

仇如海沉思未答，雷嘯天却說道：「仇兄，人家找你，能答應就點個頭，不能的話也告訴兩位一聲，量力帮忙嘛，這用不着為難。」

仇如海試探一句，道：「雷兄聲望經驗，大大高過小弟，怎不帮忙呢？」

雷嘯天暗讚盟弟的聰明，答道：「仇兄是在逼我了，箇中道理現在不能說！」

華心易突然以焦急的聲調道：「老頭兒沒那個經驗，不過丁老弟曾直指過宇文顯，證明他是決心要殺我和丁老弟，救命的事……」

雷嘯天竟以江湖口吻接話道：「誰不知道『天下武林店』，在武林中的地位，好端端的那個又肯不顧自己的性命，自惹麻煩！」

仇如海瞭然大哥堅拒對方，必有道理，立刻接着道：「小弟正要這樣告訴華、丁兩位，雷兄說的再對沒有了，作事要度德量力，因此小弟也碍難相助。」

華心易神色慘變，道：「兩位乃武林俠義中人，眞肯見死不救？」

雷嘯天搖頭道：「華兄看錯了，雷某未必是有俠義的心腸。」

華心易轉對仇如海道：「仇爺正當英年，莫非……」

仇如海搖頭道：「兩位請不要難為小弟可好？」

華心易看了丁大寶一眼，道：「丁老二，死就死吧，人生有處，死有地，這年頭不能以貌取人啦，我窮酸臨死總算又得了個教訓。」

說着，他拉住了丁大寶的手，開門而去。

雷嘯天示意仇如海，雙雙送出門口，目睹華心易丁大寶下樓而去，仇如海忍不住開口道：「大哥……」

雷嘯天立即搖頭示意，推開樓窗，目送華、丁二人穿過花園，失去踪影之後，才對仇如海道：「賢弟怪我沒答應帮他們忙？」

仇如海搖頭道：「小弟先曾奇怪過，後來想，大哥必有道理。」

雷嘯天冷哼一聲，道：「匹夫們也太小瞧我們兄弟了！」

仇如海一驚，道：「大哥可是已有所見？」

雷嘯天一笑道：「說起來應該感謝兄弟，和那老奸巨猾的華心易！」

仇如海霎霎眼道：「小弟想不明白內情。」

雷嘯天又是一笑，道：「賢弟忘了，外面在落雨！」

仇如海也笑了，道：「小弟疏忽，他們果然足無濕印！」

雷嘯天又道：「華心易來才五日，住敝房，整天海闊天空窮扯沒完，但他剛才坐於賢弟坐過的軟椅之上，竟以手試溫，這是有生命危險的人，能從容作到的嗎？再說，他們若未經高氏兄弟同意，能進入那道『紅門』嗎？」

仇如海頷首道：「今夜若無大哥在旁，小弟準定上當無疑！」

雷嘯天一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祇不過是宇文顯無法摸清兄弟的來路，要他們來此一試罷了。」

仇如海却恨聲道：「小弟幼讀雜記或史說，最恨以情感騙人的伎倆。」

雷嘯天長嘆一聲道：「這樣說來，兄弟最後怕對江湖武林，恨之入骨了！」

仇如海絕斷的說道：「設遇此等人，小弟決不輕饒！」

雷嘯天道：「兄弟先別下此斷言，天下事有時難料得很呢！」

仇如海搖頭道：「看來對江湖是非，多管多錯，不問是最好！」

雷嘯天正色道：「這却失去我等的本份了，行事貴求心安，作事貴在篤誠，記住兄弟，無心之失不必咎歉自罰！」

仇如海頷首再三，兄弟二人才回轉房中，時已深夜近明，不再閒談，熄燈歸臥，抵足而眠。

× × ×

「維」樓四號，是座奇特的獨樓，牆高六尺，幾與樓平，佔地二十丈見方，樓却祇有五丈略深！

樓外，草坪如茵，奇花四佈，高雅至極，圍樓圓徑，以細小蛋石舖成，人行其上，沙沙作聲。

此時，「武」字樓中的仇、雷二人，不過剛剛臥睡，但這「維」字樓四號的樓上，却還燈明火亮！

一張紫檀八仙桌，擺着八樣上等可口的佳餚，宇文顯和侯騰雲，末座相陪，上首座上，坐的竟然是那華心易！

華心易背後牆角地下，蜷仆着一個人，麻面，是那丁二麻子丁大寶，翻着一對死魚眼，動也不動！

華心易仰頸乾掉杯中酒，宇文顯立即又恭敬的斟滿一杯，華心易冷冷地盯了宇文顯和侯騰雲一眼，道：「天就亮了，先令人把丁大寶抬出去！」

宇文顯連聲說是，目注侯騰雲道：「侯兄辛苦一趟吧。」

侯騰雲雖然滿肚不高興，却不敢有所表示，站起來把丁大寶一提，挾於臂間，大步而去。

侯騰雲走後，宇文顯含着阿諛的笑臉，道：「宇文顯自太原分店調此，始終沒有機會去總店向諸前輩叩安，因之不識老人家金面……」

華心易冷哼一聲，說道：「本店凡調升分店總管的門下，皆須先去總店恭聆訓諭，你省了這一個步驟，可知道是因為什麼？」

宇文顯恭敬的答道：「文顯不知。」

華心易嘿嘿一笑，道：「一是主人的恩典，再是你有個好姑姑！」

華心易說完這句話，目射寒光，直瞪着宇文顯，似等答覆，宇文顯却低頭迭聲說「是」，不接下文。

華心易於是一笑，又道：「每年的『值年總巡監』，自總店走時，你姑姑都特別為你美言幾句，你才能安然主持此處分店四載！」

宇文顯不能再不開口，他雖然未見得正經，但對華心易一再有所指的說他姑姑，竟也漲紅了臉，勉强說道：「家姑為人很好。」

華心易神色一正，道：「但這次老夫輪年總值，你姑姑却沒有替你關托！」

宇文顯微一皺眉，尚未答話，華心易已接着又道：「她死了！」

這單調冷酷的三個字，使宇文顯心胆一寒，道：「敢問家姑是得了什麼病？」

華心易嘿嘿兩聲，道：「蒙主人『玉符』賜死！」

宇文顯神色大變，惶恐起座，道：「主人可有罪及晚輩之諭？」

華心易突然狂笑數聲，音若夜梟之鳴，道：「這要看老夫的巡監稟卷了！」

宇文顯深揖道：「祈前輩周全。」

華心易冷哼一聲，道：「就憑這一句話？」

宇文顯上步，悄聲道：「晚輩另有所敬。」

華心易再次仰頸乾杯，道：「這杭州分店，是個肥缺呀，哈哈哈哈……」

宇文顯也陪着嘻哈幾聲，道：「晚輩心裏有數。」

華心易老鼠眼一翻，道：「老夫可沒有數，宇文老弟，這裏祇有咱們兩個人，何不打開天窗說句『亮話』？你這『數』是多少？」

宇文顯伸出了一個手指頭，笑嘻嘻地說道：「晚輩湊個整數。」

華心易冷冷地瞥了那根手指頭一眼，道：「一千？」

宇文顯連連擺手，道：「一萬！」

華心易哼了一聲，道：「一年就算他三百天吧，四年是一千四百四十天正，去年是雙四月，日子眞不算短呀！」

宇文顯立即改口道：「再加一倍！」

華心易長嘆一聲，似自語般說道：「老夫記得有位古人，他曾奉帝諭鑄錢，而致富甲天下，人皆仰其鼻息而活，結果却是活活餓死！」

宇文顯心頭一沉，道：「晚輩全部存儲，共計叁萬金不到……」

華心易突然含笑插口道：「咱們就如此作數，老夫收你三萬，保你再在這杭州分店主四年了，來來來，宇文老弟，為此喜訊乾一杯。」

宇文顯哭笑不得，强顏開懷，乾了杯中苦酒。

適時，侯騰雲由外歸來，華心易冷着一張乾臉，道：「辦好了？」

侯騰雲躬身道：「屬下辦理妥當，特來禀告。」

華心易頷首，說道：「很好，和誰去的？」

侯騰雲道：「飛鼠于施。」

華心易哦了一聲，道：「這于施可是總店『名牌』上，已有號數的門下？」

侯騰雲猶豫刹那，道：「不。」

華心易突然一拍桌案，道：「侯試領，你這是什麼居心？」

侯騰雲訥訥不能答對，華心易怒聲又道：「憑丁大寶這種狗屁東西，會知道『錢順興』的死因？會疑及『黃學文』的去處？你是幹什麼吃的？」

侯騰雲期期艾艾地說道：「屬……屬下一時……一時大意……」

華心易厲叱，道：「住口！老夫看你，你不是大意，是有心偷懶，要都這樣辦事，老夫也該躲在騷娘們懷裏，享點艷福了！」

侯騰雲垂頭不語，華心易冷哼一聲，道：「沒別的可說，明、後天『高爺』就到，你是『高爺的人』，到時自己去向『高爺』分辯吧！」

宇文顯適時起座道：「總監，晚輩能否暫時告退，準備適才總監囑咐的大事，並在各處仔細的再巡視一下？」

華心易把頭一點，道：「這是正經事，祇管去你的。」

宇文顯答應一聲，瞥了侯騰雲一眼，道：「侯試領平日十分謹慎，此次可能因總監在座，心急面聆教益，疏忽了些，仗祈總監担待一二。」

華心易嗯了一聲，道：「你用不着多說這些，是非老夫自己有數！」

宇文顯迭聲應是，退出了「維」樓四號而去。

宇文顯剛走，侯騰雲已上步以哀求的聲調道：「總監請恕屬下這遭……」

華心易擺手冷冷地說道：「沒有商量，除非……」

他故意停下話鋒，侯騰雲熟知世態人情，立刻道：「祇要總管吩咐，屬下沒有不賣命的。」

華心易點點頭低語道：「你在這分店三年了，對不？」

侯騰雲道：「是三年零一個月多三天了。」

華心易道：「可知宇文顯有本眞賬，藏在那裏？」

侯騰雲心中一喜，道：「知道。」

華心易道：「取來！」

侯騰雲面露難色，說道：「請寬限三日。」

華心易道：「這麼難？」

侯騰雲悄聲道：「此賬藏在四處厲害埋伏之間，三天之內必可呈上。」

華心易哼了一聲，道：「一天半，還要算上今夜！」

侯騰雲剛要再求，華心易揮手道：「你可以走了，願不願意幹隨你！」

侯騰雲不敢再說什麼，躬身施禮而退，華心易却突然仰頸又乾了一杯酒，嘿嘿哈哈的大笑連聲！

接着，他笑聲突止，自語道：「老夫不信，摸不出你小子的來路，哼！」

哼聲之後，他閃身而出，疾步下樓，樓下門口，恰與宇文顯相遇，宇文顯閃身而讓，肅手欲言，他突然道：「咦？你再退到門外！」

宇文顯不得不遵諭，退出樓門。

「進來！」

華心易再次吩咐，宇文顯忍着滿腹怒火，含笑而進。

華心易瞥望了宇文顯足下，那前後兩次所留的四隻濕脚印一眼，一拍枯瘦的黑臉恨聲道：「原來如此，是老夫太大意的了！」

話聲中，他立即附着宇文顯之耳，低低吩咐久久，然後目射寒光，嚴肅的對宇文顯道：「聽明白了沒有？」

宇文顯點頭示意，華心易說一聲「快」，身形閃處，已疾射而去，眨眼身影消失在細雨中。

「武」字樓前，花圃坪間，人影幢幢，燈光明暗不已，人聲時遠，有時近，終於停在「武」樓一號窗下。

一人壓着嗓門，道：「什麼樣，要不要上去搜一下？」

又一人道：「要上去你上去，我可不惹麻煩！」

前一個人哼了一聲，道：「胡老三，你就這點胆？」

胡老三也還一聲哼，道：「你胆大，你就進去。」

「丁二麻子胆倒大，現在怎麼樣？」

前一個呸了一聲，說道：「胡老三，你簡直越來越混了，咱們這是奉命行事，就算吵醒了仇爺和雷爺，一切都由總管作主……」

胡老三也呸了一聲，道：「徐老五，咱們不知道是那個混蛋，現在你可以說有總管作主，到時候駡你小子的，可也就是總管！」

他們正抬着槓，人影一閃，宇文顯巳到，沉聲叱道：「怎麼樣，可曾發現那個姓華的老狗！」

徐老五躬身道：「還沒有，小的正要和胡老三上『武』字樓搜。」

宇文顯眉頭一皺，道：「你們去不得，這一號樓我自己搜，另外五處爾等可以分別搜索，然後派兩個前後守在一號就成了！」

徐五、胡三應聲而去，宇文顯却沉思刹那，拾堦登了這「武」樓一號，立於門前輕叩門環。

半晌之後，室燈亮起，雷嘯天以不耐煩的聲調道：「什麼人，深更夜半，放着覺不睡，鬼吵個屁！」

說着把門推開，一見是宇文顯，接着又道：「總管，難道咱們這家店，也有地面上的人來查？」

宇文顯明知雷嘯天有心諷嘲，故作不解，道：「雷兄多原諒，小弟萬不得已前來打擾，店中出了點事故，我們正在搜索兩個人，所以……」

仇如海和雷嘯天，在窗外徐五、胡三談話時，就已經醒了，雷嘯天開門，仇如

海巳立於其後，此時接口道：「是什麼人，姓什麼？」

宇文顯道：「一個叫華心易的老頭兒，和一個麻面姓丁的大漢！」

仇如海劍眉一皺，道：「他們出了什麼事情？」

宇文顯早巳想好了措辭，道：「行爲不檢，被本店限時明晨離開，不料他倆竟聯合行竊，潛進『紅門』，偷去了千兩黃金！」

仇如海冷着一張俊臉，道：「總管可是要進房搜查？」

宇文顯含笑搖頭道：「小弟怎敢，祇是知會兩位一聲，請兩位若發現這兩個人時，通知敝店，則小弟感甚。」

仇如海道：「在下義不容辭！」

宇文顯拱一拱手，道：「吵擾了，告辭。」

仇如海適時聲調一揚，道：「總管慢走一步！」

宇文顯道：「有何吩咐？」

仇如海正色道：「總管若擒住華、丁二人時，可否知會在下一聲？」

宇文顯微一皺眉道：「仇朋友可能告知原由？」

仇如海道：「在下認爲千兩黃金有價，兩條人命無價！」

宇文顯冷笑一聲，道：「仇朋友的功力及仁義，我是由衷佩服，但對江湖上的事，却知道得太少，此事碍難從命！」

仇如海也冷笑一聲道：「在下認爲，人間道理一般平，江湖也罷，武林也好，爲千兩黃金而殺二命，總太殘酷了些！」

宇文顯哦了一聲，道：「是我誤會仇朋友的用心了，仇朋友你敬請放心，敝店一非官府，二非帮會，怎敢隨便殺人！」

仇如海無言可答，雷嘯天却嘿嘿兩聲，說道：「雷某有一事不明，可否請教一二？」

宇文顯道：「雷朋友何必客氣，請講當面。」

雷嘯天道：「貴店這千兩黃金放在何處？」

宇文顯道：「在賬房間內！」

雷嘯天道：「有人看守？」

宇文顯道：「本來有人，但被盜時恰無人在！」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總管敢保證被盜之時，確實無人？」

宇文顯面帶不悅之色道：「當然可以保證！」

雷嘯天道：「保證一人沒有？」

宇文顯哼了一聲，道：「雷朋友顚倒一句問話，不知是何居心？」

雷嘯天正色道：「很簡單，我不信沒有人在！」

宇文顯揚聲道：「本總管誓言爲證，被盜時無人在場！」

雷嘯天驀地哈哈一笑道：「恕雷某愚笨，請問總管，被盜之時，貴店賬房之內既是無人，又怎知這千兩黃金是華、丁二人所竊呢？」

宇文顯一時語塞，竟然答不上話來！

雷嘯天深知刹那之後，宇文顯必然會想出答對的言語，因此不容宇文顯有思索的時間，接着又道：「仇兄弟爲人仁厚，說話行事，總給人留幾分情面，說實話，他是根本不信華、丁盜金的事，想問個明白！」

宇文顯此時巳想出答對話語，道：「雷朋友祇知其一……」

雷嘯天決不容他把話說完，接口道：「當然囉，若是總管也覺此事可疑，誠恐經仇兄弟一問而有失貴店尊嚴，那就又當別論了！」

宇文顯表面怒形於色，說道：「好好，就按仇朋友的辦法，不論誰搜到華、丁二人，必先請雷、仇兩位大駕親自一問就是！」

雷嘯天捧了宇文顯一句，道：「看來總管確有與衆不同的風度！」

宇文顯氣哼哼的拱手道：「不敢當這種語讚，告辭！」

話聲中，他也對雷、仇二人一拱手，轉身下樓而去！

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望一眼，彼此作了個勝利的微笑，將門虛掩，那知宇文顯却更開心，慶幸雷、仇巳入羅網！

宇文顯走後不久，雷嘯天虛掩着的房門，突然被人悄悄推開，那華心易神色倉惶的一閃進來！

雷嘯天故意背對着華心易，暗中示意仇如海不要開口，然後上下打量了華心易一眼，冷冷地說道：「宇文總管剛剛在找你！」

華心易露出可憐的神態，道：「雷爺仇爺請多帮忙，他們是想要我的命！」

雷嘯天淡然說道：「沒有那麼大的仇吧！」

華心易搖頭道：「兩位不知道，他們想殺我和丁大寶滅口！」

雷嘯天沉色厲聲道：「你是多麼不得了的人物？文能知道甚麼不得了的秘密？竟致勞動得宇文總管殺你滅口？哼！」

華心易哭喪着那張瘦臉，道：「誰說不是，就因爲丁大寶說了甚麼姓錢的，姓黃的胡話，使店裏上上下下不安，把小老頭也牽累上了。」

雷嘯天道：「丁大寶呢？」

華心易擺頭道：「不知道，我倆個被逼的散開……」

話未說完，雷嘯天冷笑一聲道：「你們是怎麼混進那道『紅門』的？」

華心易道：「丁大寶的主意，騙使高氏兄弟離開長櫃，然後混進『紅門』，就來找雷爺和仇爺。」

雷嘯天聳肩一笑，道：「宇文總管的話，你想必都聽到了？」

華心易點頭道：「聽到了，這明明是『欲加之罪』，試想，老頭兒和丁大寶顧命不暇，偷盜千兩黃金何用？」

雷嘯天濃眉緊縮，道：「你找我和仇兄弟，有何用意？」

華心易道：「實不相瞞，只是求生而巳。」

雷嘯天頷首道：「好，你候着！」

話聲中，雷嘯天轉身奔向窗房，推窗要喊，華心易三步兩步跑上前去，一把拉住了雷嘯天道：「雷爺要幹甚麼？」

雷嘯天道：「請來宇文總管，一談你和丁大寶的事情！」

（未完・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芥大師被暗殺，背上插着一把七孔刀，衆人懷疑是方敏行兇，他雖極力否認，鐵行頭陀仍不相信，方敏懷疑是揮雲老怪，引起一塲爭鬥，一位不知名的青年書生出來排難解紛，總算將事態平息，方敏交由極樂眞人看管，千芥大師的屍體由鐵行頭陀和百丈禪師辦理身後事，二人發現千芥大師的屍體左手五指緊握，指縫中露出藍色的一縷絲綢，雖然她桌上留字是方敏殺的，恐怕兇手嫁禍，極樂眞人將方敏帶回靜室，要他將崑崙三子，馬算子毒殺，方敏不肯，此時青年書生闖入，直斥極樂眞人是假冒的，溫魂也趕至，二人圍攻書生……

眞假難分辨

假極樂眞人一聲怪笑，雙掌姿勢不變，又一齊向前推到，內家眞力，勢如排山倒海，那年輕書生本來已然受傷，萬難抵敵，但就在這緊急關頭，魔母溫魂突然身形一幌，「呼」地一掌推出，年輕書生忙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反手一拳，「轟」地一聲巨響，將牆擊破，同時，在碎磚紛飛，方敏愕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之際，伸指便彈，一彈便彈中了方敏腰際的軟穴。

方敏又正運氣在左面小腿，在防禦小腿上所中的那枚毒針，腰間關穴，並未運氣閉住，立被那年輕書生封住，那年輕書生動作也算快疾，中指一彈中方敏的穴道

邪魔逞陰謀

，立即五指疊伸，幾乎在封住方敏的同時，已將方敏劈手抓了起來。

他將方敏抓起的時候，牆上所落碎磚，尚未及地，反手一掌，掌風到處，碎磚帶起一陣厲嘯，向身後魔母溫魂及假極樂眞人襲去，把兩人阻了一阻，他已然將方敏挾在脅下，「刷」地向外竄去，一竄出，立即身形滴溜溜一轉，仍然回到那靜室的窗下，只見兩條黑影，假極樂眞人在先，魔母溫魂在後，也「刷刷」地從牆上破洞中，穿了出來，一個起伏，便已經竄出丈許，略一停頓，便左右分開，直向前面追去。

那年輕書生一見兩人向前，伸手悄悄地推開了窗戶，便縱身一躍，便躍進了靜室之內，再由破門處竄出，直赴正殿，出了大門，一逕下山去了，方敏被他挾在脅下，穴道被封，既無法掙扎，又不能夠出聲呼喚，不知是吉是凶，心中焦急之處，但是他可以明白的一點，就是溫婆婆確是和假極樂眞人成了一路！這件事，在他心中引起的震動，實在比身受人制更要難過，心中連聲嘆氣，不明白溫婆婆何以要這樣做法，而不在明天堂堂正正地，和崑崙三子說明，崑崙聖書確是未在自己的手中！一面想，一面只覺得兩耳風聲呼呼，被那個年輕書生挾着，直向山上馳去……

如今且擱下方敏和那年輕書生不理，單表溫魂和假極樂眞人，一齊向外追出，他們只當那年輕書生一逃去之後，必然是拚命地向前飛竄，却未曾料到那年輕書生一出牆洞後，立即就身形一轉，反到了他們的身後，而且緊跟着又躍入靜室之內，由正門走了出去。兩人各追出了里許，未見年輕書生踪影，又折了回來，在靜室前碰見了，各自問了一聲，道：「沒有追到麼？」

溫魂道：「這事可不很妙哇，那廝中了我一掌，雖然受傷不輕，可是身形還那樣快法，若是明天他又復來到，只怕你我便要樂極生悲了。」

假極樂眞人「哼」地一聲，道：「如今這樣一來，明日之局，也只好見機行事了！」溫魂面色一變，道：「牛鼻子，你說什麼？可是明天要出賣我？」

假極樂眞人一聲詭笑，道：「誰叫你剛才只顧那楞小子，擱了我一掌，否則他們兩人，又那裏走得脫？」

溫魂一怔，心想自己剛才確是怕假樂極眞人威力無匹的兩掌，連方敏也傷在內，所以才發掌阻攔的，也是因爲這一掌，才被那年輕書生趁隙一掌，打破了牆壁得以脫身，但她絕不以爲自己此擧有什麼不對，冷笑道：「牛鼻子，你可莫高興，這事可是你自己走上門來的，若是虎頭蛇尾，想出賣我，你自己一樣不得安穩！」

假極樂眞人一笑，道：「笑話，你還能當衆揭穿我眞面目麼？」

溫魂道：「那要看你怎樣對付我了！」假極樂眞人呵呵一笑，道：「久聞你爲人厲害，如今領敎，果然名不虛傳，但是你可曾想到，我如今總還是極樂眞人，人家是信你的話，還有信我的話？」

溫魂也報以「呵呵」大笑，道：「牛鼻子，我豈有未曾想到這一點的，你本領也確可以和極樂眞人相比了，但總是還差一點，若是叫你當衆以內家三昧眞火，熔爛銅鐵，你可能做得到？」

假極樂眞人面色一變，半晌方道：「老魔婆，那丫頭吃了你一掌——」

溫魂訝道：「你說誰？」假極樂眞人道：「我是說那書生，他乃是女扮男裝，難道你未曾看出來麼？」

溫魂心中猛地一怔，立即閃過了三個字：葉映紅。崑崙三子能一眼便看出他所使來，制服西崆峒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的手法，是出自崑崙聖書，可知那崑崙聖書，到底還是落到了她的手中！

看官，作書人曾經前文表過，那崑崙聖書是被血手印紅掌祖師，在追趕那個矮子之際，在極偶然的情形下得到的，不過魔母溫魂却不知道這些情形，一聽到那年輕書生乃是女扮男裝，自然立即想到了葉映紅身上，因爲她始終認爲那崑崙聖書，是在葉映紅的手中，忙道：「牛鼻子，你再說下去！」

假極樂眞人道：「那丫頭年紀輕輕，武功如此之高，雖然大是邪門，但她背後中了你一掌，胸前又被我眞力一衝，只怕受傷非輕，明天不一定能上山來揭露你我的計劃，不如仍按原來所定的辦法，你看如何？」

溫魂冷笑一聲，道：「當然是這樣，你如今至少是極樂眞人，明日對付那些人，一開始時可得多出些力。」

假極樂眞人點了點頭，回到室內，在牆上起出六枚鐵針來，置於懷中，向溫魂點了點頭，溫魂便自離去。

這兩人成爲一夥，策劃了如此鉅大的陰謀，要將正派武林中的高手齊集於武當山之際，一網打盡，若眞是按照他們的計劃可以實現，則結果當然是千古以來，武林中空前未有的大浩刦。如今假極樂眞人的身份未明，手中有六枚含有劇毒的鐵針，要用來加害高手，當眞是再容易也沒有，這件陰謀能否完成，暫且不表，那假極樂眞人的來歷，却先向讀者交待一番！原來假極樂眞人一進了溫魂的房間，反命方敏出去之後，溫魂還不知他此來何意，用心提防，假極樂眞人巳然一笑，道：「溫島主，你在數十年前，巳然南到雲貴，北達塞北，無所不至，武林中見聞，自然是廣到了不能再廣的了？」

溫魂只當他眞是極樂眞人，所以不明白他貪夜來此，說這些沒緊要的話作甚，只是漫聲應道：「承奬，承奬！」

假極樂眞人一笑，道：「溫島主，你知道我在未學武之前，是什麼人？」

溫魂心中大是疑惑，道：「此事武林中知道者無多，但是我却知道，道長未學武之前，雙生兄弟兩人，一齊遍訪名師，後來蒙武當守一道長一齊收歸門下，但三年之後，道長那位兄弟便巳死去，不知耳聽傳聞，是否與事實相符？」

假極樂眞人一笑，道：「江湖上傳說，確是如此，但事實却沒有如此簡單，那雙生弟兄中的一個因爲在武當山上作了一件壞事，被守一道長發現，要立斃掌下，清理門戶，却是爲另一個苦苦哀求，得免一死，但被困在山腹迷宮之中，幾達四十年之久！」

溫魂道：「原來如此！」

假極樂眞人又道：「那另一個便是今日的極樂眞人，眞人兄弟情深，他每日均到迷宮之中授那一個的武功，以致那一個的本領實則上和極樂眞人相差無幾！」

魔母溫魂聽至此處，心中驀地一動，暗忖極樂眞人乃方今武林中正派人物第一高手，這類心事，絕無理由來尋自己傾訴的理由，她爲人何等工於心計，淡淡一笑，道：「雖然武功相差無幾，又是雙生兄弟，但是行事心意，却大不相同，是也不是？」一面說，一面以神光炯炯的雙眼，望定了假極樂眞人。

假極樂眞人道：「不錯，溫島主當眞是洞燭知微，一個在武功絕頂之後，便坐關退隱，不再過問世事，但另一個自己身負絕頂武功，却不甘心一生在山腹迷宮中渡過，何況此時守一道長巳死，自度除一人而外，天下巳可再無敵手，因此，便費了數年工夫，竟被他發現了迷宮的通道，那通道在守一道長逝世之際，本巳將出入之法，交代給極樂眞人的，被那一個識通之後，突然在極樂觀中出現，極樂眞人當然大吃一驚，那一個又誑他說在迷宮之內，另發現了一個武林奇學，將極樂眞人騙入迷宮之中，以絕頂內功將迷宮的山壁，推倒了兩幅，那迷宮奧妙無窮，兩幅山壁一倒，整個通道，便完全改變。」講到此處，略頓了一頓，雙目直視溫魂，看她面部表情，有何反應。

溫魂聽到此處，早巳明白眼前這個極樂眞人，正是早年犯規，被武當守一道長禁錮在山腹迷宮之中的那個棄徒，心中大覺高興，但是邪派中人又多了一個高手，却又令她心煩，因此不動聲色，看他如何說法，祇是略作點破，平淡地道：「閣下好妙計啊。」

假極樂眞人哈哈大笑起來，道：「溫島主果然是聰明人，如今我身份未經暴露，祇有溫島主一人知道！」

溫魂仍然不露形色，道：「不知閣下來找我何事？」

假極樂眞人說道：「我自二次出山之後巳曾與馬算子等人交遊過，本來巳捉到兩隻藍蛛，巳想藉一件事，在武當山召集天下武林大會，將這干妨碍着我們行事之人一一除去，如今藍蛛雖失，溫島主，若是你我兩人肯携手合作，祇怕目的仍可達到。」

溫魂本就担心明日之局，不知如何是了，聽得假極樂眞人如此說法，當然投契，兩人又商議了一陣，合力將七孔刀刀尖斷下一塊來，搓成七枚毒針，正在此時，外面人聲鼎沸，巳然鬧出了事，兩人相繼走出，原來是千芥大師，巳然遇害，去了一個强敵，兩人心中當然高興，祇是事後假極樂眞人在方敏處碰了一個大釘子，結果方敏又被人救走，心中煩燥而巳。

閒話休說，一夜易過，第二天一清早，前來武當山的衆人，幾乎全都起了身，絡絡繹繹來到極樂觀前的廣場之上，面對極樂觀，或是席地而坐，或是砍下了樹樁子當作椅子。

不一會，旭日東升，照得極樂觀前白石台階盡皆成了紅色，崑崙三子面色神肅首先出現，接着便是假極樂眞人，鐵行頭陀、百丈禪師，七禽大俠馬算子等人，相繼由觀內走出，台階之上，恰是一個天然的石台，早有座椅排列，衆人紛紛就座，祇空了兩張椅子，本來一張是給千芥大師的，但千芥大師遺體巳然火化，另外一張，專等魔母溫魂，一共祇有九張椅子，倒並不是爲了看不起其餘人，而是這幾個人全是有關的人物，又過了一會，溫魂慢慢地走了出來，冷冷地向各人掃上一眼，也坐了下來。

刹那之間，廣場之上靜到了極點，但聞松濤鳥聲，祇見假極樂眞人站了起來，一本正經地道：「此次武當聚會，各位所接到的柬帖，雖是我們五人署名，但實質上，却是爲了旋風島溫島主，和崑崙三子間的事，如今兩方面總算看在我們的薄面之上，巳然來到，我們責份巳盡，祇是秉公說話，請兩方面自己辦事便了！」

講完，就坐了下來，那一面，三風子立即「唰」地一聲站了起來，道：「聞得溫島主巳然得了敝派的崑崙聖書，爲時巳然一年之久，尚望溫島主擲還！」溫魂却並不站起，冷冷地道：「笑話，你們自己不見了東西，就向人身上混賴。昨晚我與鐵行頭陀對掌，你們都看見了？若是我得了崑崙聖書，一年以來尚不能融會兩家之長麼？那裏還容得你們狂吠亂唁！」

崑崙三子本來祇當有那麼多高手在，魔母溫魂既然來到，一定不敢混賴，如今非但不認帳，而且話還講得如此難聽，不由得齊皆大怒，道：「如此說來，你是不給的了？」

溫魂道：「我根本沒有見過什麼崑崙聖書，說什麼給與不給？倒是三位有興緻的話，老婆子想算一算一年前在洞庭湖傍，你們六人合力進攻老婆子一人的厲害招數！」一面說，一面巳慢慢地站了起來。

衆人俱都知道，魔母溫魂本非善類，絕對沒有安安穩穩，肯將崑崙聖書交出來的理由，但是却也想不到一上來便會說僵，一時之間劍拔弩張，大是緊張，百丈禪師高宣佛號，道：「溫檀越，他人之物，雖得而難以久存，依老衲之見，多一寃家，不如結一交情，崑崙聖書關係崑崙派命脈，若蒙物歸原主，崑崙三子定當感激不盡，昔年過節，還提它作甚？」

百丈禪師究竟是佛門高人，講來心平氣和，片刻之間，氣氛又像是緩和了些，溫魂暗向假極樂眞人一使眼色，假極樂眞人巳然會意，暗一揚手，溫魂看得清清楚楚，他中指和食指之間，巳然藏三了枚染有藍蛛劇毒的鐵針在。原來兩人知道目前武當山上，武功最高的，實則上還是百丈禪師。

百丈禪師和極樂眞人，一佛一道，功力盡皆深不可測，百丈禪師的般若神功，更巳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祇要先將百丈禪師害死，事情巳等於一半成功，紛亂之間，再害上幾個高手的話，便可以大功告成，因此便首先揀中了百丈禪師下手。

祇見溫魂轉過頭來，說道：「老禪師，你這番話雖然講得入情入理，但崑崙聖書確是不在我手中，却是叫我拿什麼來給他們，老禪師若是不講理的話，不妨賜敎幾招，叫老婆子也見識見識上乘的佛門功夫！」

竟然公然向百丈禪師挑起戰來，百丈禪師面色淡定，道：「善哉，老衲巳有二十餘年，未曾和人動手了，溫檀越爲何口出此言？」

溫魂面色一變，厲聲道：「老禪師，你既然不與人動手，爲何盡說風凉話？我今日非要你破一破戒不行！」一個「行」字才出口，身形如飛，衆人祇覺她頭上白髮向上一聳，人巳到了百丈禪師的面前，一言不發，手掌倏地翻轉，當胸便拍。

百丈禪師吃了一驚，忙站了起來，假極樂眞人正坐在百丈禪師的旁邊，早有準備，一見溫魂前來，便叫道：「別動手，有話慢慢說！」身形向前略展，雙臂一伸，左手伸向溫魂，「叭」地一聲，和溫魂手掌相觸，實則上，溫魂與假極樂眞人，眞力相若，但溫魂却故作站立不穩，「蹬蹬」地向後退出七八步去，所過之處，白石台階，盡被踏碎。

而假極樂眞人一上來便是雙臂俱伸，左手與溫魂手掌相交的同時，右手假作攔住百丈禪師，離百丈禪師胸前，不過半尺，中指食指，用力一搓，兩枚含有劇毒的鐵針，挾着極是陰柔的大力，直向百丈禪師胸前的「華蓋」、「璇璣」兩大穴道射去。

那「華蓋」、「璇璣」兩穴，相距一寸六分，同在胸前，同屬「手太陰肺經」，最是重要，尤其是兩穴共點，其所受之害處，此諸頂門上的「百匯穴」受傷，更是厲害。假極樂眞人兩針一經發出，心知相隔如此之近，就算百丈禪師早有預防，也難避過，一定巳然射中，所以也不去觀看後果，一個轉身，向溫魂道：「溫島主莫怪，貧道等此次邀溫島主上山，並非爲了爭鬥，溫島主有話，不妨盡說，何必尋人格鬥？」

溫魂連退出七八步去，兩人原是擬好了計劃，她自然知道假極樂眞人巳然趁機將兩枚毒針射向百丈禪師的胸口，因此注意百丈禪師的動靜，祇見百丈禪師像是一點事也沒有，在自己退開之後，立即坐了下來，面色仍是極爲平靜，心中不禁大駭，暗忖百丈禪師武功難道當眞如此深不可測，能夠中了兩枚毒針，仍然若無其事？因爲相隔如此之近，假極樂眞人又非庸手，絕無兩枚毒針射不中的道理！

聽得假極樂眞人說話身形一幌，也歸座坐下，道：「老婆子話巳說完了，祇有

一句！我未曾見過什麼崑崙聖書，要的，祇有老婆子一個！」

假極樂眞人見自己雙針發出之後，像是泥牛入海，一點聲息也沒有，心中也是大爲疑惑，知道此舉若是不成，自己眞面目難免暴露，連回頭看一看的勇氣都沒有。可知爲惡之人，任是他如何工於心計，手段毒辣，心中總不免發虛。

正在驚疑莫名之際，忽然聽得身後百丈禪師開口道：「極樂道兄，老衲有一事不明，想要請敎！」這一來，假極樂眞人更是驚至神魂皆冒，暗罵這老賊禿當眞是如此神通廣大？祇得硬着頭皮轉過身來道：「老禪師請說！」才一轉過身來，便和百丈禪師慈祥無比的眼光相接觸。同時，百丈禪師的面色平和巳極，毫無怨毒之色，一殺那間，假極樂眞人心神大受震動，從心底深處，感到了自己所作所爲的卑鄙無恥，若是百丈禪師再能以同樣的眼光，向極樂眞人注視片刻，說不定假極樂眞人便會忍不住心神上的那股震動，而自動地將自己的身份坦白出來。

但是，百丈禪師却巳然不能再支持下去，雙眼之中，神光漸漸散去，咀唇動了一動，一刹那間，兩眼巳經黯然無光。原來假極樂眞人在突發雙針之際，百丈禪師雖然立即覺察，他功力深不可測，般若眞氣，隨心意所轉，巳然凝聚胸前。

但是假極樂眞人，和魔母溫魂所鑄的鐵針，其細如髮，而且假極樂眞人發針之時，又是對準着百丈禪師胸前的「璇璣」、「華蓋」兩大要穴而來。那種其細如髮的細針，本來就是專破內家氣功的歹毒暗器，却不是尋常暗器那樣，一將般若眞氣凝聚，便可以反震而出，巳然兩枚鐵針一齊射入。

如果鐵針之上，沒有極毒，則雖然被射中了要穴，百丈禪師一樣不致於支持不住，可是細針之上，不但有毒，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毒物，而是普天下毒物之中，最爲罕見，最是厲害的藍蛛之毒！因此百丈禪師祇覺得一口眞氣提不出來，實則上巳是向椅上倒去，不過他修養巳深，恩怨兩字，根本未存在於他的胸間，明知極樂眞人突然暗算自己，其間一定是有非常的原因，但是却並無報仇之念，反而倒仍想在自己死前，將對方感化，因此還講了一句話，以具有大智慧，大仁心的雙眼望住了假極樂眞人。可惜終於因爲傷勢太重，毒性發作之速，迅即侵入肺臟，竟然連最後一個字都未講出來。

而他總算能在如此要害之處，受了這樣厲害的創傷，尚能講出一句話來，而且雙眼逼視，令得假極樂眞人心神飛散，幾乎禁受不住，就是這份功力，天下也就無人可以及得了。

當下假極樂眞人一見百丈禪師突然之間，雙目黯然無光，知道大功巳然告成，心神一鬆，巳然出了一身的冷汗，向溫魂望了一眼，仍由百丈禪師的屍體坐在椅上，朗聲道：「溫島主，你得了崑崙聖書一事，可是七禽大俠親耳聽令徒說的！」

百丈禪師本來就行止端正，甚少講話，此時雖然巳圓寂，但仍然坐在椅上未動，連就在他身旁的鐵行頭陀，居然也未曾看出這佛門第一高手，巳然爲假極樂眞人毒手害死！祇是注意着溫魂如何回答，溫魂道：「小徒確是以爲他取得了崑崙聖書，可是實際上却並非到手，也不知當年凌霄子方仙，究竟將崑崙三寶，偷下山來之後，是怎樣處置的。崑崙派長老七年之前，不去逼問自己師兄，却於七年之後，向老婆子來撒賴，當眞貽笑武林，無恥巳極得所未聞！」

一連串說話，當眞將崑崙三子罵得狗血淋頭，啞口無言。因爲就崑崙派而言，這件事本來就是本門的醜事，所以崑崙派長老，也從來未曾公開在江湖上追尋過，這次若不是七禽大俠馬算子言之鑿鑿，他們也不會答應在武當山上，公開向魔母溫魂，追討崑崙聖書的。當下三人心中俱皆怒極，「哼」地一聲，向前跨了一步，溫魂見又有機可趁，也「霍」地站了起來，冷笑道：「要動手是不是？老婆子當年你們六人俱都不怕，何況祇是三個人？一齊上吧！」一個「吧」字才出口，人又疾欺而至，假極樂眞人剛才得了手，此時更是大胆，一見溫魂向前欺來，又「唰」地站了起來，正準備如法泡製，忽然聽得「叭」地一聲，同時鐵行頭陀和馬算子一聲驚呼，道：「老禪師，你怎麼啦？」

假極樂眞人大吃一驚，連忙將鐵針塞入懷中，轉頭看時，百丈禪師巳然連人帶椅，跌下七八級石級去，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原來武功巳到了極樂眞人這一地步，行動之間，身旁內力，皆隨之而發，若是百丈禪師未死，這些帶來的力道，當然幌若無覺，但他即巳圓寂，假極樂眞

人霍地站起身來，那股力道，便將他連人帶椅掀翻，因此才突然倒了下去！

百丈禪師突然跌倒，事情出於每一個人的意料之外，廣場上的武林高手，也一齊站了起來，馬算子和鐵行頭陀一齊搶到百丈禪師身旁，兩人將他扶了起來，向他面上一看，便同時失聲叫道：「老禪師圓寂了！」此言一出，衆人更大是吃驚，交頭接耳，紛紛議論不已，馬算子號稱老少神醫，仔細一看，祇見百丈禪師眉心之間隱現藍色，便知他是在手太陰肺經之上中了極毒的暗器，忙道：「老鐵，你扶住了老禪師！」

鐵行頭陀忙將百丈禪師扶住，馬算子手一探，便輕輕按在百丈禪師胸口的「璇璣」，「華蓋」兩穴之上，盛氣運轉，正待以絕頂功力，將他所中的暗器，吸出之際，假極樂眞人也已走了過來，道：「老馬，老禪師剛才還好端端地，怎麼一下子便圓寂了？」

馬算子道：「待一會暗器起出，便可以知道是誰下的毒手了！」

假極樂眞人心中大吃一驚，暗叫不好，若是被他認出了百丈禪師中的是藍蛛之毒，豈不是要疑心到自己的身上？忙將兩枚鐵針拈在手中，道：「這倒奇了，光天化日之下，又不比昨夜，何人能突然暗害百丈禪師？」一面說，一面將已拈有毒針的手，向馬算子肩頭按去，馬算子全然不防，本來非遭毒手不可，但正好鐵行頭陀聽了假極樂眞人的話，抬起頭來道：「道兄說得不錯，這事必有古怪，祇怕今日人人難免要開殺戒哩！」

鐵行頭陀心中，本來以爲魔母溫魂下的毒手，但假極樂眞人一見他雙目如炬，手一縮，便不敢立時下手，而就在他一縮手之間，祇聽得廣場邊上一聲叫喚，道：「師傅！」一條黑影電也似疾凌空掠到，身形才凝，便一把拉住了馬算子，將馬算子向旁拖開了三尺！

馬算子早已聽出那一聲「師傅」，是自己的徒兒馮瑩所發，只覺得一夜不見，馮瑩的輕功像是好了許多，心中奇怪，待到被馮瑩猛地拖開，才叱道：「阿瑩，當着天下武林人物，你瘋瘋癲癲地作甚？」抬頭一看，才發現馮瑩滿面通紅，氣力急促，像是有什麼極爲重大的事情一樣，心中又不禁起了憐愛之念，道：「阿瑩，一夜不見，你到那裏亂闖去了？」

馮瑩喘了一口氣，指着假極樂眞人，道：「師傅，你快……快離得他遠些！」

馬算子給她鬧得莫名其妙，道：「阿瑩，你叫我離誰遠些？」馮瑩道：「他！」馬算子回頭一看，見自己身後，只有極樂眞人一人，不由得哈哈一笑，道：「道兄莫怪，這孩子不知從那裏撞了邪來了，阿瑩，這是你極樂伯伯啊！」

馮瑩道：「他不是！極樂眞人說，若是眞的在武當山上，召集天下武林人物，若不將他看住，只怕要引起武林浩刦！」

這時候，衆人皆盡莫名其妙，只有魔母溫魂和假極樂眞人最是吃驚，溫魂向假極樂眞人一使眼色，示意他竭力鎭靜，假極樂眞人雖然武功和溫魂不相上下，但心計却不如溫魂遠甚，面上甚至已露出了驚惶之色，但隨即想到，這女孩子的話，可能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面色便已回復正常。只聽得馬算子叱道：「阿瑩，你再胡言亂語，我攆你下山去！」馮瑩急得頓足，道：「師傅，我什麼時候撒過謊來？極樂眞人確是告訴我，叫你們小心提防他！」說着，手又向假極樂眞人一指。馬算子心中大是疑惑，顧不得再去取出百丈禪師胸中暗器，伸手在馮瑩脈上一搭，馮瑩的脈象只是急促些，顯得她心情緊張，却是毫不混亂，絕無胡言亂語之根由。眉頭一皺，道：「阿瑩，你快離開些，百丈禪師剛被人暗算，這裏出了大事哩！」

馮瑩「啊」地一聲，幾乎直跳了起來，道：「這不是了？極樂眞人早已說過，所以我才趕上山來的，師傅，你們快將他擒下，否則更不得了！」他在說到「他」字之時，手又向假極樂眞人一指。

在馮瑩本身而言，事情再明白也沒有，可是其餘人的眼中，馮瑩簡直是語無倫次，不知所云，假極樂眞人已經在各人的面上看出了這種情形，嘻嘻一笑，道：「老馬，你號稱神醫，令徒可是大大的不妙啊！」雖是剛因百丈禪師突遭暗算而死，各人心情盡皆沉重，但一聽得假極樂眞人如此說法，人叢中也不禁傳出了哄然的笑聲，馬算子瞪了馮瑩一眼，道：「你快走開，別來打岔！」

馮瑩滿肚委屈，一張俏臉，脹得發紫，道：「師傅，極樂眞人說了，他不是極樂眞人！」假極樂眞人立即接口道：「我說我不是極樂眞人？小姑娘，我本非我，你可以去參禪了！」

給極樂眞人那麼一說，馮瑩的話，更顯得滑稽已極，連馬算子也忍不住笑，道：「牛鼻子，你別再嘔她好不好？也不知她失魂落魄地是幹什麼。」馮瑩見幾乎沒有一個人相信自己的話，心中更是焦急，而越是焦急，所講出來的話，在旁人聽來，更是莫名其妙，馮瑩越想越難過，竟而「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頓足道：「師傅，你到底聽不聽我講話？這個極樂眞人是假的，眞的極樂眞人，在山腹迷宮之中，不信你跟我去聽聽他的講話！」講了半天，直到這一句，才算有一些條理，鐵行頭陀和馬算子兩人一齊掉頭向假極樂眞人望去，只見假極樂眞人「呵呵」大笑，道：「眞也罷，假也罷，小姑娘，你何必那麼認眞？」馬算子和鐵行頭陀兩人，雖然也曾在早年聽說過，極樂眞人乃是雙生兄弟，共同拜在武當守一道長門下的，但是另外一個早已死去，從來也沒有人提起過，此時雖經馮瑩提醒，兩人仍是不能相信眼前此人竟會是假的極樂眞人，再加上假極樂眞人知道事情不妙，若是再不鎭定從事，只怕身份就此暴露，因此也就對馮瑩的話，裝得一點也不在乎。

他越是鎭定，馬算子和鐵行頭陀兩人越是不信馮瑩的話，馬算子既然不信馮瑩的話，心中當然不免有氣，面色一沉，道：「阿瑩，你再胡鬧，我逐你出門牆，還不快到下面廣場上去！」

馮瑩見師傅只是執迷不悟，心中眞好比萬箭攢心一樣，難過已極，因爲她心中，已然確實地知道，眼前這個極樂眞人，只是一個邪惡之徒，而眞的極樂眞人，却已然被他禁錮在山腹之中。原來馮瑩在山

腹迷宮中，和極樂眞人不過相隔五六尺，只隔了兩道山壁，可是繞來繞去，仍是到不了極樂眞人的地方，算算時間，天已將明，不禁着急，道：「極樂道人，天一亮，就要找魔母溫魂算帳，難道你竟和我在山洞中捉迷藏，不去參加那麼隆重的武林大會麼？」

那極樂眞人已被假極樂眞人在山腹迷宮中禁錮了兩年多，自然不知道武當山上發生了什麼大事，聽得馮瑩屢次提起，便問起根由來。馮瑩那時候，雖然不知道極樂眞人眞假之時，但她心地聰敏，也覺得事情大不尋常，便將如何佛門三大高手，加上極樂眞人，和自己的師傅，廣邀天下高手，在武當山上，爲崑崙三子向魔母溫魂追討崑崙聖書的一事說了。

眞極樂眞人一聽之下，已然料到了假極樂眞人一定不懷好意，便將自己當年弟兄兩人如何投師，如何一個犯了戒條，被禁在山腹之中，直到兩年前，才被他尋到通途走出，反將自己禁錮在迷宮之內的事情匆匆說了，最後道：「你快退出山腹，趕到山上去，此人心術不正，便冒了我的名頭，只怕要惹出武林浩刦，你一趕到，便將此人眞面目揭露，當可無事！」

馮瑩一聽，茲事體大，那裏還敢躭擱，連忙退出了迷宮，疾馳上山，可是當她趕到之時，百丈禪師已然遇害。若是馬算子和鐵行頭陀兩人肯相信她的話，事情尙可挽回，只惜兩人竟爾不信，馬算子一怒之下，還不准馮瑩再說話，否則便要將她逐出門牆！

馮瑩眼眶含淚，無法可施，退後了一步，又想開口，却被馬算子瞪了一眼。假極樂眞人見馬算子嚴詞責叱馮瑩，知道事已不碍，忙趁機道：「老馬，小姑娘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說法？怕是心神受了震動，你且令她先定神，待我來取百丈禪師胸中所中暗器！」

那兩枚毒針，深入穴道之內，已然嵌在骨縫之中，馬算子剛才連運兩遍眞氣，皆未能將之吸出，本來就要請假極樂眞人代勞，聞言忙道：「好！道兄請來。」

假極樂眞人來到百丈禪師身旁將手掌按到了百丈禪師的胸口，非但不以內力將兩枚毒針吸出，倒反用內力再向內一逼，將兩枚毒針更逼得深入了些，自度已再也無人可以取得出來，才揚起手來，道：「奇怪，老禪師的手太陰脈經穴道上，並未有什麼暗器啊！」

馬算子也道：「看來正是這樣，我剛才連運兩遍眞氣，也未曾吸到什麼東西，莫不是——」

假極樂眞人故作關心，道：「莫不是怎樣？」馬算子道：「也可能老禪師是在飲食之間，中了奇毒。」一面說，一面向百丈禪師走來，抓起百丈禪師的一隻手，馬算子和假極樂眞人同時一怔，原來百丈禪師指甲發藍，深入肌裏，馬算子立即向假極樂眞人望了一眼，道：「牛鼻子，這可是藍蛛之毒啊！」

假極樂眞人道：「一點也不錯，老馬，古墓中失去藍蛛一事，怕有綫索了！」

那古墓中失去藍蛛一事，馬算子和假極樂眞人俱都知道，鐵行頭陀却是未知其詳，忙問道：「兩位說什麼？」

假極樂眞人見又有機可乘，忙道：「老鐵，你快放手，老禪師所中之毒，來自滇南高黎貢山深谷處的藍蛛，只怕你會被他染到。」一面說一面伸手過去，像是要代替鐵行頭陀，將百丈禪師扶住一般，但趁此機會，却已拈了一枚毒針在手，向上一翹，直向鐵行頭陀的脈門刺去。那脈門在人的手腕之上，通至全身血脈，若被刺中，立時身亡，萬無生理，也是鐵行頭陀命不該絕，馮瑩雖然沒有人相信她的話，已然退過一旁，但她自己本身，却深信眼前這個極樂眞人一定是十惡不赦之人，對他的行動也特別留意，一見他手腕將與鐵行頭陀相碰，連忙叫道：「鐵行前輩，快鬆手！」

鐵行頭陀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因爲馮瑩那一聲呼喚，來得極是突然，不由自主，雙手一鬆。假極樂眞人那枚毒針，原是正對着鐵行頭陀脈門刺來的，鐵行頭陀一鬆手，那枚毒針，便未曾刺中鐵行頭陀的手腕，而刺在他袈裟的衣袖之上。

假極樂眞人心中一急，連忙想將那枚毒針，再拈回來時，鐵行頭陀已然將百丈禪師輕輕放下，退開了一步去，假極樂眞人偷眼一看，那枚毒針，仍在鐵行頭陀的衣袖之上，幸而衣袖也是黑色，那鐵針刺在上面，不是用心，便看不出來。

假極樂眞人此時，已將馮瑩恨之切骨，但暫時又不能奈她何，只是心中暗惱，鐵行頭陀將百丈禪師屍體放下之後，搶上一步，站在一個石墩之上，朗聲道：「武當之會，千芥大師先不幸身亡，百丈禪師又突然之間身中奇毒，這兩件事可能大有關連，若是容兇手逍遙法外，武林中以後豈有寧日？昨晚，我與百丈禪師細察千芥大師屍體之際，曾在千芥大師手中，發現一塊被她撕下的衣襟，想必定是兇手遺下無疑！」

講至此處，衆人神色大是緊張，因爲事情變化，如此莫測，本來已不是很簡單的事，這時候已然更爲複雜，鐵行頭陀道：「昨晚，各人皆以爲事情是溫島主的徒弟所爲，但自從發現了那幅衣襟之後，才知道他確是被人誣害，我如今要請三位朋友上合，望這三位朋友，勿加推卸！」衆人皆知道鐵行頭陀既然如此說法，當然至少是發現了殺害千芥大師的眞正兇手，所謂請「三個人上來」，當然是要當衆指出是那三個人害死千芥大師的，更是鴉雀無聲，要聽他叫出那三個人的名字來。

只見鐵行頭陀目光如炬，在人叢中掃了一遍，忽然停在東北角落上，冷冷地道：「西崆峒揮雲老怪，請與貴弟子上來一聚！」

此言一出，人人皆向正在東北方的揮雲老怪、屈天景、關元化三人看去，只見揮雲老怪「唰」地站了起來，手腕一翻，揮雲鞭如烏虹一般，自上而下，劃了一個半圓，「叭」地一聲，抽在地上，道：「賊頭陀，你放了眞兇，當眞以爲我西崆峒人物，是好吃的菓子麼？」

鐵行頭陀並不動怒，仍是冷冷地道：「揮雲老怪，我並未指你是兇手，但望你帶貴弟子上來一聚而已！」

揮雲老怪冷笑一聲，道：「上就上來，誰還怕你不成？」左右一顧，道：「咱

們上去！」他身材雖是矮小，但講起話來，轟轟發發，聲若洪鐘，一講完，立即大踏步地向前走去，雖屬邪派，也不失一代大宗師的氣概，屈天景和關元化兩人，戰戰兢兢地跟在後面，不消片刻，已然來到了極樂觀前的平台之上。

廣場上的人，知道好戲將要開場，個個站了起來，向前走了幾步，但是却只有一個年輕女子，偷偷向山脚下溜去，這時，人人都注視平台上的情勢，却是沒有一人注意到有人在這個時候，溜下山去！

揮雲老怪來到平台之上，傲然站定，道：「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鐵行頭陀向三人看了一眼，只見一個一臉奸猾之氣的年輕人，正穿着一件寶藍絲綢的長袍，而袍上却綉出一朶一朶的浮雲，便向之一指，道：「這位是閣下何人？」揮雲老怪道：「是我師弟，姓屈，名天景。」屈天景這時候，已然面色青白，只是强作鎭靜，鐵行頭陀道：「害千芥大師的，便是令師弟了！」揮雲老怪哈哈大笑道：「我師弟武功，與我相去十倍，千芥大師豈能爲他所害？」

鐵行頭陀手在懷中一探，取出那幅巴掌大小的衣襟來，說道：「煩請令師弟査一查，他的衣服之上，是否少了這樣的一塊！」

屈天景更是大驚，不由自主，撩起下擺一看，正好在內襟之中，少了這樣的一幅！這樣一來，連揮雲老怪也不禁一呆，鐵行頭陀身形疾長，已然五指如鈎，他「鷹爪金剛指」法，何等厲害，揮雲老怪一個後退，「刷刷」兩鞭，待向鐵行頭陀揮去，但左有假極樂眞人，右有馬算子，兩人已然一齊趕到，馬算子橫臂便格，假極樂眞人則「呼」地一掌，當胸推到。

兩大高手一齊動手，揮雲老怪不得不後退一步，鐵行頭陀已然竄到了屈天景的面前。關元化在一旁見勢不好，長鞭無聲無息，貼地掠到，向鐵行頭陀下盤纏去，但鐵行頭陀是何等人物，早已覺察，腿一抬，趁長鞭在脚下掠過之際，猛地一沉，已將軟鞭踏在脚下。

關元化見一招未能得手，兀自不自量力，踏前一步，一掌拍出，鐵行頭陀連頭都不回，右手已然抓住了屈天景的肩頭，只聽得屈天景殺豬也似地叫將起來，才左手反手一掌，迎了上去。

這一掌，出手的時間，不快不慢，剛好和關元化那一掌相迎，雙掌相交，關元化雖然已盡得揮雲老怪眞傳，但是怎能和鐵行頭陀相比？大叫一聲，踉蹌退出七八步去，一條左臂，立時軟垂，再也抬不起來。

這還是鐵行頭陀手下留情，如若不然，關元化非受極重的內傷不可！

關元化退出之後，一見師傅已被兩大高手逼住，雖未動手，但顯然已無法使展，也就不敢動彈，鐵行頭陀手上加緊，厲聲喝道：「你爲何要害千芥大師，快說！」屈天景武功本就平常，怎禁得起鐵行頭陀指上加勁的力道？全身骨節猶如要散開來一般，慘嗥道：「不關我事，是千芥大師的徒弟尙金花的主謀！」

鐵行頭陀怔了一怔，道：「胡說！」

屈天景道：「一句謊言也不敢說了，尙金花嫌她師傅不肯授她上乘佛門內功，又知道她師傅有一冊佛門上乘功夫秘笈，帶在身邊，便唆我一起行兇，答應與我一起分享那本秘笈，恰好方敏走過，我便以長鞭捲了他的七孔刀，由尙金花下手的，不干我事！」

鐵行頭陀聽得睚眦欲裂，大叫道：「尙金花在那裏，相煩將她帶上來！」

這等弑師叛道的事，不論正邪，最爲武林中人所憎惡，廣場上人立即紛紛尋覓尙金花的踪跡，但屈天景一上平台之時，尙金花已然偷偷地溜下山去，此時那裏還尋得到她哩？

亂了一陣，鐵行頭陀已然知道尙金花自知事情將敗，先行溜去，道：「各位不必找了，我至多不回東海，也要將她尋到，爲千芥大師雪恨！」一個「恨」字才出口，內力一吐，屈天景整個人直向前飛了出去，「叭」地跌倒在丈許開外！

關元化立即趕過去看時，屈天景早在被鐵行頭陀內力一吐之際，便自震死！高叫道：「師傅，四師叔死了！」

揮雲老怪心中雖然恨極，但自知不是敵手，冷冷地道：「將你小師叔的屍體負了起來，咱們下山去，這筆帳留着慢慢再算！」身形一幌，便和關元化兩人，一齊向廣場中走去，台下衆人見主人也不留難，便紛紛讓道，由得他們去了不提。

却說假極樂眞人一直沒有機會再害鐵行頭陀，知道如今公開動手，自己和溫魂兩人，仍是佔不到甚麼便宜，向溫魂一使眼色，溫魂便冷冷地道：「若是武當山上再無甚事，老婆子也要告辭了！」

崑崙三子一直坐在一旁，六隻眼睛，可以說未曾離開過溫魂片刻，一聽得她輕輕鬆鬆，講出幾句話來，就要想離去，心中怒極，三人不約而同，反倒哈哈大笑起來，一齊站起，道：「溫島主要走了麼？我們三人送溫島主一程如何？」

溫魂冷冷地道：「原來三位如此好心，那咱們就在此處見個高下便了！」手在懷中一探，再打橫揮出，「噓」地一聲厲嘯」，七孔刀立即蕩起一片刀影，她人仍端坐椅中未動，但是蕩起的刀影，看來竟可以達到丈許開外！可知她刀法之精，實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崑崙三子又一齊踏前一步，道：「請溫島主見諒，我們仍是三人一齊上！」

溫魂一聲長笑，道：「你們這班飯桶，可謂丟盡了正派人物的顏面，連我老婆子都不如，老婆子連六人俱上都不怕，何在乎你們三個？」刀尖在地上一點，「霍」地站了起來，隨着她的站起，滿頭白髮向上一聳，竟然有嘶空「哄」然之聲，柳眉倒豎，滿面煞氣，便向前走了兩步，行動之間，衣服如爲狂風所拂，可知她全身眞氣鼓蕩，已然將全身關穴，盡皆閉住。

崑崙三子聽得她這樣辱罵不已，想起自己洞庭君山，以六敵一，還可以說是因爲所練陣法之故，任你對方是千軍萬馬，我們也是六人，如今霹靂子就是死在這柄七孔刀下，龍吟子與靑昊子兩人死得不明不白，多半也和溫魂有關，只剩下了三個人，仍是一齊上，未免有點說不過去，三風子寬袖一擺，將度天、摩雲兩子前進之勢，阻了一阻，道：「既然溫島主如此說

法，在下一人向溫島主領教幾招！」

溫魂想起洞庭君山，被他們三人打傷之恨，後來又爲白骨神君所趁，若不是在大森林中，巧服了七色靈芝，那裏還有今日？陰惻惻一笑道：「由你高興！」

三風子大袖向下一壓，「呼」地一股勁風，將人托起尺許，向前一滑，便是五六尺，又停了下來，已然和溫魂相隔，不過丈許遠近。

溫魂心知若是以一對一的話，自己七孔刀上，蘊有奇毒，一定可以佔便宜，一見三風子以內家罡氣塡身，直欺而至，便怪嘯一聲，道：「看招！」七孔刀帶起驚天動地的銳嘯之聲，「橫棹江上」，已然打橫削了出去，令得廣場上武功稍差的人，全身皆爲之震慄，有幾個甚至嚇至面無人色。

這時候，溫魂雖然未曾得到崑崙聖書，可是那七色靈芝實是非同小可的物事，不但將她的功力完全恢復，而且一年來，功力又比在洞庭君山時大有增進。固然她所習內功，功力再深，也無法練成像正派內家罡氣，那種至陽至剛的眞力，可是內力深湛之處，比諸三風子、馬算子等人，苦練而成的內家罡氣，也不遑多讓，這一刀削出，不但刀勢凌厲，而且隨着銳嘯之聲，一股勁風，着地而生，自下而上地捲到。

三風子心中暗吃一驚，心想就崑崙聖書要不回來，當着天下羣雄，生死存亡，崑崙派的名聲，也全在自己這一戰上。

若是自己不敵，度天、摩雲兩人，連內家罡氣都未曾練成，當然更不是敵手了！因此一見刀到，身形一躬，便向後退了開去，同時衣袖一拂，勁力滾滾，向前襲去，將溫魂隨刀而發的那股大力，阻了一阻，七孔刀來勢，當然也慢了一慢，身形轉動，來到了溫魂側邊，猛地一掌，推了出去。

溫魂倏地廻招撤刀，「順手牽羊」，刀鋒在身邊一拖拖過，反向三風子滑去，叱道：「賊老兒，你不亮兵刃麼？」三風子防不到溫魂的刀法，如此厲害，急忙縮臂退身時，「嗍」地一聲，一隻衣袖，已然被割下了半隻來。動手總共只不過兩招，三風子已落下風！連忙搶出七八步去，道：「老夫沒有兵刃，也要和你見個高下！」雙袖飛舞，展動不已，全身已被極是柔韌的內家罡氣團團圍住，這是三風子數十年來的眞材實學，實在非同等閒，溫魂連攻三刀，有一招「一竅不通」，刀尖眼看已可捌到，但是在離三風子身子不過數寸距離之時，便如同捌向一塊堅韌的牛皮一樣，未及手上加勁，三風子的衣袖已然倒捲而下，幾乎連七孔刀也被捲去。這才知自己雖然可佔上風，但要取勝，却還沒有如此容易，將一套七孔刀法，盡情施展，兩人就在平台之上，星丸跳擲，激鬬起來。在兩人一開始動手之際，假極樂眞人便偷偷地站近了鐵行頭陀，想將鐵行頭陀衣袖上的那枚毒針，就勢向內一按，按入他的小臂之中。

可是他只是略一挪動，便感到老是有一對大而澄澈的眼睛，盯着自己，回頭一看，正是馮瑩！馮瑩上山以後，所講的話雖然無人相信，但她却深信山腹之中的那個，才是眞的極樂眞人，因此雙眼一刻也不離開他。假極樂眞人心中轉念，突然滿面笑容，向馮瑩招手，道：「小姑娘，你過來，我有話和你說！」

馮瑩一怔，一個扭身，心中「呸」地一聲。但站在她身旁的馬算子却道：「阿瑩，你怎麼啦？你在貴陽城中，中了血手印毒掌，若不是極樂眞人和我合力療治，你元氣那又恢復得這樣快法？剛才你對道長胡言亂語，道長不會責怪你，還倒叫你去，你如何不去？」

馮瑩急道：「師傅，極樂眞人說，他是假的！」馬算子見馮瑩還是這樣說法，勃然大怒，臉色一沉，道：「阿瑩，你可是不想再在北天山門下了！」以馬算子對馮瑩的感情而言，實際上已不止是師徒之情，尙有父女之情在內，但馮瑩一再侮辱前輩，在馬算子來看，却是不可寬恕的事，因此講來聲色俱厲。馮瑩委曲含淚，道：「師傅……」馬算子一揮手，道：「別說了，快去！」假極樂眞人佯笑道：「老馬，小姑娘不願意來，也就算了，可別强按着馬頭飲水！」

馬算子道：「不行，對尊長這樣沒有規矩，還當了得？」馮瑩知道師傅的脾氣，絕對無法與之違扭，只得向假極樂眞人走去。

假極樂眞人恨不得一掌將她拍成肉泥，但是却笑嘻嘻地道：「小姑娘，你昨天一天，到那裏去了？」馮瑩道：「我在山腹之中，遇到了一個爲人所害的人！」假極樂眞人吃了一驚，道：「你已經見到他了？」馮瑩道：「還沒有，可是遲早也差不多了！」講來仍是鼓了一肚子的氣，假極樂眞人向平台上一看，崑崙派已然佔了上風，三風子內家罡氣雖然猛烈，但是時間一久，却沒有使之不盡的內力，顯然不易支持，便道：「小姑娘，你別聽人胡說八道了，你看，溫魂這柄七孔刀，招數何等凌厲，你要我講給你聽麼？」

馮瑩本就討厭和他面面相對，聞言便向溫魂與三風子動手之處看去，假極樂眞人立即趁機一抬手，將兩枚毒針，向馮瑩的髮髻之上插去。他這時候，本來可以運用內力將毒針向她頂門直插下去。但馮瑩此時，就在他的身邊，若是一死，當然他不能逃脫嫌疑，因此他只是將毒針沒入馮瑩的髮髻之中，便自算數，揚頭道：「老馬，小姑娘不知爲甚麼，惱了我了，你叫她回去罷！」

馮瑩那知髮髻之上已被人做了手脚？不等馬算子開口，身子一扭，便自回到了師傅的身旁，越想越覺得悶氣，看師傅時，只是全神貫注，望着場中三風子和溫魂兩人，這時候，兩人少說也已經爭鬬了近四五十招，三風子的內家罡氣，已然漸漸地軟弱了下來，溫魂的一柄七孔刀，却更是神出鬼沒，由「日落西山」倏改招爲「七星連環」，片刻之間，刀影如山，待到刀影略收，三風子已然向後，狼狽退了開去，同時，漫天飛起十餘塊白布，在兩人內力所化的勁風之中，盤旋飛舞，不是別的，是三風子整隻衣袖，已然被七孔刀割了下來。

溫魂得手不讓人，又踏步進身，七孔刀虛幌一幌，突然之間，向前直捌而出，

正是一招「一竅不通」，三風子只得一退再退，實是狼狽之極，一旁度天、摩雲兩子，看出情形不好，雙雙搶出，一躍丈許凌空下擊，溫魂怪笑道：「結果還是三個人一齊上了！」

三風子雖然知道自己將要落敗，可是這口氣還是不肯輸，大喝道：「你們快後退！」

度天、摩雲兩子，若是不在此際出手，三風子敗象再呈，馬算子和鐵行頭陀兩人之中，必有一人，上前將三風子替了下來。

但此時度天、摩雲兩人既上，鐵行頭陀和馬算子兩人，怎麼還好意思上去？已然將動的身子，便收住了前進之勢，溫魂明知兩人一左一右撲來，但心知這反倒是個取勝的大好時機，一聲斷喝之後，只當兩人並未來到，七孔刀向下一沉，看來像是一招「日落西山」，但只使了半招，刀尖便疾挑而起，直向三風子的腹部挑到，原來乃是一招「空穴來風」！

三風子明知溫魂刀法厲害，但一則，出聲喝令度天、摩雲兩子後退，二則，眼看兩人一掌，離開溫魂左右肩不過尺許，堪堪擊中，心想溫魂說什麼也要迴刀退敵，心中也已然防到了溫魂心狠手辣，可能另有殺着在內，因此未曾貪功冒進，一個退步，向後退出了三步。

三風子一退出之後，看來溫魂的那一招「空穴來風」，無論如何也刺不到三風子身上，但說時遲，那時快，摩雲子和度天子同時發出的兩掌，已然同時擊到，「吧吧」兩聲，正好擊在溫魂的左右肩上。

這兩掌之中，眼看溫魂要轉勝為敗，廣場之上，有不少邪派中人大聲叫道：「崑崙派好不要臉哪！」然而叫聲未畢，只聽得三風子一聲怪叫，溫魂哈哈大笑，身形展動，向旁逸出，度天子和摩雲子兩人飛也似搶撲了上去，一個叫「師兄」，一個叫「師弟」，而三風子已然面上肌肉抽動，只向兩人看了一眼，便向地上，倒了下去！這一切變化，實在來得太快，衆人根本沒有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但見溫魂得意洋洋，仗刀而立，三風子已然倒下，也知道一定是溫魂已然取勝。原來溫魂明知度天子、摩雲子兩人，自身後襲到，而不加退避的原因，就是為了要三風子意料不及，借兩人拍向自己肩上的一掌之力，在霎那之間，向前一衝。

本來，三風子已經向後退開，溫魂就算向前衝來，也沒有那樣快法，絕不能刺到三風子的，但是肩後有了摩雲、度天兩人的一掌，她在中掌之際，立即運氣一凹，已將兩人掌力，卸去大半，雖然仍不免受些微傷，但那片刻之間，向前一衝之勢，其快疾之處，即使是當年武當守一道長怕也不易做到，三風子一覺出七孔刀無聲無息已然來到了面前，知道不好，想要躲避時，小腹上一痲，已然被七孔刀尖劃破了三寸來長的一道口子，如果溫魂所使的是尋常兵刃，則這些皮肉之傷，以三風子的武功之高，根本不算一回事。

可是溫魂還佔着一個莫大的便宜，那就是她七孔刀曾被方敏用來將兩隻大藍蜘蛛一齊殺死後，沾了其毒無比，無藥可救的劇毒！以百丈禪師佛門內功之精純，尚且禁受不住那藍蛛的劇毒，三風子是直接被七孔刀劃破，毒氣立即侵入，長嘯一聲，身子往後便倒，等度天、摩雲兩人趕上將他扶住之時，他只是一翻眼，便已死去！度天、摩雲兩人心中悲憤莫名，「霍」地一個轉身，雙雙瞪眼望住溫魂，叫道「咱們與你拚了！」足尖一點，疾撲而上，但尚未撲到，已然被鐵行頭陀將度天子兩人，凌空拔起，在半空中攔了下來道：「兩位暫勿動手，我仍有話說！」

鐵行頭陀一揚頭，道：「溫島主，兵刃餵毒，乃是黑道上下三濫的勾當，想不到溫島主這樣人物，也出此卑汚下策，卻需當着天下羣雄，作個交代！」廣場上不少正派中高手，也是齊喝罵他們的早年曾吃過溫魂的虧，更是紛紛躍向前來，一時兵刃出鞘之聲不絕，溫魂道：「笑話！我如果兵刃上沒有毒，被堂堂正派中的三個人合力夾攻起來，還有命麼？自己武功不濟，還有什麼可說？我說過就要向你領教佛門上乘功夫，如今就請賜招如何？」

鐵行頭陀早年性烈如火，自從皈依佛門之後這才漸漸地好了下來。他師傅也正因為他性子太烈，所以始終不令他剃度，而叫他做個帶髮修行的頭陀，好令他時時省起以前性子太烈之過，此時一聽得溫魂如此說法，不禁將昔年剛烈之性盡皆暴發，身形一展，倏地後退丈許，向廣場上叫道：「三顯，拿來！」

三顯頭陀在廣場之中，早已恨不得竄了上來，將溫魂砸為肉泥，一聽得師傅叫喚，已然知道師傅是要鐵木魚一用，大叫一聲，道：「來了！」踏前一步，抓住了那隻重有七十一斤的鐵木魚，手臂揮了幾個圓圈，已然將身旁的幾個人，盡皆蕩退，猛地一脫手，鐵木魚如萬馬奔騰，烏雲疾馳，直向平台上飛去。

鐵行頭陀不等鐵木魚飛到，長嘯一聲，身形筆也似直，凌空拔起，每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鐵行頭陀起在空中之後，右手疾探，五指如鉤，已將來勢如此勁疾，而本身又如此晶光溜滑的鐵木魚，凌空揑在手中，人也隨之落下！這一手功夫，不但要輕功絕倫，而且指上功夫之强，簡直不可思議。

武林中人，也只聞鐵礁島「鷹爪金剛指」的厲害，甚少人睹其究竟，如今一看，其驚人之處，簡直匪夷所思，不由得轟雷也似喝起采來。鐵行頭陀木魚在手，當胸一抱，道：「溫島主請！」

溫魂生平所遇的强敵不計其數，可是卻沒有一個聲名盛如鐵行頭陀的，剛才又見了鐵行頭陀所漏的那一手「鷹爪金剛指」功夫，自度要躍在半空，將鐵木魚接住，並非難事，但如果要憑五指之力，將鐵木魚平空揑住，那裏能夠？

因此絕不敢怠慢，面色莊重，道：「大師請！」兩人剛才還惡顏相向，但此時卻客氣起來，兩人各自凝立，淵停岳峙，若不是內功皆臻絕頂，那裏可以有這樣的高手風範？

僵持了片刻，鐵行頭陀又道：「溫島主請！」溫魂在傷了三風子，疾退而出之後，已然連運了二十三遍眞氣，肩上只覺得略為酸痛而已，知道鐵行頭陀將那隻鐵木魚抓在手中，是專為對付自己的七孔刀

而來，不如先試一試他內力究竟强到如何地步，也再好思對策，答一聲：「好！」人隨聲至，七孔刀怪嘯一聲，直勾勾地劈頭便砍了下來。

鐵行頭陀也是一樣心思，暗忖魔母溫魂，乃是宇內四邪之首，必有過人的技藝，也要看看她的內力，有多麼深厚，一見七孔刀直砍而下，身形一矮，右臂平平地向上一抬，鐵木魚蕩起一股勁風，「呼」地迎了上去。一個自上而下，一個自下而上，來勢全都勁疾已極，衆人祇當這兩件兵刃相交之時，聲勢一定猛惡已極，全都屏息氣靜，等待那一瞬間的來臨。

怎知道七孔刀電壓而下，到離鐵木魚尚有數寸之際，厲嘯之聲，頓時收住，而鐵木魚所蕩起的勁風，也突然之間，消失無蹤。

本來，兩人兵刃所帶起的聲勢，何等驚人，剎那之間，由動而靜，衆人皆是一呆，溫魂鐵行頭陀兩人，卻全都身形凝了一凝，兵刃俱不再前攻，那一呆，也祇是一眨眼之工夫，兩人異口同聲，叫了一聲：「好功夫！」旋風也似的，向後躍了開去！

兩人由分而合，照理是應該立即動手才是，但是卻連兵刃都未曾相交，便自躍退！

這一來，大多數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祇有有數的高手，才知道兩人兵刃之所以未能相交的原因，是因為兩人在一招使出之際，各將生平功力，全都由兵刃之上，傳了過去。

以這兩人的功力而論，內力凝滯，已同實質，平空發掌，掌力便可擋擊兵刃，這一下互相以內力在兵刃之上傳過，當鐵木魚和七孔刀未曾相接之際，由兵刃上所發的內力，便已交鋒。

因此雖然兵刃未曾相交，實則上，兩人已自比試了一下對方的內力，竟然半斤八兩，誰也勝不了誰，這才大叫一聲，雙雙躍退！當七孔刀和鐵木魚相距數寸之時，那數寸之間，看來雖然是空的，實則內力迸射，極為猛烈，若不是內功絕頂，怎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兩人退開之後，俱都知道對方是自己生平，從來也未曾遇到過的勁敵。鐵行頭陀知道自己雖然右手抓着鐵木魚，左手仍可以「金剛指」功夫應敵，照理可以佔不少便宜，但是對方的七孔刀上，蘊有奇毒，剛才三風子便因此身死，卻無形中要吃不少的虧！溫魂則知道鐵行頭陀佛門內功深綿無比，源源不絕，要比自己的內功純正，所仗祇是刀上有毒，但對方手持鐵木魚，當可擋格七孔刀的招數。

兩人心中各自考慮，皆無取勝的把握，當然，兩人同時也想到，最大的可能，便是相鬥千餘招之後，大家內力耗竭，兩敗俱傷！

溫魂卻是極不願和鐵行頭陀兩敗俱傷的，因此退開後，兩人相隔兩丈許站定，一動也不動，足足相持了小半個時辰，鐵行頭陀才打橫跨出了一步，而他一動，溫魂也跟之而動，兩人仍是一樣的距離！

山頂上所的有人，明知這兩大高手，若是動起手來，一定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惡鬥，所以儘管雙方僵持了那麼久，仍然是鴉雀無聲，祇有假極樂眞人，因為馮瑩叫破了秘密，心中焦躁，祇想溫魂勝了鐵行頭陀，則高手之中，祇剩下七禽大俠馬算子一人，自己不但不用再隱瞞身份，而可以自行宣佈，眞極樂眞人，已被自己禁錮於山腹迷宮中，而從此武林正邪各派，便歸自己和溫魂統轄，有不服的，當然立即下手除去！從此成為武林至尊，唯我橫行，再也無人能夠管束自己，而能否達到這一目的，關鍵也就在溫魂能否勝了鐵行頭陀！

本來，假極樂眞人有毒針在手，可以趁機施放，可是鐵行頭陀並非泛泛之輩，若是一和溫魂動上了手，祇怕不但鐵針射不到他的身上，而且極可能他眞氣激盪，傷了魔母溫魂。

當然，假極樂眞人不是有所厚愛於魔母溫魂，而是因為此時還要利用於她。他心中早已想好了事後如何加害溫魂的辦法，未到時機，當然不能付諸實行。如今唯一可能致勝之道，便是利用剛才未曾刺中鐵行頭陀衣袖上的那一枚毒針！因此見兩人久久未動，便踏前一步「哈哈」一笑，道：「老鐵，溫島主，你們兩位，都不是市井無賴了，何必眞要動手格鬥？」

鐵行頭陀一怔，道：「眞人此言何意，難道她手操如此歹毒的兵刃，害了三風子，我們便袖手旁觀不成？」

假極樂眞人又打了一個哈哈，道：「老鐵，你將我看成何等樣人了？溫島主也是在武林中有地位的人物，諒必守信，兩位不如文比，不知意下如何？」

溫魂不知假樂極眞人如此提議是什麼意思，原來比武除了交手憑招式取勝之外，尚有文比。而文比也有兩種，一是比輕功、比內功，各自施展自己的本領，而另一種，則是硬拚比試內力。前一種辦法，要由公證論斷，往往演成武比，而後一種，則全是憑眞功夫取勝，稍差一點，一敗之下，大都性命難保！因此溫魂心中暗起疑團，心想假極樂眞人莫非是要以此陷害自己，兩眼向假極樂眞人斜睨了一下，祇見假極樂眞人一面說，一面指手劃脚，但是在片刻之間，卻將同一動作，連做了三次，那動作便是以左手指向右手的衣袖。

本來，在說話的時候，做做手勢，是極為平常的事情，任何人也不會留意，但溫魂一則細心，二則知道假極樂眞人的底細，特別清楚，先低頭向自己衣袖處一看，毫無異狀，繼而一抬頭，向鐵行頭陀的衣袖上看去，心中猛地一喜！

她內力精湛，目力自然更明辨秋毫，已然給她看到，鐵行頭陀的衣袖之中，插着一枚鐵針，立即領悟了假極樂眞人的意思，手臂一沉，「錚」地一聲，將七孔刀插入青石板三寸，刀身顫巍巍地抖了幾下，方才靜止，白髮一揚，說道：「極樂道長講得不錯，咱們就來文比，鐵行頭陀，你可肯答應麼？」

鐵行頭陀一聲冷笑，將鐵木魚向地一拋，「叭」地一聲，鐵木魚埋入地上一半，道：「自然奉陪！」兩人各自向前跨出了七八步，已然相隔甚近，正要手臂一碰，各自以掌心相對，憑內力，判生死之際，馮瑩突然尖聲叫道：「鐵行前輩，請聽我一言！」



馬算子怒道：「阿瑩，你又胡鬧些什麼？」馮瑩竟不理會，向前一連跨出三步，說道：「鐵行前輩，這人提議你和溫老魔文比，一定是沒有安着好心，溫老魔立即答應，可能他們是合謀來害人，也說不定！」

馮瑩這幾句話，當眞將眼前的情形一語道破，但是假極樂眞人的身份尙未揭穿，她指責極樂眞人和溫魂合夥，有誰肯信？七禽大俠馬算子見馮瑩今日大失常態，首先動了眞怒，一聲長吟，足尖點處，人已凌空拔起，一式「鶴飛冲天」，化爲「孤雁迴翔」，從兩丈高下處，似流星飛瀉，直向馮瑩撲了過來，馮瑩想要閃避，已來不及，馬算子已然五指如鈎，向她肩頭抓下。

馬算子的本意，本是要將她抓了開去，不讓她再來生事，因此祗是抓向她的肩頭。

怎知馮瑩因爲那假極樂眞人，明明不是好東西，但是却偏無人相信，心中已然犯了偏激之性，而且也想不到一向疼愛自己的師傅，會當衆來抓自己，祗當是假極樂眞人自後襲到，明知避不過去，在百忙中，頭也向旁疾側了一側。

但馬算子的「七禽身法」，何等厲害，當他一爪抓下之際，已由「孤雁迴翔」，而轉爲「鷂子覓食」，手伸處，三丈方圓之內，全在籠罩之下，任你避向何處，都不能逃脫，更何況是一側頭！右手仍然疾抓而下，但就在此際，突然從馮瑩的髮髻之上，疾飛起兩枚鐵針來。那兩枚鐵針，來勢極疾，馬算子萬萬料不到馮瑩竟然會發暗器還擊，而且事實上，連馮瑩自己也不知道，就在她急一側頭之際，已有兩枚鐵針自她的髮髻之中電射而出。那兩枚鐵針，本是假極樂眞人放在她的髮髻之中的，以備以後有機會的時候，祗要對住她的頭頂，自上而下，遙拍一掌，那鐵針便會插入馮瑩頭頂，令得馮瑩立即身死。但是馮瑩一夜未睡，又匆匆上山，本未梳頭，髮髻甚鬆，鐵針插在上面，祗要馮瑩略一抖頭，便會落下，此時馮瑩爲了躲避那一抓，猛地一側頭，自然將那兩枚含有劇毒的鐵針，抖得疾飛了起來！

七禽大俠一見兩枚細如頭髮的鐵針，疾飛而到，心知不好，要待躲避是萬萬地避不過去，退而求其次，拚着受傷，五指一伸，向那兩枚鐵針攔去，兩枚鐵針正好射在他右手無名指的小指之上，七禽大俠中針以後，祗覺一麻，人在半空中怪叫一聲，凌空一個空心跟斗，翻了出去，落到地上時，已然是一手鮮血，怪叫道：「好丫頭，十餘年養育之恩，如今竟然反噬起來了！」左手一揮，「啪啪」兩聲，跌下兩隻手指來，再一看他右手，無名指和小指，已然斷去！

原來他一中鐵針，一覺出不痛反麻，便已經知道針上喂有劇毒，所幸並非要害之處，當即眞氣向五隻手指上一衝，電光石火之際，將毒氣逼住。立即左手一探，將左手無名指和小指，生生折斷，這才落於就地！

那兩隻手指，跌在地上之後，轉眼之間，便呈青藍之色，馬算子心中一驚，失聲道：「藍蛛之毒！」這一切變化，全是一眨眼間的事，馮瑩祗覺得自己一側頭，來襲之人便疾退開去，正在奇怪，便聽得師傅在身後大叫一聲，她和老少神醫七禽大俠馬算子相處十餘年，從來也沒有聽得師傅用這樣的聲調講過話，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忙回頭看時，更是魂飛魄散，腦門上「轟」地一聲，呆在當地，那裏還能動彈分毫？舌頭上猶如打了結，更是不能分辯半句！

假極樂眞人在一旁，一見自己插在馮瑩髮髻上的兩枚毒針，竟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傷了七禽大俠馬算子，雖然馬算子下手得快，祗是斷了兩根手指，並不致於中毒死去，可是多少也受了點傷，而且更主要的，是馬算子心靈上所受的打擊！

試想，一個行俠仗義的大俠，自小便收了一個得意弟子，但是這個得意弟子，却當着天下武林人物的面前，以如此陰毒的暗器傷了師傅，心中如何能不難過到了極點？這一下，馬算子必然再也提不起勁來過問武當山上的事了，無形之中，去了一個勁敵，假極樂眞人心中實在是高興已極。

而七禽大俠馬算子此時，心中的難過、憤怒，也絕不是言誰所能形容的，兩眼定定地望住了馮瑩，也不止住由傷口處滴出來的鮮血，好半晌，才突然身形展動，疾向馮瑩欺了過去，右手一揮，傷口處的鮮血，洒得馮瑩滿頭滿臉，聲音來得異常的平靜，道：「這是你師傅的血，是十幾年來愛你，教你的師傅的鮮血，你心中已然感到很滿足了罷？」

馮瑩根本不知道何以突然之間，師傅會受了傷害，一陣傷心，雙膝跪了下去，眼淚奪眶而出，叫道：「師傅！師傅！」

七禽大俠馬算子心中怒極，悔極，仰天「哈哈哈哈」一陣大笑，震得滿山滿谷，皆起回音，大聲道：「我沒有你這個徒弟，你也不用再稱我作師傅！」左手在馮瑩頂門上虛抓一抓。

馮瑩急叫道：「師傅，徒兒冤枉！」但馬算子親見毒針自馮瑩髻上而發，那裏還肯聽她的分辯？一抓之後，揚起掌來，一掌便要拍下。

正當馮瑩的性命危在俄頃之際，突然聽得廣場之上，一聲斷喝道：「掌下留人！」一個「掌」字才出口時，一股勁風，帶着一件三尺方圓，紅彤彤的物事，已然直向馬算子飛到，勢如奔雷，迅疾無倫，馬算子反手一掌，正好擊在那件物事之上，「叭」地一聲響，將那件事物事擊出丈許，撞在石階之旁的一隻石獅子頭上，火星串串，石屑四冒，將那隻斗大的石獅子頭撞得粉碎，衆人也已看清，敢情那物事，乃是一隻大紅葫蘆，而同時人影一幌，一個人也已然上了平台，正是在江南丐帮之中，輩份最高的醉乞向我！

醉乞向我幾乎和馬算子反手將那隻大紅鐵葫蘆擊出之時，同時趕到，才一到，便身形一矮，腿出如風，正是他看家本領「旋風腿」功夫，「唰」地一脚，向馮瑩踹去，馮瑩正在失魂落魄之際，一腿被他踢個正着，直向廣場之旁，跌出三丈開外去。醉乞向我隨即喝道：「蠢丫頭，還不快逃，此時那裏能容你分辯？」

（未完・廿四）